



溫瑞安白衣方振眉系列

白衣方振眉

(台灣) 溫瑞安 著

武侠小说系列简介

何家和

温瑞安的武侠小说有许多特色，以下是其中的五个方面：

（一）他在中国大陆、港、台，新、马及海外华人地区被誉为：在金庸、古龙之后，唯一能为武侠小说创作“独撑大局的人”。

（二）他坚持将“武侠文学化，文学武侠化”，写作凡二十五年，同时也是把“通俗文学精致化”和“精致文学通俗化”的主将，所以，他的通俗（包括武侠）作品常在高质文学杂志中发表，其纯文学创作亦能受到普罗大众的欢迎，真正打破了严肃和通俗作品的禁区与隔碍。

（三）由于他原是一位诗人与散文家、文学评论者，之后才转而从事武侠创作，所以他大量运用新诗、现代诗的语言与意象于武侠小说中，且在作品里不断地运用和试验电影镜头、绘画构图、音乐节奏等技巧与手法，尝试为未来的武侠创作另辟溪径。

（四）他的武侠小说在1992年正式风靡中国大陆，掀起了“温瑞安热”；1993年还卷起了“温瑞安旋风”，在短短一年之内，翻版、盗印、伪作推出超过120种。他的写作风格一新武侠小说原貌，在香港被称为“超新派武侠小说”，在台湾则给称作“现代派武侠小说”，无论是什么名称，这一种讲究文字运用、注重文学技巧、重侠义情操、敢创新求变的，且把生平经历、身边人物、现实生活为写作素材的武侠作品，皆统称为“温派武侠小说”。

（五）他出道极早，8岁时开始在大马、香港发表诗作，13岁开始主编刊物，16岁开始发表“四大名捕”系列的武侠小说、大学时代即在台湾创办诗社、文社、武术集团和杂志社，是目前唯一出生于马来西亚，成名于台湾，寄居于香江、红遍中国大陆，能兼写各种不同文学类型的作品，迄今才刚届四十岁的武侠小说家。

基于以上种种的理由与特色，我们以严谨与期许的心情，有计划地向大家推介温氏武侠小说系列，分享这一份愉悦与殊荣。

第三十七章 龙在田的剑和金太子的掌

方振眉笑道：“你这样看我做什么？我又不是鬼！”

张镇缺大喜道：“方公子，你无恙就好了。将军的手下在下关闻说有人迷倒了你，再赶去救已来不及了，将军闻悉，急遣我们半途截车，以救公子，没料公子……倒是公子救了我！”

方振眉道：“将军和诸位心意，振眉感激不尽。还请张兄诸位大哥停手，免受损伤。”

张镇缺道：“去年将军与公子一聚，迄今仍甚钦佩公子为人，属下幸而得再逢公子风采，已是万幸，公子乃人中龙，怎能降尊纡贵与属下称兄道弟，属下实愧不敢当……”

猛长啸一声，外面的兵刃交错之声俱停。

“三师弟”、“四师弟”随而掀帘而入，一见方振眉无事，讶然道：“大师兄——”

“大师兄”一挥手，冷然道：“方振眉，你少卖狂，要不是小师妹偏帮，你能逃得过‘百日醉’的一关么！”

方振眉笑道：“这位兄台误会了。令师妹并无助外之心，只不过在下见她手戴玛瑙翠玉镯，不似出来卖花之贫女子，所以花香在下并未嗅得而已，实怪不得令师妹。”

张镇缺懵然道：“哦，那么方公子干么还要被挟持在篷车之中呢？”

方振眉笑道：“我是想既有人不远千里的来淮北截击我，又设下此计，十分苦心，我也想一见其人，权且佯醉上车，看诸位把我载到什么地方去……没料惊动了虞将军，劳烦了几位大哥，实是歉疚……”

张镇缺大笑道：“哈哈，没料我们来救公子，反而坏了公子的大计啦——”

“大师兄”脸色阵红阵白，气得全身发抖，沉声喝道：“杀！”

“大师兄”“杀”字一出，“四师弟”的长剑似毒蛇一般，已刺到了方振眉的胸前！

金太子的手轻轻按在胸前，只见他前胸的衣服，被剑锋划破一道三寸长的口子，隐见一丝血迹，冷冷地望着龙在田。

龙在田依然双目炯炯，神光外射，全身上下，没有一点血迹，眉须却无风自动，凝视着金太子。

金太子看了他一会儿，点点头道：“好，好剑法。”

龙在田嘴唇翕动了一下，没有作答。

金太子又环视全场一下，冷冷地道：“明日午时，咱们大金国七人，就在下关的擂台竞技场一会贵国高手，这纯将是武林比武，一较高下，双方俱不得借重官方势力。如果是有种的，明日午时，这面宋旗，你们就从我们手中夺回去，那才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静默了一会，龙在田大喝一声：“好！”声若行雷，大家俱为一震。

金太子再点点头，阴鸷地道：“好，很好。”返身就走。

我是谁怒道：“你想走，你已受伤，今日便是你的忌辰。”

金太子“嗯”了一声，缓缓转身，夏侯烈展身欲动，金太子却摇了摇头，夏侯烈当下不动。金太子冷冷向我是谁问：“你待怎地？”

我是谁忽觉沈太公扯了他一把，并向他耳边疾道：“听龙大侠的话。”

只听沈太公抢在我是谁前面朗声道：“好，今日不是你忌辰也迟不过明日，咱们明天正午在下关城擂台竞技场上，不见是乌龟！”

锡无后反讥一句道：“带兵马军队去的不算武林好汉！”

信无二怒叱道：“这种王八干的事大宋国人绝不干！”

金太子居然毫不动容，冷冷地道：“好，很好。”才返身走。

宁知秋因目睹两名近卫惨死，怎肯放过金太子，当下抢身而出，龙在田作势一拦，宁知秋急道：“大哥，那金太子已被你所伤，那夏侯烈看来伤势也不轻，沈老前辈又缠得住那秃驴，其他几人，咱兄弟还应付得来，不能放虎归山呀——”

我是谁十分同感，便附和道：“是呀——”

龙在田铁青着脸，摇了摇头。这时金太子一行七人已经消失不见，龙在田才回过头来，道：“你们有所不知——”

忽然鲜血长喷，萎然倒地，信无二、宁知秋及时扶住，我是谁、沈太公莫不动容！

龙在田脸色灰败，道：“咱们先回包二弟那儿去——”

“四师弟”长剑似毒蛇一般，刺到了方振眉的胸前，偏偏就在那时候，方振眉的手就在蛇的七寸一啄，“叮”一声，长剑断折。

长剑一断，“四师弟”已一个反肘，击向方振眉。

方振眉一滑步，已到了“四师弟”身后。

同时间，“三师弟”的长刀，已由上而下，直劈方振眉的门顶，就像巨鹰怒攫，势不可当。

偏偏方振眉的手就像是箭，一箭射在刀柄上，刀飞脱，“夺”地钉在车顶上，再也下不来了。

“三师弟”的身子立时似一只急旋的碟子，双手急切方振眉颈间死穴。

方振眉一闪身已到了“三师弟”的身后，他的手没有作什么，只是像打破一只碟子一般地一甩，“三师弟”便撞向“四师弟”、二人攻击招架在一起。

“二师弟”手上的雁翎刀本已断了，但断刀一动，打出来的却是十数点星光，宛若飞蝗，直袭方振眉！

恰恰方振眉的手就像天罗地网，十数点星光都同时没入他手里。

但“二师弟”的断刀此时才发动，一口气攻出八刀。一面大笑道：“你中计了，你用手抓住我的暗器，必中奇毒，半个时辰内——”

这时方振眉手中的星火，却一点一点地飞回来，每一点星火，撞歪“二师弟”一刀，撞到了第八下，“二师弟”八刀皆空，方振眉却安然无恙。到了此时此境，“二师弟”再也说不出话来。

然而方振眉手中的星火，还有五六点飞射而出，“二师弟”对这些暗器十分忌畏，躲得过这五六点星火时，早已退出篷车之外。

顷刻间，“四师弟”断剑，“三师弟”断刀，“二师弟”被逼出车外，就只剩下“大师兄”面对着方振眉。

方振眉对他笑笑道：“这位使剑的出招辛辣，能把‘长蛇入洞’使得如许诡急的，想必是‘西域神鹰’、‘西域金燕’二位前辈的四弟子‘青松子’无疑。使刀的那位一招‘力劈华山’，却具西南‘滚堂刀’的风味，想必是‘神鹰’、‘金燕’二位前辈的三弟子‘青叶子’。另外那位暗器高手，必是‘西域双仙’的二弟子‘青峰子’了，那阁下必是——”

“大师兄”冷冷地道：“青烟子。”

“大胡子”张镇缺惊道：“他们是——他们是郭静峰、展飞霜那两个老怪物的弟子！”

“大师兄”脸色一变厉声道：“家师名讳，岂容你这小丑大呼小叫！”

长剑出鞘，张镇缺勉力一闪，青烟子的剑却比他的身法快多了，方振眉忽然一掌拍在车壁上，车顶上那柄嵌着的刀立时震落，恰好又撞开青烟子的一剑。

方振眉道：“青烟子兄，这位张兄弟并非江湖中人，而是虞将军的家将，不晓得江湖忌讳，冒犯两位师尊，请看在在下份上，饶他一次吧。”

青烟子看见方振眉露了这一手，颓然道：“就算我要计较，也奈何不了你。”说着黯然行出车外。方振眉忙道：“阁下的‘轻烟剑法’实在是高绝无双，承蒙相让。”青烟子在他说完那句话，转身行向车外时，忽然剑出鞘，剑鞘如箭矢般掷向方振眉，手中长剑已向方振眉刺出十数招，连一丝风声也不带，果真如一缕轻烟，快而无踪。

青烟子这下突击，实是攻其无备。

偏偏就像给方振眉算准了似的，方振眉一面说话，一面随手抓住剑鞘，就以剑鞘接下青烟子的十数招剑招。

青烟子一轮抢攻不入，额上已冒汗。最可怕的是，他发现自己已不能收招，一旦收招的话，自己立时被对方乘虚而入。每一式俱能致自己于死地！

青烟子惊骇无比！他惟有一招比一招快的攻下去，却见方振眉温厚地微笑，忽然收招，长身而退。青烟子收势不住，向前抢了几步，前趋得差点摔倒，急把长剑插入车底，稳住步桩，喘息不已。

方振眉微笑地望着他。他那番话才刚刚讲完。但刚才片刻过招，对青烟子来说，毋宁是在阎罗王面前打了七八个转回来，惊魂未定。

青松子、青叶子、青峰子三人齐站立在青烟子身旁，合觑一眼，正欲合击方振眉。

青烟子用手一拦，道：“咱们四人联手，也绝非其敌手。”

四人怔惧地望着方振眉。

方振眉笑道：“后会有期。”笑着与张镇缺下车，与那二十余名大汉会合。

这下不但是张镇缺呆住了，连青烟、青松、青叶、青峰四子都瞪住了。

青烟子怒叱道：“且慢！”

方振眉笑着止步：“何事？”

青烟子道：“你留我们在这里，是什么居心？”

方振眉笑道：“怎么？难道诸位定要与在下一道儿去拜见虞将军吗？”

青烟子与三名师弟对望了一眼，青峰子道：“你要放我们走吗？”

方振眉笑道：“我什么时候擒住过你们？”

青峰子目中闪过一丝感激之色。青叶子道：“我们把你劫持来此，你不想报仇吗？”

方振眉笑道：“劫持？如果不是我自己想来，你们能劫持得住我来吗？”

青叶子的目中闪过一阵恍然。

青松子更急切地问道：“那你不要追问是谁指使我们来的吗？”

方振眉笑道：“如果我问你们，你们会告诉我吗？如果我现在上车，你们还会带我去吗？如果不会，何必相强呢？我不如随张兄弟去拜见虞将军更

好。”

“算盘先生”包先定是“淮北四义”中的老二。在武林中，三大使算盘的高手：锡无后、信无二与包先定，要算包先定的武功最高，为人最忠厚，性情也最和蔼，而且是个博学沉着的人。

可是现在他脸色凝重，额顶都是豆大的汗珠，厅中虽是聚集了淮北各大武林高手，以及江南我是谁与太湖沈太公，惟独医术是没有一人能及他的。

包先定已给重伤的龙在田服下数十种不同的药物，正以本身真气替龙在田冲破聚积在“少阳”、“任督”二脉的瘀血。

我是谁、沈太公、信无二、宁知秋及一干武林高手都在焦急地静候。

好一会，包先定的手掌才自龙在田身上离开，脸色沉重，径自运气调息，又隔了一会，包先定与龙在田先后睁开眼睛。

龙在田疲乏地流目四周，看了厅中的每一人一眼，又叹了一口气。

包先定缓缓起身，关切地道：“龙大哥，你受的是‘轻烟掌’伤，伤处愈轻，内伤愈重；而且散延愈广，小弟药物及联合大哥的浑厚内劲，大概已把它镇住了——不过，这伤尤重，大哥在三个月之内，不宜动武——”

龙在田双目一睁，神光暴射，笑道：“二弟，为了愚兄，辛苦你了。”随后叹而笑道：“哈哈，三个月，三个月的调养，而我们，我们明日就为大宋一战，生死毋论了！”

宁知秋道：“明日一战，金太子也受重伤啊。我是谁大侠足可应付夏侯烈。沈前辈可战胜西藏喇嘛。包二哥也未必不及那女真族僵尸。信三哥则必胜那锡无后。至于那两个蒙古顽儿，小弟也足可应付了。咱们怕他什么来了！”

龙在田苦笑道：“四弟有所不知。为兄在半空一招‘长虹贯日’，倾力而出，以求速战速决，否则久战不下，必不是其敌手。岂料金太子武功的确高不可测，竟然已练成‘西域双仙’的绝门‘轻烟神掌’，居然以指钳制为兄剑锋，并在电光石火间印中我一掌——不过他的‘轻烟神掌’毕竟不如‘西域双仙’的绝世无伦，为兄的‘龙泉剑’也锋锐无比，令他手一松，眼看就要刺入他前胸——但还是让他闪了开去。唉，为兄欲以贱躯换其一命，也未能如愿。”

包先定喟道：“可是金太子怎不乘胜追击，而让你们能安然身退呢？”

龙在田苦笑道：“当时为兄以一口真元逼住伤势。金太子在百忙中的一掌，也只是略为拂中而已，他也可能并不肯定是否已经命中，而为兄又坚持不倒，他可能反以为小觑了为兄。另一可能是他毕竟负了小伤，所以要求明日思求破解之法后再战。不过那时候若他再乘胜追击，为兄必死无疑，再加上他随同六人之力，在场中只怕无人能有幸免。”

宁知秋长叹道：“好险！”

我是谁道：“他奶奶的，明日我与他一战决生死！”

沈太公道：“以金太子的机智，明日一战，若无把握，他是不会轻易许诺的。”

龙在田长叹道：“老夫也知道仅能拖延一天罢了。请恕老夫直言，‘淮阳镖局’李龙大‘淮北第一家’丁东庭不幸惨遭毒手后，淮北的黑白二道诸高人，就算能与锡无后一战的人也甚少。这拖延一天，只求商量战策，以及会合包二弟。还有，如果方振眉方公子，能在这一天内赶到，那我们的战况便或有胜机了……”

包先定沉吟道：“明天一战，约在何时何地？”

信无二道：“明日中午，于大广场擂台。”

包先定悄声道：“明日午时，虞将军不是约我们在‘五龙山’山神庙商议军机吗？”

龙在田猛然一醒，沉思了一会，道：“二弟提醒得好。可是明日一战虽死仍战，因关系到大宋国誉，宁死不能爽约。而今金之高手已在下关，虞将军身负国之大任，应从速退出下关，于采石练军才是。但是明天……明天我们派谁去通知虞将军是好呢？”

包先定慎重地道：“此事重大，不是人人可以胜任。我是谁大侠、沈前辈及信三弟皆非于明日出力一战不可。宁四弟功力较弱，又有家眷，不应作无谓牺牲，而且他又精明可信，应由他通知虞将军。”

龙在田颌首道：“好。就这么办，只怕四弟不肯离我们而去。”

包先定道：“为一国之大任，个人感情应置于后，这道理四弟是懂得的。”

龙在田长叹道：“要是方振眉大侠能赶来就好了。”包先定道：“大哥，你认为方大侠是金太子之敌吗？”

龙在田沉吟了一会，望向厅外远方，缓缓地道：“我不知道。但如果说中原里还有人能制住金太子，能与之一战的，方振眉必定是其中一个。”

第三十八章 一段惊心的话

二十余匹快马自下关城郊急奔采石。

已近黄昏，快马转入一道山峡，山峡上站有无数哨兵，再转一条狭道，道旁茅草高耸，隐有伏兵无数。

“大胡子”张镇缺似对虞将军这些训练出来的精军十分满意，一路上不断说明兵力的布署，方振眉也倾耳静聆。

日暮时刻，已抵达虞允文将军之大营，虞允文身边之另一爱将“飞椎”查禄出营相迎，见方振眉，十分欢喜，长揖拜见。

方振眉忙下马相扶，不让他施礼。虞允文将军也已在帐中，等候多时，见方振眉，更是欢欣。

方振眉本于三年前，曾在某次虞允文遇难时，倾力相救。虞允文一来感激方振眉救命之恩，二来对方振眉坚拒不受赏，对方振眉的武功人品等，极为赏识钦佩，曾以高官许之，无奈方振眉毫不动心；至于方振眉也觉得虞允文文武双全，又无高官架子，为人豪爽，为国尽忠，所以也十分心仪。

这次金侵淮北，方振眉此来正要与龙在田会合，再会同虞允文，不料阴差阳错，青烟子等要动持方振眉，方振眉佯被暗算欲探其巢穴，但虞允文军力四布，早已发现方振眉已至下关，虞允文正大为奋悦，不料又闻方振眉被人所乘，急派爱将张镇缺营救，殊不知反而误了方振眉之计，造成了方振眉未遇龙在田，倒先会见了虞允文。

张镇缺营救方振眉之经过始末，张镇缺因知主帅定必十分心急，早已先遣快骑详加报告了。虞允文一见方振眉来到，喜而笑道：“兄弟，想煞为兄也！”

方振眉上前拜见，虞允文趋前扶住，笑道：“咱们情同手足，还来这套，岂不是小看我虞某人乎！”

方振眉笑道：“我一下淮北就劳将军遣人相救，拜谢总是天经地义的事。”

虞允文大笑道：“兄弟你不谈这个还罢，若谈这个，倒是为兄误了你兄弟一次大事。兄弟你做事，真教人莫测高深。”

方振眉谦和地笑道：“此乃小人多诈，虞将军烛照自明。”

二人欣然大笑。“大胡子”张镇缺、“飞椎”查禄二人也陪席在座。方振眉只见营帐内烛光高照，营帐被风吹得绷实实的，随着烛影而顿错晃动，营外两排持戟武士，个个熊腰虎背，轩眉锐目，正是为国出力，尽忠尽义，保卫江山的大宋好男儿。营内熊胆虎酒，琼浆玉液，正有征人的豪迈与悲壮，当下举杯与虞允文等畅饮。

不过二人虽久别重逢，但大敌当前，江山未复，二人都不求酣醉，只带三分酒意。虞允文与方振眉于夜色山风中上虎冈，远眺山下，其时风急云低，凄月当空，只见山下营帐数里，灯火点点，对岸又有隐隐营连，不知有多少军队。

虞允文长髯飞动，指着远方道：“这是我们的国土，而今被金人所占领了，我们一定要拼尽了一切，把这大好河山收复。”

方振眉仰视长空，白衣于山头上翻飞，眼见虞允文的部下守备森严，井井有条，但征战经年，又正临国破家亡之际，大家的心头都是冷肃的、沉重的。

远处不知何人吹萧，江水映动灯光，两岸对峙得十分凄楚。

方振眉长吟道：“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两人想起多少人在战乱中散失、离落，多少人忍辱偷生，多少人无家可归，一场战争，又不知多了几许征人的骸骨，白了多少盼人的青发。恨只恨金人强侵豪夺，而全国每一处，都有着赤胆忠心，不畏强权的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奋斗到底，绝不屈服，两人不禁唱起岳武穆为秦桧所害前那首慷慨激昂的词：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两人正吟得十分激壮之际，忽然明月清华下，青松数峰间有黑衣人一閃而过！

那夜行人一閃之际，虞允文身旁的方振眉已不见了，只留下一句话：“保护虞将军，回大营去！”

再抬头时只见那黑衣人背后已多了一个白衣翻飞的影子，白鹤一般紧追其后。

虞允文长叹道：“……悲吟雨雪动林木，放书辍剑思高堂，劝尔一杯酒，拂尔裘上霜。尔为我楚舞，我为尔楚歌，且探虎穴向沙漠，鸣鞭走马凌黄河……好个方振眉！得友若是方振眉，夫复何求？”此时查禄、张镇缺早已招呼军兵上来，卫护虞允文归营。虞允文惟有浩然长叹。

金太子一行七人，匆匆走过街角，锡无后阿谀关切地问道：“小王爷伤得怎样了？”

夏侯烈一声冷笑，喝道：“你长了狗眼不成？区区宋狗的剑法，怎能伤得了太子？”

锡无后满脸狐疑，仍然回答：“是是是……？”

金太子缓缓转身，道：“我是有意挨龙在田一剑的。”

锡无后奇道：“小的实在愚拙，不明天机……”

金太子冷笑道：“连龙在田也看不出来，何况是你了”

喀拉图双目滚睁，瞠目道：“太子为何放过那老头嘛？既然太子没有受伤，让洒家回去搏杀了他们！”

金太子冷笑道：“我自有用意。夏侯烈可知？”

夏侯烈恭身道：“据卑职所知，太子此举是要令淮北这一带的武林中人生轻敌之心，参与明日比武盛会，方予一举歼灭。不过此举可能有更深用意，卑职要向太子请教。”

金太子投给夏侯烈欣赏的一眼，道：“回去后，好好养伤。”

夏侯烈躬身拜谢道：“多谢太子厚爱，卑职这一点小伤，还算不了什么。”

要知道金太子这一声嘉许，夏侯烈回金营之中有多少享用不尽的富贵荣华，无怪乎夏侯烈也为之动容，就连完颜浊、喀拉图也满脸倾羨之色。

金太子微哂道：“龙在田的剑法确实不错，但已挨了我一记‘轻烟掌’，明日之战，已是强弩之末。”

夏侯烈稽道问道：“只是卑职仍未明白，何不先杀龙在田，更赴明日之约？”

金太子道：“龙在田一死，淮北武林中人自知战胜无望，可能避而不战，引不出方振眉，那我们的真正计划，就无法实行。淮北武林豪杰若都到聚于虞允文身侧，的确是大费周章，况且方振眉迄今尚未出现。所以我假装以掌

换剑，特意让龙在田以为我也受了伤，他势必强撑不倒，而也正好可以实行我们明日声东击西、暗度陈仓之计。明日甚或可以双管齐下，青烟子师弟那几儿可以取得虞贼狗头，而我们则屠尽淮北高手，击杀方振眉等大患，威震中原，不亦快哉！”

喀拉图、完颜浊、锡无后听得眉飞色舞，哈哈大笑，狂妄已极。

夏侯烈也喜动于色，却问：“只是此事关系重大，青烟子等人是否可以胜任？”

金太子仰天不语，久久才道：“我知道青烟子师弟武功未足，却足智多谋，一旦遇上方振眉，想来可以周旋。只要他能使方振眉来到下关，我必能将他击杀，而青烟子等也必能取虞允文之首级。”

夏侯烈道：“太子不必烦忧，明天就是淮北宋人丧胆亡命之日。”

金太子默然良久，道：“明日一战，我并不忧虑。只是我们近日来看到的大宋军民，远不像我们听说的贪生怕死，反而是为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好男儿在所多有；我担心的是，不知大宋江山里有多少这样的豪杰。”

明月、清风、古松，那黑影滑行如风，可是始终摆脱不掉方振眉的追踪。

那黑影骤然停下，转过身来，缓缓道：“你来了。”

方振眉一怔道：“是你。”

那黑影不是别人，正是青烟子。

方振眉说道：“你夜闯军营，所为何事？”

青烟子笑道：“要引你出来。”

方振眉道：“哦？”

青烟子忽然一个箭步，低首拔刀，一刀砍出！

刀芒骤露，刀势骇人！

可惜他遇到的是方振眉。

方振眉一出手就抓住了刀身。

青烟子忽然弃刀身退。

方振眉不料此着，犹拎住刀身，青烟子道：“就是这柄刀。”

方振眉一看手中金刀，道：“淮北世家丁家金刀？”

青烟子点头道：“不错，丁东庭已经死了。”

方振眉脸色一沉道：“你杀的？”

青烟子苦笑道：“要是我杀的，我还敢来吗？”

方振眉道：“请教来意？”

青烟子道：“好说。这人是死在苗疆西域一带饮誉已久的活佛喀拉图之手，命丧于芜湖。”

方振眉道：“喀拉图怎么会来到了淮北？”

青烟子道：“不单止喀拉图，连完颜浊、锡无后也来了。”

方振眉道：“这几个魔头碰在一起干什么？”

青烟子道：“还有夏侯烈也来了。”

方振眉动容道：“听说此人招法凌厉，内力深厚，出手与我是谁十分近似，而且是金营顶尖高手，他也来了，莫非与金兵入侵有关？”

青烟子道：“不错，领他们四人的，为首的就是金太子沉鹰。”

方振眉一震，道：“可是西域双仙亲传弟子金沉鹰。”

青烟子愤然道：“不错。”

方振眉道：“我有一点不明白。”

青烟子道：“请说。”

方振眉道：“阁下告诉我这些，是何用意？”

青烟子淡然道：“因为在今天，我前面所说的几个人，已杀伤了龙在田老英雄，而在明天，他们将约战淮北群豪，来个残杀殆尽。明日午时，他们将战于下关城大广场擂台上！”

方振眉动容说道：“你何以得知这件事？”

青烟子道：“金太子其实便是我师父的义子，我们此来淮北，为的是力挫中原豪杰，以壮大金国之声势。”

方振眉道：“那你为何冒险犯难，相告于我？”

青烟子长叹道：“我也是宋人。”

明月清照，松风微动，岭下军营连绵数十里。好一片月照山河。松风吹来，方振眉衣袖飘飞，青烟子劲装也在摆动。

方振眉道：“谢谢。”

青烟子忽然又道：“我生平不喜欠人情帐，今日承蒙不杀之恩，现在算已报答，两不欠违了。”

方振眉叹道：“其实我根本没与你正式交过手，又有何恩？”

青烟子沉默了一阵，道：“那你想怎样？”

方振眉啸道：“明日之战，我誓死也要与之周旋到底！”

风急了，松针如雨下降。明月下，方振眉这一声清啸，令青烟子微微一震。

青烟子终于返身道：“告辞了。”转身而行，忽又加上一句：“西域双仙是家师，可是我们学得他们的武艺不足半成，金沉鹰却有五、六成以上，我希望你击败他。”

风动松针落，青烟子灵动的身躯，终于自愤郁的峭壁间消失。方振眉俯视山下连营，见营火点点，戍卒数十里，明月清风，再发出一声哀啸，飞身下山……

他决定连夜策马，赶回下关，只得暂与虞约文不告而别。

“不！我愿追随龙大哥，明日与金贼决一死战！”宁知秋朗声道。

龙在田叹道：“宁四弟，我们已与虞将军相约，明日中午于五龙山神庙相见，而今我们正与金沉鹰等力拼，无法抽身，应有人及时通知虞将军，以便让他退回大营，不致冒险犯难。”

宁知秋道：“通知虞将军自是势所必行，惟其大哥何不遣别人前去？我自愿在明日与金贼放手一干！”

龙在田道：“通知虞将军事宜，乃是机密，而今卖国奸贼遍布，金狗恨不得诛杀虞将军，这等要事，我非要找一个机智武功俱高的人来联系不可，你又叫我找谁呢？”

堂前烛光摇晃，每个人都感觉到有些恍惚起来。

宁知秋沉吟了一阵子，仍然坚持道：“大哥何不遣二哥、三哥前去？”

信无二用手轻拍宁知秋肩膀，道：“明日之战，我们也要倾尽全力呀。”

宁知秋愧然地道：“我知道论武功，我比不上二哥、三哥，可是，明日一战，我……”

包先定正色道：“四弟，你这就不对了。通知虞将军，也是关系国家之大事，你是最适当的人选。况且，人是有家室的人，大哥领袖群伦，不得不到场主持；而我和你三哥都是孤家寡人，比较没有牵挂系绊；你是已成家立

室的，怎能不为妻儿幼子想想！你要拼命，虞将军在采石出兵，还要你带领下关军民啊！”

宁知秋发怔了一会儿，终于握紧拳头，叹了一口气，道：“好。我去通知虞将军！”

第三十九章 下关城门的相遇

下关城。破晓时分。

黑夜刚刚过去，黎明刚刚到来。天空都翻起了鱼肚白，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潜伏于晨雾之外的蓝天白云，今天想必是好天气！

旭日未升，晨风最是寒人。在这最寒凉的时候，下关城外，一匹快马，急蹄而来！

在模糊不清的晨曦中，隐约可见来人骑着黑色骏马，犹如玉树临风白衣少年。

晨风吹袭，白衣人衣袂飘飞，马鬃激狂，向下关城直奔而来！

正在此时，晨鸡报时，天适拂晓，城上戍卒打开城门，城内一骑飞驰而出！

这一骑白色骏马，马上黑衣长袍，剑眉星目，正是下关城知府大人宁知秋！

白衣书生正策马入城，看来是终夜赶程，是以风尘仆仆，正好在晨曦中，晨风中，两马擦身而过！

只听两声破空的马鸣，两人即时勒止奔马，马立止，两人同时返身，马犹在踏动不已。

只听黑衣宁知秋道：“阁下何人？破晓入城，敢情是黑夜赶路，所为何事？”

白衣方振眉笑道：“你又是谁？因何查问？”

宁知秋的马长啸，人长笑，道：“区区下关城城监，宁十声便是在下。”

方振眉道：“原来是宁知秋宁大人——龙大侠他们在哪里，可否告知？”

宁知秋动容道：“瞧阁下的仪表谈吐，莫不是——”

方振眉道：“在下方姓振眉名。”

宁知秋失惊道：“果是方大侠——”

方振眉道：“大侠之名，贱名实不敢当。”

宁知秋忙道：“方公子切莫如此，折煞小弟了，我这个官儿，不大不小，要不是国难当前，早弃官不当，与江湖豪杰相交，千万要免去俗礼，否则小弟无地自容。”

方振眉道：“宁大人之侠名，在下早有所闻。只是朝政是非，仍需大人这等英才来主持大局方是。”

宁知秋道：“快别叫大人什么的，真使小弟汗颜！”

方振眉笑道：“恭敬不如从命，宁兄，破晓出城，又有什么要事？”

宁知秋道：“我赶出下关到采石，要通知虞将军五龙山山神庙之约取消。”

方振眉道：“虞将军与谁有约？”

宁知秋道：“与龙大哥之约，商议军机，与两淮武林豪杰，共谋抗金之事。而今龙大哥等与金贼约战于午时，故不能分身，我去飞报虞将军，以策安全，再赶返作战；方公子，你快赶去包二哥的府第，大侠我是谁及沈太公前辈等都在等你，而且已等急了。”

方振眉在马上一拱手道：“好，我这就赶去！”

宁知秋也一拱手道：“待大敌已平，我们再剪烛详谈！”

两人马上一拱手，分道扬镳，在下关城依稀的晨色中，两人背道而不背向地疾奔而去，留下古老的下关城墙，像神祇一般地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龙在田站在大厅堂前，背负双手，平望向东方愈渐苍白的晨曦，在晨光中，寒冷的晨风吹得他眉须皆动。

龙在田第一次感觉到他自己，老了。

老了。这两个字像病菌一般的侵袭着人的心神。他出道四十多年来，第一次感觉到这两个字所蕴涵的无边的威力。

一切一切的挣扎，似乎都逃不过这两个字。

他记得在二十年前，曾在摩天绝崖上与“天雷手”雷胜天比武，连中三拳，换其一剑，当时连包先定都以为他死定了。没料到第二天就单剑闯两仪，以他的天龙剑法破了武当镇山之宝：两仪剑法。

他还记得七年前，括苍山“神拳”于艳华一掌打在胸膛上，他居然不倒，一剑把于艳华的右臂砍了下来，只在床上躺了三天，第四天便可以独战辽东十三太保，把他们逐出淮北。于艳华拳能切金碎石，而一拳打在他身上，居然只算是生一场小病，当时的确是震惊了武林。

就算在两年前，少华山“长清剑”不同道人和少室山“长乐剑”化灰和尚双剑连战，他身受十一剑，仍然能以天龙剑法，连胜两阵，精力与体力，跟他精壮年时，绝无两样。

可是，今天中午金沉鹰那轻轻一掌，便使他一口真气，运不过来，而且就算是吸气，也痛人心脾，这是什么道理呢？

莫非真的是老了？老了？唉，国家多难，怎能在此时此际老了呢？

龙在田心中不禁想：当日傲啸武林的“九大关刀”龙放啸及“血河神剑”司徒十二，在他们七十高龄，仍有这等体魄壮志，统帅武林，声势如虹！

而自己尚未逾六十大关啊！

他想着想着，天色已渐白，寒意渐灭，而胸中却越发作痛起来。

忽听一个声音自后面道：“大哥，你昨日受伤，今日又要作战，何不略作歇息呢？”

龙在田回头一看，知是包先定，便掩饰地道：“我在安排你大嫂和侄儿的事，过后心烦睡不着，所以出来瞧瞧。”

包先定道：“大哥心烦，可是与伤势有关？”龙在田一震，回身只见包先定了解的目光，好一会才涩声道：“二弟，你跟我几年了？”

包先定道：“十九年，再过三天，就是二十年了。二十年前，你在壁虎崖下把我从天涯三绝手剑下救出来，二弟一直追随你左右，没有离开过。”

龙在田苦笑道：“记得否？当年我们一齐破老虎山十二大王，记不记得我们联手双剑，力敌武当二圣。”

包先定道：“力战武当二圣我们虽败犹荣，信三弟却骗走二圣，救回我们，这些我都记得，那是九年前的事。”

龙在田叹道：“希望我们真能度过明天，还有二十年。”

包先定沉吟道：“大哥，弟说一事，请大哥勿怪。”

龙在田道：“你说。”

包先定道：“大哥您脸有忧色瞒不过小弟，大哥是否觉得今日之战，胜算甚微呢？”

龙在田长叹道：“如果方振眉不来，几乎只有一成胜算。我的伤势，益渐恶化，如此看来，一切都是金太子的圈套，令我们今天之役，不得不战，而他来个一网打尽。”

包先定沉思后道：“若方振眉赶到了呢？”

老的说：“你又有什么鬼主意。”

少的说：“我们偷偷引金太子那六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部下出来，一举歼灭，看今天中午金沉鹰一个人，孤苦伶仃作战的那模样！”

老的高兴得雀跃起来，叫道：“呜呼，好极，我们虽非金沉鹰之敌，但要干掉那几个作虎作伥的，并不算难。”

少的说：“简直轻而易举。”

老的更加欢喜：“我们马上去！”

于是一老一少，雄心勃勃，欢天喜地地就大步迈开去，去找夏侯烈、喀拉图、完颜浊、锡无后这几个人，放手一干。

——这一老一少，不消说，正是铁胆大侠我是谁以及老天真太湖神钓沈太公。

——然而要到哪里去打金沉鹰他们呢？

沈太公与我是谁可没了主意。

这时在包府侧边月洞门，一穿黑色水靠的人打着呵欠，伸着腰，腰间插着两柄峨嵋分水刺，缓缓行了出来。

一看他这一身装扮，人人都知道他是谁。

在水道上，最负盛名的当然是七海龙王石敬塘，而沈太公也是水道上三位最负盛名的人之一。

而水道上，人称“钱塘蛟龙”施韶光，也是了不得的人物，他的子侄“霸海双绝”施敬塘，在淮河一带，也十分有名。

石敬塘与施敬塘，只不过一姓之差，但“七海龙王”石敬塘武功之高，部下之众，是连沈太公也惧之七分的。而施敬塘在沈太公面前，则只能算是个晚辈。

“霸海双绝”施敬塘，所谓“霸海”，其实是海霸，在海上做的也不大是正当的买卖；所谓“双绝”是指他那一双在陆上在海中都使得出神入化的峨嵋分水刺。

沈太公和我是谁都见过此人。

昨天在厅上，烛火明照下，龙在田、包先定等与淮北的武林豪杰，共谋应对之策。

在这一群武林人中，除龙在田、包先定、信无二、宁知秋及我是谁与沈太公外，能被尊奉上座的，还有四个人。

——一个是和尚，一个是道士。

——他们便是仗剑江湖的化灰与不同道人。

——另外两人，一人是“石虎”罗通北，罗通北一身武器，皆用石头，故有“石虎”之称；另一人便是这“霸海双绝”施敬塘。

施敬塘走出来，看见沈太公与我是谁好像很吃惊的样子，但他劈头第一句就问：“我们先去干掉那几个狗腿可好？”

沈太公一呆，道：“你怎知我们要去杀掉他们？”

施敬塘一听大喜，跳起来道：“好极了，原来你们也想先做掉他们！”

我是谁道：“你现在有没有他们的行踪？”

施敬塘左右张望了一阵，悄悄地凑近说：“有，昨日宁大人已叫我追踪他们，知道他们在城中埔心巷蜂蝶楼安顿，里里外外都是他们的奸细。”

沈太公道：“我们是想先除去金太子手下几个极其厉害的角色，让他今日在擂台上丢了威风。只是他武功奇高，我们恐非其敌，所以不想招惹他。”

施敬塘沉吟了一阵，道：“我倒有办法引出夏侯烈与喀拉图两人，而不惊动金沉鹰。”

沈太公喜道：“这两个人正是我们立志要除的。”

我是谁沉声道：“什么办法，你倒说说看。”

施敬塘道：“这位金太子，果是定力很高，不近女色。然而他手下夏侯烈与喀拉图，因武功与职份相近，时有争宠之心。蜂蝶楼有名妓丽春，这两人都垂涎其美色，可以色诱之，一击而搏杀之。”

我是谁道：“哦，你怎么会这样清楚呢？”

施敬塘尴尬地笑笑：“蜂蝶楼的老板，是我老相好。他们要做生意，少不免要用到我施敬塘在水道上的关系，虽然他们耳目多，但都要给我几分薄面。”

我是谁素来疾恶如仇，听到此处，不禁冷哼一声。

沈太公一心要金太子好看，倒无所谓，于是问道：“那叫丽春的可靠吗？”

施敬塘苦笑道：“丽春乃蜂蝶楼之名妓，平素常人连千金求见一面的机会也不易得。她原姓施——”说到这里，施敬塘脸上也有些尴尬之色道：“她是我的表妹。”

第四十章 淮河水畔的搏杀

淮河畔，豆浆街。

所谓豆浆街，是淮河这一带相当著名的一条街。

这一条街对面便是淮河，河水滚滚，凉风习习，虽是近午，犹自清凉。

这一条街很长，两旁都是摊贩，卖的都是黄豆做的食品，诸如豆浆、豆花、豆脑、豆干，单止豆干，就有数十种不同的制法，风味各不相同。豆腐的制法也有数十种，味道最是浓得不可开交的，当然是白豆腐了。

但是这一条街最著名的，还是豆浆。

豆浆也五花八门，算算有腐乳豆浆、甜豆浆、卤豆浆、烧饼豆浆、爆条豆浆、杏仁豆浆……等等。

当你辛劳半日，跷脚坐在长板凳上，喝着冰糖豆浆，这滋味确实过瘾——

所以许多人都要来过瘾一番。

此际，下田时间早已过去了，午息时间犹未至，生意是最稀落的时候，小贩都各自袒开胸襟，隔着摊子捻着赤脚地大声聊起天来……

就在这时，三个太阳穴鼓起，双目炯炯有神的人，同时出现在豆浆街上。

那些小贩急忙来拉拢，笑着叫道“客官，来这边坐……”

“喂三位，来这儿吃碗豆浆……”

“哗哈，三位大爷，我们这家双馅豆蓉糕，最是好吃这三个人，年龄相距甚殊，一个已是眉须皆霜，一个已近中年，一个正是年少英雄，但他们相同的是：都健步如飞，双目神采逼人。

那中年人指着一家叫做“缺耳陈豆腐豆浆”的摊子道：“这家好，我吃过。”

二人于是举步行了过去。那家豆浆店老板果是缺了一只耳朵的，一见顾客上门，欢天喜地地抹桌擦椅的，招呼起来。

这三人各自叫了一客豆浆，要了一盘炒豆子，一盘麻辣豆浆，便静静地品尝着，再也没有说话。

约莫过了大半个时辰，豆浆街又出现了三个人。

三个非常惹眼的人。

左边是个羚帽羊裘的契丹人，右边是个圆目滚睛的喇嘛僧，中间却是个红罗青衫的娇滴滴大姑娘。

这三个人似一面争执着，一面走来，小贩们受金兵之祸已久，一见此等人物，如此装扮，也不敢招呼。

后来好像大姑娘努着小嘴顿着脚喊累，那番僧和契丹人随便找个地方坐下，那大姑娘硬要到一家叫做“大颈公炒豆子”的摊子去煮豆，那两个大汉也随随便便地跟着，继续他们的争吵。

“大颈公”的店子，恰好就在“缺耳陈”的隔壁。

由于喇嘛、契丹人以及妓女争吵着，仿佛没发觉到隔壁坐着一老、一中、一少三人。

而这老、中、少三人正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刚来的这三个人。

——老者是太湖神钓沈太公。

——中年人是“霸海双绝”施敬塘。

——青年人是大侠我是谁。

施敬塘这时悄声道：“要不要我们猝袭，杀了二人之一再说。”

我是谁与沈太公对望一眼，我是谁拍桌而起，大声喝道：“吠！狗腿子，大爷在这儿，不暗算你，是要你死个明白！”

番僧、武士、妓女一齐回首，似不甚吃惊。

——番僧正是西域活佛喀拉图。

——契丹武士是夏侯烈。

——那青楼女子自是施敬塘的表妹施丽春。

喀拉图圆目滚睁，叱道：“好哇，小贼，送上门来了！”

沈太公笑道：“当然好呀，你的牙少了一枚，很不好看，来来来，我再跟你拔掉一枚，好事成双，大吉大利！”

夏侯烈却沉声道：“你们竟敢跟踪我们？”

施丽春忽然一个飞跃，红衫浮动，已落在施敬塘、我是谁之间，施施然道：“是我引他们来的。”

我是谁冷冷地道：“莫以为大宋女子可以让你们任意凌辱的！”喀拉图怒极道：“你，你，你，你……”

沈太公大笑道：“你什么你的，打过再说！”说罢飞身过桌，掠落在“大颈公”的店子里。

那两个摊子的老板，就是“缺耳陈”与“大颈公”，忽见此变，都吓得慌了手脚，其他小贩，有的围上来看热闹，有的交头接耳起来。

淮河在数十丈外哗啦啦地流着，似对人间这场将发生的搏斗，毫不关心，又像它早知天命已定，根本用不着它来关心。

沈太公飘身而起的，夏侯烈也一个虎跃，平平落在我是谁身前。

我是谁大喝一声，道：“照打！”

一拳正待击出，施敬塘峨嵋分水刺一扬，却扑了出去。

我是谁一皱眉，他这一拳若再击出去，等于是把施敬塘的头颅击碎。

他拳势一收，施敬塘的分水刺突然变向！

一刺我是谁咽喉，一刺我是谁下腹，上下急刺，都是毒辣的招数！

我是谁大喝，身退，双手齐出，及时抓住双刺！

我是谁后发而先至，抓住双刺，但背后急风陡起，施丽春一柄软绵绵刀迎头斩下。

我是谁大喝，冲天而起，只觉肩头一凉，已着了一刀！

他人在半空，猛听急风破空之声，至少有十七、八道暗器向他射来。

他猛吸一口气，身体急速下沉，暗器都在他头顶上呼啸而过。

然而他落地的时候，夏侯烈已一掌打在他胸膛上。

我是谁吐气扬声，喝出了第三声，血水随而喷出！

这次夏侯烈早有防备，一掌得手后，立翻出摊子帐棚。

就在这时，帐棚萎然而罩落。

我是谁的三声断喝，震裂了支撑帐子的竹竿。

施敬塘、施丽春、缺耳陈正待继续攻击，一见帐棚罩落，忙飞跃而出！

我是谁也跃了出来。

夏侯烈就在他的对面。

他们之间有倒塌的帐棚，夏侯烈并没有马上进击。

或许他已觉得无此必要。

这时沈太公正撞在我是谁身后，两人背对背靠。

原来沈太公飞到喀拉图的面前，正待出击，忽然左手鱼竿，右手鱼篓，被人自拦腰紧抱！

沈太公并非傻子，他立时想到他身后只有一个人：摊子的老板，大颈公。

淮北武林中，有此内力，能把沈太公抱住挣不动的，只有一个人，外号人称“铁臂猿”程千斤。

沈太公既挣不脱，又避不得，心念一转，猛一俯身。

他这一俯身，头触及脚趾，无疑等于把程千斤摔了出去！

偏偏程千斤气力极大，死抱不放，摔不出去，反而贴着沈太公的背脊，成了庇护，喀拉图的两颗木珠，一枚嵌在他后脑，一枚打入他背门，程千斤惨叫一声，胡里胡涂地进了枉死城。

沈太公立时滚挣，浮腰，反切，终于把程千斤摔了出去。

沈太公刚把程千斤摔出去，先听到喀拉图一声怒吼，三颗木珠，分上、中、下三路，破空之声被咆哮掩盖，已到眼前。

沈太公想逃避，猛地省起，他乃背对群众，喀拉图在他对面，背对土堆堤防，如果他闪躲，那三颗木珠定必击中他背后看热闹的人群。

沈太公的意念闪电般抹过，木珠何等之快，已经射到，沈太公左手抓右手招，两颗木珠一接住一打落，然而第三颗木珠已打入沈太公左肋！

这看来小小的一颗木珠，竟把沈太公左肋一条骨射断！

如果不是沈太公内力深厚，这颗木珠将射入他体内，甚至穿体而出。

这时看热闹的小贩们才知道这几个人真个生死相搏，既怕惹事，又怕牵连，各一哄而散。

沈太公中了一下，急退，背触我是谁，与我是谁背靠背而立。

沈太公一贴近我是谁，立时交换了几句话。

沈太公：“你受伤了？”

我是谁：“你也是。”

沈太公：“你比我重。”

我是谁：“只怕撑不下去。”

沈太公：“突围。”

我是谁点头，再也没说话。

由于这几句话说得又快又小声，连夏侯烈、喀拉图也无法听清楚。

喀拉图与夏侯烈，以及施敬塘、施丽春、缺耳陈，除了已死的程千斤外，各自哈哈大笑。

如果我是谁、沈太公没有受伤，单打独斗，我是谁可能略胜夏侯烈半筹，沈太公则以智胜喀拉图半成，只是，而今两人受伤不轻，何况还有施敬塘、施丽春以及缺耳陈。所以我是谁与沈太公已是困兽之斗。

夏侯烈、喀拉图、施丽春、缺耳陈慢慢成一半月形围住我是谁与沈太公两人。

我、沈两人背后是淮水，自然是逃不开去。

夏侯烈等人简直是瓮中捉鳖。

更何况他们还有更厉害的人物上场。

堤防后慢慢走出一人，这人一出现，所有人的气势都弱了下来，我是谁与沈太公并肩而靠，一见此人，瞳孔也收缩了起来。

这人不是谁，正是金太子沉鹰。

我是谁怒视施敬塘，施敬塘见金太子出现，更是放心，笑道：“这叫自

投罗网，你们怨不得人。”

沈太公冷笑：“中原弯月刀洗水清的女弟子‘辣椒红’乔厉花武功不在你下，居然也肯认作是你表妹？”

“施丽春”娇媚地笑道：“好眼力。为了大金王国，我乔厉花暂时客串一下又何妨？”

我是谁一字一句地道：“缺耳千手飞镖陈冷？”

“缺耳陈”回答：“不错。正是区区。”

——缺耳千手飞镖陈冷，是黑道上有名的剧盗，名气虽及不上“霸海双绝”施敬塘及“辣椒红”乔厉花，但在黑道上，飞镖陈冷所作案子，绝不比施敬塘与乔厉花合起来的少。

沈太公道：“我有一事不明白！”说着眼睛望向金太子。

金太子冷冷道：“这是你最后的问话，问吧。”

沈太公道：“为什么夏侯烈的爸爸是他公公的孙子的父亲，而太子的爸爸夏侯烈又是方振眉弟弟的爸爸的孙子呢？”

这一连串的问话，快如串珠，连绵不断，由夏侯烈始，方振眉终，众人一时为之发怔，沈太公猝然尖叫一声，返身与我是谁发足就跑！

饶是金沉鹰，也不禁被沈太公的话问得一怔。

大凡高手之间，就算一恍错之间，敌手趁机来攻，仍是会封架得住，而不会造成什么失利的！

可是沈太公并不是攻，而是跑！

这一跑，先跑慢跑不同，更何况是轻功高绝的我是谁与沈太公！

沈太公与我是谁一跃一沉，一起一落间，已在十数丈外。

金沉鹰已恢复醒觉，但仍迟了一迟。

因为他想到沈太公、我是谁的背后是水，理应无路可逃。

可是他立即省起，沈、我二人正是欲利用流水而逃！

所以金太子拔身而起，一闪再闪，已追近沈、我二人。

此时我、沈二人，已在金太子一失神间，掠出二十余丈远，已到了河堤之前！

这时金太子业已追到！

那边的夏侯烈反应最快，也提身追了过来。

跟下来的是施敬塘、乔厉花与陈冷。

金太子一追近，立时十指骈伸，直插出去！

直插我是谁与沈太公背门。

我是谁与沈太公连头也不回，全力往前狂奔。

因为只要一回头，只怕就永远没有机会逃了。

由于我是谁与沈太公的全力前冲，金太子这一插，指尖已触及我、沈二人的背后衣襟，无奈尚差一分，既插不中，也抓不住。

金太子脸色一凝，长吸一口气，身形又和我、沈之间拉近了许多，依然是双手插出！

这一次，金太子算准我、沈二人再也避不开去。

就算我、沈回身应战，也绝对的活不了。

可是千算万算，他漏算了一点——

河堤已经到了。

我是谁和沈太公突然不见了。

金太子双手插空，连忙住足，只见我、沈二人，双双自河岸跃落。

河深十数尺至二、三十尺不等，两人落下时，水花四溅，金太子自恃身份尊贵，连忙退避。

这时夏侯烈亦已追至，他们轻功皆高，前后不过是瞬息间的事，惟其夏侯烈也不识水性，只好望河兴叹。

这时只听“嘶”的一声，一人如同飞鸟，已越过河堤，插入水中，不惊波浪，正是“霸海双绝”的施敬塘。

乔厉花与陈冷亦已双双赶到，但是也不识水性，不敢贸然下水。

金太子脸色铁青，凝视了河水一会，道：“不要紧。他们反正已受伤，待会儿的比武上，也生不了什么作用，还是死路一条。”

夏侯烈注视河水，道：“你看施双绝是不是对付得了那已受伤的沈太公、我是谁？”

金太子摇摇头，不想说话，忽见喀拉图“啊哈”一声，已想通了什么似的，兴高采烈地飞奔过来道：“我知道那老儿说什么了，他是说：‘夏侯烈的爸爸就是夏侯烈的爸爸，嗯，还有，太子的爸爸夏侯烈也就是方振眉的儿子——咦，不对呀，太子的爸爸怎会是夏侯烈呢？’”

喃喃自语，说到这里，猛抬头，看见金太子一脸铁青，才恍然想起自己在讲什么，吓得忙跪下去——

第四十一章 水里苦斗

一阵寒冷刺耳的感觉，一齐冲入我是谁的口鼻里，他的伤口一阵强烈刺痛，刺激着他的神经，使他无法忍受。

但我是谁还是忍受下来了。

武林中人，无论是敌是友，只要是提起我是谁的名头，总是忍不住一伸大拇指，道：“好汉！”

这名头绝不是轻易得来的。

中伏，受伤，只能叫我是谁肉体痛苦，不能叫我是谁精神气沮。伤痛他是可以忍得住，可是他水性却很差。差到恰好和他的武功成为对比。

沈太公及时用手搀住了他。

我是谁强憋住一口真气，沈太公推着他自水底游开去——在金太子的掌力范围以内，任是谁升上水面去，都必死无疑。

据说沈太公绑住双手都可以横渡长江，用一手搀住他自不成问题。

可是这时，水里忽然“殊”地一声，钻下了一个人，连一个水泡都没有冒起。

这人潜泳在沈太公、我是谁身后。

我是谁、沈太公立时醒觉回身，来人正是“霸海双绝”施敬塘。

施敬塘一钻下水底，峨嵋分水刺各亮在手中。

沈太公右手握着鱼竿，却迟疑不敢发招。

——他并不是怕施敬塘的分水刺。

——可是他看得出来，这双分水刺是能脱杆射出的！

——分水刺要伤到他还很难，怕只怕是伤到我是谁，沈太公很明白我是谁的水里功夫。

——他又没把握一击搏杀施敬塘。

——所以他只有等，等待时机。

一些鱼儿，花斑的、剑嘴的、纯白的、有刺的、长型的，却自沈太公腰间的鱼篓缓缓游出，仿佛对这美丽的水底世界，有回归的快活感觉。

我是谁没动，他不敢分沈太公的心。

——他知道，在水里搏击，因腾挪借力不易之故，比陆上搏击更可怕，每一刻都是生死关头。

——只是他水性极坏，而且，他的一口真气快憋不住了。

——他心中发誓只要能活得回去，下回他一定学会游泳。

——可是他忘了这种誓他不知已发过几次了。

——到了后来还照样忘得一干二净。

——现在实在是憋不住了，想突然冲出去，硬挨施敬塘之一击，用他自己的鲜血来换得沈太公的一击得成！

其实施敬塘一跳入水中，心里便七上八下，后悔不已。

——其他的人并没来。

——他这才记起，其他的人并不谙水性。

——他痛恨自己太急功好胜了，竟忘了这一点。

——可是沈太公等已发现他了，他想退，但一旦住上浮升，下盘必露破绽，像他在水里纵横十数年的人，当然心里分明。

——所以他只有决一死战。

——他并不畏惧我是谁，因为他一眼便看出，我是谁快不足气了。

——在水里不会换气，武功再高也没用！

——他怕的是沈太公。

——他知道沈太公要照顾我是谁

——他认为认准了这一点，就等于沈太公被他抓着了致命伤。

——所以他仍有极大的信心，只要他独力杀了我是谁和沈太公，金太子一定另眼相看，予以重任。

想到这里，他不禁跃跃欲试。

就在这时，他的右腿，忽然感觉到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

他低头一看，只见一尾嘴有长刺的灰鱼，嘴剑全刺入他右腿。

施敬塘惨叫，水入喉中，叫不出声，银丝一闪，已卷住施敬塘的脖子，一勒，施敬塘张开的嘴巴就像干瘪的鱼，所不同的只是，鱼因干涸而张口，施敬塘是河水涌入喉管里去。

施敬塘在水里一蹬一挺，浑身猛地一下抽搐，再也不会动了。

沈太公“咻”地收回鱼丝，那尾灰色剑鱼，也缓缓地钻回沈太公的鱼篓内。

我是谁真想冲口而出，难怪江湖上人说水上功夫，沈老头子必在三名之内，原来是养着一群小怪物！

可是，他才一张开口，河水便冲口而入——

方振眉策马追踪那四骑五人，经半盏茶时间已驰入城中，因清晨街道上的行人甚少，是以那五人纵情飞骑。

这五人看来武功都不弱，可是一来可能是因为赶程匆匆，二来是因为蹄声密集，是以方振眉跟在后面，他们都不察觉。

可是他们直驰出城外，向采石的方向奔去，方振眉心中大奇，其实天色大亮，方振眉一人一骑，长久跟踪，终难掩饰，是以一按马背，飘然而起，落身在四骑的最后一骑马上。

方振眉的轻功极好，身轻如燕，所以落在第四匹马后，那人尚未惊觉，方振眉屏息静观其变。

又过了半个时辰光景，方振眉深恐会影响与龙在田在下关城之所集时间，正想法子打探的时候，奔在最前面的一骑两人中的一名男子大声说话：

“我们这下子赶去，不知大师兄等已与那姓虞的干上了没有？”

骑后乘坐的“小师妹”道：“五师兄，所谓两军交战，阵前决胜负，我们这样诱骗虞将军，未免太——”

方振眉听得心中怦然一动，只听五师兄喝道：“小师妹，切莫如此说话，要是给大师兄听到就糟了。”

第二骑快马马上壮汉道：“五师兄也真是的，我们师兄弟八人，除了小师妹外师父师母最偏袒的就是大师兄，大将军也看重大师兄，我们都怕大师兄，可是连背后谈他都不敢，也未免太——”

“五师兄”道：“不是敢不敢的问题。现在金太子力挫淮北群豪，大师兄欲手擒虞允文，均是军令，更是师父师母的命令，你难道不怕？我们还是莫要多嘴，办事要紧。”

在方振眉身前那壮汉大声道：“五师兄，我们得知虞允文出营与淮北武林人士联系，此消息可确实？”

五师兄返首答道：“当然正确，大师兄在虞允文那儿有伏兵，老八，你

背后的是谁？”

八师弟一呆，回头一看，其他的两骑也回首一望，只见白影一闪，眼前一凉，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再回头去时，只见五师兄的马上，骑的已不是五师兄，而是一个白衣青年！

小师妹回过身来，见是方振眉，也大吃一惊，叫道：“你？”

八师弟等慌忙勒马，四周张望，只见刚才驰过的十数丈外，一棵光秃秃的枝桠上，挂着一个人，正是五师兄青灵子看样子已被点了穴道，挂在树上，动弹不得。

八师弟青灯子等此惊非小可，喝道：“呔！来者何人？”

小师妹娇叱一声，左手点中枢，右手戳天池，近身制大擒拿法，正是小天山的绝技！方振眉本与小师妹贴身而靠，但在忽然之间就不见了。

原来已溜到了马腹之下，双掌一夹，骏马立停，只听方振眉轻声道：“得罪了。”双手已拍在小师妹的足踝上。

小师妹忽然不见了方振眉，心中大惊，马又急停，身已不稳，忽然腿上一麻，立即栽下马来。

六师兄、七师兄、八师兄怒喝一声，齐齐拔出兵器，是一铁索、一三叉剑、一链子枪，方振眉知时间紧逼，十万火急，惟其要先唬退这三人，以免使虞将军受制，当下大喝道：“青灯子、青风子、青龙子，还不快回去！”

这一声断喝，方振眉立于马上，白衣翻飞，犹如天神！青灯子，青风子，青龙子给这一声宛若焦雷的大喝，震得一愣，方振眉在这刹那间已发动了攻势！

快！快！快！

要救虞允文，就必须快！

所以方振眉一开始就以快打快！

青风子的铁索飞出时，方振眉已附在索上，索收回时，方振眉也到了他身前，在他不及发出一声惊呼前，已点了他的穴道，然后立即把他推出去。

是以青龙子的三叉剑就等于向青风子刺来！

青龙子吓得马上收剑，可是冲来的青风子却忽然变成了方振眉，而青风子变成向青灯子撞去！

青龙子看清是方振眉时，也就是他失去知觉的同一刹那。

青灯子接下了青风子时，才发现刚才一齐同他策马的四个人，全都倒下了。

他看了一眼，长叹一声，只好反手点了自己的穴道。

他果然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明知拼命无用，便放弃拼命的打算。

遇到这样的对手，相信师父知道了也不会怪他。

——策马、狂奔，已近午时，而此处到五龙山，尚有个来把时辰。

——方振眉没有把握虞允文他是否已遭毒手，他惟有全力营救。

——下关的比武虽然重要，但虞允文的性命关系到整个抗金宋军之士气，方振眉希望淮北大侠龙在田等人能撑下去，他，已快要来了，他在赶路，全力地赶路……

近午时分。

龙在田脸色十分难看。一是因为重伤未愈，二是因为：

——我是谁和沈太公早上溜了出去，到现在仍没有回来。

包先定和信无二静静地走过来，包先定微喟道：“快午时了。”

龙在田点了点头，道：“是了，快午时了。”

包先定道：“大哥在担心？”

龙在田没有说话。信无二顿足道：“他们怎么还没有回来？”

包先定微喟道：“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只怕是因为龙在田突然道：“他们必然去找金太子那一干人了。”

三人都没有再说话。

信无二忍不住道：“相信此刻，宁四弟已经找到了虞将军了吧？”

忽然一人匆匆走入，这人一走进来，每行一步，大厅都为之震动，这人的肤色、神态、武器，给人只有一种感觉。

——石头。

——“石虎”罗通北。

罗通北大步进来，一脸凝肃，额上隐然有汗，道：“广场擂台那儿，金太子七人已到，群情荡动，只怕随时易起冲突，还请龙大侠前去主持。”

龙在田脸色一变，道：“我们决不能给人讽嘲为人多欺少，快去！”

四人举步便行，忽听信无二喜而叫道：“他们回来了！”

龙在田等侧头一望，只见两人踉踉跄跄自月洞门走了进来，正是沈太公与我是谁。

只听沈太公道：“受伤的人，还可以不可以参加？”一面说着一面咳嗽。

但听我是谁道：“当然可以，谁说不可以，就先跟我打一仗！”说罢一个筋斗栽倒下去。

骏马、白衣、紧蹙的剑眉。

（马狂奔，衣飞飘，方振眉的人与马已连在一齐，就像一支飞箭，存在只是为了刹那间的冲刺！）

——必须要赶，赶在青烟子等还未下手之前，保护虞将军！

——必须要赶，了结山神庙这一仗后，还得赶回下关，助龙老英雄一臂之力！

——自己分身乏术，要是“风云镖局”的“九大关刀”龙放啸也在，那就好了！

马忽然倒下，喘息，再催鞭下去，只怕非累死它不可，方振眉一咬牙，飞身而起，白衣翻飞，全身融在疾驰中。

飞奔，白衣。紧蹙的剑眉。

这是一处辽阔的广场，现在广场已不辽阔了，因为都堆满了人。

广场对面远处，左右二侧，插着二面大旗，一绣“宋”字，一绣“金”字，迎风飘扬。

愤怒的宋民都聚于这里，指指点点，擂台仍是空着的，而在擂台的最前排的七个位子，坐着七个奇装异服的人。

——这七个人，据说便是金后派来的奸细。

——据说他们专门来折辱宋人的。

——这七个人很厉害，因为敬爱的淮北抗金英雄李龙大和丁东庭，都是死在他们手中的。

想到李龙大和丁东庭的死，群情涌动，想要动武——我们几千上万的人，还怕打不死你？

大家拥上前去，正欲动武，名闻淮北的大侠“石虎”罗通北和几名武林高手都起来镇压。

大家一时被压制了下去，可是罗通北一走后，那右边的蒙古大汉用极其难听的汉话，破锣似地喊道：“妈拉巴子，大宋的武林人都是缩头乌龟，不敢爬出来？”

大家一听大怒，正想冲前去，想把他撕碎——多少大宋良民被欺压，多少大宋忠良受残害，多少大宋妇女给奸辱——一触即发，眼看就要动手，这时，淮北暗器名家，缺耳千手飞镖陈冷登高一呼道——

我们不能动手，以人多欺少，叫金人笑话大宋。

大家一听也是。气可以暂忍，宋国的威风是不能丢的。

他们惟有盼望龙在田龙大侠偕包先定包先生等赶至，正如往常一样，龙大侠都会力挫群魔，替他们出口气！

可是！可是龙大侠他们为什么还不来呢？

据说昨天宁大人在长巷被这七人暗算，幸得有一位叫什么大侠我是谁的与一位叫什么神钓沈太公的出手相救，而他们二人，为什么也还没有出现呢？

——龙大侠、包先生、信三爷、宁大人以及飞镖陈冷、石虎罗通北、与淮北名剑化灰和尚、不同道人，能否为他们出一口气，把这七名狂徒解决掉呢？

大家都尽在猜疑，突然听到外围的民众一阵如雷似的轰动，人们都张摇着手，分开了一条通道。

——龙大侠他们，终于到了！

所有的民众，都高声欢呼起来！

第四十二章 山中截杀

五龙山像仙人的五只手指，纵有十个孙悟空，也翻不过五指山峰。

五指山峰，拔耸入云，到了顶峰，只见云雾，不见山峰。

山神庙，就在五龙山的第二指峰与第三指峰的山谷盘地之间。

上可以望山峰，中可以望古松，下可以望平原：虞允文呆呆地浏览着这一切一切的锦绣山河，不禁虎目含泪，这样的壮丽山河，怎能断送给金人！

虞允文决意要与淮北武林的英雄豪杰，研究出一个对策：反攻山河，指日可待，大宋到了今天，只要大国气派仍在，就不该再忍辱偷生下去了！

——可是，可是龙在田等为什么还未来呢？

虞允文今天来山神庙，因为是极度军机以及全然的信任，所以并没有带多少人来。

二十名军部快刀手，以及心腹张镇缺，爱将查禄。

这时查禄眺望群山良久，道：“已经午时了，为什么龙大侠等还没有来呢？”

查禄正讲出了虞允文心里的话。虞允文心头忽然掠过一阵阴影，手里禁不住把了一把剑锔。虞允文自己也解释不出这种感觉，只知道眼皮子跳动得特别厉害。

张镇缺道：“就算龙大侠等有事不能来，也会派人来说明的。”

忽然只听松上一人冷笑道：“可惜这次是例外，就算来了也没有用。”

虞允文脸色一变，张镇缺一挥手，身后三名刀手“刷”地拔刀，拔身而上，飞跃古松！

突然间，三道光芒一闪，半空截击，三名快刀手惨嚎一声，刀落人亡。

三个年龄不同的人落在古松下，一人老年，一人中年，一人壮年、老年人用长剑，中年人用长刀，壮年人使用的是短刀，目光炯炯地看着虞允文等。

虞允文怒目一瞪，喝道：“是谁人光天化日下杀人？”

虞允文这一声大喝，义正辞严，凛凛神威，那三人倒是被喝得一怔，退了半步，忽然一人自古松长笑落下，身着青衣，年纪甚轻，满脸笑容，背挂长剑，笑道：“我说虞将军，您这些官威，可是最后一次发作喽。”话一说完，双手一扬，数十度精光左右射出，只听数声惨叫，四名快刀手不备，中镖身亡！

虞允文怒道：“你——”

只见青烟子挥手寒脸道：“杀！”

青峰子、青叶子、青松子刀剑齐出，杀将而出！

虞允文大怒，拔剑而出，他的剑法得自峨嵋正宗，潜修二十一年，别人花在剑上的时间，很少有那末精，那末纯，那末厚的。

他练的是正宗剑法，就算是败，也可以撑百数十招，而且他素来在沙场杀敌，战越久越勇。

谁知道他的剑才拔到一半，忽听“椎”的一声。

他知道他的爱将查禄出椎了。

然后他突然惊觉，椎风竟直射自己背门！

他醒觉已迟，剑已拔出，却不及回架，只好强一侧身！

“噗”！椎打入右背琵琶骨，剑化作青龙飞脱，“霍”，椎随鲜血拔出，虞允文只觉天旋地转，几倒在地上，用剑鞘支撑着地，喘息不已！

只听张镇缺怒叫道：“查禄，你这头叛猪——”挥刀直斫查禄！

龙在田几人出现时，群情涌动，龙在田举起双手，大家才平息下去，一行人威皇地走到擂台前右排凳子，与金太子等人对席而坐。

——为什么今天龙大侠的脸色如此苍白，难道他正生病？

——龙大侠、包先生……还有一位双目炯炯有神但血染黑衣的青年……还有，还有一位抚着左胸、却嬉皮笑脸的老头子……以及信三爷、罗石虎……宁大人呢？宁大人为什么没有来？

——难道这黑衣沾血的青年就是大侠我是谁吗？染血的黄衣老者就是神钓沈太公吗？他们究竟被谁所伤呢？他们负了伤，还能不能应战？

龙在田等面对金太子等而坐。主持人正是淮北商阳剑派一脉的代表：一剑九环史文圣。

史文圣的一柄剑在武林中极其响亮，因为这柄剑代表独特精奇的商阳剑派在淮北的地位。

但是他那一柄剑不及他九枚飞环出名。他的飞环与中原武林使环高手都大相径庭，别具一格，杀气凌厉，所以一剑九环史文圣的名头，在江湖中绝不在“石虎”罗通北之下。

可是他最出名的，倒不是他的剑、他的环，甚或他的武功，而是他的老成持重；据说他在武林中主持武术较技的次数，远多于他与人搏斗次数的七倍。

这方面的经验，谁也不够他有法度。

史文圣举手投足间，都给人足以完全信任的感觉。

所以这一场轰动武林、震撼淮北的空前大比武，也就由他来主持。

只听史文圣雪袍宽袖，臂缠金环，背系长剑，朗声道：“今日本国受金国之邀，决定比武一决胜负，乃武林中比武，江湖上的决斗，生死不计，不可动员官方，各尽其能，惟不可以众欺少，暗箭伤人，更不可在对方认输后再施杀手，一旦违犯，概作负论！”然后游目四顾道：“不知两方有何意见？”

只见金太子点了点头，夏侯烈即俯耳过去，金太子在他耳边轻声说了几句话，夏侯烈朗声道：“我们只有七人，七阵决胜负。”

夏侯烈一讲话，语音连绵不绝，压倒了一切噪音，各人自是相顾失色。

史文圣沉吟了一阵，望向龙在田这边，龙在田稍为颌首，包先定便道：“对方是客，而且，我们也无意作车轮战，大家都无异议。”

史文圣于台上大声道：“既然两方同意，七阵决胜负，若某方先行胜出四阵，已成定局，便不必比试下去。”说罢手一挥，退于四丈阔两丈宽的擂台边沿处。

这时擂台对面的鼓台，四名鼓手用力擂起鼓来，敲得人心像要从口里吐出来一般。

蓬，蓬，蓬，蓬——！

通，通，通，通，——！

蓬通，蓬通，蓬通，蓬通，——！

蓬通蓬通蓬通蓬通蓬通——通！

鼓声越来越急，大家心跳也越来越急，呼吸也越来越快，猛地鼓声一歇，史文圣大声道：“比——武——开——始——第一场。”

血箭激出，虞允文靠树强撑，张镇缺狂怒声中，大刀斩向查禄！

查禄右手执环，左手持扣，椎链子一架，“叮”地一声星火四溅，张镇

缺却似疯了一般，一刀紧接一刀，连环砍出！

二十名快刀手已死七名，另外四名急步到虞允文身侧，两名扶持，两名断后，以图杀出一条血路，保护虞将军而逃。

其他的快刀手，纷纷拔刀，与青峰子、青叶子、青松子厮杀了起来，绝不后退半步！

九名快刀手，三人成一组，力战青峰、青叶、青松，忽闻半空一声长笑，青烟子越空而至，在虞允文身前的两名快刀手一惊，一人“刷刷”两刀，平削青烟子左右太阳穴，刀光中，另一名已滚身侧退，飞斩青烟子双腿！

只听青烟子大笑道：“虞允文手下铁卫，果然名不虚传！”话方说完，只听“铮铮”二声，这两名快刀手已仰天而倒，咽喉上各自多了一个小小的血洞。

虞允文这批亲手调练的部将，比起一般的宋军，又大大不同，他们骁勇善战，忠义不二，而且身经百战，纵是狂暴强蛮的金兵遇到他们，也为之退避三舍。

而今这两名内军里的快刀手，才一出手，便给青烟子格杀了，另外两名扶持虞允文的刀手互觑一眼，左边的那名骤尔松手，斩马刀横劈青烟子。

青烟子冷笑，剑反削平带；这名刀手便被带得直冲出去，青烟子已跃到虞允文面前，冷道：“你就认命吧！”竟以剑作刀，一剑当头斩下！

扶持虞允文的刀手举刀奋力一挡，“兵”一声星花四溅，居然能挡得住青烟子这一剑。

就在这时，青烟子猛觉背后刀风陡急，忙一侧身，“嗤”地一声，左手臂被刀锋划开了一道血口，原来，刚才被他带冲出去那名刀手，在冲跌出去当儿，斩马刀回砍，差点儿就要青烟子重伤于刀下！

青烟子高傲过人，从来没把人放在眼里，没料到却挨了这名不经传的刀手一记，心中勃然大怒，一连带起七八道剑花，追杀过去！

可怜那名刀手尚未站稳，只见剑光冲天，不知如何招架，便被刺了十七八个窟窿，倒地身死。

青烟子霍然转身，手中的长剑青光，映得满脸森然，一步一步地持剑逼向负伤的虞允文和那名刀手。

这名刀手扶持着虞允文后退了几步，终于一咬牙，放手，掣刀，嘶道：“将军，在下先走一步了。”

飞刀“霍霍”劈出！

青烟子冷笑，接刀架刀，制刀锁刀，反剑前刺，只见一道剑芒，冲破所有的刀光，眼看就直刺入这名刀手的咽喉，忽闻马蹄急响，一人在三丈外如雷暴喝：“住手！”

忽闻人声马声一分，人成为剑光，“叮”地架在青烟子长剑上，马则直冲向青松子！

青峰子、青叶子、青松子的武功，本来应付那九名刀手乃轻而易举，无奈这几名刀手亦是忠心耿耿，拼命随主，所以一时取之不下。

这时怒马奔至，青松子一怔，匆忙间双腿一分，全身跃起，要让奔马冲过。

岂料他一展而起，三名刀手已拼红了眼，一名随而掠起，长刀刺胸，两名左右斜砍，斩向青松子伸展之腿！

青松子心中一凛，危而不乱，剑封当胸一刀，双腿一缩，向下沉去，却

正好落在马上，直驰而来！

本来这一驰去，正好解当前刀阵之难，但他料不到的是，这匹马，却因忽然坠下的重量，更令它发足狂奔，无可抑止，直冲入山谷。

青松子背向马头，根本不知，一旦发现向下沉坠，心中大惊，全力拔起，然而一名刀手已然冲到，一刀扎入他的小腹，青松子惨叫，一剑也捅进那刀手胸里，一齐向山下落去。

这里虽不是山峰，但如此翻滚下去，也有百数十丈，虽不致粉身碎骨，也断无生理。

青松子胡里糊涂地丧了命，两名刀手即转向青叶子与青峰子，以四敌一，恶斗了起来。

这边的青烟子被架住了剑，发觉对方剑气森森，知是来了劲敌，当下心中一凛，回剑捏诀喝问道：“阁下谁人？”

那人收剑仗身而立，沉声道：“下关城守，宁知秋。”

史文圣朗声道：“比武开始，生死无怨，第一场——客方先上阵。”

按照武林规矩，第一阵确应由来客先上阵，也就是第一个挑战者，应由敌方派出来，再由主方派人接战。

金太子脸无表情，完颜浊牵动了一下唇角，只见左右两人，大步而出，声势虎虎，七手八脚，丈余高的擂台，一下子便攀了上去，正是呼桑克和呼桑各这对蒙古兄弟。

民众看见这两个肌肉虬生，孔武有力的壮汉，心中都自是暗惊，宋人高手之中，不知有谁能制得住他。

包先定忽然站立而道：“史主持，有事呈议！”

史文圣道：“何事？请说！”

包先定道：“这场比武乃七场定胜负，现在呼桑兄弟同上，这该算两场还是一场？”

群众想来亦然，纷纷呼号抗议。

锡无后鼠须一搐，奸笑道：“这擂台比武的规矩可有事先言明非一人不可？呼桑兄弟一同出场，乃是因为他们从来在交战中没分过手，当然算作一场，你们可不能偏帮淮阳镖局或淮北世家的人——”

台下确有“淮阳镖局”和“淮北世家”中的人，他们是来希望能目睹龙大侠等除掉这几个恶贼，出他们心中这一口鸟气——锡无后这种说法，他们心中自然大怒，可是呼桑兄弟一向同时出手，秤不离砣、焦不离孟，倒是事实，那也无法否认的。

锡无后见群众里没人说话，得意地笑道：“是不是？不是打诨语吧？擂台比武只限七场，可没限制一人要比几场是不是？”

史文圣被问住了，只有点头；龙在田脸色一沉，低声道：“好厉害的手段，我们少算了他这一着。”

包先定悄声道：“如此一来，像金沉鹰这样的高手可以一战再战，我们的处境就更危险了。”

信无二郎声问道：“若七场作和，比武应作如何判定？”

史文圣沉吟了一阵子，道：“再比试七场。若七场再和，则以不分胜负计。”

罗通北在台下右座冷笑道：“此刻金方派呼桑兄弟来，先探我们的虚实，我们派强的去，他们则先耗损我们的精力，以一敌二，纵胜也耗损，若派弱

的去，他们则先吃定了我们这一场再说。”

只见呼桑兄弟气虎虎地在台上咆哮了起来，叽哩叭啦地用不纯正的汉语道：“你们宋国，没婆娘养的不敢上来啊？”

“你们要是怕，撒把尿拉个屎叫十声爷爷吧！”

台下群情大怒，有些民众忍不住要跳上台来，大呼道：“宰了他们！”

“两个鞑鞑儿还张狂什么！”

“去他娘的，叫他们滚下台来。”

龙在田眉头一皱，正想遣信无二上台，以避免无谓之死伤，忽听一人懒洋洋地笑道：“我们和尚道士，也是兄弟，江湖上‘长清长乐’两剑，素不分开，就让我们会一会两位尾巴长在后脑瓜子上的仁兄吧！”

另一没神没气的声音道：“嘿，第一场，大宋和尚道士，大战鞑鞑双犬！”

龙在田喜动于色，转头望去，只见一名灰袍道士，一蓝袍和尚，七缝八补，邋里邋遢地走了进来，一面打着呵欠。他们最令人触目的，是那懒洋洋，不在乎的神情外，两人腰间、背上各有一柄细而长、清而秀、丽而亮的古木长剑！

少华山“长清剑”不同道人！

少室山“长乐剑”化灰和尚！

江湖上人称道：“清乐双剑，剑过胆寒！”

青烟子失声道：“龙吟剑？”

宁知秋道：“不敢当。”

虞允文终于展颜笑道：“你们终于来了。”

宁知秋愧然道：“属下来迟，将军受惊，罪该万死。”

虞允文挥手道：“快莫如此说！”

青烟子冷笑道：“这里是给你们叙话，也得问准我的一个朋友。”

宁知秋霍地返身，冷肃地问着道：“谁？”

青烟子道：“剑！”

语音一歇，一剑刺出，快如闪电。

宁知秋暴喝一声，“快退！”快刀手一怔，宁知秋剑一掣，已压住青烟子的长剑！青烟子长剑一闪，宁知秋只觉腕下一空，青烟子长剑急削宁知秋握剑五指！

宁知秋拧剑一竖，叮地一声，青烟子的长剑剑尖，刚好刺在宁知秋的剑身上。

青烟子尚未抽剑，宁知秋剑疾反转，又压住了青烟子的长剑。

青烟子脸色一变，藉势前挑，直刺宁知秋内肘！

宁知秋神光暴射，一剑化作千锋，后发而先至。

青烟子猛然暴退十尺，青发几绺飘飞，宁知秋衣襟“嘶”地被划破了一道口子。

青烟子剑势平举，宁知秋剑举齐眉，疾喝道：“还不护将军速离？”

这两大剑手相拼，旗鼓相当，势均力敌，虞允文和那名刀手不禁看愣了，宁知秋一喝，那名刀手才如梦初醒，扶虞允文向后退去。

那边的青峰子与青叶子，也正打得紧张。

那八名刀手，快刀斩乱麻，但青峰子与青叶子，屡走偏锋，那八名刀手开始还能仗着人多相抵，到了最后，简直被青峰子和青叶子的刀逼得透不过气来。

青松子一死，青峰子的刀法更是凌厉，等到青烟子被宁知秋所截，青峰子和青叶子更是拼命。

两人相觑一眼之后，青峰子忽然一刀掙出！

刀快如电，一名刀手冷不防，被一刀贯胸。

那刀手倒退一撞，撞在另一刀手身上，贯胸的刀刚好刺入他胃囊里，他惨叫一声，举刀却已无力砍下。

青峰子夺过他的刀，回身封住一刀，忽然左手拔出那一刀两命的刀，反手插入这名被他封住一刀的刀手小腹。

这名刀手惨叫，倒下，青峰子拔刀左右双刀，又封住两名刀手。

青峰子一刀三命，那时另五名刀手的攻击，有一半是他自己封架的，另一半却是青叶子挡下的。

青叶子不单挡下了一半的攻势，还一刀当头砍下，断碎敌手的封架，一刀把对方斫死！

剩下的四名刀手，声势顿挫，青峰子双刀一转，接下了四柄刀的攻势，青叶子呼啸一声，刀锋一横，道：“二师兄，这儿有劳你了。”说罢飞跃而出。

这时那名刀手正替虞允文找了一匹马，扶持虞允文登上，正待策马而奔，忽然刀光一闪，鲜血飞溅，马头被斩了下来，虞允文摔下马来。

青叶子在长笑声中，持刀直向虞允文劈来！

第四十三章 化灰不同

史文圣肃然漫声道：“宋金淮北比武大赛，第一场——蒙古呼桑各、呼桑克兄弟战少室山化灰和尚，少华山不同道长！”

只见化灰、不同两人若无其事进到台前，和尚问道：“喂，牛鼻老道，咱们怎样上去？”

不同笑道：“臭秃驴，咱们可不要学这两头蒙古猎狗，乌龟王八一般地爬上去哦！”

化灰笑道：“那当然了。”

化灰和尚与不同道人的话，令全场畅然大笑，众人对那两名蒙古人，本已恨极，听化灰不同这样调笑，更是鼓噪助威。

呼桑各与呼桑克，却在台上大怒，怪吼道：“有种的给我上来！我要不把你们捶扁，就呜呼呼噜噜……”

谁知道化灰和尚道：“嘻嘻，咱家也想上来跟小狗玩玩，可是怎么上来嘛？”

不同道人也嘻嘻笑道：“对呀，可是擂台那么高，你们下来抱抱我们好不好？”

那呼桑兄弟忙想跃下，史文圣忙道：“下台算输！”

不同道人笑道：“是他们自愿下来，不是被逼下台，当然不算。”

史文圣板着脸孔，没再说话。

呼桑克、呼桑各各发出一声怒吼，飞扑下台，张臂一揽，众人一声惊呼，忽见人影一空，化灰和尚与不同道人，不知何时已在台上，相对盘膝，一个打呵欠，一个打哈啾。

不同道人道：“那两头小狗呢？”

化灰和尚道：“我们上来，他们给唬下去了。”

众人乐得大笑，完颜浊等却是神色悻然。

呼桑兄弟气得唏哩花啦的，又气呼呼地抓住台柱，攀登上台。

等到他们上了台，满头大汗，却不见了人，呼桑克怒骂了几句，大家听去的声音只是：“啾咯啦不鲁乎通乎同。”

呼桑各也顿足指着台下晕晕欲睡的化灰、不同叱骂，语音是：“生拿机知拉拉花月呀！”大家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化灰和尚抚头奇道：“上面的在说些什么？”

不同道人抚须笑道：“那扁头的说要去倒粪桶，那尖头的说要去抓乌鸦。”

众人笑得大乐，笑不可抑，呼桑兄弟又爬下台来。

等到他们下得台来，化灰与不同又到了台上。

呼桑兄弟气得蛮性大发，立刻又爬上台去。

而化灰、不同又在地上。

众人笑得肚子也弯了，这下可是金人的气焰大挫。

呼桑兄弟一面骂，一面追到地下，已是满身大汗。

化灰、不同又到了台上。

呼桑兄弟千辛万苦用力攀登，已是气喘如牛，筋疲力尽。

化灰、不同端坐台前，谈笑自若。

呼桑克双手抓住台沿，嘶声道：“不要走——”

不同道人嘻嘻一笑道：“不要怕，爸爸不走。”

呼桑各用力支撑起身子，竭力道：“我跟你拼了！”

化灰和尚笑道：“好吧，小亲亲。”

呼桑克、呼桑各好不容易才上了台，气喘吁吁，这回化灰、不同居然没有走开，用眼睛吊儿郎当地斜乜着他俩。

呼桑克、呼桑各呼嚎一声，飞扑向他们。

忽然间，化灰、不同左臂一展，剑在手，剑刺出、剑回鞘。

就在他们出剑的一刹那，宛若行云流水，天衣无缝。但他们的脸容、身姿，一改平日懒散的神态，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贵，凝肃。

他们的精神，都专注在这刹那间的完成中。

他们的生命，也在这刹那间才充实，有意义。

剑再收回时，呼桑兄弟的右臂琵琶骨，各喷出一道血箭。

众人惊呼，呼桑兄弟惊吼。

化灰和尚与不同道人即时又恢复了他们平时不在乎的神情。

化灰和尚道：“我们不杀他，因为他们只是工具。”

不同道人道：“但他们杀过人，所以毁去一臂。”

众人欢呼，呼桑兄弟惊吼，返身落台，狠命逃回金太子那儿。

史文圣朗声道：“宋金擂台比武大会，第一场，化灰和尚、不同道人，挫败呼桑克、呼桑各兄弟。”

观众自是雷动高喊不已，龙在田脸上也不禁现出欢容：“换作今日，以化灰、不同的剑术造诣，我恐亦不能胜之了。”

呼桑兄弟仓皇地奔回金太子那儿，呼桑各急道：“唏哩巴拉依那各，不几呼哗囉依呀个不。”

呼桑克掩臂呼道：“妈鸦依唏哩路不丁，丁仁花几苏苏嘻不哩哩路。”

金太子脸色一沉，侧面看了夏侯烈一眼。

夏侯烈猛然地站了起来，骤然双掌推出。

呼桑兄弟不防，“蓬蓬”被击中胸口，飞撞而出，背嵌入擂台柱子上，五官溢血。

喀拉图手一扬，两点红光飞出，各打在呼桑兄弟眉心上，呼桑兄弟各哀叫一声，鲜血长流，倒地而殁。

众人眼见如此惨事，都静了下来。

金太子淡淡地道：“金国没有如此失威的武人。”

化灰和尚、不同道人勃然大怒，两人在台上，一人遥指金太子，一人遥指夏侯烈，沉脸道：“好，待会儿我倒要会一会你这金国武士。”

只听史文圣道：“二位既胜，请先下台，由宋国这边派人上台挑战。”

化灰和尚、不同道人也不敢违逆擂台比武规矩，长身而下，只听史文圣朗声道：“宋金两国武技比试，第二场——”

青叶子一刀砍下，虞允文举臂无力，正在这时，旁来一刀架开，“叮”一场，星火四溅，原来是那名扶持虞允文的那名刀手，及时出刀。

青叶子大笑道：“你要送死，我就成全你。”

说着，一刀又一刀的，旋砍向那名刀手。

刀手连封七刀，虎口已然震裂，青叶子飞起一脚，踢飞刀手的刀，转身一刀削下。

眼看这名刀手就要身首异处，青叶子忽觉背后刀风陡起，来得好快。

青叶子本要伤在这一刀之下，殊料这一刀开始时快，刀使至一半，力道

大减，竟慢了一半，青叶子及时一低头，“刷”地被削下一片头发来。

青叶子怒目回身，只见虞允文发出一刀后，已然脱力，左手持刀，撑地而立。

原来虞允文眼见刀手危难，便拾取地下刀手们死时所弃之刀，力劈青叶子，不料刀至中途，真力不继，终于伤不着青叶子。

青叶子却因差点丧命而勃然大怒，道：“好哇，你等不耐烦要去见阎罗了！”一刀砍下。

虞允文抽刀猛格，“”地一声，刀脱手震飞。

青叶子翻刀再砍，猛地背后被人拦腰抱住，只听那名刀手嘶喊道：“将军，不要管我，快走。”

虞允文大怒喝道：“要死一齐死，也不过多一颗头颅。”说着提一口气猛力击出一拳。

青叶子被那刀手抱住，心中也着了些慌，反手一刀，把那刀手由背贯穿至腹，正待抽刀，虞允文一拳冲来，何等威势，青叶子一怔之间，“蓬”地一声，挨实一拳，退了七八步，鲜血长流。

可惜虞允文打这一拳后，也精力不继，无力追击，否则青叶子此际未必接得下来。

虞允文的功夫底子，乃靠自幼苦练，加上阵前杀敌所得之经验，并非什么名师指点，跟武林中人的路子也大相径庭，所以出拳一击，冷不防地把青叶子击伤，但他向未练真气，一股内劲，提不起来，便追击不下去！

然而青叶子可光火了。他往脸上一抹，只见一手都是鲜血，怒喝一声，刀势一展，砍出九刀十四劈。

虞允文连一刀都避不了。

正在此时，一人冲了进来，手持大刀，“冈”地跟青叶子的刀锋碰个结实。

两刀互击，青叶子身形一现，那人却退了七八步，一面大吼，却正是“大胡子”张镇缺。

原来张镇缺力击查禄，两人都是阵前勇将，都得过虞允文教授，力大无穷，武功却都相仿，只不过一人用大刀，一人惯使铁椎而已，一拼起来，旗鼓相当，不分轩轻。

惟张镇缺眼见虞允文屡屡遇险，拼红了眼，狠命攻了十八九刀，击退了查禄，飞奔过来，挡下了青叶子的一刀。

但一接之下，张镇缺的是蛮力，青叶子的是内力，张镇缺立时被震退。

这一退，刚好迎上后面飞来之铁椎。

“扑”地一声，椎入背心，张镇缺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虞允文一见张镇缺为自己惨死，目眦欲裂，怒吼道：“查禄——”

张镇缺中椎，突然身子激旋向后。

他死不甘心，无论如何，都要手刃查禄。

他这一打转，椎因在张镇缺胸内，所以一时无法抽出，张镇缺大刀高举，刹那间已旋近查禄身前。

系住飞椎的铁链子，都缠在张镇缺身上，查禄本可松手退避，却猛听虞允文之暴喝“查禄”，查禄立时浑身一震，他在宋营多年，虞允文之恩威，还是让他不敢面对的，刚才为求日后富贵荣华，才敢背后狙击，而今这一喝，喝得他一怔——

就在这一怔间，张镇缺手起刀落，查禄一颗人头，便连着鲜血飞上半天，落下时刚好是张镇缺的身躯倒下之同时。

张镇缺终于杀了查禄，才倒地身死。

青叶子瞪向虞允文，虞允文长叹，反手拾起地上的一柄刀，青叶子冷笑道：“你自绝吧。”

虞允文摇首肃然道：“宁愿阵上拼死，亦不自尽了事。”

说罢竭力挥动手中刀，砍杀过去。

虞允文这时是拼最后一死之力，勇猛无比。青叶子脸部伤痛，数招之间，竟制他不住，忽然一刀从空中击出，震飞了虞允文手中长刀。青叶子喜道：“二师兄。”

青峰子一笑，刀光如电，直斩向虞允文。

虞允文长叹一声，知道那四名刀手都断无生理，亦知自己命已该绝，瞑目待死。

那边的宁知秋与青烟子已拼了百来多剑，两人不分胜负，宁知秋边战边分心，一不小心，给青烟子“刷”地划中一剑，约五寸多长的口子，伤在左臂上。

宁知秋负伤，那边虞允文更是危急，宁知秋越是分心，于是渐落下风，青烟子剑势若虹，随时可取他性命。

青峰子拦刀砍去。虞允文闭目待毙，宁知秋看在眼里，却无法抽身，当下大叫道：“将军不能死。”“龙吟剑”脱手飞出，化作飞虹，“叮”地碰开青峰子的雁翎刀。

当史文圣高声喊第二场时，一黄衣人“飏”地落足于台上，身法急疾，落地无声，身轻如燕，只有衣衫带起一阵破空之声，众人呆了一阵、都不禁暗暗叫好。

上台者正是“金算盘”信无二！

信无二拱手笑道：“在下信无二，特来领教。”

突听一人冷笑道：“那我就教训教训你。”

黑衣冲天而起，如一缕黑烟，鬼影一般“笃”地跃落台上，正是“铁算盘”锡无后。

史文圣朗声道：“第二场——金算盘信无二战铁算盘锡无后！”

台下众人不禁交头接耳，万分期盼，要知这两名饮誉武林的算盘兵器，终于碰上了，定必有好戏可瞧。

龙在田却一阵纳闷，他本来遣信无二一探虚实，不料对方却派锡无后上来，以武功论，信无二曾与锡无后交过手，信无二稳胜，金太子等派锡无后上来，难道是要讨败不成？

龙在田、包先定百思不得其解。

宁知秋扔出龙吟剑，救了虞允文，而他自己因手中无剑，却是更凶险了。

青烟子狞笑，“嚓嚓嚓”地攻出三剑，三剑过后，又是三剑，逼得宁知秋满头大汗，命在危旦。

正在此时，只听山峦间传来一声清越的长啸。

这一声长啸，在宁知秋与虞允文耳中传来，俱是一振，青烟子、青峰子、青叶子三人听来却是一寒！

方振眉的声音。

宁知秋连忙一声长啸，大叫道：“虞将军在这儿——”说话间，稍分神，

肩头已被青烟子“哧”地刺中了一剑。

那啸声忽歇，转而成激厉风声，仿佛雨过山林，瞬间已至。

青叶子、青峰子脸色一变，两人刀势一紧，左右合击虞允文。

虞允文一听方振眉的啸声，抖擞精神，一反手接住龙吟剑，边招架边退，竟接下七八刀。

可是虞允文这一退，也退到了壁沿，再退下去，只怕就要和青松子同一命运了，这一呆之间，青峰子、青叶子的两片刀光，如两条长蛇，飞卷过来。

那边的宁知秋，奋力应战，走避腾挪，青烟子攻势更急，侧身出剑，“哧”地又刺中宁知秋小腿。

宁知秋只觉小腿一阵刺痛，身法一慢，青烟子一脚扫倒了他，举剑就刺下去。

就在这时，只听三十丈外白影一闪，二十丈外松林一阵雨落，十丈外风骤起，刹那间一人似闪电惊雷般疾撞而来。

别人跑长路是身子越挺直，气越够，跑得也越久，而这白衣人影，简直就像短跑途的冲线的刹那，前身完全低俯，更惊人的是，双脚也离地，恰似迎头飞撞而来，势无可匹，贴地而至！

青峰子与青叶子一听啸声，本早有准备，但来人自天而降犹可，没料却贴地飞来，青峰、青叶二人，从未应付过这样“低”的打法。

青峰子与青叶子同是一样！

青叶子本挨了虞允文的脸上一拳，有点神智迷糊，青峰子的武功本比青叶子高、一见白影、惊叫一声：“方振眉！”

竟转身就跑。

青叶子举剑就刺，白衣人闪电般抓住他双腿。

一抓住，立即就把他扔出去。

直向青峰子疾奔的背后扔出去。

青峰子猛奔，骤听背后急风狂起，回身应战，却是一个人，欲出剑，剑至半途，才发现是青叶子，大骇收剑，伸手相接，却给撞个满怀，跌了七八步，待要推开青叶子时，身上至少被封了七八处穴道。

他只来得及看见白影一抹而过，带起一阵急风。

而青烟子在看见三十丈白影一现时就停了手，二十丈外松林震动时就决定逃，一跃就是两丈，再掠三丈，翻身、落地，欲提气再跑，忽见眼前白影一闪，落在他跟前的，竟是一个白衣人的背影。

青烟子大喝，一剑一掌，全力施为。

那白衣人一回头，一按一抓，正好和他对了一掌，同时也抓住了他的剑。

白衣人正是方振眉。

方振眉衣鬓皆有些凌乱，目光竟不似当日之温和，还有一丝杀气。

青烟子吓得变了脸色。

更何况他和方振眉对了一掌，如同打在棉花上，一点力量也施展不出。难道方振眉的掌力竟比“轻烟掌”更柔？

方振眉二指一松，青烟子得以抽剑，退后，大喝，全身化作剑海，上刺十七剑，中刺三十六剑，下刺八剑，夹杂着致命狠辣的一掌，旋卷而上！

方振眉不变不动，猛地一出手，又是一挟一掌！

一挟就挟住了青烟子的剑锋，一掌就把青烟子震开！

而方振眉也立时放了手，剑仍在青烟子手上。

青烟子怪叫、怒吼、厉嘶，全身化作一道青龙，连人带剑，全力刺向方振眉。

人将冲到时，贴在腹下的那一掌，倏然拍出！

方振眉一直没动，一动，又是一挟一掌。

一挟就挟住了青烟子的剑锋，一掌就把青烟子推了回去！

青烟子翻身，落地，倚剑喘息。

方振眉猛地一声暴喝：“你还不知悔？”

青烟子身子猛地一震，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突然连划十数度剑花，又待冲前，骤然剑势一变，连人带剑，冲刺虞允文。

这一下连方振眉也意料不到，阻止已然迟了。

青烟子竟然濒死一击，搏杀虞允文。

青烟子这一剑只求拼命，却因起意仓猝，身法上破绽百出。

他飞过的地方刚好是宁知秋的头顶！

宁知秋虽也无力阻拦，但却及时抓起地上一柄刀，一刀送向他的胸腹之间！

刀尖立刻从他半空身子的背脊突地露了出来。青烟子一震，剑仍冲刺虞允文，剑势已偏。

好个虞允文，毕竟是个武官出身，沙场老将，一见剑至，及时一个“铁板桥”，险险避了过去。

青烟子越过虞允文，立时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虞允文身后是山崖。

青烟子就飞了下去。

这山崖有百数十丈，青烟子就算一点伤也没有，这样摔下去，不死也重伤。

方振眉长叹，目光一落，飞身掠向一匹马上，半空抛下几句话：

“在下来迟，将军、大人恕罪！”

“在下尚要赶赴下关城，以助龙大侠力战金太子！”

“青峰子、青叶子已被在下点倒，宁大人请押解法办！”

“送虞将军回营，有劳宁大人了！”

这些话讲完时，马蹄密鸣，白衣方振眉已去。

松风依旧，山翠依旧。

虞允文和宁知秋怔了一阵子。

虞允文呆了一阵喃喃地道：“好个方振眉……”

宁知秋却是叹道：“只是他来回疲极奔命，又如何再战金沉鹰？……”

锡无后长啸一声，黑影一展，刹那间打出两拳一指！

信无二双手左右平分，如封似闭，见招拆招。锡无后扬左手，打右拳，扬右手，打左拳，一招虚一招实，招招都是毒招！信无二则沉桥低马，连环扣打，连消带打。

锡无后招数忽然一歇，似一只黑鸦一般，绕场飞动！

两人一上场就在拳脚上力拼起来，看得台下大宋百姓，目不暇给。二人闪电交手二三十招，锡无后忽然掠起，磔磔怪笑声出，身形一旋，十指直插信无二！

信无二纹风不动，突地出手，十只手指刚好扣上锡无后的十只手指！

两人双手一搭上，立刻扣紧。

只听一连串“喀喇”之声，两人十指相缠，大汗滚滚而下，脸色却越来越煞白！

两人僵在那儿，显然在发力。

突然，锡无后起足就踢。

信无二跳开，跳开时眼快的人可看见锡无后缩回去的左手手指，尾指和无名指已被挟得扭曲不成形状，显然指骨已碎。

信无二冷笑道：“少了两根手指，打起算盘来，可不怎么方便噢！”

锡无后脸色亦黑，一转身，一旋身，右手如刀，直刺信无二！

信无二左手唐兵式，右手提灯式，挂右马，吊左脚，卸去了他这一招，挺身突进，左右鞭锤出拳！正在这时，锡无后突然从衣襟里亮出一样黑突突的东西！

众人忍不住惊呼，只听“哗啦啦”一阵声响，正是锡无后成名兵器“铁算盘”。

信无二急退！

锡无后进击，算盘横砍直斫，“独劈华山”、“刀不留人”、“六丁开山”，一连一十二招，竟以算盘出刀法，砍击信无二！

信无二犹如飞鹰般飞起，锡无后的算盘成了刀锋，但连刀锋都沾不到他身上。

锡无后脸色一变，算盘招法一变，刺戳砸点，“剑定中原”、“回头望月”、“青龙引珠”，招招都竟是剑法，封死了信无二的去路！

信无二忽然冲天而起，破剑势而出！

锡无后算盘招式一变，竟是藤牌阵所擅长的盖、顶、撞、推、移、箍、翘，信无二身形如黄莺起落，锡无后却似天罗地网，渐次收缩。众人看得目不转睛，突然一声猛喝，金光暴现，信无二手上猛多出一张金铸算盘，在间不容发的刹那，迎上了锡无后手上的铁算盘。

“喀喀”的一声，两张算盘碰在一齐，锡无后急退，虎口已然震裂。

众人正待叫好，突见锡无后双手一扳，“哗啦啦”地百数十粒算盘子，全数向信无二激射而出！

大家的叫好变成了失声惊呼！

突见信无二双手一扬，手中金算盘的金算盘子也全数射出，铁算盘子与金算盘子在半空互相撞击在一起，纷纷落地！

锡无后怒喝，算盘架子折搭起来，竟成了一条铁锁鞭，一鞭劈向信无二！

信无二手上的金算盘框子却突然折成五根尖刺，呼啸打转，飞射锡无后。

锡无后大惊！

攻出去的铁鞭立即成了护体鞭影。

锡无后击落五枚尖刺时，手下稍稍一滞，信无二的拳头突然已出现在他眼前。

锡无后只听“蓬”地一声，天旋地转，手中铁鞭，脱手而飞，自己也跌出七尺外，半晌爬不起来！

信无二一击得手之后，众人大喜拍掌欢呼。

信无二一步一步走向锡无后，锡无后忙道：“别别别别……我服输了。”

台下观众，欢呼更甚。

信无二微笑趋前，扶持而道：“我们下台吧！”

锡无后扳着脸道：“好。”

突然左手抓住信无二的右琵琶骨，右拳重重地击在信无二的小腹中。

信无二身子如虾米躬起，锡无后大笑而退，挥拳意欲再击！

信无二随即左手一搭，格开锡无后的右手！

同时锡无后的左手，却已制住信无二右臂琵琶骨。

就在这时，信无二忽然一脚踢出！

一脚全踢入锡无后的下阴里去！

锡无后的脸色忽然变成了赤绿色，扭曲成油条一般！然后他张嘴，开合了几下，便说不出话来了。

最后便倒了下去，再也不会起来。

信无二吐血，慢慢地蹲下身子，喘息着道：“你不讲道义，你诈降，亏你还是使算盘的……”

史文圣的声音响起如雷动：“宋金武术大赛，第二场，‘金算盘’信无二胜‘铁算盘’锡无后。”

这一个短短的“胜”字，却是用人命、流血、荣辱，所换得来的。

第四十四章 策马狂驰

这七场比武，大宋已赢两场，只要再赢两场，便胜局已成。
龙在田脸上却不见喜色。

——对方的金太子、夏侯烈、喀拉图、完颜浊都还未出场！

——这四人，才真正是难惹的敌人。

只听“一剑九环”史文圣道：“宋金比武赛，第三场——”

马狂奔，人和马已经连在一起。

身旁的景物已如闪电一般过去。

狂奔中仿佛一切的定局都成了不定局，移动的物体反而成了恒定的存在，他想起杜甫的望江兴叹之“八阵图”：

功盖三分国，

名成八阵图；

江流石不转，

遗恨失吞吴。

多少成败，多少辉煌，一个转变下来，人事沧桑，仿佛什么都破灭了，他在瞬间脑海里活跃着无数前人的浩叹，又如汉高祖的引吭高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方振眉虽不是“归故乡”，也没有什么所谓“威加海内”，但是那种“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感觉，也许不如高祖寂寥的心境，却更加惶切！

马蹄如急鼓，方振眉虽一面思虑，但身子和马匹融成一体，全力冲驰！

烈日发空，正午恰过。

台上台下的人，都汗如雨下。

多希望有一场雷雨，来洗涤这一切污垢。

台上的史文圣直着嗓子叫道：“第三场——”

金方突然直挺挺地站出了一人，众人见他身形又高又瘦，活像僵尸，不禁“咦”了一声。

只见此人，一步一步，走路居然膝盖不弯，走到台前，身形平平升起，一跳就跳上了丈余高的擂台，直绷绷地站在那儿，淮北英雄豪杰，有些眼尖的，不禁呼出：“完颜浊！”

原来这完颜浊曾三入中原，杀虐过重，后被方振眉逐出中原，但淮北的一些武林人物，毕竟还是记得他的。

只听一老者叫道：“这活僵尸又来了。”

完颜浊，左手五指一伸，“飕飕”两声，食指与尾指长利的指甲竟破空飞出，“哧哧”地射入老者左右双目！

老者受袭之下奇痛攻心，满脸鲜血倒地哀叫。

众人大惊大怒，只听宋方一人沉声道：“宋金两方比武，却拿旁人出气，这难道是所谓金国武士之风度吗？”

话一说完，只见一人灰袍衣，如一片巨鸢，平平升起，已逸落台上！

众人见此入露了这一手轻功，不禁啧啧称好，再定睛看去，正是他们所敬爱的淮北四义之二侠，“算盘先生”包先定。

包先定与完颜浊对峙而立。

只听史文圣嚷叫道：“第三场——金方完颜浊对宋方包先定。”

台下众人忍不住高呼大嚷道：“包二侠，杀了这个活尸！”

“杀了他，杀了他！”

“包先生，你要为我们伸冤、出气！”

完颜浊脸无表情，如同木石，萎然而立。

包先定气定神闲，双目有神，平视完颜浊。

完颜浊没动，他也就没动。

完颜浊一动，他就动了。

完颜浊衣袖一振，像只巨象，破空飞扑而来！

包先定大喝，吐气开声，坐马沉桥，出拳！

然而完颜浊突然之间，像完全没动过一般！

连一点动静都没有。

包先定那一拳，等于白打了，完颜浊五指如钩，闪电般地擒住他的手！

当日之时，淮阳镖局的伍沉石，也非浪得虚名之辈，却三招死于完颜浊的手中，就是因完颜浊的武功奇诡已极！

完颜浊这次四度再入中原，武功又是精进不少，除了与大侠我是谁那一役惨败外，几乎未逢敌手！

完颜浊这闪电般一抓，已抓住包先定的右手腕骨！

就算是抓住石头，完颜浊也可以使之粉碎。

完颜浊一运力，却觉一滑，手中所捏的竟似滑不溜丢的东西，已溜出他的手心。

不但溜出他的手心，还变成掌心雷，轰击他左太阳穴！

完颜浊全身如同木石，但太阳穴正是他罩门之一，包先定竟已一眼看出他的死穴！

完颜浊腰不旋膝不动，竟一跳退开了两尺。

他这一退，只见四面八方都是拳头。

包先定的拳头。

包先定本就是嵩山少林寺的俗家弟子，一套“百步神拳”，更使得出神入化。

“百步神拳”一百另八式，包先定一招抢先，着着领先，完颜浊却左腾右挪，都避了开去。

一百另八式使完，完颜浊正待反扑，包先定吐气扬声，拳势一变，竟是“少林伏虎拳法”！

完颜浊招式虽奇，下手虽辣，但少林拳法乃正宗拳术，一旦抢得先手连环出拳，天衣无缝，威猛稳慎，完颜浊竟还不了手！

但完颜浊脚下之步法，也是中原人士所未见，挺抽拔挪，总在千钧一发间，避过了包先定的攻击！

完颜浊心下暗定，包先定的拳法毕竟有使完的时候，有使累的时候，一俟彼时，立时给予致命的打击！

就在这时，包先定的拳法一顿！

完颜浊一振，正待反击，突然包先定的所有破绽，又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套威猛的拳法：“少林罗汉神拳”！

罗汉拳法一出，擂台上尽见拳影，不见人影，尽闻拳风，不闻人声！

如果这时擂台上点的是蜡烛，纵有千支，也都被打熄了！

完颜浊猛地一震，抬目看去只见包先定宛若大神，目威肤润，不但毫不气喘，而且拳风只有加剧，透脸红润，看来至少还可以打五、六个时辰不倦！完颜浊左避右闪，突然发觉，自己已被逼到四丈阔擂台边缘！

完颜浊的脸色变了！

本来已是难看，此刻更是难看。

“出台算输”，这是比武的规则。

包先定双拳一冲，“三展冲拳”，左伏虎，右金钩，“连环鞭锤”，再来“三环套月”！

完颜浊突然发出令人胆寒的怪啸声！

仿佛大草原的恶夜，野狼山泉，面对皓月而长嚎！

完颜浊对来拳完全不避不闪，突然间，双腿不曲不折，闪电般踢出！

包先定一怔，他可不愿同归于尽，弓箭步转插花步，灯笼提脚正待再前攻，但完颜浊踢出两脚后，又迅速再踢两脚！

两脚后，又四脚！

四脚后，又八脚！

八脚后，又十六脚！

刹那间已踢出七八十脚，把包先定逼得向后直退！

台下的龙在田失声叫道：“勾魂连环腿！”

原来完颜浊自命“鹰手错骨门”门主，他的“鹰爪手”，自是了得，连中原“鹰爪王”雷锋，也畏之三分。

但所谓“错骨”，人人以为他以“鹰爪手”错人筋骨，其实不然。

他之断人筋骨，错人筋脉，乃用他的这一双腿，施展的“勾魂连环腿”，专踢人要害死穴，奇经百脉，尤其是关节要害，一旦施为，一腿快过一腿，你避得过十腿，避不过一百腿，一旦给他踢中一腿，便不死也残废，十分歹毒！

他这一轮使出，一招快过一招，逼得包先定节节后退，一直退到擂台边缘！

眼看完颜浊就要把包先定逼得摔下去，猛地“卜勒勒”一阵乱响，完颜浊的身形猛地后退！

只见包先定手中多了一张算盘，既不是金铸也不是铁铸的，只是一张朴实无华，木制的普通算盘！

而这面算盘一出之时，完颜浊便开始后退！

别人还看不出这张算盘有何特异，而龙在田眼光何等锐利，及时瞥见完颜浊两腿，是“卜卜”地踢在这张算盘上的！

这两踢之后，完颜浊的脸上曾浮现一阵难以察觉的痛苦之色，双腿也立时没那么灵活了。于是他开始后退！

包先定的算盘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是一使久了，别人看来简直不是算盘！是刀、是剑、是杖、是铜、是判官笔、是日月钩！

因为包先定手中算盘，上一招是刀法中的“削足就履”，下一招便是剑法中的“直捣黄龙”；前一招是杖法中的“降龙伏虎”，后一招便是铜法中的“分水引月”；第一招是判官笔中的“勾勒生死”，第二招便是日月钩中的“日月双提”！

招法使得这般纯熟，招式之变化，使法之复杂，信无二与锡无后适才的算盘招式与之一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完颜浊招架得刀势架不住杖势，闪得了杖势却闪不了鞭势，只好急退！
包先定剑势补鞭势之不足，鞭势补杖势之不足，打到最后，还是一张算盘，但一攻一守之间，竟似十八般武器齐出，转眼间已把完颜浊逼到台沿！

众人看得一口气提在半空，忽听完颜浊一声怪叫，双手一长，竟箍住了包先定的咽喉！

原来就在这刹那间，完颜浊猛攻出两爪！

包先定左一招“鬼王拨扇”，右一招“金撞钟鸣”，拨开了两爪，不料唿地一声，爪已抓住自己的脖子！

原来完颜浊的手骤然暴长了半尺！

台下的龙在田脱口叫道：“天竺无常鬼爪！”

包先定一挣不脱，眼看要糟，忽然冲回五步，竟摆脱了完颜浊的鬼爪！

完颜浊双手暴长，已经可以当作兵器用，化作漫天爪影，攻向包先定！

只见包先定三绺长须，无风自动，左行四步，后退六步，猛踏一大步，忽又连环九个碎步，左四右五，猛抬一大步，看得人眼花缭乱，完颜浊的双爪始终沾不到他的身上！

台下的信无二竟忘了身受重伤，看得目定口呆，忍不住叫道：“算盘步法！”

原来这三名算盘好手中，锡无后可以算盘声慑人心魂，再以算盘子暗器杀人，然而仍是武功最弱。

信无二的算盘，可以打出各家各派的武艺，甚至可以把算盘框拆作飞刺施用。

三人却以包先定武功最高。

他不但可用算盘使出各家各派武技，更可融之为为一炉，而且把算盘的算法，全融入他的步法里。

——要知道数学本来就是很深奥的学问，现在有人认为，甚至人生命运，也像太空宇宙里漫游的行星，可以用数学算测出来。

——数学本来是深奥无穷的。所谓“五行阵法”，诸葛亮布下之“八阵图”等名阵，无不是用五行术算推演出来。

——就算是八卦、天寅、两仪、四象，以及占卜，也可以是用蓍草推算的。

——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医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甚至远在西方蒙混时期，已有了惊人的成就。如华佗的外科医学，到目前西欧还认为是神乎其技。他的针灸术，迄今开始被重视，成为最新颖科学的医术。世界上第一部丹书的作者春秋时代郑国魏伯阳；世界上第一部药方集作于唐高宗永徽三年，作者孙思邈；世界上第一位发现麻疹粘膜斑的人，是樱宁生滑寿，还是中国人。

——宋宁宗开禧年到理宗景定年间的秦九韶，已经发明“三斜求积术”，他所发明使用的四次方程，直至五百五十多年后，欧洲的蜡芬尼和贺纯才推算出来。

——当时这种数学，唤作“大衍求一术”，包先定的算盘推算法，可以列作这种一术里的变化。

——现代数学家甚至认为，算盘计算出来的数字的精确性，甚至不下于电子计算机。

包先定开始避开完颜浊扣着脖子的暴长双爪，乃用冲五步，跨五步之法，

正是“算盘歌诀”中的“五下五”的步法。后来的左四步，退六步，踏一步，正是歌诀里的“四去六进一”，连环九碎步，左四右五，猛抬一大步，正是诀里的“九上四去五进一”，把完颜浊的封锁与截击，全消弭于无形。

完颜浊怒吼狂叫，手中突然金光一闪，竟多了一柄金光炯炯的利爪，长两尺七寸，拨刺钩打，撩截劈爪，竟把包先定逼得不住后退！

完颜浊手已奇长，再加上金爪，二十三招后，完颜浊又把包先定逼入台角！

两人一来一往，变化万千，一进一退，已然两回四遭，台下观众，看得眼花缭乱，一口心像吊在半空，连大气都不敢呼。

这一场比试，又比锡无后与信无二之战，精彩百倍！

包先定已进入墙角，欲振无力，完颜浊招式一紧，只见包先定的招法步法又是一变！

包先定前冲三步，手中算盘却惊天动地攻了七十招！

完颜浊接得一半，已退了七步，包先定却连踢廿一脚，换了五种身法！

完颜浊避得过时，已退了十一步！

原来这套招法，正是永一术中的歌诀：“三岁孩儿七十稀，五留二十一事尤奇，七度上元重相会，寒食清明便可知。”

包先定的冲前三步，手中攻七十招，正是“三岁孩儿七十稀”的精神变出来的招式，涵有高深的数理，完颜浊又怎么应付得了。

跟着下来的五种身法计一踢，正是“五留廿一事尤奇”的函数，完颜浊接不下来，惟有再退！

包先定再连退七步，猛一掌冲出，到了一半，忽然收回！

完颜浊一见包先定冲至，出掌向自己拍来，便硬着头皮，正待出掌硬接，殊料自己的手掌才按出去，包先定的手掌便突然不见了！

原来包先定这一招，正是“七度上元重相会”，“上元”喻意“半”的意思，一指只划出了一半，便缩了回去，而这一招厉害之处，也就在这半招之间，留待更厉害的杀着！

完颜浊一掌落空，撞跌半步，猛见包先定前后左右，进进退退，竟一十五步，手中却攻了一百另五招！

要知道“寒食清明便得知”，乃歌诀中最后一句，也是最有杀势的一句，“寒食”乃指十五之数，“清明”系一百零五之数，完颜浊哪里架得住！

完颜浊一面飞挡一面激退，已退至台边，结结实实，被包先定的算盘正反反，击中了十五下！

这十五下清响，分别打在完颜浊身体各处，若换作别人，早已筋碎骨裂，但这完颜浊，确有过人之处，他的“僵尸功”也着实可怕，竟硬挨一十五记，身子摇摇欲坠，却仍未倒下。

如他一倒下，就会跌下台去！

这一来，但是人影闪处，由左至右，转眼间到完颜浊占尽下风，台下的宋民看得目不暇给，紧张得说不出。

包先定眼见完颜浊势已将尽，不击他下台，只怕夜长梦多，一按算盘，算盘子全数射出，激射完颜浊身上各穴！

完颜浊退无可退，避无可避，忽然不见了！

算盘子全数落空，完颜浊又“呼”地出现！

原来在这刹那，完颜浊忽然倒卧下去，双腿钩住台沿，算盘子一过，又

荡了回来。

包先定不由一怔。

就在这一怔之间，完颜渫突然低头撞来！

包先定更没料到这一着，“砰”地一声，胸口被撞个正着！

包先定大叫一声，被撞飞半空！

完颜渫一挺身，手中金钩，骤然钩柄脱离，飞弹出去，“飏”地一声，半空追击包先定！

包先定人虽被撞飞，手中算盘框子，却也脱手飞出！

算盘框子在半空打着旋转，闪电般击向完颜渫！

完颜渫没料到包先定在这种情形之下，仍然反击，本已受伤，身法稍滞，“崩”地被算盘框子击中胸口，“咕咚”一声栽下台来！

众人大呼，正在这时，金钩五指尖利，直飞刺包先定！

包先定半空强一吸气，借势飞退，但金钩更快！

包先定再提气，猛沉身，金钩自发顶险险擦过！

但包先定落地之所，却也在擂台之外了！

宋人哗然，久久不歇。

龙在田一个箭步，走上前去，只见包先定脸色纸白，忙相扶道：“贤弟，你可安好？”

包先定苦笑，嘴角一丝血丝，无力地道：“……有负兄长所望……”

龙在田一手按在包先定背心上，一股内力热流暖烘烘地传到包先定体内，一面道：“快别那样说！”

那边的完颜渫，却是栽下台来的，好不容易才挣扎起来，犹摇摇欲坠，却慌忙跌撞到金太子处“骨咚”地叩头道：“太子息怒，卑职已然尽力……”

金太子冷冷一笑，挥了挥手，夏侯烈在旁，才把他一手扶起。

这时台上的史文圣大嚷道：“宋金比武大赛，第三场结局，宋方包先定与金方完颜渫作和论！”

然后史文圣又直着嗓子大喊道：“第四场——”

第四十五章 戏斗番僧

马狂奔，力衰，将倒。

方振眉的身子骤然升起，掠起，飞起，一越十余丈。

再这样骑下去的话，这匹马只怕要废掉了。

马何辜？心何忍？

所以方振眉宁愿自己提气飞奔。

虽然这样子的飞奔，对于一个高手的内力来说，是一种无度而过量的耗费。

可是未时已过，申时将至，烈日如炙，龙在田啊龙在田，淮北的英雄们，你们，可撑持，得住？

于是方振眉不顾体力如何消耗，白衣翻飞，全力奔驰！

下关，下关，下关城仍在远处！

史文圣的“第四场——”三字一出，一人已从台下一个筋斗，跳了上来。

这一筋斗，看来平平无奇，可是这台一丈余高，这人一个筋斗就跳上来，也就是说，他这一个筋斗，足足弹跳了丈余高远！

这个人一个筋斗上了台，却是背向观众，好像在翻筋斗时，一下子弄不清方向，还用手遮盖额顶而问道：“咦？观众呢？大伙儿呢？”

台下观众笑叫道：“这里，这里！”

“在你后面呀！”

“要好好的打一阵呵！”

只见这人笑嘻嘻地回了身，不是别人，正是嬉谑成性，贪玩爱闹的“太湖神钩”沈太公！

只见他右手持鱼竿，左手略掩左肋，笑道：“各位安好，各位安好，各位多多捧场，多多捧场！”

只听台下一声暴吼，红光一闪，一个大喇嘛从天而降，一面怪叫道：“畜牲！”

这喇嘛正是西藏活佛喀拉图，喀拉图一见是沈太公，愤恨至极，忍不住便飞扑出来！

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没料他脚才落地，沈太公一扬手，已“嘣”地一声，把飞钩卷住喀拉图的脚踝，用力一拖，喀拉图便足足跌了个四脚朝天！

众人突见这样一个凸眼竖眉的光头大和尚，倒没看清楚沈太公拂出的细丝，见他一上来就跌了个大交，不禁笑弯了腰。

喀拉图也非等闲之辈，一旦被拖倒，立时一蹬足，足吸稳地板，“呼”地全身荡了起来。

众人一时没了笑声，就算在中原的好手里，能把这样一招反式“铁板桥”使得如此好的，只怕也没有多少人！

没料他一站直，正想立稳马步，不让沈太公拉倒，而沈太公却猛地一松，喀拉图用力过度，前冲三步，然而沈太公的鱼丝仍缠住他的右脚，向后一拖，喀拉图一时失去重心，又俯地跌倒一次！

这次是跌得个“饿狗抢屎”，众人本因喀拉图一招“铁板桥”而震动，不料只见这和尚才站起来后又收势不住，扑倒于地，不禁笑得震天价响！

喀拉图一跌，沈太公正待出手，但左脚一阵疼，手下一慢，他喀拉图是

何等人物，虽跌个漫天星斗，但又立时弹起，怒吼起来，沈太公突然道：“畜牲倒是起来得快！”

众人一听，又是大笑！

因为喀拉图半空扑来时，曾用汉语骂了一声“畜牲”，而今一跌再跌，这一句畜牲，反而像在骂他自己。

喀拉图怒无可抑，吼道：“吱呱地尔葛啦，葛无铃葛儿铃天同来巴不架勒！”

沈太公搔了搔头，向台下道：“这人说什么，前面的我不懂，后面倒是三个字我听清楚了，他说不嫁啦！”

众人被锡无后与信无二那一场紧张了一阵子，再被包先定与完颜浊那场吓了老半天，而今这一场，沈太公一出，他的搭档恰好又是个奇形怪状的大和尚，笑得他们肚子也痛了。

喀拉图见台下又是大笑，气得呼呼啦啦，沈太公忽然向他一揖，他倒是呆了一呆，以为沈太公又有什么意图，只见沈太公笑道：“请教大师父。”

喀拉图奇道：“我？”

沈太公恭敬地道：“你。”

喀拉图倒没想到：“什么事？”

沈太公道：“谜底猜着没有？”

喀拉图奇道：“什么谜底？”

沈太公也奇道：“大师父如此聪明，竟会猜不着？”

喀拉图问道：“你什么时候给过我猜？”

沈太公搔搔白头，沉思道：“嗯，今天，早上，淮河……淮河岸边，我说，说，那番话，然后，说完就跑……”

喀拉图这可乐开了，笑嘻嘻地道：“噢呵，那段话，吓吓，你先不要告诉，我猜猜看对不对，便是：太子的爸爸夏侯烈也就是方振眉的儿子？——对不对？”

沈太公跳起来竖起拇指赞道：“好，好聪明，好儿子，乖孩子！”

众人不明就里，只听喀拉图说又是太子又是夏侯烈的，最后竟都是“方振眉”的儿子，台下只有一个人笑到震天彻响，正是大侠我是谁；大家不明所以，但对白衣方振眉自有好感的，听是方振眉占了便宜，也随而笑了起来。

台下金太子脸色一变，只听夏侯烈暴喝一声：“住口！”

喀拉图一震，返身回头，只见金太子右手一抬，拇食二指一弹，“飏”地——一缕指风，打在喀拉图张大的口中，“督”地一声，喀拉图一颗门牙，立时带血飞出！

喀拉图本来就给沈太公钓去了一枚门牙，只剩下一枚，而今又被金太子弹去一颗，变成没了门牙。

只听金太子变色道：“唏哩勒基无丝呀诗虎虎朴，不登格怒利依呀喏呀，巴得卡特！”

喀拉图吓得向着金太子，不住叩头不已，一面哀求道：“地呀努啦，地呀怒吃啦！”

大宋民众看见这等情境，不禁大笑：“看他的奴才相！”

“真是一点气派也没有！”

“这种人还比什么武呢！”

金太子突然喝道：“星得金色，咯手区！”

喀拉图立时翻身而起，红光大现，急扑而下！

这一下气势狂飚，势不可当！

沈太公那一番话，其实是在逗喀拉图生气，因为事实上，喀拉图的武功与他不相上下，但以武力而论，久战当可胜之；可是此刻沈太公左胸被喀拉图的木珠所伤，剧痛难当，功力打折扣，只好一心一意，要把喀拉图气得失去法度，才有望能险胜，这就是沈太公有意使激将法原由。

但是金太子显然看出了这一点，发话示警，喀拉图即刻发动攻击，使沈太公计略不能得逞。

喀拉图的红袍迎头盖下！

沈太公欲退欲避，但猛见四处皆是红影，如天罗地网一般地罩来。

沈太公大喝，右手鱼竿往地面一插，如一根木柱，当中顶撑住红布！

沈太公立时从红布的缝隙冲了出去。

这时喀拉图用红袈裟以罩沈太公，认定他必逃不出去，立即发掌！

掌风凌厉，袈裟鱼竿，齐飞出台外！

要是沈太公在红布之中，必死无疑！

沈太公以一根鱼竿，换了喀拉图身上的袈裟。

喀拉图发掌的时候，沈太公已冲了过去！

这刹那间，喀拉图并未料到，沈太公快如闪电，左“凤眼”顶“人中穴”，右“鹤嘴”啄“中枢穴”，眼看就要得手，突然左胸一痛，出手稍慢，喀拉图已发出了两枚颈上的木珠！

沈太公惟有收招，跳避！

在上午淮河畔一役中，沈太公为要对付“铁臂猿”程千斤，因而中喀拉图的暗算，左肋吃了一枚，断了一根肋骨，所以一旦移动起来，自是十分疼痛，又未有机会使之复原，动起手来，自然打了一个折扣。

沈太公刚刚避过两枚木珠，喀拉图又打出两枚，沈太公用鱼篓一挽一覆，收了两粒木珠；喀拉图却大吼一声，手中提出月牙方便铲，舞起漫天铲影，在追砸沈太公！

这方便铲约七尺长，重三十来斤，经天生神力的喀拉图舞起来，漫天肃杀，虎虎有声，几乎两丈长四丈宽的擂台，无半寸容身之地；沈太公仗着小巧轻功，闪、腾、挪、移、避、让、卸、跳，因手上没有兵器，被逼得险象环生，更糟的是左肋奇痛加重，逐渐影响了身法的精灵迅速。

台下的人，也纷纷为沈太公担心，一口气也吁不过来。

方振眉的身上没有被汗水所湿，头顶却腾升了一层淡淡的白烟。

他必须要全力奔驰，赶到下关城去！

可是这样的奔驰，是非常消耗体力的。

就在这时，他突然瞥见了道旁一匹马。

这匹马正是他从下关赶赴五龙山时中途所弃的。

显然这匹马已经经过调歇，恢复了精力。

方振眉飞越而上，双腿一夹，马长嘶一声，直奔而去！

沈太公已被喀拉图逼得险象环生，有几次俱是有惊无险，在千钧一发间给沈太公巧妙避过了。

这时谁都看得出来，沈太公左边的身子似不太灵光。

七十回合一过，喀拉图精力过人，不但不倦，反而更勇，双目邪光暴长，施展“慑魂大法”，沈太公正值疲惫，更不敢以目光相接触，因此对喀拉图

的铲法更无应制之法，越发危险！

喀拉图一阵发狠，把沈太公逼至擂台边缘，“霍霍”发了两颗木珠！

沈太公鱼篓上下接替，又收了两颗木珠！

喀拉图一声大吼，月牙铲一招“乌龙入洞”，直铲过去，沈太公一蹲身，避过，喀拉图扬手又打出两颗木珠！

木珠来势又快又急，直射沈太公！

好个沈太公，鱼篓一翻一盖，便已接住！

忽然一声断喝：“送回给你！”

鱼篓一扬，十余颗大珠，自鱼篓内激射出去！

人也同时冲了过去，“带马将军”、“唐兵留客”、“麻姑献寿”、“斩草除根”，一出手便四招，封、锁、推、切，招招都攻其所必救。

喀拉图双袖一扬，竟将木珠都卷进袖子里去。

沈太公那四招一到，喀拉图横身立马，“天王托塔”、“鬼王拨扇”、“霸王举鼎”、“罗汉晒尸”四招，封住了沈太公四招！

突然之间喀拉图颈上的木珠以及卷在袖子中的木珠，共一百另八颗，全数射出！

这些木珠，又急又多，沈太公简直无法接下避过！

就在这刹那间，喀拉图却双目一瞪，全身一震，发出了一声怪叫，乱跳乱走，好不容易才从衣襟里掏出一条活鱼来！

就因这一下震动，所以大部分木珠劲道犹存，准头已失，有些射到台侧空地，有些射到柱子里去，有些射到台后布幔上去，有些射向沈太公，有些射到台下，有些竟射到观众人丛里去了！

台下有几个人武功高的，还在匆迫间接了下来，有几个武功低的或不会武功的，挨了木珠，惨叫大吼起来。

所幸木珠射到台下，距离已远，劲道已所剩无几，可是仍使两个人挂彩，另一人头破血流，一人脱了一只门牙，还有一人，被射瞎了一只眼睛！

龙在田、罗通北、化灰和尚、不同道人几乎同时跳了起来，龙在田怒道：“滥伤我大宋民众，是何道理？”

只听金太子冷笑道：“岂止伤，杀了又怎样？”

目光杀气大现，杀威使龙在田等人一栗，却不料一人冷笑道：“凭你杀得了？”使金太子倒为一怔。

说话的人正是大侠我是谁。

旁边的夏侯烈冷笑道：“是你自己找死，待会我可不留情！”

我是谁一阵大笑道：“你又不是我的情人，谁要你留情来着？”

台下的几句应答之间，台上又有了新的变化。

原来沈太公在鱼篓里运用内力射出木珠之际，夹杂射出一尾活鱼，喀拉图不知就里照单全收入袖中，鱼因无水而活动起来，使他发出全数的暗器，大半失了准头！

其中射向沈太公之部分，沈太公避接开去，但右腿中了一颗，进入肌里！

喀拉图掏出了活鱼，叽哩叭啦地骂了几句，慢得一慢，挥铲就劈！

这慢了一慢，沈太公已然冲到！

这一铲劈来，沈太公已无去路。

他背后是台沿，既不能退，而腿又受伤，闪避不易。

所以他只有前冲，在铲未击下的刹那，冲入喀拉图怀里，抓到就摔！

可是料不到喀拉图下盘功夫极好，一摔竟未动！

而方便铲已自后戳到！

沈太公无处可避，忽然蹲下去，穿过喀拉图的裤下！

喀拉图一铲眼见得手，忽然一空，发招太猛，收势不住，反而被月牙双锋尖口刺入了肚皮！

饶是喀拉图收招得快，铜皮铁骨，也被自己刺得鲜血淋漓！

就在这里，喀拉图只觉下盘一浮。

原来沈太公窜过喀拉图双脚之间时，顺手一抓喀拉图双脚脚踝！

喀拉图在西域一带，腿法不多，但下盘扎根却极好，沈太公这一分，不但分不开，反而激起喀拉图怒火，双腿运力就是一挟！

这一挟，如同两道厚墙，同时合来！

沈太公几乎可以听到自己骨头抵受不住强大压力的声响！

沈太公一面运力相抗，灵机一动，不图挣出，反而把背脊向上一顶！

这一下，也是喀拉图所始料不及，“蓬”地撞在鼠蹊上，痛得抢天呼地地叫了起来，月牙铲也抓不住，“呛啷”一声落地，忍痛连发两掌，“啪啪”拍在沈太公的臀部上！

沈太公的屁股连挨两掌，也是奇痛无比，要知道喀拉图虽是负痛出掌，但“红砂掌”饮誉江湖，这两掌下去，足叫沈太公两个月内，连坐下去都没法子。

沈太公虽然忍痛，但机智仍存，情知如此缠斗下去，只怕必会给大宋输这一场，忽然心中一动，虽然挣不脱，却提步急奔了起来。

这一来，喀拉图的双脚乃挟在他腰上，一见沈太公移动忖道：无论怎样，我都不放开脚，硬生生把你夹死！

沈太公其实也被夹得筋骨欲裂，却提气狂奔，等于把喀拉图负在身上，说时迟，那时快，沈太公已跑出了台外！

喀拉图背向台外，猛觉身子一空，向下猛沉，知道要糟，仍想死夹沈太公不放，不料沈太公是一个筋斗向一丈余高的台下落的，喀拉图等于头下脚上，脚腿间仍夹住了沈太公，“砰蓬！”一头撞在台下！

台下虽无尖石，却是硬地，再加上沈太公挟着坠力的一压，喀拉图不单松了腿，而且当场晕了过去，沈太公借势用脚尖往喀拉图身上一点，又溜升上台去！

沈太公毕竟尚未脚触地面，利用喀拉图身躯一点之力，只要再回台上，便算不输，可惜沈太公也给喀拉图挟得差不多，一提气竟吊不上来，只差半尺——就要到擂台，但身子已然沉落！

好个沈太公，双手却及时抓住台沿，发力一荡，终于上了擂台，重心虚浮，脚下呛啷，毕竟没有下台——众人不禁尖叫欢呼，声若雷动，良久不散！

金太子脸色铁青，夏侯烈霍然而起，道：“这老头也下台去了。”

龙在田道：“他脚可未沾地，不能算输。”

罗通北接道：“这笨驴却是晕倒于地，你眼睛未瞎吧？”

夏侯烈变色道：“你们使诈！”

沈太公在擂台上勉力笑道：“我们可有规定斗力不斗智？”

只听史文圣长声道：“四场结果——”一面走了出来，沈太公拼命想从疼痛中挤出一点笑容，表示胜利，不料左腿因中木珠而一软，想抓住史文圣以扶持，不料史文圣似误以为沈太公出袭，反手一拂，沈太公一个呛啷，“咕

通”一声，竟落下台来。

史文圣矍然叫道：“沈前辈——”

沈太公跌了个稀哩巴啦，大宋民众皆发出一声嘘叹，沈太公的人性豁达，倒无所谓，抓住柱子，挣扎起来，这时喀拉图也渐渐苏醒，这番僧的身体的确恁地了得，沈太公笑道：“你别怨我，我也没胜你，大家扯平，今日上午你暗算我，今天现在我把你摔得个乌龟王八，大家彼此彼此！”

只听“一剑九环”在台上漫声道：“宋金比武大赛，第四场，大宋沈太公与金国喀拉图，不分胜负，议作和论。”

大宋民众，一场欢喜一场空，不胜唏嘘。

金太子、夏侯烈眼见沈太公也没得胜，便不再言语。

只听史文圣继续道：“宋金两国武术大赛，第一场，宋国化灰和尚、不同道人胜；第二场，宋国信无二胜；第三场，宋包先定与金完颜浊和；第四场，宋沈太公与金喀拉图再和——宋二胜二和，若再胜场，则此次比武可论作宋国得胜。”

比武共有七场。

若已有二和二胜，大宋的确只要再胜一场，便可定江山。

只是金国那方面剩下来的是金太子与夏侯烈这等人，且看来胸有成竹，而自己这边呢？

只有受伤的我是谁、化灰、不同、罗通北这几个人。

想到这里，龙在田的手心发冷，胸口里的伤，又作痛了起来，黄豆大般的汗珠，不断地渗自额顶。

这时只听史文圣又道：“宋金比武，第——五——场——”

话未说完，左右二处，两条人影如乌云急起，影闪身动，人影，拳影齐现，衣声。拳声齐响，狂风烈雨般已在台上交手一十二招。

第四十六章 英雄血拼

人影倏分。

众人连两人是谁也分不清，只见急腾的身影、变招与拳风，骤又静止下来，两个天神般的猛汉，对峙而立，雄仁岳峙。

一人契丹绍服，一人黑衣劲装。

夏侯烈与我是谁。

只听夏侯烈冷冷地道，“好。”

我是谁冷冷地道：“好什么？”

夏侯烈道：“好武功，好体魄，好勇色。”

我是谁还想说话，忽然一张口，吐出一口血。

原来我是谁在早上淮河畔，已中了夏侯烈一掌，乔厉花一刀。

挨了乔厉花的“中原弯月刀”，像我是谁这种仿佛铁打的汉子，足可以挨受得起，但是中了夏侯烈正中一掌的人，从来没有人能够再站得起来打斗的。

而且连站起来也不可能。

但是我是谁在两天内，已连中夏侯烈两掌！

我是谁却还未倒下。

可是刚才那闪电雷霆的一十二招，已引发我是谁的内伤迸发，刚想说话，便已吐血。

我是谁，不但自幼体魄过人，而且有过奇遇，得一些千年难逢的药物之助，所以志强魄健，确非常人能比。

我是谁吐了血，喘了几口气，道：“废话少说。”

夏侯烈道：“你是条汉子，我倒是想成全你。”

我是谁道：“没有阁下成全，我是谁也活到现在。”

夏侯烈摇首道：“可惜活不到下一刻了。”

我是谁冷冷地一笑道：“那要打过才知。”

夏侯烈忽然大道：“就算我想成全你，也不能了。”

我是谁倒是奇道：“哦？”

夏侯烈长叹道：“因为——”

我是谁凝神而听，夏侯烈轻声道：“我不但要杀你，而且还要马上就杀了你。”

一面说一面出招，说完时已攻了三十四招。

他一步即跨过了距离，在完全不像出击的时候出击。

这三十四招，是武术的精髓，武功的精华，变化的精要。

我是谁竟接不下去，以他现在的体力，竟连一招都接不下去。

我是谁就干脆不接。

接不下就不接，这是我是谁一向的原则。

我是谁一拳就打过去。

“黑虎偷心”。

武学中最基本，最简单，人人都会的一招。

也就是使用最多的，最实用的一招。

我是谁这一招使出来，其实只有一个特点。

把“黑虎偷心”发挥得淋漓尽致。

最快、最准、最狠。

无论夏侯烈要用哪一招击倒他，或三十四招都同时击中他，可是夏侯烈也绝躲不开这一招。

最简单的招式往往也就是有效的招式。

漫天的拳影立刻都不见了。

三十四招变成了一个身影，全速向后退避。

避开了“黑虎偷心”，三十四招立刻成了三十四脚。

夏侯烈全身不动，就算眼看着他的人，也不知道他已踢出了三十四脚。

招招狠辣脚法。

夏侯烈至少可以肯定，自己一脚就踢死一头契丹悍马。

更何况踢人。

我是谁没有避。

他一反手，一招“海底捞月”，以手抓脚。

“海底捞月”，就是膝一屈手一招，连学过半天武功的人都懂。

但是他这一招使出，就连一只蚊子飞过都可以捞得住。

而且不伤其一足一翅。

后头这一点并不简单。

这一招各门各派都有，但不见得比我是谁会用。

懂得没有用，懂得用才有用。

所以所有的腿影都忽然消失了。

夏侯烈已在我是谁的背后！

也不知道夏侯烈是怎么闪的，总之已在我是谁背后，一掌冲出。

我是谁好像也料定夏侯烈会到他后面去似的，一回头，就是一掌。

“独劈华山”。

独劈华山，江湖上，武林中，各家各派都有这一招，几乎在每次打斗中都很少会用到这一招的，因为这一招太古板了，太老旧了。

我是谁用了。

就算夏侯烈一掌震得他五脏俱裂，他也可保证这一劈，很容易就把夏侯烈劈成两片。

这一点在夏侯烈来说，可就大大不同了。

他在契丹以勇色出名，九岁搏豹，十岁擒虎，但犹未见过有比我是谁更不要命的人。

就算他可把我是谁一掌震碎内脏，可是自己却成了两片，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他只好收掌，转掌，冲掌，要架住我是谁那一掌了！

就在这时，我是谁的掌法突然变了。

变得诡异、急辛、狠辣、出奇。

掌势由掌变拳，拳易指，指成啄，啄转钩，钩为爪，“哧”地已抓中夏侯烈的右臂。

但是这刹那，夏侯烈的掌势也变了。

夏侯烈易掌为拳，没有上架，仍是刚才那一冲，平实、朴拙，但有力、迅速，正是：黑虎偷心。

“砰”，拳中我是谁。

这是我是谁被夏侯烈击中的第三拳。

本来我是谁不是看不出这一招，而是他确定自己一爪抓中夏侯烈的手

臂，夏侯烈的手臂便算废了，击中自己也没有用。
可是他立即发现自己错了。
错得很厉害。
因为他体力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好。
数度变化，他已力衰。
爪已刺入夏侯烈臂肉中，但仍未令他伤及筋骨，对方拳已击中自己。
一击中自己，我是谁便把持不住，向后飞出。
直飞向台下。
夏侯烈确实已看出我是谁后劲不足，才宁愿拼着受伤而击飞我是谁。
夏侯烈料得一点也不错。
不，只错了一点。
我是谁的确只有倒飞出去，不过在他倒飞前，他做了一件事。
其实这也不算是什么事，他只是把爪抓紧了一紧。
这一紧，等于连着我是谁的手，夏侯烈的手臂也要扯飞出去。
夏侯烈当然要他的手臂，所以他也不能立桩不动。
这刹那间也许他还可以想出稳住自己的法子，可是我是谁又做了一件事。

张口，吐血。
血喷到夏侯烈脸上。
这是我是谁中他的第三拳，但也是夏侯烈脸上挨我是谁的第二口血。
血射在夏侯烈脸上，夏侯烈虽及时运功抵挡，但仍一痛，睁不开眼——
在这一瞬间，两人已飞离了擂台，落到了地上——
夏侯烈暗伤了我是谁，料定他非输不可，气弱一筹。所以宁挨一抓以击飞我是谁，却不料反被我是谁藉此而拖离了台上我是谁已算准了这一切，宁愿把自己的身子来换作一拼和局。

夏侯烈缓缓揩去脸上的血渍，心中但愿，但愿永远，永远也不要，不要再遇到，遇到像我是谁，我是谁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敌人。

我是谁脸色赤金，连站起来的能力也没有。

他不住喘息，连移动也十分困难。

没有人能挨夏侯烈一击的。

他却挨了三击。

沈太公抱着伤，滚跌出来，却扶住了他。

只听我是谁艰难地笑道：“老……沈……我，我——没——败——”

这时在台上，终于响起了史文圣的声音：“宋金比武大赛，第五场，宋我是谁及金夏侯烈，同时落台，以作和论。迄今为止，宋胜二场，和三场，尚余两场未战——”

在信无二与锡无后那一场比斗里，众人忙着叫好，在包先定与完颜浊的恶战里，众人更是声若雷动，到沈太公与喀拉图那场，却是忍俊抱腹不已，最后却是沈太公“爬”下了台，喀拉图却是“摔”了下台，更是好笑。

可是到了夏侯烈与我是谁这一场，招式太快，观众们根本看不出两人是怎么搏战的，只见人影倏忽，招式简朴，几招一过，我是谁便吐血，夏侯烈也被拖下了台，众人纵要叫好，也不知从何叫起。

只有龙在田，化灰，不同这等高手，他们在我是谁与夏侯烈一出现时，内心便似被悬空似的吊了起来，一口大气都不能透过来。

这是一场何等惊险，奇绝，一发千钧，玉石俱焚的舍死忘生之搏斗。

史文圣在喊“第六场”的时候，龙在田与罗通北同时已站了起来。

龙在田在风中，银眉白须微微而动，望向“石虎”罗通北。

罗通北道：“龙大侠，我去！”

龙在田沉声道：“我去！”

罗通北急道：“我去先探个虚实，如不幸败了，或许可以给你老作个借镜，以制金沉鹰！”

龙在田摇首道：“我与他曾交过手，已知他斤两，能胜与否，听天由命，你先上场，徒作无谓牺牲而已。”

罗通北情急道：“我——”

龙在田一面冷肃道：“如我败阵，当设法挫伤之，你再上阵，把他轰下台。”

说到这里，只听台上一人冷森地道：“谁来送死，宋国可商量好了没有？”

说话的人正是金太子，不知何时他已到了擂台之上。

龙在田眉须一扬，返身，逼视，大步走向擂台。

走到擂台下，一动身，已上了擂台，面对金太子，一拱手，金太子见此声势，也不禁肃然起敬，还了一个礼。

没有绝世轻功，没有炫人身法，只是踏实的步伐，却有慑人的声势。

“淮北大侠”龙在田。

金太子眸睨着龙在田，忽然悄声道：“可惜。”

龙在田沉声道：“可惜什么？”

金太子道：“凭你身份武功，忠心爱国，大宋应予重任方是。”

龙在田冷笑道：“大丈夫岂觑仅于在世功名富贵？不劳太子费心。”

金太子一笑道：“你昨天的伤怎样？真能动手么？”

龙在田一震。

金太子又冷笑道：“投到我这儿来，今天可饶你不死，而且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保你享用不尽。”

台下正鸦雀无声，静候这两位绝世高手的一决雌雄。

龙在田忽然大笑。

金太子目光一凝，厉声道：“你笑什么？”

龙在田笑声一歇，道：“别做你的春秋大梦！大宋无投降的男儿！”

金太子嘴角牵动了一下，脸上竟出现了一种极其残忍冷峻的神色来，令人见了不寒而栗。

就在这时，光华碧照，龙游于天，龙在田已出剑！

龙在田一剑急刺。

金太子骤然飘起，如一张枯叶，避过一剑。

龙在田一剑刺空，再刺一剑。

奇怪的是，这一剑却慢得惊人。

但金太子的脸色也略变了变。

他也在腾挪身子，不过也是极慢。

就在这时，龙在田的剑势突然加快。

闪电一般快！而金太子的身法也闪电般弹起，再避过一剑。

龙在田腾空，大回转身，迅速刺出一剑！

金太子迅速落下，剑刺空！龙在田的身形却似凝在半空。剑势斜斜削下。

剑招又是极慢。

金太子一脸凝肃，也在缓缓地移动步法！

刺到一半，龙在田的剑势又突然加速。

这一剑与适才斜劈之势竟成了完全不同的角度。但金太子的身法也突然起了一个大变化，险险避过了这一剑。

龙在田的剑招一速一缓，在在控制了金太子的心神与步法。

这，就是龙在田苦思出来，使金太子无法使出“轻烟掌”近身的绝招！

它像音乐流水一般，一速一缓，在节奏上控制人心！

金太子武功虽高，似也无法冲破这种音乐似的剑网。

第四十六章 鷹燕双杀

忽然“呛啷”一声，金太子手上忽然多了两柄剑！

金光闪闪的金剑。左一剑。右一剑，似燕子穿杨，怒鷹冲天。

龙在田的剑像一条龙，龙游于天，但首尾却被人衔制住了。

龙在田在金芒下脸色变了。

就在这时，双剑已扳掣住龙在田精钢剑的剑尖，扣压住剑身，一反一扳，“格登”一声，龙在田手中剑，剑折为二。

龙在田惊呼而退：“鷹燕双杀剑！”

身形暴退之际，左右胸已激射出两道血泉！

西域神鷹郭静峰！

西域金燕展飞霜！

两人合创之“鷹燕双杀剑招”。

龙在田往后暴退的身形突又变成往前冲。

龙在田受伤，七杀剑凌厉，龙在田没理由不退反进！

金太子一怔之间，龙在田已冲入金太子的剑网！

龙在田至，出招，但龙在田的招式已被“轻烟掌”封住！两人贴身格斗，转眼一十八招，彼此都没有进一步或退一步。

就在这时，两道金虹忽然折了回来，龙在田猛闻破空之声，只来得及一侧身子，“扑扑”二声，金虹没入龙在田的后心左右胛骨中。

龙在田一痛，金太子手上一紧，猛起一脚，踢中了龙在田。

龙在田闷哼一声，飞落下台。

金太子长空一闪，半空中与龙在田交错而过，双剑已自龙在田背心拔了出来。

金太子飘然落在台上，手持双剑，龙在田却“呼”地和着血水，落在台下，尚未着地，化灰和尚、不同道人、罗通北三人，一灰一蓝一黑三道人影，灰蓝人影半空截接住龙在田的身躯，黑衣罗通北却已上了擂台，指着金太子厉声道：“臭金贼子，看俺罗爷来送你归西——”

金太子淡淡一笑，台下众人眼见敬爱的龙在田龙大侠浑身浴血，大惊大骇，围观的怒叱，旁观的惊呼，这时罗通北已亮出他手上的“白首石人”！

台下众人纷纷呼道：“打死他！”

“杀了这金贼！”

“下手莫要容情！”

“要为龙老英雄报仇！”

“替大宋除掉这狗敌人！”

只听史文圣不慌不忙长声道：“宋金比武大赛，第六场，金太子沉鷹胜宋方龙在田。”罗通北一声怒吼，震得擂台也为之撼动，史文圣继续道：“比武七场，已战六场，宋二胜三和一败，如今第七场，宋方‘石虎’罗通北战金太子沉鷹！”

罗通北的白首石人，“呼”地一抡，直砸向金太子！

金太子冷笑，闪开，不料石风卷起，把他摧跌出几步，差点着了罗通北一砸，这才对罗通北注意起来。

化灰和尚、不同道人搀扶龙在田，迅速送到台下去，信无二、包先定强忍着身上之伤痛，趋前问伤，沈太公扶住我是准，却连挤进人丛里的力量也

没有。

龙在田的伤处共四处，胸前背阔肌、胸大肌各中一剑，背后斜方肌。冈下肌各中一剑，小腹挨一腿，后面的两剑，刺入极深，伤及筋骨，胸前两剑，虽并不深，但伤及要害，再加上一脚硬挨，以及先前所中的“轻烟掌”，龙在田已受伤极重。

龙在田满须是血，微微睁开眼睛，说：“……”

众人无法听见，化灰和尚贴耳在他的嘴边，才听见：“……你……们……不……要……和……金……太……子……打……打也……打不过……他……”

化灰和尚道：“龙大侠，你放心，罗老兄已制住他了。”

不同道人道：“我们先送你到叶一瞥大夫那儿去医治！”

不同道人伸手去扶，龙在田勉强一睁目，身子一动，艰辛他说：“……送我……到……座位去……我要看……不要医……医我……我活不了……了，我……我要……看……”

于是两人把龙在田扶到座位上，龙在田在座位上，双手瘫痪地平放在座椅扶手上，双眼微睁，神采全无，淮北的民众都黯然泪落。

“龙大侠……”

“他……”

“唉。……”

“天杀的……”

龙在田的双目，却勉力望向台上。

方振眉呢？怎么方振眉还不来？

我是谁艰辛地挺起了身子，仰望长空，心里也是在问：方振眉，你这王八蛋，为什么还不来？

沈太公扶着我是谁，渐渐发现他是依靠在我是谁身上，不禁苦笑了一下。

方振眉啊方振眉——

你怎么还不来？

“石虎”罗通北的武功，最多与信无二不相上下，他之所以能力敌金沉鹰，乃因他力大无穷，加上金太子开始时失于轻敌之心，被迫死角，不易回击，以及罗通北的兵器，正好又是金太子双手金剑的克星。原来金太子最珍惜他手中这两柄金利的小剑，是他师母西域金燕所赠，在刚才格斗之时，金太子不小心把双剑一格，碰着了百斤重的石人一点点，立刻金星四溅，金太子大是痛心，宁愿收剑不用，罗通北这才得以支撑下去。

罗通北手中的“石人”，真有百斤之重，喀拉图已是力大无穷，但手中月牙铲才五十斤重，跟他比起来，无疑是小巫见大巫。

越是吃重的武器，威力越大。

可是威力越大，就越不能持久。

罗通北开始感觉到吃力了。

他的“石人”，也舞得越来越慢了。

就在这时，金太子就在罗通北扬起石人，尚未砸下之际，窜了进来。

一窜进去就是两拳。

两拳捶在罗通北的脚背上。

罗通北的脚背立时碎了。

罗通北惨叫，招法一乱，金太子立时挺身直上，一掌拍中罗通北。

罗通北立时轻飘飘似的飞了出去，落地时已像一片枯萎的树叶。
没有了生命。

轻烟掌。

出掌愈轻，掌力愈重。

民众的眼光随罗通北的落下而往下，再望上时，眸子里都充满着愤恨、
怒火。

只见金太子得意洋洋的，背负双手，站在台上。

只听史文圣道：“金太子连胜二阵，宋二胜二败三和，金方亦然，故此
七场比武，算作和论，依比武的规则，应再比七场——”

众皆哗然，只听人群中有一人吼道：“再比就再比，有什么了不起！”

说着一跳就跳到了台上，是一青衣劲装汉子，正是淮北名捕“插翅难飞”
彭大正！

彭大正使用的是一条犯人配带的铁链，在淮北一带，他的名头极是响亮，
也不知有多少盗贼，就服在他的铁链之下。

可是他的名头之响，有一半是因为吃公门饭得来的。

若是单论武功，他就捕不下缺耳陈冷，所以才让他逍遥法外至今。

但是彭大正却是个热血好汉，他忍不住就掠上台去，对金太子照面就用
铁链鞭下去。

彭大正是捕头，捕头不免有官腔，有时会对一些十恶不赦的犯人斥骂，
他也有这习性。

当他铁链一甩，便骂了句：“狗娘养的，还不授首就擒！——”

金太子的脸色忽然变了。

他双指一挟，就挟住了铁链。

然后立时冲了过去。

彭大正张大了口，睁大了眼，还没看清楚金太子是怎样进来的，金太子
的右手剑，已全扎进他小腹里去。

彭大正眼泪鼻涕口水鲜血齐流，蹲倒台上，金太子飞起一脚，把他踢飞
到人群里去。

众人大惊，才抓扶住彭大正。只见台上金太子，正缓缓用一条质地极好的
丝绢抹揩金剑，一面冷笑道：“这人的血，怎么这样脏！”

人群里又一大吼道：“妈的，你少卖狂，老子跟你拼了！”

只见一紫衣短刃的精壮汉子，飞身上台，正是淮北徐州杀手，“仁义贫
弱皆不杀”的杀手“单刀断刃”曹七！

捕头与杀手，原是好朋友。

彭大正的为人，甚是刚烈，恰好这曹七，也是十分正义之人。

他们的“事业”，一是代表王法，一是触犯王法，但所做的事情却都一
样。

除暴安良。

所以彭大正从不为难曹七，曹七也从来不想使彭大正为难。

有时彭大正明知其罪行，但若无证据把他绳之以法的时候，只好暗地里
请动这徐州杀手曹七，去把那干人干掉。

所以淮北的武林中人，都非常尊敬这两位捕头与杀手的。

而这一对捕头、杀手，却不像一般人的对峙不两立，反而成了极要好的
朋友。

“插翅难飞”彭大正一死，曹七立时冲上擂台去。

曹七冲上去的时候，刚好他就听到史文圣说：“宋金比武大赛，第二次比武，第一场，金太子胜彭大正，第二场——”

然后他就什么都听不到了。

永远也听不到了。

因为金太子在他尚未落足于台前时，已化作一道金芒，冲了过来，两柄金剑，一左一右，全扎入他的左右肋里，仿佛要在他心脏里会师。

于是他倒了下去，血洒台下，随得一声惨叫。

这是史文圣刚好续了下去：“金方金太子再胜曹七，已经连赢两场——”

众人立即大怒，纷纷站起，跃跃欲试，猛听一人朗声道：“慢着，切勿作无谓牺牲！”

另一人漫声道：“让我俩领教领教金太子之高招！”

这两人一发话，就把其他人的话音盖了下去，众人一看，只见两个懒懒散散的人，长身而出，正是不同道人和化灰和尚二人。

烈日已不再炎热，斜西的躲在云堆里，像一块无力而发光的湿水棉花。

而宋金两国大旗，在旗杆上，夕照下，犹猎猎飞扬！

化灰、不同，已上了擂台。

一下子，台下变得鸦雀无声起来。

化灰和尚忽然道：“两年前，我们在东海遇上龙大侠，知道他是剑中之雄，不禁邀约与之比剑，比剑的结果是——？”

不同道人淡淡笑道：“我俩始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龙大侠在五百招内，破去我们双剑合璧。”

化灰和尚道：“是的，所以我们对龙大侠的剑术造诣，极是深佩，也因为如此，我们在这两年来，痛下苦功，把‘长清’、‘长乐’两种剑术，删了七式，增了一十八式。”

不同道人道：“就算此刻龙大侠要与我们过招，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在三百招内击败他。”

只见台下的龙在田，不住点头，却说不出话来。

他以前虽击败过化灰、不同二剑，但适才他亲眼见到这两人一剑击败呼桑兄弟，便知其进步非同小可，自己单剑已非其敌。

化灰和尚继续沉思道：“我们之所以不再斗龙大侠，是因为他德高望重，仁义天下，剑术即是心术，若论心剑，我们已不如他，又何苦找他比有形之剑。”

不同道人颌首道：“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再找龙大侠比剑，并追随其左右，学习无形之剑。”

化灰和尚忽然脸色一凝，道：“但是今日——”

不同道人脸色一变，疾道：“你伤了龙大侠——”

化灰和尚接道：“我们要与你——”

不同道人道：“一决生死。”

话一说完，宛如蝴蝶，左右分飞。

分飞中，一剑碧玉，一剑黄玉，夹击而至，快如电击。

金太子右手金剑格碧玉剑，左手剑架黄玉剑！

化灰和尚剑势一转，黄玉剑反削金太子手腕。

不同道人剑势一反，碧玉剑刺金太子拇指。

金太子的金剑在指掌间飞旋，砸开两剑。

化灰和尚沉腕出剑，剑抹金太子的小腿。

不同道人震剑圈点，飞卷金太子的腋下。

金太子一声大喝，双剑舞得天衣无缝，把所有的破绽封死。

可是化灰和尚也不看，剑尖疾点金太子右耳。

不同道人动身反剑，剑斩金太子的足踝。

金太子大惊，身退，险险封过，化灰、不同又挺身而出，眨眼间已搏三十招，金太子连反攻半招的机会也没有。

原来这化灰和尚和不同道人，两人生性懒散，不理俗务，心清意明，平生别无所好，只喜欢游戏人间；直到五年前，他们在衡山之巔，目睹天涯三绝手之剑绝易水寒大败“扬眉剑”楚冠玉，认为是平生仅得一见，剑之光华，已达极峰。化灰、不同，从此埋首剑理，乐不知返。

这两人原是天生聪敏，悟性特强之人，只不过三年时间，他们的剑术，已有“长乐”、“长清”二剑之称。

原因在于他们不仅练剑，而且修剑术，鉴名剑，并悟剑理，明剑气，所以成就也比别人高，进步更比别人快。

岂料两年前他们云游东海，见淮北大侠龙在田淮水讲剑，豪性大发，约其切磋观摩，一比之下，因化灰、不同剑招磨练还未到家，终于在经验应变上被龙在田单剑击败。

这一下比武之后，化灰、不同却成了龙在田的好朋友，两年来未离开过淮北一带，但他们也知自己剑法尚有瑕疵，于是加紧练习，功力大增，并加了一十八式，这一十八式，就称为“误打误撞、无所谓有所因一十八剑”。

原来这误打误撞，无所谓有所因一十八剑，特点是一旦展开，一气呵成，根本使别人无机会出招，也不管是否成剑招，或是否命中要害，反正剑势抹拖扎捺，点圈卷拖，皆无所谓，只求伤敌就好。

敌人一旦受伤，就更容易对付了。

总之这套剑法一旦施用，保管剑招绵密，别人绝无反攻的机会。

既无反攻的机会，就只有落败一途。

金太子的“鹰燕双杀剑法”，剑着凌厉，剑势无匹，但一上来就给化灰、不同抢得先手，却也无可奈何。

金太子只好化攻为守，双杀剑转刚为柔，化阳为阴，全身无懈可击，偏偏长清。长乐双剑，专择不是要害处来攻，使金太子狼狈不堪，有点捉襟见肘，只有守，不能攻。

譬如金太子这两招“鹰飞千里”。“燕剪西湖”，一起一落，上下盘俱封得滴水不透，偏偏化灰剑锋不刺其“太阳穴”而反削其耳，不同剑刃不斩其腰而点捺其时侧，使得金太子踉跄身退，差点着了道儿，心道好险！

金太子惟有等化灰、不同剑套尽时，全力反击。

岂料化灰、不同，早已料到，化灰剑势将尽，不同剑势陡盛；待不同剑势已弱，化灰剑芒大现，使得金太子左绌右支，而化灰、不同这“一十八剑”，已反复用了四次，未伤及金太子，但金太子亦无法反攻一剑！

金太子急了，这样打下去，绝不是办法。

他知道只要等化灰、不同两人配合的密集剑势略略一顿，他就有办法抢回先手，全力反击。

可是连这样的一点机会也没有。

一直都没有。

其实化灰、不同心里何尝不急。

他们把这一套剑法已将近使完第五遍了，还伤不到对方一丝一毫，再这样打下去，如何是好！

化灰和尚、不同道人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意念，只要还有活下去的机会，他们定必好好地再设法增强这套剑法！

就在这时，第八十八招！

化灰剑斩金太子尾指，不同剑切金太子脚趾！

若攻向其他任何地方，金太子俱封守得住。

但这两剑为什么、为什么偏偏要切手指、斩脚趾呢？

这两剑又不得不守，金太子只好一招“鹰落燕沉”，“叮叮”封住两剑！而化灰、不同也立时攻出了第八十九招。

化灰藉着剑劲前取金太子脉门。

不同惜着剑道迫割金太子臀部。

两人一前一后，贴着金太子的剑身侧击。

不料就在此时，“嗡嗡”两声，金太子的左右一尺三寸长的金剑，却变成了一尺七寸长！

化灰、不同同时向后翻出，但已迟了，双剑“哧哧”刺入他们的前胸。

但他们也退得十分之快，剑入三分，便已柑拔而出，凌空飞退。

金太子一招得手，双剑撒手掙出，飞追化灰、不同！

第四十八章 大旗飞扬

这一下突变，乃来自金太子双剑内的机关簧括。

化灰、不同飞退得快，但双剑也追刺得快。

化灰、不同半空中各自怪叫一声，身法加快！

他们连回剑挡架的时间也没有，惟有飞退！

这一飞退，化灰、不同，双双飞过擂台，掠过众人头顶，但金剑来势仍不止，两人背部“砰砰”撞中两根柱子。

化灰、不同，功力何等之高，这一撞上去，柱子立断，原来是旗杆，午后的日阳下，两面大旗，同时惯例下来，飞扬舞落，煞是好看！

就在这时，化灰、不同劲将尽，势已慢，就要落下地来。

也在这时，两柄金剑“飏”地一声，飞回擂台上，金太子手里。

原因金太子知道，自己发出去的力道也将尽，再追刺下去，这两柄剑会落在宋人手中亦未可知，而师娘是最珍惜这两柄剑的，金太子说什么也还不至胆敢惹他师娘生气！

因为他师娘在一次生气时，便撕了十一个人，活生生地撕开，丢到火里去。

他纵是“西域金燕”最得宠的人，也不敢冒这个险。

反正化灰、不同，已给迫下台去！

化灰和尚、不同道人死里逃生，足尖点地，鲜血滴落，脸色苍白，几将晕倒。

这时群情汹涌，化灰和尚嘶声道：“无耻！”

不同道人掩着伤口，咆哮道：“使诈！”

金太子在擂台上悠然道：“可是你们却是落败了！”

只听史文圣在台上大声道：“宋金比武下回合，金太子连胜三场，若再胜一场，此次比武，便算金方胜利。”

上回合的七场是二胜二败三和。

这下回合一开始便是宋方连吃三场败仗，除非还能连胜四场，否则宋方的败仗乃吃定了。

连胜四场，又怎么可能呢？

金太子在台上，已成不败的征象。

狂妄、傲慢、自大、冷酷、深沉。

信无二怒吼道：“这不能算数。”

金太子一晒道：“你们可以再上来打呀，你们宋国还有一场啊。”

化灰、不同心里也十分清楚，要不是刚才一上来就制得先手、是绝不可能逼住金太子的。

而这次上去，金太子断不可能再给他们所乘！

更何况他们都已受了不轻的伤。

金太子的双杀剑法，是他们所招架不住的。

金太子虽然使诈，但出手只一招，便使化灰、不同挂了彩，剑法之狠、辣、准，是化灰、不同所接不下的。

其实金太子早已心怀恨意，立意要杀他们两人，所以才出言相讥，激他们再度上台。

果然不同道人按捺不住，叫道：“好，再打就再打！”

忽然听得一个人沉声说道：“由我上去。”

众人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化灰、不同转眼望去，只见一个黑衣青年，排开众人，徐徐向擂台行去。

化灰、不同都各自一震，心忖：我是谁？

他们之所以惊讶的是因为我是谁刚才乃身受重伤，现在居然还能站得起来，又像已经复原了大半似的，而要向金太子挑战。

化灰、不同自知无法赢下这一场，可是我是谁呢？他，能吗？

况且他受了伤！

而且这一场比试，若是败了，大宋就等于输下来了。

化灰、不同一阵犹疑，众人纷纷交头接耳，喁喁细语：“好，大侠我是谁出来，好好干他一场！”

“把金狗子打得稀哩巴啦的滚回去吧。”

“但是他受了伤啊！”

“他是金太子之敌么？”

这些话，同样也是此刻化灰、不同心里所想说的。

我是谁吃力地排开众人，装得一点也不吃力似的，因为他的敌人，正在擂台上，阴森森地盯着他。

不知怎的，他心里竟有些发慌，他不知道金太子是否看出了他已经受很重的内伤。

他必须要强撑下去，因为他知道，纵是化灰，不同上去，也是必死无疑。自己也是。

可是自己可以拼命。

若论拼命之道，全场中没有一人能胜得过他。

他也知道凭自己现在的武功。体能，要想胜得过金太子，那是妄想。

他是上去拼命的。

他只想趁金太子一个不防，把他掀下台来。

如果运气好的话，他还可以以一命换一命。

他一步一步往前走，看来勇决，可是身子每步移动，都剧痛攻心。

他现在需要调息——

可是国家现在需要他去拼命。

当我是谁决定一件事情时，天下除了一个之外，无人可以阻止他。

沈太公也不能。

但他是唯一能在这时候，向我是谁说几句话的人。

他不管我是谁听不听得进耳。

“如果你死了，我也不活了。”

沈太公当然也看出我是谁绝非金太子之敌，也看得出我是谁伤势有多重，更加看得出我是谁此去的居心。

——拼命。

——若拼不掉别人的命，拼掉的将是自己的命。

但他阻止不了我是谁，只好让他去。

能阻止得了我是谁的人，仍然没有来到。

沈太公只能决定一件事。

如果我是谁死了而金太子仍能活着，他是第二个上去拼命的。

这就是他那句话的意思。

金太子心中暗暗地笑了。

他一眼就看得出我是谁的伤，更加一眼就看得出了，我是谁是谁上来拼命的。

大江南北，我是谁是谁拼命第一好手。

当年之时，一掌把“铁拳”屈雷手臂斩断的好手。

如果有谁，武功与我是谁不相上下，与我是谁搏斗，则必败无疑。

因为我是谁敢拼命。

这些金太子都听说过，不过他还是照样的镇定。

因为他的武功并非与我是谁在伯仲之间。

更加因为他的双杀剑，不会让我是谁有拼命的机会。

他只在等我是谁来送死。

等着史文圣说出那一句：“大金国比武全胜！”

夕日西斜。

太阳把两支空晃晃的旗杆长长地拖在地面。

太阳斜照在擂台上，金太子悠闲地站在擂台上，我是谁一步一步地走到擂台边上——

我是谁向上望了一眼，众人知道，一场惨烈无比，决胜负的一战，即将要开始了——

我是谁一旦上了台，雷轰也不会下来，除非已有了一个胜负——

宋、金两国的胜负！

我是谁的目光与金太子交接，仿佛四道电光交击，我是谁只觉一阵寒意，内心一震，但他立时决定，在他未丧失勇气前，必须已站在擂台上——

于是他立即要飞身上台——

只听史文圣漫声道：“宋金比武大赛，下回合第四场也可能是最后一场，金方金太子沉鹰对宋方大侠——”

就在这时，一声急促的马嘶突然打断了史文圣的语音、我是谁的身形！

一声骏马长鸣，自擂台场地之外，带来了多少风尘，多少振奋！

马嘶响起，马蹄急奔，一人一马，白衣翻来，人与马已连成一线，在掠过旗杆之际，闪电般已捞起两根断柱！

“宋”！

“金”！

这人左右双旗，骏马急奔，大风吹来，仿佛这人有一双羽翼，众人都惊奇地让出一条路来。

骏马急奔擂台，猛地止歇，一声长鸣，蹄动不已；而马上人，真个像有一双翅膀，带动两面大旗，已先我是谁，飞上台去！

金太子一见此人身法，脸色立变！

他掌中剑立时不见了，两只手掌翻飞拍出！

“轻烟掌”！

瞬眼拍出三十六掌！

这人手上两面大旗，猎猎飞动，上下激舞，金太子的掌力都拍在旗面上，以轻制轻，竟发生不了任何威力！

三十六掌刹那便过，这时史文圣才来得及一声惊呼：“方振眉！”

这三个字一出，台下引起了一阵惊悸骚动。

台下的我是谁，终于站定，眼睛里也充满神采。

唯一能阻止他上台的人，终于到了。

三十六掌一过，两面大旗，恰好缠住金太子两只手掌，一拖一卷，一回，一晃，再是一送——

一拖的时候，金太子吐气扬声，把桩立马，竟拖之不动！

一卷的时候，劲道陡变，金太子连忙改换重心，但身仍不禁侧了一侧。

一回的时候，双旗的劲力完全相反，金太子力聚盘根，居然仍不倒！

一晃的时候，回力全失，金太子忍不住反弹起来！

一送的时候，左旗重右旗轻，力道恰好把金太子送出擂台外，金太子百忙中一抓，不料对方左手忽松，金太子抓住一面旗子，呼地飞落在擂台之外，半空连打三个筋斗，终于卸去一送之力，飘然落地。

这两面旗子不过在瞬息间，已变换了五种巧劲，终于把金太子迫出了擂台！

金太子落地，才发现手上有样东西，一松手，那面金旗软弱无力地盖到他头上来。

金太子又羞又愤，猛退两步，让开落旗，抬目只见台上白衣人，左弓右箭步，双手一提一刺，“噗”地一声，把宋旗插在擂台上，落日残照上，这面宋旗，犹自在台上，猎猎飞舞！

台上之白衣人，亦是衣袂飘荡，虽然衣衫沾有不少尘埃，似是风尘仆仆，跋涉而来，衣鬓皆乱，喘息未定，但仍神色自若，向台下金太子遥相拱手笑道：“得罪了。”

金太子犹如大梦初觉似的，自牙龈里咬牙切齿地吐出了三个字：“方——振——眉？”

台上人笑道：“正是在下。”

台下欢声犹如雷动，整千张嘴在同时说话，急着要说话，连自己都听不清楚在说些什么，只知道说的是兴奋、喜悦！

方振眉一招五变，已逼落了金太子沉鹰！

连我是谁脸上也有了笑意！

沈太公忍不住呱呱叫跳了起来，一掌拍在身旁的包先定肩上！

包先定本已受了伤，这一掌震动了伤口，“唷”的一声叫了起来，刚好他又想叫“好”，所以一苦一乐，连在一起叫，别人也不知他在叫些什么。

夏侯烈。喀拉图等都变了脸色，而完颜浊，简直是死灰色。

三度逐他出宋境的方振眉，又出现了！

可是在擂台上的方振眉知道，他这一招得手，乃来自金太子的轻视大意。

方振眉之所以战无不胜，向未败过，有一点乃关系到他的性格。

他从没有看轻过任何人。

更何况是敌人。

所以他一招能逼落金太子，但这若非以擂台的范围作胜败论，打下去可不一定了。

这点方振眉和金太子都心里明白。

这时史文圣涩声报道：“宋金比武大赛下回合，第四场，宋方方振眉胜金方金太子。”

金太子猛地狠辣地向台上闪电似的扫了一眼，沈太公立即把握机会，迅速而简单地告诉方振眉目下的情况：

“上回合我们是二胜二败三和，所以作不分胜负论。现在再比下回合，

金沉鹰已连赢三场，刚才你扳回了一场。”

方振眉点头，他知道，至少他还要连续赢三场，才能扳回胜局，只要败了其中一场，宋方便算输定了。

沈太公继续说道：“锡无后拼信二侠，都受了伤，我拼喀拉图，我是谁拼夏侯烈，都是两败俱伤。包二侠拼完颜浊，也是玉石俱焚。龙大侠乃被金沉鹰重伤。罗通北、彭大正、曹七，皆被金沉鹰所杀。上一场，化灰、不同也被金太子所伤落台……”

听到这里，方振眉就没了笑意，由于自己来迟了，造成这许多英雄血泪！

台下的金太子忽然笑道：“你想为他们报仇，是不？”

方振眉淡淡地笑道：“我只希望你不要上台来。”

金太子道：“为什么？”

方振眉道：“因为我到目前为止还未杀过人。”

说这句话时，杀气忽现！

金太子脸色一变，但居然犹能沉得住气，冷森地道：“你跑了许多路吧？”

方振眉道：“不错。”

两人相隔三四丈远，说话犹如平常，但二十丈内的人对二人之语音皆清晰可闻。

金太子道：“一定很累了吧？”

方振眉道：“有劳关照！”

金太子道：“不知功力会不会打了折扣？”

方振眉居然笑道：“我这又不是卖布的，没什么折扣可打的。”

金太子悠然回身，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深沉地道：“那我也不急着和你相搏，我们打最后一场好了。”

要知道金胜三场，宋才胜一场，至少要多胜两场，才能扯和，而胜败乃存于第七场——最后一场。

如果金太子急于打第五场，要是第五场他败了，第六、七场金方也理应无人能制得住方振眉。

所以金太子也不急着要打。

而且方振眉经长途跋涉后，再四、五、六场的打下来，就算能赢，到了第七场时只怕也真力不继，那时金太子才给予致命搏杀，以逸待劳！

方振眉忽然笑着说道：“我是长途跋涉。”

金太子淡淡地道：“我知道。”

方振眉笑道：“但我跋涉何故？奔往何处？太子可清楚？”

金太子脸无表情道：“愿闻其详。”

方振眉笑笑道：“我乃是去采石五龙山。”

金太子脸色煞然变白，方振眉接道：“山神庙前。”

金太子嘴唇翁动，却说不出话来。

方振眉继续道：“事因今日有人伏袭于山神庙，以图谋害虞允文将军，张副将、宁大人等拼死相护，凶徒是谁，想太子定必知晓？”

金太子想说话，最后只有一声干笑。

方振眉笑着探问道：“想金太子必然关心他们的下落？”

金太子又是一声冷笑。

方振眉道：“金太子不必担心，虞将军已在宁大人匡护之下，回到了采石军中。至于太子八位同门，五人已逃逸，青烟、青松已作法自毙，落崖身

死；青峰、青叶，则已伏法就擒！”

众人听得方振眉谈笑间竟引出这一大段内幕，不禁大惊，闻虞将军已没事，心道好险，纷纷都捏了一把汗。

金太子电目一长，喝道：“方振眉，你坏我好事！啼哩呱莎俾力力尼里，苏花呀杀总唐高明冈！”

后面用的是藏语，一说完之后，喀拉图立刻大吼一声，红影大盛，已飞上了擂台！

金太子终于按捺不住，要喀拉图先战方振眉！

金太子不叫完颜浊，一是因为完颜浊受伤较重，二是因为完颜浊曾被方振眉三度逐出中原，对方振眉甚是畏惧。

而方振眉那一番话，原是要激金太子动手的。

因为他长途跋涉，需要长时间歇息，如果只歇息片刻，反而会更觉疲乏，而在赶路时所激发的一股勇力都会渐次消灭于无形。

所以他要快快激金太子出手。

金太子虽未出手，但他终于派人上来了。

“宋金比武大赛下回第五场，宋方白衣方振眉对金方西藏活佛喀拉图——”

第四十九章 擂台决战

喀拉图一上了台，不像活佛，只像活狮。

看到食物的饿狮。

他一上台、抓着月牙铲就劈擂擂打，追着方振眉就是迎头一击。

方振眉闪电般到了他后面。

我们小时候常常看到小狗追着自己尾尖上的小虫或蝴蝶，它转尾巴也转，它永远也咬不着自己的尾巴，终于累呼呼地，东窜西奔，到后来还是累得瘫了下来，那条多余的尾巴仍然在他的后头。

喀拉图和方振眉现在正是这样。

喀拉图当然没有尾巴，方振眉扯住他的衣服，然后轻得好像一只燕子，喀拉图一动，就带动了他。

喀拉图怒吼、狂嘶，往后猛打狂戳，但方振眉依然在他后面。

有一次喀拉图回铲砸着了：砸到了自己。

他刺到的时候，方振眉忽然不见了，所以喀拉图就砸到了自己的屁股，之后方振眉又重新出现自他的背后。

喀拉图乱扎狂戳，打了好一会，终于累得头晕眼花，身子已在擂台上打了几十个旋转，实在是累了，手也慢了下来。

然后方振眉就忽然出现在他面前。

喀拉图猛地一惊，举铲就冲刺过去。

方振眉又忽然不见了！

喀拉图收步不住，猛见一张大旗，迎面扫来，当中一个大“宋”字！

喀拉图大吃一惊，冲力太大，闪避不及，双目一时不能见物，就在这时，他觉得双手一麻，月牙铲已给人劈手夺过去。

喀拉图一面怪叫，一面闭着眼睛，双手挥舞，退了七八尺，一张开眼睛，离插在擂台右边的宋旗虽然已远，但那白衣青年正温文地笑着，左手轻轻平举着月牙铲，铲尖两锋，凹处正好把自己脖子套住了，只要微微往前一送，世界上就没有喀拉图这个人了。

喀拉图呆了一阵，随即指手划脚，吱哩呱啦地比划了一阵，然后便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

方振眉一笑，把月牙铲递回给了喀拉图。

喀拉图本来叽哩呱啦的一顿话，就是说要杀就杀，大丈夫可杀不可辱，正闭目待毙，不料不但不杀，反把月牙铲交给他，他不禁怔住了。

待他弄清楚方振眉确无恶意之时，慌忙接过，放在地上，竟恭恭敬敬地向方振眉连连合十为礼，然后唏哩巴啦的讲了一大堆藏语，飞身下台去。

方振眉不谙藏语，也不懂他在说些什么。

而金太子却脸上变了色，夏侯烈虎步跨上了台。

原来这喀拉图虽然生性残暴，是西藏拉萨大寺七大活佛中红衣活佛之大弟子，武功很高，但天质却并不坏，只是受金人唆教，以致仇视中原人士，才随金太子，初入中原，大开杀戒。

不料现刻方振眉挫败了他，却不杀他，他生性憨直，但表示他的感激，向方振眉说永不与中原人士为敌，以谢方振眉不杀不辱之大恩。

可是喀拉图这一收场，金太子可挂不住面子。

所以夏侯烈立即掠了上去。

夏侯烈一上台就是一掌迎头劈下！

方振眉一见到夏侯烈，心中忽然有个念头：这个人出手的功夫，像极了我是谁！

跟我是谁打斗，方振眉很有经验。

跟我是谁打架，首先不能跟他拼命。

因为我是谁简直不要命。

所以跟他拼命只有送命。

看来夏侯烈也一样。

夏侯烈一掌劈来，方振眉看准了，忽然戳出一指！

指捺向夏侯烈掌沿！

指风开始飘忽，将及掌沿时，忽然变得凌厉如刀！

夏侯烈的掌势忽然大变，易劈为拍，一掌冲来！

方振眉左手忽然又是一指，正戳向夏侯烈掌心！

夏侯烈再大的胆子，也不敢被这一指点中，掌势立变，竟成为一拳横摆过来。

不料他招式一变时，方振眉的指势也变了。

变成一招“一指凤点头”指点夏侯烈的拳背！

夏侯烈一招三变，仍逃不过方振眉的指风，只好收拳出脚！

这一脚，活像夏侯烈本来就是两掌一拳都是虚招一般，出得快、准、狠，了无痕迹！

可是他的脚才一起，方振眉的手指就戳向他的左足！

但是夏侯烈踢出去脚忽然变成了右足！

脚踢方振眉的咽喉，眼看就着，忽然方振眉的咽喉变成了一根手指！

手指一屈，第二指节猛敲夏侯烈的脚背！

夏侯烈实在无法再变招了，忽然一个翻身，飞出了一丈，所有的招式，立时变成了像完全没有发出过一般！

可是他才翻身，什么都来不及看清，只看到了一只手指，这只手指直点他“人中穴”！

方振眉的手指。

夏侯烈吓得魂飞魄散，八仙步，大仰身，手指自鼻尖险险擦过！

可是那只手指立时成了向下叩敲，直取他的鼻梁骨！

夏侯烈一个大旋身，醉蟹步，卧龙腿反撑而出！

可是这只手指一荡，变成点向他的大腿！

夏侯烈大吼一声，玉环鸳鸯步，凌空连环飞踢，冲天而起！

但令人心胆俱寒的是：当他冲至巅峰之时，忽然看见一只修长、白皙、微露指节、有力、陡现的手指，正点向他的眉心穴！

夏侯烈怒喝一声，千斤坠，万秤闸，身子猛沉！

可是他立时发现，下面有一根手指，正疾点他足心穴！

夏侯烈已来不及分辨究竟方振眉有多少只手指，怎么到处都有手指在等着他，现在他只有守避的份儿了。

夏侯烈不愧为契丹第一勇士夏侯长歌之子侄，族中的第一高手，长啸一声，猛一提气，居然还能拔身冲起！

这一冲起，宛若怒鹰，竟撞破了三丈高的茅篷，飞到了擂台之上。

但他万万料不到的是，他冲上茅顶，却发现一个人轻飘飘不着力地站在

茅顶上，笑着似在等着他，然后迎面就给他两指，点向他的左右承位穴！

方振眉！

夏侯烈这才知道：江南白衣方振眉的武功有多高。

方振眉的武功就高在全不可测，你根本不知道他在用什么武功？是不是他的绝技？

而他却在微笑问就轻易把对手击败。

夏侯烈以前曾听说江南有这个人，他心中很是不服，现在他才发现自己错了，错得厉害。

因为他现在已经服了，服得要死。

夏侯烈力已尽，气已衰，他知道他已避不开这一指！

所以他惟有硬接！

夏侯烈双手抓出，他宁愿手掌被方振眉一指戳穿，破了他的数十年真炁的掌功，也要把方振眉的手指拗断！

眼看夏侯烈就要捉住方振眉的左右食指时，方振眉的左右食指突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忽然弹中两只中指，“卜卜”弹中夏侯烈的左右脉门。

夏侯烈只觉左右手脉门俱一麻，手张开，不料两只手指却伸了过来，友善地跟他握了一下手。

然后两人便往下落。

众人只见两人此起彼落，开始夏侯烈力攻不舍，后来是走避不迭，最后冲上台顶，夏侯烈狂吼连连，再落下来时，却是两人手搭着手，平静落地，似是十分友善，众人不禁大奇。

只有夏侯烈心中自己知道：要是方振眉刚才想杀他的话，他至少已死了十次。

两人落下时，方振眉仍握住他的手，而夏侯烈却连一点力量也发不出。

而方振眉却忽然松手，退了三四步，轻声向夏侯烈抱拳道：“承让。”

在这一刹那间，夏侯烈几乎流出眼泪来。

他自出道以来，豪气干云，扬眉吐气，以一身铁胆，平生武功，江湖上有名的高手都在他拳下掌下挣扎、受辱、惨败、呻吟、甚至身亡，却从未想到，他自己也有大败的时候。

他更没有想到在他败的时候，方振眉却假装被他震退，反而说：“承让。”

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想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去好好大哭一顿。

所以他一拱手，飞身下了台。

金太子真个变了脸色，猛抬头往上一望，满目的阴毒凶狠，飞身上了台。

方振眉一来，连胜三场，众人连“好”字都忘了叫，而今金太子再登上了场，众人又屏息以待。

这宋金比武大赛的下半回合，是金先胜三场，宋再胜三场，只剩下这最后一场，决定胜负！

史文圣在台边噤口不语，仿佛也给方振眉的绝世武功所震住了。

这次金太子上台后，屹立不动。

方振眉也没有动。

夕阳残照，落上大旗。

夕阳把天边的云朵都镶了万丈金芒的边彩。

大旗在擂台上依然雄姿飘飞。

方振眉与金太子两人的影子渐渐被拉长。

不过谁都没有动，观众仿佛被这两人的气势所震慑住了。
我是谁自从方振眉来后，一直就站在台边，没有离开过，似乎也看得痴
了。
就在这时，金太子突然动了。

第五十章 惊天一剑

金太子一动就是拔剑：金剑！

夕阳斜照在剑身上，剑身漾起了刺目的金光！

金光直反射方振眉双目。

强光骤然而来，使方振眉不禁闭起了双目。

就在这时，金太子的双剑已发动了。

鹰燕双杀剑法！

剑刺咽喉，剑取胸膛！

眼看就要刺入，方振眉突然一缩！

他的身子快如弹丸，飞退而去！

金太子的身子跟着也疾若劲矢，飞射而出。

金剑追刺方振眉，离咽喉、胸膛始终不过两寸。

方振眉闪电般后退，金太子惊雷般猛追！

台下的人，看得张大了口，一颗心，像随时都要跳出来，却叫不出半个字。

方振眉因强光眩目而失了先机，一直都无法出招、闪躲，只有急退。

金太子更不愿意失去这先机，狠命追击！

方振眉越退越急，金太子越追越快。

众人以为两人最快的轻功，如此骇人，没料到一退一追之间，却只有逐渐加快，不见减退的现象，快到后来，只见台上一黄一白，连人影都看不见了。

两人已闪电般在擂台边沿上跑了十一圈！

金太子的双剑仍离方振眉的要害只有两寸。

就在这时，方振眉忽然感到背后有两道破空之声袭来。

台下，缺耳千手飞镖陈冷！

方振眉闪电般反手抄住两枚飞镖，然而金剑已沾及他的皮肤！

就在这刹间，方振眉忽然斜地里滚了出去。

金太子眼看得手，忽然不见了方振眉，收势不住，“噗噗”二声，金剑刺入了台角木柱里去，直至没柄！

金太子心中一凉，猛拔不出，只见方振眉在斜角处微笑望向自己。

方振眉没有出手。

金太子脸上一片死灰。

因为他知道，此刻方振眉如要杀他，他早已不知死了几次。

金太子满身冷汗，屹立着没动，也没急着把双剑拔出来。

方振眉还是没有出手。

台下却传来一声惨叫。

飞镖陈冷，发出了两枚飞镖，立刻跃起！

金太子不能败，这点缺耳陈冷心里最是明白。

我是谁、沈太公已知道他的身份，金太子一败，只怕他就活不了。

当他跃起的时候，发现擂台上的人已停了手。

他当然可以看得出方振眉对金太子手下留了情。

所以他立时改跃出人群之外，三个起落之后，不料一条鱼丝，已飞卷在他的足踝上。

这刹那间，至少有七八件兵器同时搯进他体内。

其中包括了“天南拳派”的金牛拳，英雄堡堡主的流星锤，南天一凤的玉环钩，镇江府蒋非凡的飞刺，薛金童的流星扫月铛！

这些人都在愤怒中出击，出手自不容情。

所以他惟有发出一声惨叫以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陈冷倒地。沈太公才“噔”地一声，收回鱼丝，然后望向乔厉花。

乔厉花花容失色。

只见沈太公笑道：“你放心，我还不愿意和女娃子动手。”

夕阳斜斜地挂了下来，照在大众的头上、擂台上、大旗上、金太子的衣饰上。

金太子扶着金剑，一直没有说话。

方振眉忽然道：“令师可好？”

金太子道：“好。”

方振眉笑道：“太子的剑法，于年轻的高手里，可说绝无仅有，可惜令师尊剑法如鹰击长空，雄奋激越；令师母剑法轻盈，迅敏辛辣；你的性格恰好介于这两者之间，若能自创出一套剑法，我当非太子之敌了。”

这几句话，真是武林中一大宗师说出来的话，一语道中金太子的缺点，并且提出解决之法，在场的化灰和尚、不同道人乍听之下，也心中一动。

金太子听来，心中也怦然而动，如果他听了这番话，再下苦功多练五年的话，也许他就是日后年轻高手中的天下第一了。

可惜金太子却同时生起了另一种感觉：羞愤！

原来他生性傲慢，生于皇室，无人不对他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几时听人这样批评过他？心中又气又怒，缓缓地拔出了双剑，忽然道：“有一事请教。”

方振眉道：“请教则不敢当。”

金太子说道：“家师曾经教诲我一件事。”

方振眉笑道：“那定必是一些金玉良言了。”

金太子缓缓走前去，说：“家师曾教我，若用他这两把剑，还败在大汉人手中，那我就该自刎当场，他们自会为徒弟报仇！”

方振眉一怔道：“两位师尊的话也未免太……”

金太子忽然皮动肉不动地一笑，道：“你不必担心，我不会死的！”

方振眉笑道：“这就对了——”

金太子截口道：“因为——”随而看着自己手上的双剑，道：“死的是你。”

“死”字一出，双剑急刺而出。

快如闪电！

笑容冻结在方振眉嘴边。

七场已过，胜败既定，方振眉饶而不杀，金太子猝下杀手，众人之为惊动！

说时迟，那时快，剑已刺到！

方振眉连闪躲都来不及！

但是他的左右拇食二指，闪电般挟住两剑剑尖！

挟住时剑尖离咽喉、眉心不及一寸。

但两柄剑立时像镶在岩石上一般，一动也没有动！

就在这时，忽然又是剑光一闪，九点光圈飞打而至！
光圈何来？剑芒何处？
竟是台上的主持：一剑九环，史文圣。
环、剑飞袭方振眉背后。
惊呼、怒叱、骇嘶、怪吼，都抢救不及方振眉的性命。
方振眉忽然松手。
他的身形就像棉花糖一般地，软倒了下去。
他的头顶触着了地，双脚仍像大树一般立在台上。
好一招北派“铁板桥”！
金太子的金剑立时自脸上掠过，恰好刺落两个铁环！
方振眉往后一阵抓拿，左右双手各圈住三个铁环！
铁环一共九个！
两个被金剑挑下，六个已被方振眉所接。
一个“噗”地旋打在方振眉胸上。
这时史文圣的剑尖已到！
方振眉手接环，脚撑地，已入死路，无可招架！
淮北群豪怒吼扑来，却也挽救不及！
方振眉一张嘴，竟咬住了剑尖！
就在这时，金太子的剑势已改往下刺了。
也许在这刹那，方振眉已有应付这两柄剑的办法，可是也来不及使用了。
因为金太子的双剑，忽然暴长。
沈太公曾用最简短的话，把比武的情形，告诉了方振眉一遍。
可是他忘了告诉二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金太子的剑有机关，化灰、不同就是因此而受伤的。
就在这时，又一道剑光掠起！
掠起加急电！
犹如夕阳红霞间，忽然升起了彩虹飞跨！
又像江河万顷，忽然化为千丈飞瀑跃落！
这一柄如雪如玉的长剑，自下而上，后发而先至，竟比一切的剑光环芒，
都更快十倍！
这一双金剑与之一比，有如庸脂俗粉的女人与丽质天生的少女一比。
不但失了色，而且简直没有了存在价值。
这一剑之快、之急、之准、之超脱，就仿佛是画里的天空，一抹空白；
又像是画中的飞瀑一抹飞泉，有着无尽的潜力与威力！
这一剑，穿过所有的剑，“哧”地刺入了金太子的咽喉！
“惊天一剑！”
台下的龙在田忽然大吼一声，叫出了这句话。
惊天一剑。
化灰、不同也变了脸色。
他们之所以会练剑，是因为曾目睹“天涯三绝手”之“剑绝”易水寒大战“扬眉剑”楚冠玉，羡慕到了极点，所以奋而学剑。
可是“剑绝”易水寒的师父，正是“天雷老人”。剑绝之所以成为剑绝，
是因为他的天下无人能接的“天雷一式”。
天雷老人，一生从未败过，他的“天雷一式”也从未有人接得下。

可是在二十五年前，中元夜，华山之巅，他与中原一奇侠萧秋水论剑，苦战一昼夜，天雷一式竟败在这位剑侠的一招下。

那一招正是武林中见所未见，却已风闻天下的：惊天一剑！

萧秋水刺了那一剑后，天雷老人俯首称臣，从今以后，萧秋水再也没有出现过江湖。

而今二十五年后，淮下关，宋金比武大赛中，在这千钧一发的刹那，方振眉竟对金太子刺出了这一剑！

没有人知道方振眉会用剑。

更没有人知道他会惊天一剑。

而今这一剑，忽然在他身上出现了。

闪电惊虹，一瞬而没。

这道雪玉一般的长剑，只在金太子咽喉蜻蜓点水般的稍作停留，便刷地收回方振眉衣袖之中，完全不见了。

好像完全没有刺出这一剑一般。

而这一剑在它滚星过空般的瞬息间里，已照亮了多少人世的温暖，照开了多少人性的心花！

而在化灰、不同的心目中，因为目睹了这一剑，心里撞开了万丈波澜，终于苦学剑道，这且按下不表。

金太子仍没有死。

但他已脱了力。

他的喉咙上多了一个小孔，在那一刹间，他清晰地感觉得到那柄剑，那柄雪玉一般光链无暇的剑，刺入他咽喉，顶住他气管的感觉。

他现在的目光里充满不信与惊讶。

终于成了恐惧。

在刚才的刹那，他的双剑已无力刺下，因为只要他挪移任何一丝，那柄雪亮的剑，都会刺破他的喉管，他就惟有先死，连剑都来不及刺下去便先死。

所以他连动也不敢动，方振眉便收了剑，身子徐徐地从地上挺了起来。

金太子不禁发出了一声太息。

不是因为方振眉居然可以从地上徐徐挺立这份腰力，从地上施铁板桥一跃而起，这并不十分难，但缓缓挺立，这份腰力，就难有几人能做得到。

金太子的太息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已无望杀死方振眉。

他觉得一种前所未有的耻辱，想到他刚才的畏死不敢刺，他更愧无地容。

他一生骁勇善战，养尊处优，从未受过这样的耻辱。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那柄雪玉似的长剑感到畏怖，仿佛它代表了什么，而最叫自己受不了的。

金太子无法忍受这种耻辱，他解决的方法是非常金国武士的——

双剑一反，刺入胃囊，一股刺骨的疼痛，使他向台下的完颜渌叫出了悠长的一声：“把这两柄剑送回给我师父，要他替我报仇——”

嘶声自此而断。

血染擂台。

金太子身亡。

方振眉站在擂台上，大旗旁，良久不语。

史文圣一步一步地向后退去，猛地返身想跑。

他已被方振眉的那一剑吓破了胆。

谁知他退后时，猛听到一声大喝，惊天动地，待他回身来，刚好看见一只大而重的拳头，已到了眼前——

随后他就什么都知道了。

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这一只拳头，正是打碎了他的脸骨的东西！

而这拳头，正是我是谁的拳头！

“把这两柄剑送给我师父，要他替我报仇——”

——方振眉还在想着这两句话。

——金太子死了，金主亮会甘心么？

——西域神鹰、西域金燕又真会罢手么？

——只怕从此以后，宋金两国，更是永无宁日了。

他望望西天的残阳，晕黄古旧的夕阳，曾经照过间关万里关内塞外，曾经照过古道汉陵、盛唐烟云，而今重新照在这面大旗上。

台下那匹长途飞驰过的骏马，现在不禁嘶鸣了一声。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

——方振眉不禁想到了这两句诗。

就在这时，只听一声惊呼，来自信无二：“大哥，大哥，你怎么了？”

龙在田双目微闭，嘴唇亦无力地张开，眉须沾血，残阳无力地照在他的脸上，他已经逝去了。

就在他亲眼看见当年名震江湖的“惊天一剑”神奇般出现，又神奇般消失，在那灿烂的刹那，他叫出了“惊天一剑”之后，便悄然与世长辞了。

他是为了维护淮北武林威望挺身而出，终天死于金太子手上。

但金太子也同样死在这一场擂台大赛中。

而且死在自己的手上。

乔厉花悄悄地站了起来，在哀痛的众人间，想要偷偷地开溜，沈太公的声音忽然响起：“辣椒红！”

乔厉花一下子只觉得头上凉到脚底去了。

沈太公冷笑道：“这次我们放过你。中原弯月刀洗水清的清誉，莫要给你毁了。你要是再不改过，台上的史文圣、台下的陈冷、淮河畔的程千斤、淮河里的施敬塘，都是你的榜样！”

乔厉花站在那里，连动也不敢动。

那边的完颜浊已偷偷溜上了台，抽回了两柄金剑，自人群中溜了出去。

夏侯烈、喀拉图呆站人群之间，茫然不知所措。

锡无后犹自在地上哀号呻吟。

方振眉走下台来，和我是谁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忽然四只手之间，又搭上了另一双手，正是笑嘻嘻的沈太公：“我们终于又在一起了。”

方振眉微笑点头，道：“我们终于又在一起了。”

我是谁望望台上的大旗，望望远方残阳，也道：“是的，我们终于又在一起了。”

第五十一章 为我报仇

习劲风与唐二十都是“取暖帮”门下高手，因近日帮内帮外怪事频生，故奉命巡视边陲一带。习劲风是冀东习家庄的好汉，“习家失魂刀”在他手中使来，已至出神入化之境界；唐二十出身蜀中唐门，唐门唐家堡的子弟以暗器冠绝天下，唐二十的暗器更是败敌无数、伤敌无算、杀敌无情！

这两人可以说是艺高、胆大、见识博、反应敏捷、翻山倒海打熬出来的江湖人，可是他们却从来没有见过这等场面、这种情形。

这时候已夜深，天中一钩残月；因雾气的关系，淡靄一团，似有非有，在这荒山野地里映照在枯桠断柯上，分外冷寂。枯林里每一根树桠都似月芒下千手千爪的妖魔精灵，而春春的钉凿声，也就在这里传出来的。

唐二十和习劲风猛想起了近日“取暖帮”里里外外的怪异事情，手心里捏了把汗，只听钉凿声中还夹杂着极奇特粗鄙的咒语声。

从背后看去，念咒语的人显然是一个女子。她背向两人，长发及腰，背身匀美，白袍宽松，唐二十和习劲风对望了一眼，还没有决定下一步行动之前，就被一事物震住：

那女子一面念着咒语，一面用一把木捶，把一个小布人打人树身里去。

那布制小人全身插满了针，而且贴上了符咒，最奇特的是五官画得栩栩如生，直像个真人一般，身上还写上了生辰八字！

习劲风忍不住喝问：“你这是干什么？”他话才出口，唐二十已凭着淡朦的月芒看清楚那布小人绘着的五官和脸孔！

他乍觉得十分眼熟，想制止习劲风，但习劲风喝问已出。那女子骤然止住了钉捶的动作，在月色黯淡下，树影下，长发低垂白袍上，一动也不动。

习劲风这时也看清楚了那布小人的面目：赫然就是“取暖帮”帮主龙会稽的样子！

习劲风此惊非同小可，却见那布小人的五官，竟渗出血来，想起近日怪事频传，耸然道：“你，你是……”

那女子发出“吱”地一声，缓缓、缓缓的、缓缓地回过身来。

这是一张碎裂的脸，除了血水和脓液外，这一张脸没有一处有完整的五官。习劲风发出一声怪叫之际，唐二十已出了手。

习劲风刀法虽高，但唐二十经验更是丰富。他知道，敌人既然敢动帮主的手脚，恰好给自己两人撞彼，便决不能善了！

唐二十出手极快，七颗铁蒺藜，在半空呼啸着、急鸣着、旋转着急射而出，但半空骤然爆成一百七十一枚细如牛毛的毒针，同时间，他左手的七颗“雷公弹”已打了出去，挟着厉风之中，更令人无法防御的是他脚尖一蹬之下，一支与夜色同黑的飞箭，无声无息地射向对手下部。

——无论对方是人是鬼，这次遇到了他的暗器，都得躺下来！

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忽然天地一黯。同时间，在他身旁的习劲风，听到了他同伴的一声惨叫。

这惨叫声简直不像是人能叫得出来的，这惨叫不是因为痛苦，不是因为恐惧，不是因为绝望，不是因为死亡，而是因为痛苦恐惧绝望死亡一起涌上来罩住他，使他这惨叫声歪曲如一张人脸被煮成了浆糊。然而这的确是唐二十的惨叫。

习劲风一听这惨叫声，心就往下沉。他单掌护胸，瞬息间已变了六式，

右手唰地掣出单刀，但他的双脚，是一直飞退了出去。

他不是见死不救他的同伴，而是凭他的江湖经验告诉他，这非人非鬼的东西，他们二人绝非其敌。

——与其为救一个死去朋友的尸体而牺牲，不如留着条命纠众来复仇。

所以他立即退走，用他一生所能，最快的速度。

他退得可谓极快，一口气跑到了巡察坛，就算是一头快马，也绝不可能有他这种速度。但是人毕竟不是马，他到了巡察坛，已气喘咻咻。

巡察坛是“取暖帮”四大坛之一，主掌坛主是唐十五。唐十五是唐二十的兄长，武功比唐二十和习劲风加起来都还要高。他俩巡视丛林一带，正是因为近日流传的异事，正由这唐十五派去勘察的。

尽管习劲风知气喘如牛，但奔到了赤松坡的分坛，见着了四把巨炬的熊熊烈火，心倒是放下来了。

有唐十五以及其他护坛的十六名兄弟在，他还怕什么？想到这里，恐惧顿失，代之而起是一阵兴奋，几乎晕了一晕。

他忙敛定心神，想：我这不战而逃，在“取暖帮”而言，是不小的罪，加上死的伙伴是唐十五唐坛主的亲弟弟，自己总要编造一番理由，说是怎样与敌一场恶斗，自己又如何冒死闯出云云……但可能因急奔气腾之故，脑里一片混沌，竟连什么都想不起来。

只听一声断喝：“什么人？”六七道人影，已包抄了过来。

习劲风知是自己兄弟，竭力叫了一声：“是我！”勉力停了下来，脚下一阵虚浮，脑袋一阵空荡，人几乎仰天摔倒，来人七手八脚地扶住了他。

“是老习，看样子不大对劲！”

“是遇事了么？唐二十呢？”

“快，快请坛主过来，说老习遇麻烦了。”

只听一声音压住了所有的声浪：“什么事？”一人排众而出，身后跟了七八个人。

习劲风见到烛炬下的人，高大豪壮，十指如钩，正是“巡察坛”坛主唐十五，忙道：“唐坛主，我……”

唐十五沉声道：“你怎么了？二十弟呢？”

习劲风道：“我们……在黑森林那一带……遇到了……遇到了一个女人……”说到这里，只见帮里的兄弟们个个瞧着他，眼神都是极之诡异、奇特的。习劲风怕大家不信，急说“……是真的呀……那女人……很恐怖……”说到这里，只见那一干兄弟的眼神，又露出极之畏惧的神态。

习劲风还想再说，忽觉自己头上有湿湿的东西滴下来，便用手去抹，就这一抹之下，手心便抓了一大堆东西，他一看，原来是整块带血的头皮和半只耳朵、一大络头发，不知怎么的，都抓在手心里了。习劲风不敢相信自己眼睛所见，不禁用手揉揉自己的眼睛，迄此他便什么都看不到了，只发出一声惨呼。

这声惨呼跟他所听到唐二十的惨呼声是一般的，充满：绝望、恐惧、痛苦与濒临死亡的呼号。

他自己是看不见了，但他的兄弟们却亲眼目视，他那一揉之下，一双眼球，都揉落了下来，一落到地上，一挂在鼻梁上，还滴着血浆。

坛里的兄弟眼见他脸发胀、破裂、无一处不渗出血水，而习劲风本身还懵然未知，不禁纷纷退后。

这些江湖汉子并非不够义气，而是这场面委实太过可怕，加上最近传说纷坛，这些人都是有家室子女的，人心是血肉做的，没理由会不怕。

众人往后退时，独有唐十五站着，冷冷地喝了一声：“谁？！”

他那一声喝出去后，人人都凝住了身形，这些人毕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谁都知道这时候乱了阵脚是正中敌人的下怀。

——不知他们的“敌人”是不是“人”呢？

这时只听一阵极端诡异的笑声传来。与其说是笑声，这声音不如说是受伤的豺狼嚎月，或荒山的枯庙破门被风吹动时的声响。这声响自每一个角落传来，再听仔细，声音宛似在天上发出，又似在众人脚底钻了出来。

众人不禁都跳了开去。就在这时，在月芒下一照，有六七人互相指着对方，叫道：“你——”

原来他们彼此都瞧见对方的脸容：膨胀、爆裂，但自身毫无所觉，就像习劲风的情形一模一样。

这几个人震住，其余的人扶住他们，心中有说不出的惊愕。唐十五忽大喝一声：“别去碰他们——”因为他已看出，现在脸部肿裂的六七个人，正是刚才扶持习劲风的那几个人！

但唐十五想通时，未免已太迟了一些，那六七个人，脸上已渗出了血水，而扶过他们的八九个人，脸容也开始变成惨异的绿色，目眦欲裂地看看自己扶过人的手掌，只剩下三名坛里的高手，没有碰触过任何人，都已抽出了兵器。

这时那怪笑声，忽呈尖锐，宛似有人用石块尖端在一柄薄刀口上磨擦一般刺耳。

唐十五脸色变了，他一手探入怀里，一面呼道：

“守住阵势！”

他说完这句话就开始退。退到他那火炬下的檀木桌旁。这时火炬被急风带动，晃动不已，他迅速在纸上写了四个字：

“为我报仇。”

他写完这四个字时，已听到第一声惨叫。他看也不看，桌旁竹笼里抓出一只白鸽，把纸迅速折成一小卷，这时他已听到第二声吼嚎。他即把纸卷系在白鸽足爪上，这时第三声惨嘶又响起了。他长吸一口气，知道仅剩下的三名坛中兄弟的命也断送了。

他回过身去之际，已把白鸽放了。

——只要这白鸽能飞得出去，他一切都不怕了。因为就算死，也会有人为他报仇。那人曾答应过，一定会替他做一件事。那个人答允过的一定做到，就算是要那人把南极的一座冰山移到长安或要那人在沙漠里钓一条红鳟，那人都一定可以办得到。他跟那个人是朋友，好朋友。

但唐十五随即又发现，火炬映照下，那毛笔笔尖的颜色，是幽异的绿而不是墨黑。

——他蘸的明明是墨，墨又怎会变成了绿？

他忽然觉得手心发麻，而因为他正探手入怀扣着暗器，一下子连心脏也麻痹了。这时那怪笑声又响起，就在他耳边响起，尖锐、可怕、如撕裂血肉模糊的肉体。

唐十五很想再挣扎，但他知道，自己此刻跟习劲风的情形已差不了多少。他心中本还有一点欣慰：那信鸽会飞到该飞到的人手上，那人只要接到了，

一定会为他报仇，一定能保住“取暖帮”……但是，那墨水，连他用笔蘸上来写时，也使他中了毒，而今，那墨汁写在纸上，绑在信鸽腿上，信鸽又怎么禁受得了那剧毒？……

这是他最后的一个想法，这想法更令他原来仅存的一线生机都幻灭了。这加速了他的死亡。

——那信鸽，是不是永远不会飞到那人的手上呢……是的。

白衣方振眉的确是永远都收不到这封信。但这封信却给别人收到了。

那只白鸽飞不到一里路，便毒气自足爪攻心，掉落下来。但白鸽却掉落到一人的手上。

这也不是凑巧。因为那人便是沈太公。

沈太公除了年纪大、锋头大、脾气大等“三大”外，他最大的兴趣就是得罪人和爱打抱不平，其余就是喜欢钓鱼、抓鸟。

他钓鱼不用钩，他钓鱼是为了放鱼。鱼是他的朋友，他的鱼曾经协助他在一次在水底下极恶劣的形势中击败一个水中高手施敬塘，他抓鸟同样是为了好玩，绝不是要残害鸟类。

他一眼就看见天上飞鸟有一只不大对劲，所以追了半里，终于接到了落下来的鸟，看到了字条，却不知道这字条是写给谁的。

同时也中了毒。

这毒极厉害，蔓延得极快，但要毒倒沈太公，却不容易。

因为他身边还有一个人。

大侠我是谁。

我是谁一生中过无数次毒，有人说，他着了敌人的道儿要比他一生里打的喷嚏还多，但他却是个解毒名家，所谓“久病能自医”，我是谁虽无自医之能，但医人还是有一套的，何况那笔墨上的毒性经数度传送，毒力已然极微。

我是谁解了沈太公的毒。这回，就算没有那“为我报仇”四字，沈太公也一定非要为他自己报仇不可了。

何况还有个我是谁。

惟恐天下不乱，只有天下大乱时他正好可以行他的侠仗他的义的大侠我是谁。

有这两个人在一起，纵是宁静如镜的西子湖，也要变作潮汐怒涨的钱塘江。

这时候，离开云南“三虫原是一条龙，三司云贵取暖帮”的“取暖帮”帮主龙会稽的五十岁寿辰，还有三天。

这时候，沈太公和我是谁正在研究那毒的来源。

“究竟哪个王八兔崽子要谋害我老人家？”沈太公蹙着银眉：“那兔崽子下了毒居然还指望我老人家替他报仇？”他问我是谁。

我是谁答：“你问我，我问谁？”

沈太公的眼睛亮了：“你叫我是谁是不是？”

我是谁一愕，沈太公又说：“假如江湖上要找一武功不算太差，常常替人出头但也常常给人打得像王八一般而要劳那没衣服换洗的财神爷来救驾的家伙，那一定准是你我是谁无疑了。”

我是谁虽听得满不是味儿，也只好点点头。那沈太公嘴里的“没衣服换洗的财神爷”便是白衣方振眉。沈太公最看不惯方振眉常穿白衫，便戏称之

为“没衣服换洗的”，至于“财神爷”，系指每逢我是谁、沈太公吃了饭住了店没钱付店家之际，方振眉总是及时赶来做“冤大头”的意思。

——在沈太公和我是谁这等江湖汉子的心中，他们有难方振眉舍身相救，乃是义所当为的事。因为换了对方面，他们也一样为义不惜身，反而是方振眉替他们“破财消灾”，他们却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正如要找一个童颜鹤发、英俊潇洒、武功飘逸神奇、心地善良可爱，为人可敬可亲的武林不世高手，自是非我沈太公莫属了。嘿嘿，这名号我想不认也没法子。”沈太公继续说，“所以，要找下毒的人，只要找到这里一带的用毒高手，便可以了。”

沈太公越说越肯定，瞪住我是谁问：“你说，这儿是什么地方？”

“云南。”

沈太公点着头道：“云南的武林人物中有谁是用毒高手我是谁冷冷地截道：“不用问了，云南这一带的高手，很少人不会用毒的。”

沈太公跺着脚道：“毒自是人人会用，但能毒得倒我沈太公的，当然是在武林中也算得上数一数二的高手了，你说，有谁……”

我是谁沉声道：“有，‘三虫原是一条龙，三司云贵取暖帮’。”

沈太公也沉静了下来，一会儿才涩声道：“这十四个字，说的是四个帮派。”

我是谁道：“‘三虫’、‘三司’是其中三个蛊毒绝门，即是司空退、司寇小豆、与司无求三人各所领导的神秘帮会。”

沈太公也沉声道：“还有‘一条龙’和‘取暖帮’，就是指龙会稽龙大侠和他那帮人马。”

我是谁道：“这四帮人马，凭你和我连半帮都挑不起。”

又缄默了一会。沈太公低声问：“但我们闯荡江湖的原则是什么？”

我是谁一字一句地道：“只要义理在，管他刀山火海。”我是谁语毕，两人击掌大笑，沈太公问：“三虫三司一条龙，却是先找谁好？”

我是谁浓眉一剔，道：“一条龙龙会稽。”

“龙会稽？”

“因为龙会稽是云南群龙之首。因有他在，云南的三大施毒高手才俯首称臣，团结戮力，不毒害无辜平民。他最不可能下毒，所以，惟有从他那儿，最可能找出下毒的人。”

龙会稽在他离五十岁寿辰前二天，站在宽敞的石阶上的平台，看着被抬进来的三十六具尸首，其中还包括他手下四大坛主之一“剑掌刃指”谏天从。

这是他第二个死得不明不白的坛主。也是他在帮中二十八年来第二个死去的坛主。

二十八年来，他的“取暖帮”以仁为旗，以义为帜，谁人敢捋虎鬃？就算是在收复“三司三虫”那一场决战里，自己亲自出马，以大义服人，不流一滴血，更没有牺牲过如许多的人马。

此刻他手下四大坛主之二——唐十五与谏天从——已无缘无故送了性命。其他牺牲的手下，近月来已经逾百，就像这三十五人，其中有五六人，这是因碰触到已死的弟兄死尸才致中毒身亡的。

可是他们中的是什么毒呢？龙会稽也一无所知。单凭这点，他手心微微出汗，敌手的下毒本领，决不在他之下。——究竟是谁呢？

他仰首看着平台上的木柱，黝黑的檀木一层一层交错地架上去，使得屋

顶上一片黯黑。这房子也筑了相当时日了吧？房子经过一些年代，如不复修，始终要倒塌的，难道帮里也一般相似？龙会稽双手负在背后，心里有着根深的慨叹。

然后他就听到背后有一丝微细碎的步履声。

他不用回过头去便知道来的是什么人。林清莺虽是他的续弦，但十分了解他的脾性，在他思虑一件事情的时候是绝不会打扰他的。

所以他轻轻叹了口气：“莺儿。”

林清莺一双黑白分明的眼，关注地凝在龙会稽的侧面上。她丈夫英雄式的脸骨，双颧分外地扩张，鼻如悬筒，挂在微带铁色的脸上。

她叹了口气，随而也看到了那三十六具用油布纸裹住的尸体。

“……这些……谏坛主他……”

龙会稽点了点头，用手搭在他妻子的肩上：她已有八个月的身孕，不能教她受了惊吓。

他看着林清莺略为丰腴的身段、柔顺听话的圆脸，充满了平实与深情，但却有一双智慧的明灯，烛照着自己，使自己暖，使自己亮，使自己爱惜……也使他想到从前那人儿……不，他不想去想她，便柔声道：“莺儿，你不在阁楼里歇着，出来作什么？”

林清莺微微苍白的脸靥有一种淡淡的慌惶：“休、叶二位坛主要求见。”

龙会稽随即向阶下的壮丁传谕道：“请二位坛主进见。”他感觉出妻子的未尽之意，执握着她的柔莫柔声问：

“怎么了？你？”

龙会稽这一问，本来极力掩饰着的林清莺，无助地合上了眼，两行清泪自眼梢流了出来。

龙会稽急得摇着她，问：“是怎么一回事？”

“……声音。”林清莺的声音近乎是呻吟和抽泣的。

“声音？什么声音？”

“……我没有听过那种声音……”只说了半句，林清莺仿似怕触及那恐惧的记忆，便说不下去了。

是什么声音？什么时候听到的？在哪里听到的？尽管龙会稽觉得他妻子可能只是怀孕期的幻觉与不安，以及因近日的传言而受影响，不过他还是试图藉其他的情形来问出个究竟。

林清莺的身子抖哆嗦着，但她竭力抑制畏怖与伤悲，同时因为丈大的关切问候可以依仗，使她更为脆弱。

“……很多、很多的声音。开始是来自屋顶上，有声音在说：你生的时候，就是死的时候……还说：你没来得及生，那死婴会咬死你……还有很多可怕的话……”龙会稽双眉一剪：“屋顶上？”

林清莺哭着：“……后来，后来就到了我肚子里在说……说很多可怖的话。你不知道，晚上，你都不跟我在一起，但是我见到了……”

“见到了什么？”龙会稽看到妻子那因惶怖而散乱的眼神，不禁一阵心痛。

“孩子……”林清莺的神智显然非常迷乱。

“孩子？”

“……我看到了我们没有出世的孩子……那孩子……”

“那孩子怎么了？”

“那孩子……他……他……”林清莺噎地一声哭了出来，说得很伤心，非常之伤心。

“……他……他身体好小，好嫩，就像所有的孩子一模一样……但是，头……他的脸，老得……都是皱纹，齜着长牙，狞笑着，要噬我……”

龙会稽一手揽着妻子，矍然回首，喝道：“是谁？！”随即觉得自己未免紧张了一些，定了定神，强笑道：

“你们。”

第五十二章 蛊

两人一起半跪，以右掌拍地为礼，齐喊道：“内坛休子符、外坛叶编舟向帮主请安。”

龙会稽横目向那些尸首扫过去，伸手示意两人起身，道：“事情你们都知道了。”

两人道：“知道了。”其中一人甚是英伟俊朗，年轻潇洒，上前一步抱拳道：“禀帮主，外边传言……”

龙会稽双眉又是一耸：“外面传言又是怎样？”

那俊秀青年望了林清莺一眼，道：“因为最近方圆数百里内怪事频生，实在使人心沸腾。阿狗镇附近的墓冢，一夜之间，棺椁尽起，尸首全部都不见。次日在镇关墙上发现数十具墓棺里的尸骸，挂在烈日下，但守关的戍卒全被人在喉管吸干血液而死。……还有这一带三十六个大小市镇，路上都钉满针孔有涂上人血的小人，还粘上时辰八字，那所绘的人像五官，还……”

龙会稽微微一笑：“还怎么样？还很像我是不是？”林清莺听着，不禁紧紧地抓紧了龙会稽的臂膀。

青年低下头说：“是。”

他身后那威风凛凛的中年人接道：“除了休坛主所说的情形外，我们四坛弟子，常遭暗算……连一般民众，也怨载连天，因为他们所养的牲口，连同一些黄花少女，也失了踪。还有一些怪事，以前不曾发生过的……好像村口平时的老实忠厚的李老头，竟发起狂了，奸了自己的养女，还杀了从中阻止的老婆……”

青年接着说：“又如南山恶口的穷教书先生达公子，居然丧心病狂，宰了自己的老母，切成小块，在锅中煮来吃，还叫了邻人共餐，吃到一半，客人都说好吃，问吃的是什么肉，听那达公子说起，方才知道，吐都来不及了……帮主，这些丧尽天良的事，以前可从来没有过……”

林清莺听到这里，已经开始要呕吐，龙会稽示意婢女过来扶她回房休息，边安慰她道：“莺儿，你先回去，不要胡思乱想，我处理妥一些事务，再来陪你……”

待林清莺离去，没入房廊深暗处后，龙会稽又双眉一扬，问那中年人道：“叶坛主，那两个没人性的家伙都处置了没有？”

“铁面神鹰”叶编舟答：“都处理了。取暖帮本就维护这一带的正义，没料最近发生了那么多的事。”

龙会稽沉吟半晌，道：“那些尸首的死因休坛主都检验过了么？”

“九命书生”休子符答：“都检验过了。”龙会稽即问：“中的是什么毒？”

休子符顿了顿：“毒……”龙会稽听他有些期期艾艾，便道：“照直说。”

休子符道：“他们都似乎并非中毒而死的。”

龙会稽白眉陡扬：“那他们因何而死？”

休子符嚅嚅道：“属下查过了……如果是毒，一定有毒的根源，可能是一滴水，或一些粉末、一阵浓烟、一件暗器、一种功力，可是我们连一样毒物都搜不出，但死人身上的任何事物都染有剧毒。……去抬死者回来的人，有些在尸身上碰触过，也全身胀裂而死……但是隔了一天去碰触尸首的，却一点事儿也没有。……要是毒，怎会发作时那么厉害，消失时又一点效用都

没有了呢？”

龙会稽盯着他，一字一句地问：“如果不是毒，难道连唐十五、谶天从二位坛主也是莫名其妙病死的吗？”

休子符皱青眉，印堂间留下一道深深的皱纹，道：“不是病死，也不是毒。”

龙会稽双眉一起：“那是什么？”

休子符道：“蛊。”

龙会稽一震，失声道：“蛊。”

休子符道：“蛊比毒更高深，只有蛊，才能办得到杀人找不出根源。”

叶编舟忽插口道：“蛊不但可以杀人，而且可以驱魔唤邪、迷人神智，甚至可以令死人复活，作出惊世骇俗的事来……在云贵一带，使蛊术的帮派，多得不胜枚举……”

休子符接口低声道：“但真正成大器的只有三派，其他小股巫术蛊法，莫不各附庸于这三派之内……”

龙会稽沉声道：“你是说……”

休子符用力一颌首道：“正是奉帮主为龙首的三大势力：司无求的‘茅山峒’，司寇小豆的‘幽灵三十’，司空退的‘人头幡’。”

龙会稽怔怔地道：“可是……可是他们都是我的部属盟友啊！”

休子符道：“帮主勿怪属下冒死进言：以我之见，三司之所以服膺帮主，是因为在三司势力互相恶斗竞争下，死伤累累，不得不旗休鼓息，求和平以养实力。但他们绝非善良之辈，也非池中物，这日久以来养精蓄锐之下……”

龙会稽忽然问了一句话：“这些日子以来，发生了那么多钉小人、路祭、流血的失常事情，大家对我和取暖帮的看法怎样？”

休子符道：“这……”

叶编舟道：“帮主有问，不敢相瞒：现下取暖帮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凡所过处，都说取暖帮没有积德，犯了天怒，致有悖常理，要换选龙头的呼声渐众。”

龙会稽扬着眉道：“没有积德？我姓龙的人是杀了不少，但自问没错杀一人……”

叶编舟道：“可是，龙帮主昔时有负于‘阴火公主’……”话未说完，龙会稽脸色刹地变得通红，陡地双手一起，已抓在叶编舟双肩之上，十指深深地嵌入肉里去。

叶编舟痛得脸肌抽搐着，满额是汗，但神色依然无惧，道：“帮主，属下宁可战亡谏死，不忍负义昧主。”

龙会稽左右太阳穴上青筋突突地跳着，十指却一根一根地松了开来，好一会，拍拍叶编舟的肩膀，道：

“好。”

叶编舟双眼眶中盈着泪，道：“属下自知说话不检处，恳请帮主降罪……”

龙会稽挥挥手道：“没什么。但公主……她已不在人间……就不要在二娘面前再提起了。”

叶编舟用力地点头，然后低着头。江湖上的汉子，就算是落泪，也不愿意让人看到。

龙会稽的声音有些干涩：“你们说……那些人要拔掉咱们取暖帮，会选在什么时候？”

叶编舟和休子符对视了一眼，龙会稽的神情很有些苍凉，“我说过了……直说无妨。”

休子符终于道：“还有……还有两天，就是帮主您的大寿龙会稽点了点头，摆了摆手，“你们去吧……要严加防守，他们既然拔了谏天从、唐十五，对你们，只怕也……”

休子符、叶编舟躬身道：“这个属下自会晓得，请帮主多保重。”

龙会稽又道：“好。庆寿的事，还是照原订的计划。敌人既想要我们慌了手脚，咱们就偏不……也瞧瞧究竟还有几条好汉敢来参加这死亡宴会……”

休子符道：“帮主别那么说，就算来的是鬼不是人，咱们也教他在幽冥地府里翻不了身。”

龙会稽摇首道：“我不是不相信你们的能耐。但是，敌人既有这等声势，今日取暖帮也可以说到了生死存亡之际了。个人生死，并不足惜，只是取暖帮再不能维持此地正义，又造成数十年前的蛊毒残害无辜，三司篡位相拼互杀，那才是天大的不幸……不过，”他顿了一顿又道：“这次寿宴，宾客虽少，但来者定必不凡。其中还有一人，只要他来了，足以将取暖帮起死回生……”

叶编舟、休子符不禁都问了出声：“是谁？”“不知……”他本来想说：“不知哪一位有此份量？”但一听那人的名字，想问下去的话都吞了回去。

“江南白衣，方振眉。”

休子符喜道：“有白衣方振眉来，真是再好也没有了，却不知……”

龙会稽微微笑道：“我本与这位江南名侠，也素昧平生，但唐十五跟他却是肝胆相照，唐坛主曾邀他来参加我的寿辰，那时，还没有发生这些事儿，唐坛主，他，也并未遇害……”说到这里，想起唐十五在取暖帮中的种种功绩，不禁十分感慨，看向那三十六具尸首前面的两具，即是谏天从与唐十五的尸体。

就在这一眼间，骤然，油布纸抖动了起来，龙会稽在刹那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谏天从的死尸已扑了起来，已暴涨碎裂的眼光碧绿如磷，十只手指，已向龙会稽的咽喉、休子符的腹腔骈插了过去！

这下变起遽然，龙会稽及时一仰身，避过一插，一脚踢出、“砰”地踢在那僵尸的胸膛，但同时间，谏天从的左手，已刺入毫无防备的休子符腹里。

谏天从被踢飞、落到丈外，骨噜一声，如一串被拆了线的珠子散落到地上，休子符哎呀一声，踣倒于地。

叶编舟怒喝，上前，但谏天从已死了，真的死了，他本已毁烂的脸上，脓汁渗出，更为可怖。

休子符捂腹痛出了冷汗，嘶声叫：“……蛊……蛊！”

龙会稽心里最是清楚，自己那一脚“夸父奔日腿法”，只是将谏天从踢飞出去，绝不至于死。但是谏天从根本已经死了，是一种神秘的力量，使这已死的亲信变成了凶手，向自己等人施一记辣手，然后再彻底地死去。

谏天从外号“剑掌刃指”，十指双手的功夫，比刀尖、比剑利、比斧更能劈斫，要是一记击中要害，哪还有救？龙会稽那一脚虽踢得快，但休子符已着了半招。

龙会稽这样想的时候，后房忽然传出一声尖叫。

——那是婢女小楼的尖呼。

龙府的家仆婢女，自非寻常之辈，若不是遇着极大的惊吓，断断不会发生这样的叫喊：何况，这叫声正是送二娘回房的婢女小楼所发出来的。

尖叫声甫起，龙会稽如龙游于天，一闪掠出，半空向叶编舟抛下了一句话：“保护休坛主！”

尖叫声要到末了时，龙会稽已到了那惊骇欲绝的婢女身前。他一把抓住她。喝问：“什么事？！”随即就发现了倒在地上的林清莺。

他立即过去扶起她，内力透过掌心传入林清莺体内。林清莺原本苍白如纸的脸色才泛起了约略红霞。

那婢女见到帮主，才能结结巴巴地说出话来：“……刚才，有一个小孩子，长了一张老人的脸孔，龇着牙、咧着嘴、对二娘说……”说到这里，脸上露出一种极之恐惧的神色来，竟说不下去了。

“说什么？”

“他说……说……说老爷您……您害死了阴火公主和她的孩子……现在，那孩子就要化成魂魄，投入二娘肚里，重新投胎，来害死二娘肚里的孩子……他说完了之后，就，就扑上来，露齿而噬……那时，我就叫了……”

龙会稽游目如电，四处一扫：“现在那妖怪呢？”

“……我一叫，它……它就不见了。”

龙会稽重重地哼了一声，太阳穴凸浮起了青筋，心里想到了一些事，令他又痛悔，又懊恼，这时怀里的林清莺忽然动了一下，龙会稽忙低下头问：“莺儿，你怎么了？”

林清莺双目散乱无神，仅从嘴里吐出断断续续的几个字：

“……我们……我们不要那孩子，好吗？……”

她说着，柔弱的手紧紧握住龙会稽强而有力的手掌。龙会稽觉得她的手是握住了他的心，他抽痛着、泣血的心！

龙会稽已五十岁，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对这样一个日暮近黄昏的老人来说，二娘肚里的孩子，也许是他最后的机会，生命的惟一延续。

这时候，离开龙会稽大寿，只剩下了两天。

季节已春寒。烟花江畔，一线夕阳斜照，江上映得一片炫灿，像一幅金亮的画，画里有很多人物走过。原来这江水因积雪未融，仍铺着薄薄的一层冰，但大部分都已消融了，所以薄冰浮在水上，映着夕阳，发出与波光同样的绚丽的颜色，这都是因为去年的雪下得太久之故。江里伸出几支不知名的水草。草端还开了小花，在不知名的岁月里默默开着。江上浮着一层淡淡的雾气。

那金色的水光，却是柔静的。水鸟掠过，又迅即没人对岸的芦苇丛里。摆渡的舟子已去了对岸，待渡的人在江畔。

我是谁和沈太公也在江畔。

我是谁痴痴地看着夕阳流水。他魁梧的身躯却有多愁善感的心思。当然，英雄好汉长街喋血，山巅恶斗、弹铗高歌、醉酒气酣，为一件别人看来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惜拔刀而起，为正义真理不惜洒热血抛头颅，在在都是等闲事耳。但是，在偶尔掠过楼头，闻不知谁家女子所奏的清乐而涌起愁思，或在夜雨野店里，游子在独饮一壶烈酒，或在春寒江畔，那天涯的浪客不禁想起许多往事。

我是谁在想：这么美的江畔，为什么我身畔不是在水一方的伊人，或百媚千娇的少女，共沐在如此良辰美景中，而是那老不死的沈太公呢？

他侧头过去看看沈太公，沈太公依旧眯着眼，歪着塌鼻子，噘着嘴撚着白胡子，一蹦一跳的，像个小孩子。

我是谁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这老家伙已讲了一天的话，在这夜幕黄昏时，还要自个儿跟自个儿说着话。

沈太公是在说着话。

“奇怪。”他说：“怎么一路上来，都尽是针扎的小人、钉凿的俑像……？这几天也不是盂兰节，为什么走过的几处市镇，街道上都飘着铅宝冥纸的灰炉？……为什么……”他转目过去，只见到江边也有两个村人，点了香烛，在叩头拜神，嘴里念念有词，那老婆婆还用桃木剑，大力打在地上铺展着的纸衣上。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大慈大悲菩萨，除魔逐妖，快将妖怪驱除……”

沈太公不禁走上前去问：“这位大叔大婶，因何这里数十里内，都有人拜祭，到底是什么节祭啊……”

那对老公公老婆婆拜到兴酣，有人骚扰，本大有火气，但听是外乡口音，回头见到胡子白花花的老头儿，又称呼自己两人做“大叔大婶”，不禁消了些气儿。

原来这一带村俗，喜欢人称呼自己为老大，尤其是老人称呼自己老，乃是添寿之吉兆。

他们当然不知道沈太公一向喜欢自认年轻。

当下那老婆婆答：

“哎呀，您是从外乡来的，当不知这儿附近，闹鬼啊……”说到这里，用手摆在腮边示意要小声：

“……就是呀，单止这江畔，从前几十年，也没浸死过一头猪，最近个把月来啊，却翻了两次渡，淹死了七八个人……”沈太公这才明白，敢情这对老夫妇是这儿摆渡生意的老板和老板娘。

“怎么忽然闹得如此之凶呢？”他问。

老板娘这可怨气冲天了。“……不都是那龙老爷子！他老人家以前作了孽，竟敢弃了发妻，害死了老婆，哎呀，龙老爷子的前妻可是‘阴火公主’啊……”

“谁是‘阴火公主’？”沈太公不禁追问下去。

那老婆婆大感诧异。沈太公知她疑忌是陌生人，便没有问下去，只递给她一锭银子，掩在她手心里，说：“……这儿是我对神灵一点心意，你收了吧，拿来奉祀神明。”

老婆婆立即笑逐颜开：“既是敬神用的，我也不敢不收，待买三牲礼酒来，再替你祈福便了。我看您老实，也就说吧：

阴火公主就是当年云贵一带‘幽冥王’的独生女儿呀……”

“幽冥王？”沈太公倒是一怔。

“幽冥王”倒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云贵一带本是“幽冥王”薛梦山的天下。这人据说有神秘的力量，可以半夜飞剑、取人首级，并善用毒，且擅长蛊术，不但可以害人，也可以救人，更可以使人服膺于他，为他所用。当时的“三司”，是“幽冥王”座下官职，司无求、司空退、司寇小豆三人，都原只是他手下相当于堂主之职。直至“幽冥王”暴毙后，司无、司空、司

寇三人争夺坛位、互相干戈，无所不用其极，方致有“茅山峒”、“人头幡”、“幽灵三十”三个派别的起源。

老婆婆似乎怪他孤陋寡闻似的。

“是呀，幽冥王死后，阴火公主是他惟一的女儿。本来‘幽冥王’创‘取暖帮’的基业就是传女不传子的，而龙老爷子当初独占鳌头，娶了阴火公主……哎呀，龙老爷子当时名望确如日中天，但没料到还是男人那股德性，弃了糟糠妻，应了现眼报啰——”

说到这里，老婆婆似也发觉自己微带有些幸灾乐祸的语调，忙补充说：“我……我也只知道那么多。总之……龙老爷子确实为这带居民造了不少福，但阴火公主去后，龙老爷子声誉一落千丈，最近又生那么多事，人人都看见到处有人钉龙老爷子的时辰八字和绘像，听说是阴火公主的幽魂作的呢。……要不是‘灵隐寺’的女菩萨赶到每处去拜祭念佛超度，乡里们的怨气还多着呢！”说着合十作“南无阿弥陀佛”状，向着沈太公背后，拜了一拜。

沈太公回身望去，只见自己身后，有四个女尼，也微微合十。

沈太公奇道：“灵隐寺？”

“是呀，”老婆婆说，“就是这十位为乡亲们奔走驱邪的女菩萨，生观音。”

由于这是边陲一带的武林外史，沈太公对于“灵隐寺”并不熟悉，但顾名思义，这必定跟司寇小豆所主持的“幽灵三十”有关。只听那老婆婆兀目喃喃地道：“……凡是这几位生菩萨拜祭过的地方，就再没有邪魔骚扰，定是神仙下凡来，再世如来观音……”

沈太公点点头，本再想向摆渡处的女尼望去。但就在这一转首间，那四个女尼，已失去踪影，只余下金波粼粼、连天的水，摆渡的舟子已将靠岸。

却在这时，沈太公的眼睛亮了一亮。

还是因为夕照赭辉，或映在水上冰上的眩人，沈太公却震住了。

摆渡江的木桥上，已等了许多待舟的人。这许许多多的人，因听他问起老婆婆的话，也都咕哝地谈了起来，都是怨责龙会稽招惹了天怒的多。然而在这一群人里，沈太公这一望，只望见了一人。

一个小小的女孩子，也许因为觉得他问得很憨还是胡子白花花或其他什么的，对他纯纯的，笑了一笑。

一刹那间，沈太公的眼中没有了浮冰、波光、舟子、夕阳，脑里也没有了阴火公主幽灵三十幽冥王，只有这一笑。

这一笑真好。

第五十三章 江边的少女

这女子大概只有十三四岁，长得十分清秀，笑起来两颗特大的门牙，带着白皙的羞涩，大概是因为看到沈太公回望的样子有些可笑才不禁笑起来的吧？这女子很小，小额匀美，白净羞涩，头发很长，这是沈太公第一个对她的印象：很熟悉的感觉。

这女孩也发觉自己失礼了，但她很喜欢那老公公，银白花花的胡子，像许许多多的银子——可是她从来没有触抚摸过银子，仅有一次，她跟老奶奶去探望爹爹的时候，爹爹那高高大大的柜里，有一排排的银子，但银子也不是她爹爹的，她爹只是当铺里的写当票子的。她爹爹过世了以后，她更没有见过银子了——甚至连铜钱也难瞧得见了。

她感觉到自己的失礼，羞怯地垂下了头，玩弄着衣角，希望老公公不要怪责她，她是因为觉得老公公可亲才笑的。

可是那老公公眼光还是看着她，她心里有些害怕。

老奶奶也知道她闯祸了，便佯作大声说斥她：“没规没矩的，笑，笑什么！也不怕人家笑话。”

小姑娘红了张脸，却知道老奶奶不是真要骂她。沈太公真想过去叫那老妇不要斥喝小姑娘，他喜欢看她笑，就算太阳不照风儿不吹晚上夜猫子不叫，他也希望看见小姑娘笑。

由于心里渴望着，他就真的走过去了。忽然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沈太公心里一凛：自己怎么这般糊涂，要是为敌人所趁怎么办？他一手扣住那只手的脉门，霍然回身，只见我是谁好像发现他额上长了两只角一般瞪着他，问：“你没发烧吧？”

沈太公气道：“你才发烧哪。”

我是谁仍是不敢相信他没事：“那你为什么陆上不走，要到水里去？”

沈太公低头一看，原来水已淹到膝盖上来了。原来自己只图走直线去到那小姑娘的面前，而不知河水在前面，越走越深。当下他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便说：“我……我看到一尾，一尾很大的鱼。”

我是谁瞪着他，半晌才道：“美人鱼？”

沈太公又听到了小姑娘那像夹竹桃迎风开绽的笑声。

这时候摆渡的舟子已靠岸，一行人已挤上船去。

那几个尼姑不知何时又已出现在人堆里，沈太公也想挤过去上船，我是谁一把揪住他：“你上船去做什么？”

沈太公搔搔头，道：“我要过对岸啊！”

我是谁这次觉得沈太公不止头上长了两只角了，简直还在鼻子上长了一粒番石榴：“你几时变得这么虔诚？”

沈太公瞠目道：“你说什么？”

我是谁摇摇头，叹了口气：“过对岸去的人，都是为了拜祭‘灵隐寺’的‘济生娘娘’，你去做什么？”

这时舟子已用橹篙撑离了渡头，远远荡出去，小舟在江水中打着一折一叠的金波，在夕阳映照、雾气弥漫的江上，远远地荡漾开去，舟上只剩几簇黑点，沈太公已分不清谁是谁了。

小姑娘的名字叫小雪。她跟老奶奶上了岸，岸上杂草丛生，只有一条路，路通向数百道石阶，石阶上就是“灵隐寺”。

她跟老奶奶随着虔诚的人群，一直往寺殿走去。那一级又一级的石阶，像走不完似的，每道石阶都因青苔的生长而布成不同的图案，小雪用手摸上一摸，那青苔还是软手的、微湿的。

然而老奶奶的体力可不行。上那么高远的石阶对老年人来说都是过分吃力的事。

但老奶奶心里是为了替小孙女拜神许愿而来的，听说这神寺是专保佑女孩儿家，凡是在这古刹祈过福的，都极少会在这次妖祸中遭劫。因为她这个小孙女是她心里惟一的顾虑。如果她这把年纪，万一有个不测，小孙女就完全孤苦无依了。她正为这苦命的孩子操心，可是孩子见她走得蹒跚，停下来扶持她、等她，但一双眼珠子，在刘海下溜呀溜的，跟石阶外的茅草一般的野。

所以老奶奶叹口气说：“小雪，你就别等奶奶了，先上去许个愿吧，奶奶途中还要歇几次呢……”

小雪开心地笑说：“好。奶奶，我先上去给您老许愿，要菩萨保佑奶奶长命百岁，身体好得可以一天上上下下这些石阶十来趟……”

老奶奶笑啐道：“傻丫头，老奶奶要在这儿一天上上下下几十趟做什么……”因为她说这话时小雪已追一只大彩蝶跑远了，她就喃喃地道：“傻丫头！”

又走了几十步，老奶奶累了，便咕啾着坐下来，正要吐一口痰，忽然瞥见石阶上凹陷的水洼上倒映着几个人影。她吃了一惊，吃力回头看去，原来是四个尼姑。

“哦，是四位女菩萨……”她这样招呼道。

可是那四个尼姑神色木然，一个说：“我看是最适合的了。”

另一个尼姑说：“既是，何不动手？”

老奶奶正听得莫名其妙，一个尼姑问：“那女孩除了你，还有没有别的亲戚？”

老奶奶下意识地摇了摇头，一个尼姑向她也摇了摇头，老奶奶不知是什么意思，那女尼脸色苍自如刀，一手夺了她挂在肘部的篮子，抛下石阶去，香啊烛啊铅宝啊祭品啊都堆到一石阶下去。

老奶奶吓得呆住了，那女尼从侧一脚，把她踢了下去，咕咚咕咚的一直滚落，随着老奶奶一声悲鸣哀呼，已落下百来级石阶，额上都是血，流落在皱纹折里成了一条条血沟。

那四个女尼互视了一眼，正待往石阶上走，忽听到老奶奶在石阶上一声低声呻吟。四个女尼的脸上，一齐露出狠辣的神情，其中一尼，急窜而下，半空中三次以脚尖点在石级上，竟就落到石阶下面。

老奶奶微睁着眼，因为眼球沾了血迹，又因夕阳照在她脸上，所以她什么也看不清楚，只低声唤她孙女的名字。

那女尼冷哼一声，一脚就踩下去，踏在老奶奶胸前，老奶奶呕了一口血，立即身亡。

小雪跟着彩蝶，追了一阵子，本来很开心，但不知怎的，总是惦念着老奶奶，并感觉到似乎有人在叫她的名字，所以她就无心追逐蝴蝶了，从野草地回到石阶上来，怔怔望着高耸的石塔，嘴里叨了根草等了一阵，还不见老奶奶上来，便忍不住蹦跳着下去探看老奶奶。

忽然她的蹦跳顿住了。因为她看见石阶上散落了一地的东西，石阶下围

了一大群人，还看到大滩的血迹，还有一直在奶奶臂弯里的篮子。

她心里一直说着：不会的，不会的……但抱着不是绝不会是的心情，凑在香客人丛里一看，果然是老奶奶。可是在她心里，还是说着：不是的，不是的……但这次却哭着嚎陶着搂着老奶奶的尸身说。

旁边的香客都纷纷发出可怜悲悯的语调：

“可怜啊，一个老婆婆……”

“唉，这小姑娘孤伶伶的……”

“最近不知怎么的，尽发生这种祸事……”

“哎，这都怪以前龙老爷子作的孽……”

“别提了，快到济生娘娘前去祈个平安福吧。”

“可是小姑娘还有亲人吗？要有人带她回家叫人来收殓呀。”

小雪听到周围的声音，可是她心里一直在说：不是的，不是的，我奶奶没有死……忽听一个冷静的女音说：“她无亲无故，这丧事，就由敝寺来料理好了。这小姑娘，我们会照顾她的……”

小雪听得有些奇怪：她怎么知道我孤伶伶的一人呢……又觉得头发有人轻抚，不禁盈着泪眼，回头看去，只见四个灰衣女尼，很慈和地看着她。

旁边的香客听到了都说：

“有神寺的女菩萨照顾这小姑娘，那自是最好不过了……”

“放心了……咳，实在是可怜。”

“小姑娘不要太伤心了。”

“灵隐寺又作了一件善事。”

那脸色如刀的女尼说：“应该的，应该的。阿弥陀佛。”说着用手抚摸着小雪的后脑。

小雪觉得自己莫名其妙的就交给这几个陌生的人了，心里好伤心，大大声地哭出来，希望老奶奶能被她凄凉的哭声唤醒。

“我奶奶是怎么死的？”

“石阶上的青苔，也太多了。”那女尼幽幽叹了口气，说：“你奶奶是跌死的。”

尽管小雪心里想：那些石苔这么青绿得这么可爱，怎会害死老奶奶……但却不敢说出来。一个女尼挽着她的小手，企图把她自老奶奶的尸身挪开。

“小姑娘，来，我带你上庙沐洗吃斋去，你老奶奶，我们会遣人抬上来收葬、为她超度的。”

小雪还是哭得个泪人儿似的，不住地问：“我老奶奶怎么死的。”

“跌死的。”

“老奶奶怎么跌死的？”

“老人家一失足，就会跌死。”女尼的脸色已开始有点不耐。

“我也是老人家，为啥我就没有跌死？”

那女尼霍然回首，就看见两个人，一老一少，老的嬉皮笑脸，少的绷紧了脸。

沈太公与我是谁之所以会渡江来灵隐寺，主要是沈太公不知为了什么，心里一直想到灵隐寺，所以他问我是谁：“龙会稽外号一条龙，他在武林中的评价，我想你是知道的。”

“云贵两地的武林，能得十数年之靖平，可谓全是其人之功。”

“不错。此人之前的‘幽冥王’，虽然是武林奇葩，尤长用蛊，但常以

杀止杀，致使江湖动荡不安。他死后，座下三司，任一人执掌大权，均为对方不服，因而龙会稽崛起，由于他多施仁义，以德服人，武功出众，所以能使这一带武林群豪，俯首称臣。”

“龙会稽也的确做了不少善事，至少使得这十数年的云贵一带的江湖好汉，不敢滥杀无辜，不致招摇生事，而且在龙大侠的义旗下，不少人改邪归正，在这里的水利、农田、施教、医药上都有不少贡献。”

“以龙会稽为人而论，此人不管如何，都是功大于过。”

“自是如此。”

“那末，飞鸽传书、下毒害人，本来正要去问一条龙。但这一路上发生的事，看来多少都跟龙会稽有关，人们诅咒他、怨责他，当作中元节的鬼魂般挂大蒜辣椒，送小鬼般的烧衣制压，似乎都忘了他以前的功德……”

“人们总是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总是忘善记恶，成败论英雄的多。”

“再过一天，就是龙大侠的寿辰，咱们去找龙大侠问清楚这事，也是好的……不过，在未找一条龙之前，不妨先找一两个人，先明白概况，多方面了解，也是好的。”

“你是指谁？”

“司寇小豆——就是‘灵隐寺’的女主持。”

“找她做什么？”

“她是当年三虫之一，亦是‘幽冥工’麾下三司之一，现今跟一条龙交情最好，从她那儿，可得知一些龙会稽的讯息。”

“那你的意思是说：现刻要渡江，到灵隐寺去？”

“你真聪明，我如果有你这样的儿子，一定笑死。”

“我有一句话要问你。”

“你说。”

“你如果想过烟花江去看那小女孩，为什么不直接说，拐弯抹角废话那么多做什么？”我是谁摸着下巴问已经笑不出了的沈太公：“怎样？你有那么聪明的儿子的话，一定很开心，非常非常的开心的了？”

于是我是谁和沈太公搭上下一次摆渡，上了岸来。

他们上岸的时候，已经近暮，天空一片沉紫，野花开在山壁。他们赶到通向灵隐寺的石阶，就看见了死人、血泊和散落一地的香箔铅宝。

当然还有小女孩。

女尼瞅着这两人，冷冷地道：“老施主是站在平地上说这话，当然摔不死了。”

沈太公笑了一下，大步往石级走了上去。

众人见他健步如飞，上了百来级，背向众人，蹲低了马步，笑着说：“哪，我已站得那么高，还是没摔死。”

女尼冷冷地说：“这可难说。”

这时沈太公故意一跃，半空拧身，膝不弯曲，落回原级，笑道：“难道没摔死我，你出家的人还不高兴哪！”说着表现似的，又是一跃，跃回原级，背向下面诸人。

他这两下是卖弄，同时气气这几个女尼。就在这时，其中一个女尼，双肩微微一动，四颗铁莲子，就在沈太公将落未落时，打向他的小腿后关节四个要穴！

沈太公双脚要落地时，忽然一曲后蹬，一脚二颗，像背后长了眼睛似的，

将暗袭的铁莲子都踹到不知哪儿去。

就在那女尼双肩甫动之际，骤然间，她只觉双膊如遭铁箍，其余三个女尼，刹地分散开来，两尼拔出了明晃晃的剑，那脸削如刀的女尼向正以双手扣着那施放暗器的女尼双肩的我是谁吆喝道：

“佛门清净地，你想做什么！”

我是谁冷笑反问：“这儿清净么？”

那些香客、路人对“灵隐寺”都十分虔诚，见我是谁挟制尼姑，纷纷骂道：“可恶！”

“真无法无天！”

“连女菩萨也胆敢亵渎，快报官去！”我是谁百口莫辩，没办法只好气虎虎地站着。

沈太公冷笑着，一掠而下，旁人见他轻功这般好，都给吓住了，加上我是谁浓眉一沉，双目暴睁，人人都给他威猛的样子唬得把下面要骂的话倒吞了回去。

沈太公微笑着，摊开手，四颗“铁莲子”赫然就在他手心：“要是清净的出家人，为何要对我老人家作出这种卑鄙暗算？”

那女尼虽在我是谁钳制下，但有恃无恐，冷笑道：“我几时偷袭过你这种铁莲子？……我根本手无缚鸡之力，你少血口喷人。”

沈太公冷笑：“你手无缚鸡之力？若不是武林中人，你又怎能一眼认出这玩意叫铁莲子？”

那刀脸女尼接口冷冷地道：“这暗器有什么希罕？认出来也不见得是她发射的呀！”

我是谁沉声问女尼：“你真的不肯承认是你偷袭？”

女尼冷笑道：“我是佛门弟子，难道你敢搜我的身！？”

我是谁说：“不敢。”

话未说完，他双爪易为掌，女尼的脸色立即变了。随着她脸色剧变的当儿，身体如同触电般的一阵颤抖，只听一阵格落格落的声音，十数粒铁莲子，自她双袖子滚跌了出来。原来我是谁以内力逼出了她身上所藏的暗器。

沈太公捡起两颗铁莲子，跟掌心的一对照，笑道：“你们还不承认？”

路人香客见真有其事，都不敢作声维护女尼了。

刀脸女尼道：“她年纪小，跟您老开开玩笑，也不如何吧？”

沈太公笑嘻嘻地道：“要是我摔死了，便不如何了。”他指指地上的老奶奶道：“你们为什么杀了她？”

刀脸女尼冷冷地道：“我们是出家人，出家人怎会杀人？”

沈太公道：“她不是自己跌死的。那些香箔蜡烛篮子，散在石阶那头，她自己却摔死在这头，要不是有人强把她篮子分开后再推她下去，决不会有这种情形。”他说着，一沉身，捞起了刀脸女尼的脚，布鞋底下果有血渍，“你怕她不死，还加踩了这一脚。”

刀脸女尼怒啸，另一足飞踹出去。

沈太公往后轻巧地一个筋斗避了开去，叫道：“哎哟不得了，尼姑发威，和尚要逃！”

小雪自从沈太公和我是谁出现后，一直哭着，此刻她向刀脸女尼扑过去：“你为什么要杀死老奶奶，你为什么要杀死我老奶奶……”

刀脸女尼冷哼一声，反手打出三枚飞镖，一射沈太公，一射我是谁，一

射小雪。

沈太公喝道：“小心！”用掌风拍开飞镖，滚到小雪身前，右手揽住她的纤腰，止住她的去势，左手接下飞镖。

他原本可以用指弹开飞镖，或用内力震开也行，但因恐伤及小雪，所以便接下飞镖。他这一接，机伶伶地全身打了个冷战，连忙扔掉飞镖。他冷得抖哆了一下，同时间，被他接着的小雪也抖了一下，鲜红的唇色刹那全白。

原来飞镖上传来了一道寒气，沈太公虽然被镖上的寒气所袭，但内力充沛，立即护住要脉，逼出寒气。但沈太公体内所承受的部分寒气，却已传到毫不会武功的小雪身上。

沈太公此惊非同小可，忙封了小雪穴道，以几十年真气交熬的内家罡气，传入小雪身内，替她逼出寒气。要知道以体内罡气护住心脉不难，但替已中蛊的不会武功的人逼出寒气，可是件大耗内力的事。

我是谁闪身避过飞镖，但打空了的飞镖，射向人群。我是谁大喝一声，回身疾追那飞镖，越在前面，一脚踢出，“飏”地那飞镖被踹到不知哪里去。

他这一追逐，回过头来时四个尼姑已不知去向，他恨得牙嘶嘶地道：“下次再要给我见到这几个妖婆……”

这时沈太公正悉心为小雪疗毒。小雪脸色青白，汗已湿透重衣。在她而言，中蛊尚属轻微，但老奶奶的死，对她打击着实太大。

我是谁仍怒气冲冲，他大步走向“灵隐寺”：“……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去找她们算清楚这笔帐！”说着他魁梧的身躯直奔上石阶。

——他坚信有沈太公在，必定照顾得了小雪。何况对于安慰小女孩、埋葬死人的事，他素来都不大在行。

——不如趁这个时间让他把害人的“灵隐寺”铲平！

他这么想的时候，便那么做了。很多人都是想做就去做的个性，无疑是个性情中人，但是，这种人闯祸、闹事不在话下。

“灵隐寺”的主寺是云贵一带“三司”之一——司寇小豆——所属，她座下的“幽灵三十”，武功奇忽，以蛊成名，何况今晚还是“灵隐寺”的春祭！

第五十四章 古之舞者

我是谁迎着灵隐寺愈渐高大的石阶大步走去，心里生起了一种悲壮的感觉。他总是觉得：一个人，一条命，一双拳头，为义赴义，实在是很悲壮的一件事。他喜欢这种感觉，而不惜为此拼掉这条性命。

他走上去这寺中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

这寺是一座石塔，都是白色的巨岩砌成的，蔓藤攀爬得满石墙都是，而且制造出很多裂缝。寺中的女尼念经，神色木然，中央的一坛火，火焰掺杂着一些绿焰，直冲上塔顶。塔顶是擎空的，上头倒悬的一样东西，像只编幅，香客们似对那“东西”很崇拜，低下头掏出纸箔烧着，又用桃木样子打着布做的小鬼。

除开这堆火焰外，就是几盏七星灯，大殿里神龛旁都出奇的黯，只有香火在黑暗中透着幽异的红点。

我是谁突然回望，觉得有双眼睛在注视他，但就在他霍然回身之际，那双“眼睛”已不见了，只剩下一座神像。

我是谁凭借着那如蛇身曲动的微芒望去，只见那神像是女的，雕像栩栩如生，笑得很妩媚。

我是谁心中很不是味儿，只觉得满殿重复着单调的念经声，很像一个令人逐渐麻木的咒语。

他本想高声喊：“主持在哪里？”忽然间，那火焰闪亮了一下，像有人在火焰中撒下了什么，火焰映照之下，我是谁发现他身旁的女神像，竟是一副饮泣之容。

这一下，我是谁不禁鸡皮疙瘩尽起：这神像竟在自己身旁有那么大的变化，而自己竟一点都不觉察，难道，难道这女神像是真人？

这样想着，他使用手去触摸神像，但触手是镀一层金粉的泥塑无异，我是谁百思不得其解，只觉大殿阴暗处，充满了玄奇与神秘，仿佛又有东西在注视着他，但尽管他用尽眼力，仍看不出那神像后是什么？

好一会他才把眼神收回来，正想离开，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不意又抬头向那女神像望了一望，这一望，才教他完全震住了。

那女神像竟成了啼笑皆非的容貌！

我是谁被这一吓，退了半步，但他立时上前了一步。他生平从不信邪，既不受吓，也不怕鬼，但眼前的景象委实太过惊骇，才使他退了半步，但他个性倔强，反进了一大步。

他这一进，角度回异，反而看清楚了神像，原来这神像雕工甚为奇特，左半边脸是悲状，右半边脸是喜状，从中间看去，便是啼笑皆非的样子。他三次抬头相望，角度都不同，是以才产生“神像改换表情”的错觉来。

他这一下自己吓自己，心里倒有了计议。本待扬声拜谒“灵隐寺”主持，现下觉得此寺甚为特异，决意要偷潜进去，看个究竟再说。

他像一只狸猫，闪进了殿内。如果这时候有人看见他，绝不敢相信这么一个高大威壮的好汉，走起路来，比壁虎还无声无息。

我是谁翻过几栋石塔后的寺院，越走越幽深，但却没有发现什么。远处殿外的诵经声传来，更是幽异。这时天色已全黯了下来，夕阳从一些残破的窗榻透来，仿佛一本古书，已陈旧到了发霉的状态。

我是谁这一阵搜索，什么也没见到，如果说有，只有一间禅房里，分

别吊着、挂着或用针扎着许多布人、纸人、稻草人，仿佛不用特别残酷的方法把这些小人钉着捆着，这些小人就会走出来作恶一般。此外，就是几间房里，都有神色木然的尼姑，幽灵一般的端坐着。我是谁凑在用手指戳穿的纸孔望过去，有一个女尼，坐在中央，唇色非常鲜艳，我是谁乍看之下，只觉非常熟悉，但又想不起是谁来。

——这一定是他新近见过的人，……可是究竟是谁呢？

我是谁就这样愕了一愕，那女尼秋水如刀的双目，竟往他眼孔这边扫了过来。

我是谁心中一凛，立即离开了窗口，掠上了屋檐，一下子飞越三幢瓦檐，到了另一座院落。

这座院落在石塔后面，更是破旧，这时天色昏蒙，这院子里的禅房，都是紧紧锁着的，静悄悄的连蝉声也没有。

我是谁本待要走了，这时，忽然一丝空洞的琴音传来。我是谁立即像狸猫一般闪了进去，飞越过几个禅房，落了下来，是其中一座特别斑剥的，声音就从里面传出来。

就在我是谁要落定下去探究之际，那孤寂的琴音之声，忽然停了。

由于停了，这禅院里忽然更加寂寞难受。

我是谁真想为了这蚀人的寂静大叫起来，这时那琴声又微微响起了，似远似近。

我是谁身上每一分肌肉都在感受那声音，他迅速地穿过几间打坐修炼的禅房，到了一座小小的、涂得漆黑的禅房前，肯定了琴声是从里面传来，心想：无论如何，这次总不让你逃得了。

这时暮色全浓，我是谁的黑衣，已渐跟夜色浓得化不开来。

他凑过眼睛，往里面一张，只见里面一盏小灯、灯旁有一个人，身穿玄衣，脸色焦黄，额角甚为突出，他坐在那里，静得就似一尊雕像。就是他在抚着琴。

他的琴古老漆黑，只有几处发着火焰一般的红色。

琴韵很缓慢而古老，仿佛一个女子，在缓缓陈述她的身世。

最令我谁惊讶的是，室内还有一个舞着的女子。

我是谁本来最无耐心看人跳舞，他觉得一条好汉看人旋来旋去转来转去像陀螺似的，是最没趣的事。但如今他一看见那女子，便被吸了进去。

他从来也没有看过这样的舞——那女子的云发高高梳起，耳垂至脖子敞开，白得连玉坠子戴上去都看不见一般，修长美好，而他从来没有看过那么秀气而高做的鼻子，昂扬着的脸颌，以及高挑浮幻的身姿，像一头高做的凤凰，顾盼自丽，又像一个绝世的皇室，扞镜自许。

而在古琴那么慢的节拍里，她舞出那么轻盈的动作，宛似蛋孵中小鸡要出壳那几下轻啄那么轻——而又在古琴未韵里的干戈杀伐的金兵之声里，她又似面对十万雄军一般淡定威皇而无畏。只见她修长如玉篔的手指挥处，时如水云一般抹过，时像十万兵甲的大旗一挥！

——这是谁人呢？

可是我是谁已看得忘了思索。他屏息在那儿不是怕被发现，而是怕惊扰了这一舞。

忽然那女子转过头去问：“怎么了？”

那男子赦然稽首：“属下错弹了一个调。”

那女子盈盈地问着他，脸上不喜不悲：“你，还想着那些事……”

男子的脸上，现出一种强抑愤懑的表情来：“属下实是不愤……”

女子莞尔一笑，悠悠他说：“你不愤又有何用……明天便是他的寿辰了，到时候……”

我是谁聚精会神，想听下去，但忽然听到一声大叫：“我是谁，你在哪里？”

这声音不知有多远，但依然能鼓荡着，悠悠地传入耳中来。我是谁一震，知道是沈大公的声音，又不忍扬声回答惊动了里面的人，不自觉得又凑眼过去张了一张。

这一次张望，使他完全怔住了。

那盏小灯，依然在。

但禅房里，半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张古琴，琴身焦黑，只有几斑动人心魄的血红色！

——人呢？

——人去了哪里？

夜雾愈来愈浓了，我是谁揉了揉眼睛再看，依旧没有半个人。暮色已成夜色，夜里有雾——难道刚才所见，不是真的，只是自己幻觉？难道沈大公那一声呼唤，把自己从魔魇中拉拔了出来？

可是那女子呢？那古之一舞的女子，是真是幻？我是谁多么不愿意那是梦幻，而希望是真。可是人生的似真似幻，眨眼间就变了样，我是谁多愿能梦下去。

可是只要有梦，就有醒的时候。

我是谁虽在仿佛中，被一声冷哼唤醒。

他乍醒的时候已被人包围，这些包围他的人也如梦幻一般，但却是梦魇里的幽灵，这些人穿着白色的袍子，在黑夜里像一片片雪——她们手中的剑，也漾着雪一般的寒光。

“施主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是谁被问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有些恍恍惚惚不知自己处身何境。

只见那为首的女尼剪水般的双目，盯着他问：“你是谁，为什么到这儿来。”

我是谁茫茫地道：“这儿是……灵隐寺……”

那女尼鲜红的唇像接吻似的：“你知道就好……灵隐寺是不容外人胡闹的地方，你居然闯到禅院重地来。”

我是谁记得这女尼就是自己在禅房张望到的，但仍是觉得熟悉，不知在哪里见过。“我……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他这一句话说出去，其他的女尼纷纷大怒，戟指骂道：

“张狂！你敢这样对师父说话！”

“无耻之徒！灵隐寺岂是你撒野的地方！”

“大胆的登徒子，还不自掌嘴已！”

我是谁被骂得也光火了起来：“她是你们的师父，可不是我的！……还有，你们把那舞者收到什么地方！？另外，老奶奶的性命，就是叫你们这些人害的，那四个凶手躲到哪里去了！？”他越说越火大，把“舞者失踪”、“杀害老妇”的帐一齐算了。

那些女尼都呆住了。“这人说什么？”“看来是神经汉！”“把他撵出

去算了！别跟他瞎扯！”

我是谁也觉得这班尼姑不可理喻，大声喝道：“你们的主持是谁，叫她出来前面跟我说话！”

那女尼冷笑一声，一双剪水般灵妙的眼眸瞅着他，道：“我早已在你面前。”

我是谁愕然了一下，“你……你，你就是——”

那女尼点点头，有点啼笑皆非地看着我是谁：“我就是‘幽灵三十’的大姐，也是‘灵隐寺’的主持……”

“我就是司寇小豆。”

隔了半晌，我是谁才恍然大悟：“你……你就是司寇小豆，我正是来找你！”他这时望定司寇小豆，只觉得那一只剪水的瞳孔，如一口清澈的古井，他竭力想不去望它，但偏偏还是要望定下去。

司寇小豆笑盈盈地问：“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是谁想回答，但舌头好像打了结似的，答不出来了。我是谁只觉得自己好像是跃进了一口古井，身体明明是虚浮着的，但一直往井内沉下去、沉下去……

司寇小豆笑着，走上前了一步：“你找我是为了要臣服我，是不是呀？”

我是谁很想说：不是，不是的……但他那一股气壮山河的男子气概，却似被打入了地窖，埋入了泥湾里，发作不出来。

司寇小豆柔声道：“既然你来是为了向我俯首称臣的，何不先跪下来……”

我是谁只觉得有一股无形的大力，要他跪下去，尽管他脑里命令着他：跪，跪……但仍有一份心志：不跪，不跪……是以他双腿一直抖着，像羊痫症发作时一般，但就是一直没有跪下去。

司寇小豆脸色微变，就她而言，也是在用盥的第一次遇到了意志力极强的对手。所以她立即改换了一种方式。

“……如果你不跪，就是违抗了我的命令；既然你来是为了要拜服我的，而又触犯了我的规条，你还活着做什么？……不如死了吧？”她虽是柔声说话，但缓缓走上前去，右手举至脸部，那手像雪玉一般白，好像在掌上结了一层冰一般。

这时我是谁迷茫中的心里，却有极大的矛盾，他一面想：跪下，跪下吧，……但另外一面却仍有强烈的意志，一直在呼唤：不能跪！不可以跪！我是我是准，如果跪下，不如死了吧……“不如死了吧”这意念一起，竟至不可收拾，他举起了右掌，正准备向自己的天灵盖拍下去。

司寇小豆一见我是谁举起了手掌，眼中发出欣慰之色。

我是谁这时脑中好像被马车碾过一般地喊：死了吧，还是死了吧……但心里还有一丝清醒，在翻腾着、矛盾着、挣扎着……正在此时，忽听半空中一声大喝：

“大狗熊，你要干什么！？”

其中夹着一个小女孩的清叱：“大哥哥，你不要死……”

我是谁一听，如焦雷乍省。一只手也僵在半空。只见半空落下一个胡子眉毛头发俱白花花的老人来，背负着一个小女孩，那小女孩柔顺得像一头小猫，且甚乖巧灵秀。

司寇小豆怒叱：“你又是谁……”

那老人豪笑道：“你老子！”更不打话，一巴掌掴在我是谁脸上，头也不回，一脚已向正要冲过来阻止的司寇小豆腰部踢去！

来人正是沈太公和小雪。

原来沈太公替小雪逼出身上所中的“寒蛊”，化了好一会功夫，小雪倒是感到身心舒畅，原来沈太公竟将部分功力移转到她的身上去。

小雪见沈太公累得气呼呼的，但一张孩子气的脸胀得通红，心中很感到不安，知道眼前这老公公对她实在是很好的。

待得沈太公运气调息告一段落，睁开眼便看见小雪泪痕未干的看着他，他心里便觉得一阵安慰。

沈太公对她笑笑，尽量使自己笑得慈祥一点：“你叫什么名字啊？小姑娘。”

“我叫小雪。”

“哪个雪？”

“下雪的雪。”

“你姓什么？”

“以前我爹爹姓游。”

“那你是游小雪了？”

“嗯。”

“名字很好听呀。名字那么好听的人，就不要伤心难过了。来，我背你奶奶的遗体，上去找我那朋友大狗熊，要是这是间好寺庙，就把你老奶奶葬在这里；要是坏的，我们就放一把火把它烧了，再来安葬老奶奶，好不？”

“嗯。”小雪仍把头垂得低低的。

于是沈太公背负小雪，双手捧着老奶奶的尸首，上了灵隐寺。这时候灵隐寺的高手因发现了我是谁的行踪，大部分都往内院赶过去，沈太公的行踪，于是并未被发现。

他找了一会，见不到我是谁，便急得大声呼嚷。最后到了后院塔顶居高临下一望，见我是谁神志迷惚，显然身处险境，当下先将老奶奶尸身放下。负着小雪，直奔下去，决意把灵隐寺搞得个天翻地覆。

沈太公后蹬一脚，可谓巧妙至极，司寇小豆本来扑过来的身子，等于撞在沈太公这一脚上！

但司寇小豆前撞的身子，忽然轻薄如纸，半空飘起，沈太公一脚踢空，司寇小豆已人在半空，拂尘自上往下，散作一蓬纱网，直罩了下去。

沈太公本可前掠或后挪，避开这道杀手，但他生恐背上的小雪受到了损伤，猛一仰身，白花花的胡子倒甩上去，缠在拂尘的银丝上，绞在一起。

沈太公大喝一声，用力一扯，硬要将司寇小豆拉下来。司寇小豆人在半空，无处借力，被沈太公一扯而下。

沈太公忽然团团转着，他银花花的胡子也拉至绷直，他旋着转着，司寇小豆手中拂尘给他缠着，也如风车一般给甩着圈。

只见沈太公下颌胡须扯得笔直，绞着一柄拂尘，拂尘上黏住一个司寇小豆，呼呼地在半空倒划着大圈！

司寇小豆心里清楚：只要沈太公猛然停住，自己就得被摔飞出去。她一想到这里，就松了手。

这本来像一个人手上拿着一根绳子，绳端系着一个球，在呼溜溜地旋动着，如果绳端的球忽然脱飞而出，摔到哪里可都是极凌厉的。

可是司寇小豆飞出去的身子虽然急，但司寇小豆飞窜出去的身子，一上、一下，一沉、一升，像飘送着一般，然后滴溜溜的一个转身，不但把大力都消掉了，而且掠到了沈太公的背后。

沈太公顿觉胡子上扯力一轻，知司寇小豆已飞了出去，他立即将旋动的身子硬生生地止住。

但就在这时，他忽觉背后一道急风。若换在平时，他可以回身硬接，但此际小雪在他背后，他转动时的身法，已不及平常灵动。

司寇小豆十只手指，直刺沈太公背后左右肋——小雪在沈太公背后，但左右肋并没有给小雪纤小的身躯遮挡——她十指指甲涂满了丹寇似的鲜红，长及半尺，直似十片刀锋般利落！

她这指甲，却不是用来杀人的。如果沈太公给她刺着了一下，虽不会死，但比死还难受。因为敌人已被她下了蛊。

这蛊毒可足令任何男人为她效忠一世。

第五十五章 荒山之笛

司寇小豆闲来无事时，常仔细玩赏自己的指甲，她喜欢那“丹寇”的腥红、那形状、那模样，就如自己十指纤长有力的手指一样。

如今她十只手指伸出去，要把沈太公背后刺出十个血淋淋的洞——但血淋淋的洞却没有了，换来的是一张黑布。

黑布迅速地裹住了她的手，然后两只强而有力的手握住了黑布。

司寇小豆一时痛得眼泪鼻涕都进了出来，她几乎可以听到自己手骨折裂的声音。

我是谁赤精着上身：他脱掉了上衣，兜裹住对方的手，然后用手抓紧了黑布。

——就像两只熊掌压在橘子上。

司寇小豆没有哭，也没有叫，她只是向我是谁“吹”了一口气。

我是谁闻过很多种花香，从紫罗兰到辛夷花的香味，他都闻过。但是，空气里荡漾着的香气，比一切花香加起来都香，是可谓中人欲醉。

我是谁没有醉，他立刻松手，身子往后一翻，翻出八尺，足尖一点，再斜退七尺，再一个旋身，横跨六尺。

他自从差点被司寇小豆所迷，自杀身亡，就矢志要提防这如毒蛇一般的女人。

司寇小豆笑了，格格地笑着，像一只母鸡刚生下了蛋。

沈太公那边已被那三十个女尼包围住，三十个女尼组成一道明晃晃，亮晶晶的剑网，剑尖如灵蛇，但沈太公以胡子系着那拂尘，成了他长形的武器，蛇咬到哪里，他就毫不客气地往蛇头击下去。

所以三十个女尼，根本近不了他的身——连剑也近不了他的身。

司寇小豆的笑声霍然一竭，闭着双眼，如一尊神像，念念有词起来。

这时，那三十个女尼，也猛然止住了攻击，肃立如泥像，各捏字诀，紧闭双目，喃喃地念着，专注得好像被点了穴道一般。

沈太公和我是谁都呆了一呆：在与高手对敌之际，忽然如此，可谓是极不明智之举，沈太公与我是谁实想不透这些尼姑们在闹什么玄虚，正在这时，在沈太公背后的小雪忽然微微呻吟了一声。

这声呻吟虽低，但小雪正竭力忍受强大的痛苦，不让两人分心的心意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可是这一声低低的呻吟还是惊动了两人，两人心里一凛，同时间，心口觉得一阵压缩，如一块铅，塞在心田，而且逐渐膨胀。

沈太公和我是谁想吐，但是吐不出。

他们同时发觉自己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好像有一面大鼓，在他们心坎里擂着。节奏慢慢加快，而鼓声也更加强烈，他们用手捂胸，可以感觉到心坎里有东西在怦怦地撞突着，要呕出心肝五脏似的。

只见司寇小豆和三十个女尼，脸色透白如纸，脸上的静脉，全凸浮可见，她们的身子抖动，风中的布幔，好像也不胜负荷似的。双眼微翻，但都只见眼白。只是口中所念，愈来愈快，愈来愈急，愈来愈低沉。

相同的，沈太公、我是谁、游小雪三人的心跳，愈来愈剧烈。小雪已经踣倒于地。我是谁勉强站着，但指甲已嵌入掌肉里去。沈太公毕竟人老了，他的胡子眉毛颤动着，似要被吹散的蒲公英。

三十女尼与司寇小豆，愈念愈急，她们的身子，也如寒风中的鹅毛，飘

荡着，剧烈地摇颤。但小雪、沈太公、我是谁的心跳，如蛮荒里的擂鼓，每一下子的跳响，几乎都要自口腔里跃出去。

就在这时，一阵清幽的笛声响起。

本来天地弥漫着巨大的杀气，三人的心跳如有人一拳拳地击在心口，但这清婉的笛音一起，如同清澈的流水冲走了在岸边快干涸的虾，暖阳驱走了阴霾的云朵，一切都重回生机。

这笛韵像远山飘逸的故人，仗剑远去；又像妇人在等个郎书信，终于传来了鱼雁；又像在阡陌山水间，雨后的天气，一望无尽的草原；远处山坳里，一只不知名的小鸟，轻快地唱着曲子。

笛韵一响，我是谁、沈太公、小雪的心跳都平和了下来。

三十个女尼的身子，却是越抖越厉害。司寇小豆猛睁开双眼——她决不能容让这一老一小回复功力。

她十指一扬，十只手指，迎空向沈太公、我是谁二人咽喉插去。

这下虽然极快，但半空中忽然掠来一人，只听一阵卜卜连声，司寇小豆一愣，只见自己双手十指，已光秃秃的，半片指甲也不剩。

那人微微一笑，把半尺长绿玉般翠葱可爱的小竹笛一倒，竹孔里花啦花啦地落下几片东西，倒在她手心里。

司寇小豆定睛一看，却不是原本长在她手指头上的指甲是什么？

她这一吓非同小可，抬头看那人，那人微微笑着，像看一个常人一般的看着她，完全没有敌意。

最耀目的，是那人身着一袭宽袍。

白色长袍。

那人微微笑着，斜飞人鬓的眉毛，像两把剑，分别架着方正有力的额，笑的时候像两条龙，掠入天庭。

那人笑道：“在下心急救人，如有唐突冒昧处，尚请前辈恕罪。”

给一个一出手就削下了自己十指指甲的人拜作“前辈”，司寇小豆心中也不知是什么滋味，结结巴巴地道：“你……你是谁……”

只听沈太公“咭哈”一声的叫了出来：“那没衣服换洗的财神爷来了！”

那白衣人回过头去，双手搭在沈太公的肩上。沈太公一巴掌打在我是谁赤裸裸的背上，我是谁正运功力抗，故而是一个踉跄，蹲了下来，一拳捶在地面，直打了一个及肘的大洞。

瞧他们的样子，简直比乞丐在钵里捡到一个大元宝还高兴。

——在他们这些江湖汉子来说，有什么比忽然见到思念已久的朋友还高兴的事。

这沈太公口中“没衣服换洗的财神爷”，当然就是方振眉，江南白衣方振眉。

司寇小豆忽然发出一声尖啸，尖啸的同时，她双目中发出一种罗刹似的厉芒来。

那些颤抖中的女尼这才如梦初醒，宛似寒雪中赤裸着没穿衣服的人儿，脸色苍白，牙龈打颤，双手环抱于胸前，踉跄退了几步，互相扶持着才能没有萎倒下去。

方振眉笑道：“前辈施‘扣心术’而不摧内息，实在是炉火纯青，深不可测。”

司寇小豆妙目向方振眉扫了一下：“那也不及公子唇边一支笛。”

方振眉道：“我以为荒山古刹，吹韵律以自娱，不料骚扰了诸位雅兴，可真罪过了。”

司寇小豆冷冷地道：“方公子这荒山之笛，可奏得甚是时候啊。”

沈太公禁不住骂道：“妖妇，用这种不三不四的蛊术来暗算我老人家，哼哼，要不是我老人家定力高强……”

我是谁冷冷地道：“得了。”

沈太公怒气冲冲地道：“什么得了。”

我是谁道：“我是说，您老人家定力高深，要不是那没衣服换洗的家伙及时吹那根横着响的东西，你早已‘得了’。”

沈太公一时没了声响。

司寇小豆义叹了一口气，幽幽地道：“你们来干什么？先是他们两个人，也不入屋叫人入庙拜神先问一声，就闯入敝寺重地来，我们好言相问，这位好汉还出言不逊，说我们寺里窝藏杀人凶手，及匿藏不知什么人的……然后这位老人家闯进来，便拳打脚踢……我们荒山野寺里几个皈依佛门的妇道人家，自不是诸位对手，诸位若要不讲理胡闹一通，有您方公子罩着，咱们又敢奈何呢……”说着又似满腹委屈的叹了一口气。

方振眉只好望向沈太公与我是谁。沈太公骂道：“谁叫你们寺里的尼姑杀了人！”

司寇小豆“哦”了一声，眼光像一片刀锋似的扫了全场一眼，“那杀人的尼姑在不在这里？”

沈太公早把一个个女尼全看遍了，就是那石阶下杀老奶奶的四人不在，只好搔搔头皮：“好像不在。”他随即又发现什么似的叫道：“必定躲藏在寺里！”

司寇小豆幽怨地望向方振眉：“方公子，你看是不是？”她像满腹委屈他说：“我们‘灵隐寺’，上上下下，只有三十个尼姑，江湖人给我们一个难听的雅号，就叫做‘幽灵三十’，从来不多一人，也不少一人。而今我三十个弟子都在这里，这位老公公还要硬诬赖我灵隐寺，我也没法子，惟有请他搜搜这破寺旧塔了。”

沈太公索性耍赖：“那你们既然是吃斋拜佛的出家人，为什么……又生古里古怪的火，留着头发，谈话举止，也那末……嘿！”

司寇小豆盈盈笑着说：“这位老伯大概是中原人氏吧？我们这儿拜的虽是佛，但不戒荤，主持的虽是寺庙，无须着相，只要蓄发拜火，更不以佛号相称，这都是这里的规矩。老丈要是……要是看敝寺不顺眼，又何须到敝寺来？”

沈太公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指住我是谁：“才不是我老人家要来的哩……是你们想对付他，我老人家瞧不过眼，帮他来的！”

司寇小豆又转首望向我是谁，问：“那么这位好汉潜入敝寺，为的又是什么？因何说我们窝藏什么人的……究竟是什么人？”

我是谁曾潜入寺中，侦查每一栋禅房，但没发觉有可疑之处，自知理亏，但在那漆黑的房子里的确有那女子的舞姿啊。

“我看到这房中，有一男子击琴，有一女子舞……”

司寇小豆微有讶异之色：“这倒奇了，我们这里礼俗虽特异一点，但决非舞诵之地，怎会有……”说到这里，好像在这忽然之间，想到了什么事，因为这种事委实太令她震愕，所以连锁定的她，也不禁脸上不可抑制地现出

了一抹震疑之色。

我是谁又向漆黑小屋张了张，的确里面已没有什么人。他想一想，沉思道：“是我莽撞，有得罪处，请多多包涵。”

司寇小豆强笑道：“那也没什么……”我是谁为人一是一、二是二，既觉得自己有不是之处，也不记仇怨，当即认错。

但瞧司寇小豆的神色，也似有不安之处，匆匆说了几句场面话，又问：“那两人……你真的见着了？是什么模样？”

我是谁道：“可能是我一时眼花。”

司寇小豆还想追问下去，方振眉便拍了拍沈太公与我是谁的肩膀，向司寇小豆笑道：“今番是我们无礼鲁莽，骚扰了贵寺……幸蒙诸位见谅，我等就此告退。”

当下向三十女尼团团一揖，遂与沈太公、我是谁、小雪飘身而去。

四人下得山来，在夜色里，方振眉即向我是谁问道：“你见到的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人？看来你所见到的人跟‘幽灵三十’和司寇小豆有甚大干系，跟这案件恐怕也有牵扯。”

我是谁倒吃了一惊，问：“你说什么案件？”

方振眉娓娓地道：“我倒不是凑巧赶来的。事情是这样的：

前年云贵一带已过世的武林霸王‘幽冥王’的女儿出了事情，有一个龙会稽手下的香主叫唐十五的，到中原来明察暗访，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惹怒了‘吸血湘妃’秦青。秦青纠众杀他，给我瞧见了，他一人力敌数十名强敌，但依然护着一个无辜路人不肯身退，我见他乃一条好汉，便出手救了他，于是两人成了朋友。”沈太公与我是谁均不明白方振眉所说的跟“幽灵三十”司寇小豆有什么关系。

“我跟唐十五相交，便屡听唐十五谈起龙会稽的为人，如何令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原本就曾听说过西陲云贵一带，有‘一条龙’龙会稽是条好汉，也早想拜会。于是唐十五邀我在龙会稽寿宴时去拜见，我答应了。但去年因决战‘大胆将军’一役而不能成行，延至今年，我收到唐十五飞鸽传书，坚要我西行，我想想，身边也没有什么事，正想西来赏名花品名茶，没料……”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接下去道：

“……没料唐十五已被人害死，而且死得奇惨无比。唐十五为人正义，被人害死，我断不能袖手不理，何况还有很多龙会稽‘取暖帮’的部下，接二连三的被人毒死，也在死了很多人……其中还有很多流言，俱是对龙会稽极端不利的。据我所知，龙会稽为人光明磊落，他当权的几年里，也将西陲武林治理得甚好，没有纠众寻衅、党同代异的事……除了听说他跟当年‘幽冥王’之女有些感情上的纠葛外，此人理应无大过，怎会有那么多对他不利的事？”

方振眉这般说着，沈太公和我是谁才有些明白起来。

“所以我决定暂时不表露身份，明查暗访。龙会稽确实曾为地方上出过不少力，做过不少修桥铺路的善事，但因最近惨祸连起，人总是记得近怨忘却远恩的，纷纷都指陈他的不是，连他的部下也渐渐离心了。……为了要查明此事，而又从一二个没有当场断气的死者口中，得知他们临死都嚷着‘女鬼’两个字，显然是中了蛊以致神智不清，所以，我想从‘三司’着手查访起。下蛊的人手段极其高明，所以才连精通蛊术的‘取暖帮’弟子也一样遭了毒手。西南武林，蛊术应以‘三虫一龙’为最高。一龙是一条龙龙会稽，

三虫自然是‘三司’：司空退、司无求、司寇小豆了。因为司寇小豆是三人中肯定是女的，司无求却是谁也没见过。司寇小豆所率领的‘幽灵三十’更是女子，所以我决定‘三司’中又从灵隐寺来看看有什么线索。”

方振眉笑笑又说：“找到了灵隐寺，却查不出什么来，这时却听到沈老在大呼小叫阿谁的名字，我便赶了过来，看见你们已动起手来了……”他顿了一顿，正色道：“司寇小豆的武功，并不比沈老您高，大概一百招内，就可以分出胜负，但能跟沈老交手一百招的，纵在中原武林、亦不多见……”

沈太公听方振眉称赞自己，早笑得乐开了嘴巴，揉揉小雪的头发道：“小雪，有没有听见方叔叔的话？方叔叔是中原说话最有份量最诚实的人。”

小雪点头说：“公公，我在听。”

沈太公咧着嘴向方振眉道：“你说下去呀。”

方振眉摇摇头说：“可是，你们跟她交手，只怕很难取胜，尤其若有‘幽灵三十’在，你们更是必败无疑。因为她善使‘蛊术’，一开始她用‘眼蛊’禁制住阿谁的心志，逼令他跪下，幸亏阿谁意志力十分坚韧，而沈老又及时赶到……但她情知不是你们敌手后，先用‘香蛊’再用‘扣心术’。‘扣心术’是一种‘心蛊’，能够凭三十一人联合的意志力，使敌人的心跳加速直至负荷不了，最终会导致血脉爆裂而死——”

我是谁不禁问：“有这等奇功……”

方振眉缓缓地道：“有的。我们随处可以听到这种事情：某某村的某某神童，可以凭意志力使窗外的花开花谢……更有人能用心神使毛笔在纸上写字、甚至用恨意碎裂花瓶、甚至用怒火的双目投向青蛙使其暴卒……还有一些茅山术士教人凭心意使杯子凌空走动，到自己所问卜的答案去，更有人卜筮时诚心专意使得竹筷在沙盘上划字……司寇小豆率领一干素受调练的女尼，合三十一人之心神意志，来控制敌心跳，说来只是一种意志力的运用，并非是什么神奇的事……但你们若无对策，遇着这种情形，必败无疑。适才我看得很清楚，小雪因为没有学过功夫，所以心脉跃动先被控制了，感觉到痛苦，小姑娘心肠好，忍住不叫出来，但只低吟了半声，即给你们发觉；可是你们稍一分神，也着了道儿……跟云贵西南的江湖人相斗，你们万万不能大意，否则决无胜理。”

沈太公心里佩服得要命，但他仍耸耸肩向小雪苦笑道：“唉，看来这人虽不说假话，但对敌人总是有些夸张。”

小雪低下头去，很难过的样子：“都是我不好。”

方振眉、沈太公一起问道：“你有什么不好？”

小雪的额垂得低低的，不安的手搓着衫角：“都是我叫了出声，害了公公和哥哥……”说着难过得要哭。

我是谁和沈太公一起跳起来、跺着脚道：“哎呀，怎会的呢！”沈太公说：“我们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你难过什么！”我是谁道：“就算你不叫，我们也一样抵挡不住‘幽灵三十’和‘心蛊’。”

小雪听了，心情才好过了一些。我是谁遂将在“灵隐寺”所见巨细无遗他说了一遍。

方振眉听罢，似陷入深思之中，忽然问：“你觉得司寇小豆有点脸熟？”

我是谁肯定地点头：“是。”

方振眉又问：“而你以前确实没见过她？”

我是谁又毫不犹豫地颌首。

方振眉再问：“你见到室中那鸣琴的男子和舞蹈的女子，可有什么特征？”

沈太公可不耐烦了，叽啦哇啦地说：“阿谁可是撞鬼啦究竟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档子事不但先图谋害我老人家，连小姑娘的老奶奶也给杀了，不管可不行。”

方振眉奇道：“谋害你？是怎么个谋害法？这位……小姑娘的奶奶又是怎么死的？”沈太公等埋葬了老奶奶，又一路走下来，到了渡头，才把情况都跟方振眉说了。

这时竹筏还在江心，沈太公用双手凑成半弧型大叫：“船家、船家！”

但晚涛较壮，那舟子似乎未曾听见。我是谁叫了一声：“喂！船老大的……”那蓑笠翁却听见了，挥着手，把舟子撑了过来。

方振眉凝视着粼粼波光映着一钩残月，道：“我想，那血书倒不是为了要毒害你，可能是最近这一连串牺牲者的其中一人，将最后的一句话托信鸽交给能为他报仇的朋友——可惜毒已攻心，同时也传到了笔尖，而偏有沈老追鸽子的雅兴，所以才毒到你的身上来……这些日子来云贵一带发生的事，并不简单，似蕴藏有极大之阴谋。”

沈太公想了想，还是情愿对方真的算计好来毒他的比较好，至少这样显得他比较重要，否则反而茫然若失了。“那我们直接去找龙会稽，保护他不为他人所害，不就得了。”

方振眉点点头道：“这也是办法。不过，明天就是一条龙的寿诞，不管是什么妖魔鬼怪，要下手，恐怕还会忍到明天；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晚上的时间。”

“晚上时间去哪里？”提到有事可干，沈太公的兴致可又高了起来。

这时竹筏已拢岸，方振眉目光闪亮如星：“我们先上摆渡再说。”

我是谁看着方振眉眼黑晶晶的光芒，心中很感动，他认识方振眉很久，但那眼中的星光，却使他想起虽然大家同样是年纪相近的江湖人，但自己永远没有他那智慧的闪亮……

第五十六章 舟子的悲歌

舟子上的人的话题已经扯了开去：“想当年……嘿、哼，我以一根鱼竿力敌唐门两大高手：唐军和唐兵，当时唐军外号人称‘暗器再无第二人’，而唐兵有名的是‘除非不出手，出手就没有’，那一战，呵，嘿，我用鱼篓和鱼网足足收了他们八十四件暗器，用鱼丝把他们捆成线球般的抛来抛去……那一战过后，到今天他们还躲在唐门里，不敢再出来现世哩！”

沈太公这样说着，我是谁听来可不服气：“你好像漏说一个唐月亮。”

沈太公期期艾艾他说：“什么唐月亮嘛……不重要的。”

我是谁的话今晚也似特别多：“你别当小雪不知道，就乱吹胡盖自称英雄一番！你的确是把唐兵唐军打得像落水狗一般，只是，唐月亮一出来，她用十三根‘无形丝’绊倒了你，再用‘中秋月里的小雨’这等奇怪的暗器，要把你的头发、胡子全部拔光，来为她两个弟弟出口气。你呀，就被她打得、在菜市场叫着跑着、就没得个地方让你给躲着！”

小雪担心地问：“那后来公公有没有逃掉……”

沈太公怪不好意思地争着说：“我？我才不逃哩！我打不过她，只好破口大骂了，她就说，要我叫她祖奶奶，才饶了我，可是我这样一把年纪了，怎能这样叫她的，嘿、嘿！”说到这里沈太公气得胡子都翘了起来了，看着小雪，要她表示同意。小雪当然一直猛点着头，反正，谁打老公公，都是坏人，她什么时候都是站在老公公这边的。

沈太公见她点头就很开心：“所以呀，我就不肯叫，那叫唐月亮的八婆就叫我哭，我说哭来做什么，她说最喜欢看江湖好汉哭。我说你奶奶的八婆，你喜欢看，老子偏不哭。她就说要用一种歹毒的暗器叫‘梦裳’的来对付我，我说：我沈太公不是人家的对手，可以逃，可以叫，也可以认输，就是不哭，不暗算，也不尊称人半声……你看，我连‘财神爷’也没好好称呼他半句，又怎会好声好气叫她做祖奶奶呢！她甭想！”

小雪不禁问道：“老公公，你不肯叫，她怎么对付您啊？”

我是谁挺身而出抢答道：“那时，我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挺身而出，和她打过！”

小雪睁着灵巧的眼睛说：“那一定把她打跑了！”

这次轮到沈太公大笑，笑到一副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生怕下次没机会再笑的模样儿：“他？他呀——哪济于事！生生给唐月亮用‘十三无形丝’打得仆倒再起，起了又仆，那个臭婆娘，那个臭婆娘还笑他是大狗熊，——哈！他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着的！”沈太公真是得意洋洋，仿佛已忘掉他当时也是败军之将。

小雪真不敢相信，这个能负着她在天空“飞来飞去”的神仙老公公，和这位高大威猛壮硕神气的大哥哥，都打不过人，急得直问：“那么那个什么婆娘有没有给打跑了？”

她生气唐月亮打败沈太公和我是谁，对她的称呼也不客气了起来，虽然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并不知道“婆娘”究竟是什么意思。

“后来呀，”沈太公笑嘻嘻地指着方振眉的鼻子道：“他就来了。”

小雪听是方振眉来了，心想他那么大的本事，一来到就把那些女尼姑吓到直愣愣的，一定是把那坏女人打跑了，便拍手笑道：“方叔叔来了，三个打一个，一定赢的了。”

谁知道她这一说，方振眉、沈太公、我是谁脸上都是尴尬之色。原来武林中的好汉最忌是以多胜寡，何况对方是个女子，纵然是胜了，也胜得极不光采。

“不要叫我方叔叔。”方振眉笑道：“叫我方振眉，或者跟他们叫我财神爷，这样最亲切。”

可是小雪乌溜着眼珠子，就是不明白这个人跟她所见神龕里家家户户拜祭那福福泰泰的财神爷有哪一点相像？

“我来了也没啥用，”方振眉苦笑道，“我也不是自出娘胎就有武功，同样是一战一战、一层一层的打熬上来的。那时我武功虽不弱，但不太有应敌经验，尤其遇到唐月亮这样的高手其实武林中的名侠高手，哪一个是一生下来就是高手名侠？他们奋斗历险的艰辛血泪，在在都可以写成一部传奇故事，平凡幸福的人大都一样，但在大风大浪稳坐在涛上的人，都是有一番不平凡的遭遇。这些小雪可是还没有懂得的。”

“所以呀，”我是谁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段可以挖苦方振眉的臭事，“他也打不赢唐月亮，到最后竟出到一招法宝——”

“什么法宝？”小雪问。

方振眉怪不好意思地笑笑：“你就别来损人了！”

沈太公生怕旁人不说出来似地笑道：“他呀，这个白衣方振眉呀，就往街市里的猪粪鸭屎堆里一滚，扑上前去要跟唐月亮纠缠，原来这唐月亮最怕脏，尤其怕男人气，听说她每天沐浴五次，每次要用七种不同的鲜花泡着，而且她绝不用男人碰过的东西，包括她父亲碰过的东西在内。财神爷这一撒赖拼命啊——就把那臭婆娘给吓跑了，再也不敢来纠缠了！”

小雪听得非常好笑。她见方振眉一尘不染的样子，连想象都没有法子想象到他沾了一身脏物瞎缠着打的情形。四人笑作一团，直到方振眉、沈太公、我是谁都收声了，小雪还在笑。笑了一会儿，见没有人笑了，便悄悄地收了声，但不经意又回想到那种情形，这三个好像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给打到如此，又忍俊不住笑了起来，开始是吃吃地笑，后来忍不住笑出眼泪来。

我是谁、沈太公、方振眉看在眼里，都很安慰。其实他们旧事重提，故意拣好笑的来说，为的是逗这小姑娘开心，希望她淡忘老奶奶的死以及她孤伶伶一人的处境。

我是谁望着粼粼波光，有些感慨地道：“……那时候，我们还不识得……”其实方振眉和我是谁推倒是不打不相识（详见《龙虎风云》即《剑试天下》一书），小雪听我是谁这一声叹，幼小的心灵在想：怎么这几个人，大家还不相识，就为彼此拼命呢？她遂而在想：他们待自己，何尝不是一样，老奶奶给人害死了，他们就为自己出头……想到老奶奶，心中又是一阵难过。

方振眉悠然蹲身下去，观流而悠然道：“古人有谓：濯足于水，不复前流……过去我们本不相识，现在相交莫逆了……”忽然之间，他双手一起，一手一个，抓了两个湿淋淋的人上来，就像拎了两只小鸡一般，问：

“你们两个，是不是也要认识我们？”

这两人被提土木筏，全身已不能动弹，显然是被方振眉封了穴道。我是谁、沈太公见这两人穿黑色水靠，额目深陷，显非中原人氏，手执牛耳尖刀，分明是想在水里做工夫，一旦割散了木筏系着的麻绳，在这大江急湍之中，三人纵武功再高，也难以活命。

沈太公勃然大怒，揪起一个人怒问：“谁叫你们来的！”如此问了两三

声，那人咬紧牙龈却不回应，沈太公怒火中烧，正正反反给了他几个大耳刮子！

我是谁道：“你没看见他被点了穴道吗？”

沈太公连忙想解，方振眉却道：“不必了，还有人没有被点穴的。”

众人不明所指。

隔了半晌，方振眉道：“梢公，你想撑我们到哪里？”

这一句话，倒使沈太公，我是谁二人惊觉，这江水已不是来时的江水；而在茫茫江上，远处正有一艘漆黑的帆船，船上挂着一面漆黑的旗帜，上面像绣着样什么东西，但在残月下、波粼中看不清楚。黑色帆船正在迅即接近木筏。

那舟子停了橹，慢吞吞地将桨停扣在木筏的滑轴上。他像沉思什么似的，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动作，他都做得十分缓慢。

“谈笑制敌于无形的方振眉，名不虚传，但满氏双蛇水性堪称第一，我撑舟子也经年累月，不知怎么个疏失还是让方大侠发觉得出来？”

小雪想看清楚那说话声音低沉的人，但却不知在何时，沈太公、我是谁已一前一后挡着她，尤其牛一般壮硕的我是谁横在她身前，她想看到个缝隙都难。

——同样的也可以免于别人暗算她。

“‘舟子杀手’张恨守是江中第一杀手，水里海上，都称第一，满氏双蛇的水性奇高，我自然瞧不出罅隙——只是，阁下适才在江心，故意表示不急于载我们渡江，所以沈太公喊第一声假装没听到，我是谁喊第二声才听见，但沈老的内力，虽不及阿谁宏壮，但悠长远在阿谁之上，阁下离得愈远，愈应听见才是……阁下既然是佯装的，在下自然多加注意，所以才能在满氏双蛇未动手割锚凿洞前，做了一些该做的事。”

“很好。”那舟子缓缓解开了蓑衣。蓑衣下，有一柄剑。他的剑甚为奇特，粗、宽而长、大，而且挂剑的姿态，更为诡异。通常人都把剑悬在右腰侧，或腰背系挂，或以背负，但此人的阔剑，却往腰带当中一插，亦即是说，剑鞘直贴胸腹鼠蹊，而剑愕几乎顶着下巴。这样的挂剑形式，无疑是最难拔剑的方式。

沈太公看到他这样子的挂剑方式，左瞧不顺眼，右瞧也是不顺眼，便笑眯眯地道：“你这剑好挂不挂，挂在喉咙下，像肚兜兜一样——”

他话未说完，舟子猛一仰身，他这一仰身，姿势奇特，后脑几独及地，“呛”地一声黑暗中虹芒乍起，厉芒射向沈太公。

在这刹那间，这人已拔出武器，闪电般攻出一招；我是谁站在前面，小雪站在中间，沈太公站在最后，但那人一出手，已绕过我是谁。闪开小雪，飞袭沈太公！

沈太公陡地住口，身形蓦地倒飞出去！

只见灰色宽袍在江面上一晃而回，沈太公又落回木筏上。

厉芒已不见，厉芒已回到鞘内。

剑鞘依然挂过蓑衣人密钮劲装内，上顶咽喉，下齐膝。

沈太公一晃而回，但脸上嬉谑的神态已不见。

他下颌三尺多长的银白胡子，被切去近尺长，在厉芒掠起的刹那，他已倒飞，他以躲避剑刺的最佳身姿倒掠而出，但对方自剑鞘所拔出来的，是刀，而不是剑。

他侥幸躲开这一刀，背上已惊出了一脊冷汗。

方振眉忽然发话了，冷冷地，不像他平时讲话的温柔敦厚：“张恨守，你来做什么？”任何人欺凌他的朋友，他就不会再跟对方礼貌客气。

黑暗中，张恨守的语音令人想到他木然的脸孔：“你知道，我是一个杀手。”

方振眉道：“我只知道你是一个人。”

张恨守停了停，缓缓道：“我来的目的，”他指了指躺在木筏上的满氏双蛇：“跟他们一样。”

方振眉道：“杀人？”

张恨守摇头。

沈太公虽犹有余悸，但依然笑道：“这倒奇了。中原杀手舟中刺客张恨守不来杀人，难道是做媒来着？”

张恨守双目又爆出了厉芒。

方振眉抢着问：“请问来意？”

张恨守道：“买东西。”

方振眉问：“用什么买？”

张恨守道：“一艘采莲船，一把切梦刀，一百颗猫儿眼，外加孤山断桥方圆九十里。”

“采莲船”又名销金窟，采莲船上美女如云，是千金难买、万金难求一宵的，船上女子，纵不是天下最美的，也可以说是最媚的，何况，越是买不到的东西，越多人渴求着不惜一切也要买到手来。

一艘“采莲船”，等于有三十位黄金换不到的活色生香的女子。但一把“切梦刀”，却是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宝贝。

因为谁有了切梦刀，不但功力加倍，而且还有极其绮丽的传说：谁有了切梦刀，便挥刀斩不断寸寸柔情，天下多情的美丽女子，都会向切梦刀的主人垂青慕爱。

——这岂不正是年轻男子朝思暮想要成为的人物？

“猫儿眼”是钻石中的精品，往往十颗名钻，换不到半颗“猫儿眼”，而今却有一百颗！

至于“方圆九十里”的地业，田宅永远是财产的象征，而且比银票、黄金还更拥有活力和权力。何况这占地是“孤山断桥”，这风光明秀的苏杭胜地，如在此处置家，足可令世人羡慕；如在彼处兴起，则如王业鸿图，正处卧龙之地。

采莲船、切梦刀、猫儿眼、孤山断桥——方振眉笑了：“是谁出得起那么大的手笔？”

张恨守瞪着他，在黑暗里看不清他竹笠下的脸孔，但可以见到他令人一直寒到心深处的炯炯眼神。

“你一定要我说？”

“采莲切梦猫儿眼，外加姑苏胜地断桥孤山，这样的手笔，听来像梦吃，若不说出买主，谁知道是真是幻？”

“好，我说，”张恨守道：“但说了你们就不能不卖。”

他没有回头，但用手笔直一指，道：“人头幡。”他指向后面，后面那艘黑船，已渐驶近，船头上的旗帜漆黑一片，猝然间，乍起一阵青幽的光芒，黑帆上竟若隐若现，出现了一只骷髅头的形状。

小雪吓得咬着牙；才没叫出声音来。

方振眉望去，只见黑船上帆布猎猎劲飘，但船上边半个人影也没有。

“是‘人头幡’的司空退？”

张恨守没有答他，只问：“你卖不卖？”

“卖什么？”

“一个人。”

“谁？”

“她！”张恨守用手一指。

小雪吓得向后一缩，躲到沈太公背后去了。张恨守指的正是她。

方振眉笑了：“她？”

“怎样？你把她送上船来，立刻就是采莲舟、切梦刀、一百颗猫儿眼、孤山断桥的主人了。”

方振眉道：“谢谢你，再见。”

张恨守怒道：“什么意思？”

方振眉道：“就是不卖了的意思。”

张恨守的手慢慢搭上了剑柄，用一种出奇的慢、但谁都知道他抑制着愤怒的声音问：“你跟她有什么关系？”

方振眉道：“非亲非故，只是她是我朋友的朋友，亦就是我的朋友。”

沈太公笑道：“我卖鱼卖虾，有时也卖卖鸟，就是不卖朋友，大的小的男的女的会武功的不会武功的，都不卖。”

我是谁冷冷地接道。他只说了一句话。

“你滚吧。”

张恨守冷笑。这时江风甚劲，他只说了一句话：

“你不卖朋友就得卖你自己一件东西。”他是向方振眉说的。

“什么东西？”方振眉怪有趣地问。

“手指。”张恨守一字一句地道：“你右手的中指。我只要这一根手指。”

“你只要卖出这根手指，所有的东西，仍是你的。”

他说着的时候，大家都静了下来。突如其来地寂静了下来。

好一会儿才听到我是谁大笑，他的大笑声震得江上波涛仿佛漾起一阵急湍：

“谁都知道白衣方振眉武功最精妙处是一根手指：右手的中指。你买了他的手指，等于是买了我们全部人的性命。”

“是的，”张恨守的声音沉得似一口十丈高一丈厚的黄钟：“我正是要买你们的命，你们全部人的性命。”

方振眉道：“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活着的东西可以买其他活着东西的命。命是自己的，谁都有理由活下去。”

张恨守冷笑道：“如果你是耗子，我是猫，我一口咬死你也可以，逮着了，抛着、弄着、把着来玩也一样可以，弱肉强食，成存败死，是自古亦然之道理。”

沈太公冷笑道：“只怕你才是耗子，我们是猫——”

话未说完，张恨守猛一仰首，“铮”地一声，剑已出鞘，化为刀光，直袭沈太公！刀势如一片极其灼热而速度又极其之快的厉芒，刹那间已到了沈太公的胸膛，这一刀比前一刀更快何止于倍，沈太公身形甫动，刀锋已侵衣襟。

就在这时，“啪”的一响，刀断为二。

方振眉右手中指，疾敲在刀身上；张恨守的刀，就像冰棒，遇到了火焰，自行折断。

张恨守一愣，这时，他手上只剩下了半截刀。

他看着自己的刀，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沈太公笑了。他眯着眼睛道：“就算你是猫，这回也遇上狗——一头好猎犬了……”

方振眉扯了扯他的衣袖，暗示沈太公不要再调侃下去。这时，只听张恨守张喉唱着一首歌，歌声雄迈、有力、低沉、余哀无尽，像古之鲁人，对大江东去、岁月无常的洪荒天地，所唱的哀悼一般。

我是谁忽道：“小心，他唱毕就自尽。”他明白世上有一种人，是杀手也好，是义士也好，宁死不败，一击不中，则是他灿若流星之芒已终告结束，最后一刀以自尽来回复生命的黑暗！

沈太公忍不住道：“要是世间的猫凡是给狗咬了一口，就没面目见江东猫老自杀去了，世上的猫就可要绝种了。”

张恨守没有理会他，继续唱下去，他的歌声已至一半。

方振眉忽道：“要他不死，还有一途。”

沈太公即问：“什么办法？”

方振眉一指那艘已靠得颇近的黑色大船，道：“咱们冲上船去，在他歌声未完前，擒下他的主人——既然主人也一样不敌，座下刺客又何须要死！”

方振眉后面的几句话说得特别响亮：“要真的是值得为他效死的好主人，就不该让座下好手随随便便就把性命丢掉！”

只听那大黑船上有人阴阴地笑了一声：“好计划，不过，要他不死，也只有你们冲上来一途了。”

这时舟子的悲歌，已至后阙。

第五十七章 绕指柔

我是谁和沈太公对望一眼，也不打话，即蹿身而起。

大船离小船虽近，但也有丈余远，加上船舷高出舟子近十尺，我是谁、沈太公这一蹬而起，端的如天丸急射，迅疾无伦。

方振眉微叹一声：如此一来，小雪留在小舟上，自己断不可能舍弃小雪而抢登大船，便只有留守在小舟上了。

我是谁、沈太公两人身子如鹰隼一般，急升而起，升起船首，正待扑人，忽觉江天劲风里，尤其这黑漆如洞的船身内，涌起几道极之怪异的幽风。

我是谁、沈太公毕竟是饱经阵仗的好手，瞬间一声低吼、一声怒吼，都旨在提醒对方一个字：“盍！”

“盍”字一出，沈太公。我是谁已闭住呼息，运功全身罩满真气，急扑向船舱内！

船舱甲板还有丈余距离，我是谁、沈太公既已先拔起丈余，再掠向船上，少不免要在甲板上运足一点，稍微借一借力。

可是两人足尖一点，毫未着力，身子如同大石落井一般，不住下沉。

两人心中一凛，原来这“甲板”上，既没有木板，也没有任何着力之处，只是一个极大而深的黑洞！

我是谁、沈太公二人平空提气，意图力拔而起，但身形已经下沉，力已用竭，加上闭气在先，一口真气调换不继，刚要吸气，殊料黑洞里所发出的一阵腐霉之气，迅即吸入二人鼻孔内！

饶是两人功力高深，一闭之下，好像肺里塞了一堆海藻，全身软绵乏力。——黑洞里，不是海水，而是比深海更可怕的死水！

方振眉在小舟上见一黑一灰两条身影，上拔即下沉，叫了半声：“盍！”即声息暗哑，他已知情势不妙，当下向张恨守抛下了一句话：“照顾小姑娘！”

张恨守悲歌一竭，愣在当堂，方振眉已如一只白鸢，飘了出去。

纸鸢与鹰鹫的飞行姿态相比，当然一悠然自若一迅疾遒劲，但方振眉这一飘确如行云流水，但速度却比鹰隼还急！

沈太公、我是谁向下沉落的时候，方振眉的身形已拔越船舷。

他立即感觉到空中有盍毒！

对方诱他们过来本来就是圈套！

他也立刻知道船下的黑洞有剧毒！

方振眉立时吐气扬声，喝了一声，这一声大喝，像一根大槌子，向他迎头击下，使他遽沉的速度，加快十倍不止！

他及时越过沈太公，但丝毫未停，又沉越过我是谁的身子——我是谁本就比沈太公重，所以下沉得也较快——这时离船底的“死水”已经不到三尺！

方振眉遽翻掌腕，一手抓住我是谁足踝，发力一托，把我是谁往上推去！

这下电光石火，我是谁刚往上弹起，沈太公已落至方振眉处！

方振眉微一侧身，让沈太公的脚踩在自己左肩上，方振眉再运力一顶，沈太公借力猛翻，向上蹿起！

此际方振眉一沉再沉，已落至离“死水”不过一尺之遥，那腥臭怪气，令方振眉晕了一晕。

方振眉倏地双袖如拍板一般运力击下，双袖所卷起之狂飙，击上水面上，一股逆流使他轻如薄纸的身子，急升了起来！

他遽升得如此之速，令激起的又臭又腥的黑水仍不及溅在他身上！

船舷与船舱之间相距一座偌大的“无底甲板”，船舱上有一道扶梯栏杆，栏杆上有三个人。

船舱漆黑，只有一星黄火，摇晃明灭，似点在舱中，又似燃在这遥远多风海上的鬼火。

栏杆上的三人背光而立。

左右二人，一团黑暗，谁也看不清楚他们的脸目。中间一人，在黑黝里，眼中两点绿火，就像站在中央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丛林里特别凶狠的野兽。

这三个人，眼见我是谁、沈太公、方振眉一个一个地掉落下去，但瞬即又看见我是谁、沈太公、方振眉一个一个地弹回上来。

他们立刻断定了一件事：

这三个人沉落下去后还能再跃上来，全是因为一个人：

——方振眉！

所以他们只对着一个人下毒手，那就是最后才冒升上来的几乎已旧力耗尽、新力未至的方振眉！

就算是万兽之王的狮子，也有它荏弱的时候，一只老虎掉到陷阱里，跟一只老鼠被关在笼子里，不会有太大的分别。

纵然方振眉目前处身的陷阱里是为朋友而掉落的，但此际无疑是方振眉最脆弱的时刻。在敌手环视之下，任何微小的弱点暴露，都足以致命。

中间的绿火没有动。

我是谁上腾的时候，勉强把身子一挪，扑向左舱；沈太公升上来的时候，也勉力把身形一折，掠向右舱。

三个漆黑中的人也没有动。

等到方振眉的白衣一掠上来，中间那两盏绿火仍然没有动，但左右二人，倏地掠出！

这两人破空划出，夹着一声剑啸，只因二人在空中拔剑，而又因同时拔剑致使只有一声剑风。

这两柄剑在漆黑中像两片绿色的长蛇，偏偏剑阔不过蚊子的翅膀，在瞬息间已在方振眉的白衣前后左右闪动了二十一下。

但方振眉的身形，就像燕子乍过急流一般，剧烈抖动浮沉着，然而姿态极其优美，那四十二剑始终没能沾着他的衣衫。

只是他的身形，不得不往正中的船舱掠去。

三人在半空一闪而过，交手已数十招，方振眉双足落地，到了那两盏绿火身前，对方的剑招既伤不了他，但他也脱不了凌厉周密的剑网，两人仍在他一左一右。

方振眉足尖刚刚落地，“铮”地一声，一柄剑在黑暗中灼红如香焰，已指在他咽喉上！

方振眉的身形陡地止住，僵硬。那柄通红的剑，也倏然而止，在方振眉喉咙不到三分处！

那对绿火霎了一霎，笑道：“好功夫！”

方振眉一动也不动，道：“好剑法！”

那对绿火哈哈大笑，但剑尖却半点不颤：“我原本只买方振眉一只手指，却不料分文不需就买下阁下一条命。”

方振眉微微笑道：“‘人头幡’幡主司空退的‘碧火血剑人头蛊’，在下总算领教了一项。”

那双绿火猖然一盛，遂又哈哈笑道：“一项就够了。我的‘血剑’一伸，只怕你求死也难。”

方振眉却顾左右，神色不变，道：“如我没有弄错，这两位就是‘人头幡’座下四大杀手之伊卖和梅买？”

司空退笑道：“伊卖、梅买、张恨守，都是人头幡里的好手。”

方振眉眉角一扬：“我却知道四大杀手中又以霍冤崖为最高，不知他身在何处？”

司空退的剑又乍红的亮起来：“你找他干什么？你已是砧上之肉，瓮中之鳖了，我的手一动，你这生这世，就再也动不了了。”

方振眉笑了，却说了一句话：“奇怪。”

司空退冷冷地问：“奇怪什么？”

方振眉说：“我跟人头幡无冤无仇，你要我的命做什么？”

司空退道：“因为你太多管闲事。”

方振眉眼角的笑意更浓了：“因为我太多管闲事而要杀我甘心的，也确不只你这一家。只是，你本来要杀的，好像不是我。”

司空退绷紧了脸：“哦？”

方振眉继续说下去：“你原意好像也不是要杀人的。”

司空退眼神冷似冰霜，只“哼”了一声。

方振眉道：“你开始是要抓人的，而且抓的是一个丝毫不会武功的可怜小女孩子。”

司空退半声不响，只盯着方振眉，好像盯着他就可以把对方灼穿两个血洞来。

方振眉的笑意已到了嘴边：“我真奇怪人头幡怎么改行了？不干大买卖却来掳劫一个小孤女，还为了这个小女孩子不惜杀掉我们三个人。”

我是谁在一旁怒吼着跳起来：“放屁，谁杀得了我们！”说着挥拳就要冲前。

司空退冷冷地道：“你再上前来一步，就算你还能放屁，方振眉也无屁可放了。”只见他灵蛇一般的剑，又疾然急进二分。此刻红如鹤顶的剑尖，离方振眉咽喉已不及一分。

我是谁立时像一根钉子被木槌打入木里去般僵住。沈太公额上也渗出了冷汗：“司空退，你这老不死的，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司空退叹了一声道：“可惜我跟你们，已经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了。”

沈太公激动得结结巴巴的：“司空退，我……我跟你下跪也行，叫你做老爸也行，只求你不要杀这个我的财神爷！”

司空退“嘿嘿”两声地怪笑道：“你一把年纪，我可没你这种龟儿子。”

我是谁十指嵌入了手心，龇牙道：“你敢杀他，我宰你全船！”

司空退怪笑道：“那叫诱之以利，这叫胁之以威……只是，我只要把你们的财神爷一剑穿了喉，你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伊卖、梅买和张恨守的敌手。”

方振眉忽然道：“不知你有没有听说过……”

司空退眉一扬，绿火一霎，仍是禁不住问：“听说过什么？”

方振眉笑吟吟地道：“有一种武功……”

司空退不耐烦了起来：“什么武功，快说！”

方振眉道：“有一种武功能后发先至，以后发制人、以柔制刚……”

司空退没有听完。

他已听懂方振眉的意思。

方振眉的意思很简单：他还没有死。一支剑指着他的咽喉不等于洞穿了他的咽喉。

司空退没有再让方振眉说下去。

他立刻刺出那一剑。

剑只离方振眉的喉管不到一分，他要方振眉永远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的剑刺出，只有一分的距离，可是那一分的距离，忽然多了一件东西，方振眉的指头。

“叮”地一声，剑刺在指头上。剑尖折，断刃飞，“笃”地射入船舱上。

司空退舞起周身剑花，万缕红光，梅买、伊卖二人同时出剑，刺二十二，削四十一，方振眉身如白鹤，长空拔起，已悠然落足在船桅上。

只见船桅帆布上那颗绿磷磷的骷髅上，潇潇洒洒地飘上了一袭白色衣衫。

司空退怒吼道：“王指点将，千刀万剑化作绕指柔……你，你已练成了‘点石成金’！？”

只听方振眉在风中传来的语音：“可惜点是点了，石还是石，金仍是金。”

第五十八章 舞过江南舞过长安

梅买、伊卖欲上纵追击，但他们立时发现情形完全不允许；沈太公和我是谁，一个盯着梅买，一个瞪着伊卖，像跟他们是做定了一场买卖一般。

而方振眉居高临下，在他们的头上。

这样一种情势，对司空退、梅买、伊卖都是极之不利的。

司空退沉喝了一声：“退。”

——退回船舱，方为上策。

但是船舱里却正好在此时走出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一个身着玄衣，脸色焦黄，却挟了一张火焰一般的赤琴。

另外一个人，我是谁一见，就呆住了。只觉得热潮自心跳涌至脸上，在双颊烘烘地涨了起来。

那古服轻装的女子姗姗而至，在暗处仍是那么白皙，美目流盼的高贵竟令我是谁不敢与之对视。

那女子顾盼了一下场中情势，说：“司空，什么事？”

司空退一见那女子出现，稍有些迟疑，即恭声道：“我们的计划，都给这几个小子搅得一团乱，他们今天在‘灵隐寺’出没，八成与‘幽灵三十’有关。”

那女子“嗯”了一声，也不去看我是谁、沈太公，微仰颌向船桅问：“上面是哪位朋友？如果不是跟案子有关，请快回去。”她说得并不大声，坚定的语音在风里特别清脆好听，微仰的下颌是白皙动人，在月光下，这女子就像一位绝代佳人，温婉中有一股威严的清丽。

沈太公抢着回答：“你又是谁？一个妇道人家，叫嚷什么？快快回去！”他本是恼火那女子不看他一眼。

那女子微微一笑：“老公公的白胡子很好看，没想到那么慈祥的人，火气那么大！”

沈太公没想到那女子未曾投向这边一眼，这句话却像已对他观察好久似的，一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便喃喃自语道：“难怪龙会稽发生最近接二连三撞邪似的怪事，原来云贵一带，妇女之辈连后脑也长眼睛的。”

他这句话，本来是解嘲般说说而已，谁知他语音甫毕，那手捧焦尾赤琴的汉子，忽然狂吼了一声！

这一声闷吼十分嘶哑，并不震动，但接着下来黑衣一闪，那黄脸汉子已至沈太公面前，闪电般出手！

黑衣汉每一拳每一脚，招式都十分怪异，与中原武功大异其趣，十拳中有九拳，是拳背朝下拳心朝上。而五腿中有四腿，是脚蹬向上而脚蹠向下的。

沈太公应付了七八招，一黑一黄两条人影倏错，沈太公已退了七八步。

但“嘯”地一响，沈太公手中多了一条鱼竿，鱼竿每出一招，劲力贯注所致，整支鱼竿嗡嗡作声，而鱼竿挥动之下，鱼丝急闪，更发出嘯嘯之声。

鱼竿一在手，又七八招，这次是轮到黄脸汉子倒退了七八步。

但就在这时，黄脸汉子发出了一声低吼，一拧首，头上黄发披及腰间，散落下来，他急旋起来，犹如一道黑色的旋风，又似一面玄色铁旗，卷扫沈太公！

沈太公也拼出了真火，一甩首，白花花的胡子也舒卷而去，只见黑的发，银的胡，卷起漫天黑白柔丝，斗得正酣！

白须乌发猛一扫击，卷在一起，两人一齐发出一声嘶吼。

黄脸汉的吼声低沉暗哑，沈太公却中气充沛，吐气扬声，黄脸汉踉跄而退，只见十数根黑发，已脱落在半空飘扬。黄脸汉的脸色更黄了。

可是黄脸汉脸上却浮起一丝诡异的笑容。

白衣方振眉忽喝了一声：“小心！”他如一张白色的伞，自空中冉冉飘下。

沈太公自觉胜了一招，正在得意，忽觉下巴微微一疼，他反手一捏，拇食二指已掐死了一只跳蚤。

——何来跳蚤？

沈太公意识到这点的时候，他已问不出任何一句话来了，因为他的舌头已粗大了两倍以上，而下颚的肌肉也完全麻木了。

方振眉霍地跃落，一出手，迅点了沈太公喉头，下颌七处穴道，返身向黄脸汉疾道：“解药。”

黄脸汉冷笑一声：“谁得罪了公主，断舌聋哑终身，已是轻刑。”

方振眉道：“他若有得罪处，我负责他向两位赔罪，但他乃是中了你的暗算，如此教他聋哑为罚，说不上公平。”

黄脸汉冷笑道：“有本事你尽管来拿！”

我是谁怒吼一声，一拳击出！

黄脸汉丝毫不惧，硬接一拳！

“砰”地一响，黄脸汉打横跌撞出七步，脸色更是焦黄。

我是谁喝道：“解药你给是不给！”挥拳又打！

黄脸汉忒也倔强，再要硬接我是谁这一拳，忽来一双手，闪电般扣住二人手臂脉门！

方振眉道：“他拳上有花样，别中计！”我是谁注目看去，这才发现黄脸汉拳上中指不知何时已套上了一枚蓝绿的尖刺指环。我是谁不禁怒喝：“好卑鄙……”

黄脸汉冷冷地道：“什么卑鄙，云贵三司的正宗武功，莫不如是！”

司空退接道：“只有你们这些化外之人，才不识真材实学。”

方振眉道：“司空兄弟，一门双杰，今得一见，果具厉害。”

黄脸汉怒道：“你放手——”但右手始终在方振眉把握之下，一挣未脱，恼羞成怒，猛一甩身，“霍”地一声，黑发卷扫方振眉，没头没脑的劈打过去！

方振眉倏然放手！

黄脸汉只觉右手一舒，但随即头发一紧，原来方振眉虽放了他的手，却又拿住他的一把头发。

这下更痛人心脾，黄脸汉侧着头，忍着痛，不叫出声来，方振眉也不管谁，只再说了一声：“解药。”他始终是以一只手扣住黄脸汉的攻势。

黄脸汉忍住了不作声。

方振眉向司空退疾道：“司空退，你眼看兄弟受难，还不替他拿出解药？”

司空退唬了一跳：“你怎么知道他就是……？”

方振眉道：“云南三司中原本‘人头幡’最强大，主持人叫司空兄弟，你是兄，他是弟，你叫司空退，他名司空跳，后来据说在‘幽冥王’死后，司空跳在护‘阴火公主’战役中殉职身亡，但他的‘一丈青丝千点雨，五十弦琴万死辞’手法，别人是仿摹不出来的……如果这位就是‘阴火公主’薛

初晴的话……薛姑娘既然未死，司空跳自然也没有死……你还是把解药给我吧，我决不伤你兄弟分毫。”

司空退脸上露出一种犹豫的神色来，他回首望向那两人。

两人笑了，笑得有一些些倦意，有一些些骄傲，有一些些看透世情的雅意：“江南白衣，方振眉？”

方振眉点点头：“没想到这回来云贵，可以跟传说里神仙一般的人物薛姑娘见面，实在是件幸事。可惜……那边有位不能说话的病人，要请公主高抬贵手。”

阴火公主温柔地道：“这边也有位脑袋不能轻动的朋友，要公子松松手的。”

方振眉松手，身退，闪过一旁，微笑看着薛初晴。司空跳一脸悻然之色，心中恨极，正待出手，薛初晴却一挥手，不知何时，司空跳发现自己怀襟里的那瓶解药，已在阴火公主纤纤玉指里。

薛初晴微笑，将解药递给了方振眉。她的手指秀若春葱，修长白皙，真似玉琢一般。

方振眉道：“谢了。”接了过来，正想递给沈太公服下，但人影一闪，本在身后的薛初晴，已微笑扬手，体态轻盈若舞地拦在他和沈太公之间。

“你放了司空跳，我给了解药，只是，你要给这位老先生服下，就要凭点真本事了。”薛初晴如是说。

方振眉看了看沈太公的脸色，即道：“救人要紧，得罪了。”说着左手拇、食、中三指已捏住沈太公下颌，沈太公张开了嘴，方振眉左手中指一弹，“嗤”地一声，药丸直射向沈太公口中。

但药丸离沈太公嘴边尚剩半寸，一双春葱也似的玉指，闪电般挟住了药丸。

薛初晴笑道：“承让了……”谁知话未说完，“嗤”地一物，已射入沈太公口中！

原来方振眉已在刹那间换了药丸，先前射出的一颗，只是普通的止血药丸，趁阴火公主拦截得手得意之余，再将另一颗遽然射出，薛初晴果然中计。

薛初晴脸色大变，花容失色，掩嘴惊道：“对不起，我给你那颗是‘失心丧魂不还丹’！”

方振眉乍闻，脸色一变，疾点沈太公颈、喉、鼻、口数穴，沈太公哗啦哗啦地吐出一些东西来，其中夹有那颗药丸。

方振眉厉声道：“幸好还未吞下！我给你活生生的人，你竟给我毒丸……”

薛初晴水袖一卷，药丸已吸纳袖内，她笑着说：“药丸是真的，我没有失信，谁叫你给他服了，又不相信是真的药丸，只得强取了。”

方振眉展身道：“得罪了。”

他衣袂飘动，闪到薛初晴面前，处处抢得先机，薛初晴却像一个飞天的仙子，就如敦煌壁画上的天女一般，周游灵动，然而姿态曼妙，方振眉的攻势仿佛正好可以配合她舞姿的拍子一般。

我是谁看了一会，脸色渐渐沉重起来，双拳紧握，额上也冒着汗。

他跟随方振眉多年来，未尝听闻方振眉败过，不管敌手武功有多高强，方振眉总有他的办法，去击败对方，赢得胜利。

就算唐月亮那一战，方振眉胜得虽然狼狈一些，但毕竟是胜了。

如今的局势却完全不一样，这一场看来并不太惊心动魄的打斗，方振眉

原本灵巧而适时应机的变化，完全变成了与阴火公主的一种舞姿的配合，好像一个舞者，舞出了春花秋月，而方振眉只是一个搭配，一幕布景而已。

——仿佛薛初晴是舞者，方振眉只是她的舞衣，一飘一颦，全是舞者的舞姿与心意！

船舱里的黄火轻轻摇动，方振眉的白衣愈渐黯淡，薛初晴古衣窈窕，仿佛月里的天女，飞到江上来。

司空退、司空跳、梅买、伊卖的脸色慢慢浮起了笑意：“幽冥工”殁后，云贵第一高手便要算是这位神秘莫测的阴火公主，果然名不虚传。

就在这时，这对翩翩起舞一样般的人儿忽然起了一种变化。

方振眉猝然倒退，在司空跳未来得及任何反应之前，已把他手上捧着的焦尾琴，拿到了他的手上。

司空跳怒喝冲前，但在薛初晴的舞影之下，宛似一张无形的网，他根本渗不进去。

方振眉夺了琴，也没有做什么事，他只是每过几招，即铮崆铮崆地，弹响了几下琴弦。

那几下琴韵在旁人听来，倒没有什么；但在阴火公主耳中听来，却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变化。

原来方振眉所拨之琴韵，正是她的舞化作武功，以武功融化入舞蹈中之曲子。

若是其他曲调弹奏出来，薛初晴并无所疑，但方振眉捏准她舞蹈的曲子的节拍，恰巧弹中那一段那一小节，内力灌输入琴音震荡下，令薛初晴公主情不自禁，和起了节拍。

琴韵每次不差厘毫地响起，薛初晴的舞姿显然有了变化。

但方振眉所拨之琴鸣或更改了其中一二个音符、或加速了节奏、或忽昂扬了调子、或故意少弹一个音节，这一来，薛初晴舞姿大乱，心绪大乱，处处露出了破绽。

到后来方振眉并没有抢攻，只是挪动身形，将一曲又一曲奏鸣，阴火公主在音韵中随之起舞——但这舞式已威胁不到方振眉，因已完全被方振眉所控制。

惟在这时薛初晴之舞已迄巅峰，只见她举手如千柳扶疏，投足如神山飞渡，侧脸如桃花相映，旋身如飞燕投林，这一舞，宛似舞了一座江南一处长安，淋漓畅尽，方振眉也会心投入在弹奏琴韵中，似成人间一首绝曲。

曲终。

良久。

月映江水，波粼千道，往万古洪荒千古寂流去。

薛初晴幽幽地道：“原来公子弹得一手好琴。”

方振眉道：“是公主能舞天外之姿，我琴律荒疏，要不是公主之舞使我忘形，我自惭粗乐有扰公主仙姿，还真不敢如此献丑。”

薛初晴悠悠地说：“在舞的时候，你要是杀我，早就得手方振眉笑了：“我为何要杀公主？”

薛初晴想了想，道：“能弹出这等冲谦温良，和煦如风的乐韵来客，决不是居心叵测之徒……”她转首望向司空退：“司空，这是怎么回事？”

司空退一时答不出话来，薛初晴又道：“那位老先生的解药在我这儿，你先拿去服下……”双指在袖间捻出了药丸，忽微微“噫”了一声。

方振眉微笑道：“公主不必惊讶，这药丸还只是金创药丸，真正的药丸，已给沈老服下。”

薛初晴侧睨过去，只见沈太公已气色红润，站在那里，早已跟没事的人一样，在气得呼噜呼噜地骂：“开玩笑，小小的一毒，就毒得倒我沈太公么！？……就算没解药，我还不是好好一样活得生勾勾！”

薛初晴也笑了：“你是怕我阻止他吸取药力，才跟我动手的？”

方振眉笑道：“再有效力的药丸，也需要药力发作的时间。”

薛初晴映了映秀良的凤目，掠了掠发鬓，吸了口气，笑问：“你真不怕我在你朋友药丸中下毒？”

方振眉淡淡地说：“据在下所知，云贵一带的英雄人物有薛梦山、薛初晴，以及龙会稽，这些人物就算对付敌人，也必对付得光明正大。”

他半字不提其他的人，司空退、司空跳等人都变了脸色。

第五十九章 海上有骷髅

沈太公瞪住薛初晴，问：“你就是‘阴火公主’？”

薛初晴道：“您老不相信？”

沈太公喃喃道：“阴火公主不是早已死了吗？”

薛初晴幽幽一叹，也不接话，眉心隐现一抹哀愁。

方振眉道：“人人都有一番辛酸泪，看来公主悲喜，亦鲜为人所知。”

薛初晴淡淡地道：“苦痛若为人所知，那还好；但不为人所知之苦衷，才是最苦。”

方振眉左眉一剔道：“其实为不为人所知，存乎一心……公主心里有愁，还是说出来的好，也许三个臭皮囊，谈不上替公主分忧，但说不定可以消解一点闷愁。”

薛初晴缓缓地道：“这些事儿，我已瞒了几年，又何必在这时候说出来……只要我知道公子等位，是友非敌，那就好了。”

我是谁忽然问了一句：“我们帮龙会稽，那是友还是敌？”

薛初晴凄苦地笑了一笑，反问：“你们真以为……传言中龙会稽他抛弃了我，置我于死？”

沈太公瞪着眼睛道：“人人都是那么说。”

薛初晴笑了起来，格格地笑道：“只有一件事……龙会稽也不知道我还活着，要是他知道，他可以死，也不会放弃我的……”她的笑意有说不尽的伤悲，但坚定：“这世间惟有我最关心他，他也最关怀我……”

她笑着向司空跳说了一个字：“盒。”司空跳即小心翼翼掏，出一个锦盒，毕恭毕敬的双手递给薛初晴。

司空退的脸色更阴沉不定，他双目就像一对匿伏在墓堆里的夜枭。

薛初晴接过盒子，看她的神情，又是珍惜、又是凄苦：“这是他送给我的……”说说慢慢打开了盒子。

由于盒子的盖是向着方振眉等人，所以方振眉、我是谁、沈太公一时未能看清楚盒子里盛的是什么。

但是一物疾闪，薛初晴半声惊呼。

她倒下，盒子落地。

盒子里有一根手指。

男人的手指。

食指。

盒子里还有一张字条：

“日后变幻谁能料，
誓言未必都做到。”

阴火公主薛初晴跌倒于地，胸至颈之际，被一物射穿了一洞。
血在流。

方振眉的心往下沉。

因为血的颜色是黑色的。

伤在要害，而且含有剧毒，除了毒性，还有强烈的蛊，已种到了薛初晴的身体里。

像薛初晴有这等武功的人物中毒，凭她体内的真气与长期浸淫蛊术的功夫，大可克制得住——但另一种更厉害的蛊已摧毁了她的能力。

薛初晴的唇色灰白。

方振眉扶起她，说：“你要说什么，你说。”

薛初晴望定盒子，颤着长指：“那是……那是他的手指沈太公皱眉道：“谁的手指？”

薛初晴笑了，笑得那么疲乏：“会稽的手指……”

我是谁浓眉一整：“龙会稽的手指伤了你！？”

薛初晴凄然摇首：“不……”

我是谁握紧了拳头：“不是他是谁！？”

薛初晴吃力道：“是……”

我是谁用力地看着薛初晴，一字一句地道：“不管是谁，我都一定为你报仇，一定。”薛初晴吃了一惊。

这时她已意识模糊，但是我是谁的神情和声音，令她感觉到熟悉的震惊。多少年前，龙会稽执着她的手对她说：“我一定要娶你，一定。”也是这种可死不可悔，山可移海可翻心永不变的坚定。

——此刻，怎么会出现在一个一直默不出声的青年口中？

——他是谁？

阴火公主朦胧中不觉呻吟了一声：“会稽……”脸向后仰，溘然而逝。

我是谁双目定定地望着那女子玉琢似的脖子，轮廓那么匀美，像天鹅的颈项，然而，已经没有了生命。

我是谁不敢相信——仿佛他的生命，也附在这女子的身上一齐死了似的。

薛初晴当然不知道：这青年人沉默里有无尽说不出的情意，自从在“灵隐寺”的墙缝看她一舞后，我是谁一直在那一场翩翩舞里，走不出去了。

他关心她：无论她对，无论她错。

所以他刚才一直没有出手。

他是不忍出手，出不了手。

可是薛初晴忽然死了；所有的美如飞天的舞姿，都冻结了，终告寂灭。

然而他活着。

他活着看着这样一具曾舞出无限美丽的生命死去。

我是谁抱着阴火公主，他虎目漾满了泪水，可是并没有流出来。

青年汉子眼看着情人的死，那股悲痛如冰上之火，刃上之血，特别炽烈特别红；但薛初晴至死未知，她曾如此撼动过一个男子。

如果她是活在一场舞里，这一场舞已有了为她生为她死的知己。

可惜她似乎只活在一场梦里。

沈太公嚅嗫道：“她，她是怎么死的……？”

方振眉静静地瞧着薛初晴的身躯，眼里也流露出无限惋惜。

“盒子里除了手指，还有暗器，盒子开启的时候，暗器射出。”

方振眉俯首蹲身，拾起了盒子，脸上露出深思的神情。

“以阴火公主的身手，平常的暗器，当然射不中她，就算射中，也伤不了她……但是设计这场暗杀的人，算准她开启盒子的时候心神激荡，不疑有他；又窥破她的罩门死穴，而且，在暗器上涂有剧毒，破掉公主的护身蛊术……这样一来，阴火公主……”说到这里，方振眉微微叹了一声。

司空跳握拳看天，悲声恨道：“是谁！？是谁下此毒手，杀了公主！”

司空退恨得牙嘶嘶的，双目丝火发出了盛芒：“让我找着他，把他碎尸

万段……”

司空跳泣不成声：

“公主，在你对龙会稽那么……他……！”

司空退跳起来骂道：“龙会稽，你这绝子绝孙的王八蛋！你害公主还害得不够吗！？如今还要……看老夫把你碎尸万段！”

就在此时，江上传来一声惊呼。

小雪脆弱的惊呼。

小雪本来还留在江中，木筏上。

木筏上除了她，还有“舟子杀手”张恨守，及满氏双蛇。

此刻月照江上，波光粼粼，舟子迅速远去，舟上还有几人，却看不清楚。

方振眉本来为救沈太公、我是谁二人，冒险抢登大船，所以未及亦不便带小雪，曾委托张恨守照顾小雪。

而今木筏急逝，真似长了翅膀在江上滑翔一般。

沈太公变了脸色，抢至船首，就要跃出去，方振眉一把挽住，木筏离大船已数十丈距离，沈太公又焉能飞跃得过去？

沈太公急得直跺脚，吼道：“快催船主去追……”话未说完，忽觉脚下一浮，但浮势又变得微微下沉。

这大船竟逐渐下沉。

方振眉回望过去，司空跳、司空退、梅买、伊卖都神奇般地不见了。

只听我是谁一声怒：“在这里！”

原来船侧有一艘小舟，此刻舟已离大船七八丈远，正在越离大船越远。

——大船将沉，司空兄弟等竟解舟悄悄离去？

沈太公怒吼，他的白头发、白胡子根根戟起，他像一条剑鱼一般，长空跃起，划一道长虹般的弧，飞投入江，又像一尾白鲨一般破浪迎风，力逐小舟！

——他必须要追及小舟，把司空兄弟等都打落江中，才消心头之气！

——然后，再催舟回首，迎救方振眉与我是谁。

他一气之下就做了。他和我是谁都正像一般英雄好汉一般，一气之下，上天入地照去，大闹南天门揪翻阎王殿一样做得出来；这种人要成名，当然都不难，但要活下去，通常都要靠点运气。

沈太公的运气并不太好。

当他追了半个时辰才追到那空无一人的舟子时，骂了一轮乌龟王八后才想起自己未跃落江前，方振眉似乎在扬声阻止他。

而他此时也想起；江水汹涌，而方振眉不谙水性，我是谁更是旱鸭子，三人中只有自己水性最好——而那艘大船正在下沉！

沈太公立即往回划。

这夜江上风大，江水以海涛之力翻腾，要是别人，水性再好，也难在巨浪中浮得起来，但这在沈太公来说，就好像吃杠丸时加一点辣一般，更有味道，更好吃而已。

要淹死沈太公就像拿一桶水去淹死一条鱼一般。

可是沈太公此刻一点也不悠游自在。

因为他想起了他的两个朋友。

方振眉的轻功极高，我是谁的劲力极够，天上的鸟，未必逃得过方振眉的追逐；地上的石头，硬不过我是谁的手。但要淹死这两个岸上英豪，只要

用一缸平静的水就足够。

沈太公担心的，还有小雪。

不会武功的小雪。

像以前他的小孙女小红般冰雪聪明的小雪。

那一声呼叫……小雪怎么了？

海上有骷髅。

大船已经沉没了，沉没的速度之快，犹如这船忽然间像一个桶没有了底一般。

船桅上的那面惨森森的骷髅旗，在江上飘浮，沈太公张口大叫：“财神爷、大狗熊！”但没有人回应。

沈太公改口叫：“方振眉、我是谁！”希望能变得吉利一些，但仍是没有人回应。

江水滔滔，难道……

沈太公着了慌，潜下水底去看个究竟，忽然间，周身一寒，好像一千支细小如针的冰块，一起戳进了他周身血管里去。

这时他才猛想起：那“人头幡”的大船上本来就有一潭死水，如今船沉了，“死水”岂不是跟江水渗合在一起……

沈太公情知自己中了蛊。

他不是愤怒，而是哀痛与惋惜。

连水性强如他者，都尚且中了“死水”的蛊，方振眉和我是谁连七尺深的池水都浮不起来，这回跟着大船上的“死水”一起沉没，怎还有命在？这不由得沈太公不悲痛。

惋惜的是，他葬身海底，又有谁来救游小雪？

他逐渐感觉到四肢像一块白糖糕一般松软，仿佛完全不属于他一般的，呼吸照常，但一点空气也进不到肺部来。

倒是水灌进了肺里。

他想：这样也好，财神爷死了，大狗熊死了，他独活也没有人骂架、闹着玩、惹事生非，还不如死了的好。

——可惜就算是一同水葬，三个人也没有同葬在一起。

他不由羡慕起我是谁起来了。

——这小子毕竟比他幸福，能跟方振眉死在一起，死也死得风光热闹多了……

就在他由鼻子灌了半肚子水，在等死的时候，一只手把他捞了起来，问了他一句话：

“你喝够了没有？”

问他的人居然是“旱鸭子”，不通水性的“财神爷”方振眉，看来他白衣荡荡而飘，不但不像未沾一滴血，还像不染一滴水。

这才叫沈太公气晕过去了。

第六十章 沉船之战

方振眉说：“你跳下河去要追那小舟时，我发现舟上不像有人，而且，以司空兄弟的功力，还未至逃到船边放舟我们还未察觉的地步，所以我就叫你不要追，但你还是鲑鱼见了水塘一般地，嗖地钻到水里去了。”

方振眉笑笑又道：“剩下我和阿谁两只旱鸭子，可惨咯。”

沈太公只有苦笑。因为现在看来，渗的是他自己，他把舌头卷进喉咙里吐，几乎肠子都要吐出来了，但肚子里显然还有半勺子臭水贮下来。

“既然舟上无人，只是引我们去追罢了，那人当然还未走远。当时我想，以你水性，不致有险。便叫阿谁丢两块木板下去，捏着声音叫了几句，让埋伏着的人以为我们三人都已下水去了。”

方振眉娓娓道来：“果然，司空兄弟和梅买、伊卖，都以为我们真的下河去了，只听见伊卖说……”

那时候大船正在迅速沉没，梅买搂住一艘竹艇，正要往河上放掉，伊卖就说：“不必张皇，那三个免崽子追那空舟去了，不会那么快回来的。”

只听司空跳冷冷地道：“会回来的。”

梅买“哦”了一声，显然是有些不信。

司空跳沉声道：“他们追到空舟，知道中计，必定会折回来看看，那时候，这船已沉，死水氾滥这一带江水，他们只要一旦游近，必定中蛊，只好命丧江中了。”

梅买哈哈笑道：“什么名动八表的方振眉，什么威震八方的大侠我是谁，什么横扫八面的神钓沈太公，还不是统统沉在江底喂王八去了！”

伊卖却道：“如果……如果他们三个人不是潜游回来，而是登上那空舟划回来呢……那‘死水’可起不了作用啊。”

司空跳喃喃道：“这也是……”

司空退接道：“这倒不必担心，他们若登上空舟，更是死路一条。我在舟上放了‘人头飞降’毒蛊，只要他们登上，三天后，江畔多了一舟三尸——三具不腐的尸身，但只在脑里蛀满了尸虫！”

我是谁听得咬牙切齿，方振眉低声道：“沈老已去追了，难免着了道儿，咱们擒住他们，要他们交出解药，方为上策。”

又听司空跳说：“好计，好计，哥哥真是算无遗策。”

司空退冷笑道：“这算不上什么算无遗策，只是斩草除根，无毒不丈夫罢了。”

司空跳又道：“我们已提前原定计划，杀了阴火公主，也把这三个多管闲事的窝囊废除掉了，……下一步该如何着手？”

司空退反问：“明天是什么日子？”

司空跳似是恍悟：“明天就动手？”

司空退阴阴笑了一声：“我们回幡里见到峒主再说……”

“噗”地一声，似乎是司空退令伊卖把木艇置落江上，这时江水已涨船舷，“死水”也开始渗和了江水，就要溢上甲板来。

司空退忽又道：“梅买。”

梅买应：“在。”

司空退道：“你去船首，把阴火公主的尸身抬回来。”

梅买似乎行动有些迟疑。司空跳问：“阴火公主既已死了，还要她尸首

干什么？”

司空退不耐烦地道：“你这就有所不知了：龙会稽生平最爱阴火公主，如果咱们万一还取之不下，用阴火公主的尸体来唬一唬他，保管他失心丧魂，非死不可！”

司空跳又阿谀一叠声地道：“哥哥高见，高见……”

司空退催促道：“快去！”

梅买掠到船首，看见阴火公主的尸首仍在那里。阴火公主薛初晴容貌极美，但姿容高贵，梅买往日只有远远倾羨的份儿，而今能在她死后触及她的身躯，也是件色授魂销的事儿，就在这时，忽然，背后肩膀，被人轻轻地拍了一拍。

梅买乍回首，看见一个黑衣青年。

梅买立即出剑，他拔剑的动作几乎与回首的动作同时完成。

一个杀手出手的速度，就是生死的判决；杀手的反应，就像蜥蜴身上的颜色，蛤蟆口中的舌尖、毒蛇的攻击，已经变成了完全自动的反应。

一个杀手最大的本钱就是出手快。

梅买够快。

但他只够得上拔剑出剑，“砰”地一声，他已经连人带着弯曲成破铁一般的剑和烂柿一般的脸孔，倒飞六丈，“蓬”地摔入了“死水”中。

从此就没有了杀手梅买这个人。

我是谁缓缓地收回了拳头，冷冷地望着那一汪“死水”，自语地道：“我已拍了你一下，别说我杀你前没有通知。”

这时船侧的司空跳已有警觉，疾问了一声：“谁！？”

伊卖也嚷道：“老梅，啥事——”忽然就没了声息，显然是司空兄弟已觉察不大对劲，噤住了他发声。

情形确属如此，司空退一挥手，司空跳如狸猫一般，弹飞出去，在船篷轻轻一点，又似一颗弹丸般弹飞起来，到了桅上。

居高临下，才能看个清楚。

司空跳立刻就发现船首阴火公主的尸骸，以及守在死尸旁守护神一般的大汉。

司空跳心中一凛——我是谁回来了！？

就在这时，他已瞥见伊卖正在潜伏着，迅速接近我是谁。

司空跳立时在自己手里扣上了几道喂有极其厉害蛊毒的暗器，只要伊卖向我是谁一动手，他就把暗器全发出去。

——我是谁必死！

伊卖也是一名好杀手。

好杀手的条件，除了动的时候，像毒蛇、像牝豹、像蜂刺，但静的时候，也要像猫捕鼠一般守得住。

——因为能等，才能在最好的时机里一击必杀。

只是伊卖已不用再等。

他已觑着了最好的时机。

因为他看见了我是谁眸子里所流露出来的神情。

我是谁瞳眸里所透露出来的神色，是悲痛，是爱慕，是一切复杂的情愁，然而有这一双眼睛的人已沉浸进去了，不易自拔出来；我是谁是在怔怔地望着阴火公主没有生命了的躯体。

伊卖有多年的杀人经验。他第一次杀人的时候是在九岁，他窥得养父在和情妇快活时，用砍柴的斧头一斧劈在他后脖子上。

伊卖永远能把握到杀人的最佳时机。

他立刻冲出，出剑——就算他失手，我是谁一时也制他不住，而他深知在桅上的司空跳一定会适时出手助他，而且，他背后还有司空退撑腰。

伊卖这一剑，身法和出手都同样完美。

桅上的司空跳也果然出了手。

司空跳是整个人飞下来，撞中了飞扑而来的伊卖。

伊卖再也没有料到司空跳是这样出的手。

他本以为司空跳是会放暗器助他：没想到司空跳把自己变成了只暗器，投向自己！

这一下急撞，伊卖又不能用剑刺杀，前掠的身子也无法收回，“砰”地撞个正中。

我是谁猛然醒觉，狂吼出手。

伊卖身子倒飞，他的脸骨在未落江前已变了形状。

司空退立时醒觉。

但他背后轻微一响，小艇一漾，他在电光石火间，已知一人自桅上落到艇上，截断了他的退路。

这人能在瞬间无声无息地封了司空跳的穴道，把他摔向伊卖，救了我是谁，又占据了小艇，断了他的后路，除了江南白衣方振眉，还会有谁？

司空退苦笑，也没有回身，缓缓地道：“看来，我是低估了你。”

方振眉衣袂飘扬在江上。

“你并没有看我。”

“你是要我看你？”司空退缓缓地回首。他双眼的绿火更为幽碧。

方振眉微笑着，望向他：“听说你双目碧火，能凭意志力将敌手头颅自行碎爆，不知是不是真有这等事？”

司空退冷森森地道：“你双眼看来是望在我脸上，其实是透过了我，遥视我背后远处，你要是不信，为何不敢看我双眼？”

方振眉淡淡地道：“我又不是飞蛾，难道明知烛火炎人，还要去触摸？”

司空退冷笑一声道：“可是如果你不盯着我全身上下，我随时都可以向你发出致命的一击！”

方振眉依然平和地道：“面对着你这样的高手，我自然不敢托大，但是，当你背后有强大的敌人时，你又怎会向我发出那一击，而让背后空门卖了给人？”

司空退双目绿芒更碧盛。

我是谁正在他背后。

司空退恨得牙嘶嘶的，我是谁双手捧抱着阴火公主，却道：“你弟弟正在船板上，‘死水’已快溢上来，你如果还想有个弟弟，还是快去抱他起来。”

司空退阴恻恻地道：“我手上抱了个人，岂不是更无活命的希望了？”

我是谁怒道：“难道你为了自身安危，就任由司空跳死！？”

司空退冷冷地道：“没有我自己，哪来什么弟弟！”

方振眉微微一叹，道：“司空，我们也不想为难你，只要知道，这究竟布的是什么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们究竟想在这一带阴谋策动些什么？这跟阴火公主和龙会稽，又有什么关系？这事情跟小雪姑娘又有何牵连？”

司空退忽然笑了。

“原来你什么都不知道。”

方振眉道：“就是要你告诉我们知道。”

司空退道：“现在我已不必告诉你们知道了。”

我是谁怒叱：“你不要司空跳的命在先，难道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司空退嘿嘿笑了起来：“当局势对我有利的时候，我为啥要受人威胁？”

他转而哈哈大笑：“首先，你们来舟上还有一个小女孩子，现在还落在我的手里，如果我没有活着回去，她的遭遇就比死还惨百倍千倍……就凭这点，我就可以要你上这大船，而我则到小艇上去，否则……”

“我长啸一声，你们就等于亲手害了一位无辜女孩。”

方振眉只有上大船来。

司空退飘飞到了小艇上。

“此外，我弟弟的命，你们也得负责替我保留，他有损一丝一毫，嘿嘿，你们三人中少了一人，想必那老头子是去了追舟，我已把蛊布在舟上、水中，无论如何，他一定中蛊。你们想要他的命，就得保留司空跳的命。”

司空退愈说愈得意。

“我把解药先给你们。你们把我那无用的弟弟搬到小舟来，可不能出什么花样，否则，我把解药往江中一丢，这世间上，只有我一人懂得配制，就算你们制伏了我，要我重配，也要五天五夜的时间，你们那位老朋友，可就回天乏术了。你们要是不信，大可一试。”

方振眉信。我是谁只有把司空跳搬到小艇上去，司空退并要我是谁替司空跳解开穴道，再跳回大船上。

“你们留在大船上，以江南白衣的足智多谋，这小小一条江水，外加一点点死水，自然奈何不了你们。”

我是谁怒道：“那我们如何相信你给的是真的？”

“因为你们不得不相信。”

方振眉静静地反问了一句：“如果没有太大的保障，你猜我们会不会不顾一切，先杀了你们两个，为我们那位朋友报仇再说？”

司空退双目中的碧芒顿时挫了一挫，好一会才恢复。

“你不会。”

“为什么？”

“因为你是方振眉。方振眉不会因为他自己的安危去牺牲自己的朋友性命，甚至不会因为自己的生死存亡而去把任何的生命摧毁。哈哈，方振眉连只猫也不杀！”

方振眉冷冷地道：“但如果同样是为了朋友本身的安危呢？”

司空退正色道：“你放心，这药是解药，因为我正要你答应我，明天一条龙的寿辰，你不要去。只要我们一看见你出现，不管你有没有破坏我们的好事，我们都只有杀了那小女孩。所以……”

他催司空跳划舟渐去，生怕方振眉改变主意。

“何况，我们都知道你那位老头子朋友最疼那位小姑娘，只要他还活着，就更加注重小姑娘的安危，而你就更加不会去寿宴上多管闲事……事情一完，我们就会把小姑娘送回给你们，这样好吧？”

这时小艇已渐渐远去，大船也逐渐倾没。只听司空退远处传来阴笑声：

“故此，我们跟你一样，希望你那位老胡子朋友活着，对你，对我，都有利……”

所以解药是真的，放心服用吧！”

方振眉、我是谁生怕脚沾上“死水”，已跃至船舱顶上，但船已逐渐沉没，方振眉将整个竹制船舱拆了下来，倒置江上，成了另一艘怪异的小船，用船桅横杆来划动，在周围巡视，等候沈太公回来。

果然因此而救回了沈太公。

所以沈太公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岸上，毒也去尽。

他的朋友也好端端的，没有死去，反而还救了他一命。

——可是小雪呢？

沈太公禁不住问：“难道我们就任由他们抓了小雪去吗？”

方振眉沉吟了一下：“奇怪，这件事怎么一直跟小雪姑娘缠上关系的呢？”

我是谁也问：“难道我们就由得一条龙在寿辰上出事而不理吗？”

方振眉反问：“如果我们现在就理，那岂不是断送了小雪吗？”

沈太公抢着道：“对呀，所以当前之急，还是先救回小雪，才有能力阻止‘人头幡’的阴谋。”

我是谁瞠目道：“可是，救小雪要在一条龙寿宴之前，但一条龙的寿诞是明天，也就是说……”他抬头见月已西残，便改口道，“是今天了。”

沈太公急得跺来跺去，一下子像衰老了许多：“该到哪里找她呢……”

方振眉道：“沈老，你体内余毒未尽消，还是……”

沈太公脸急得挣红，向方振眉要求道：“财神爷，我知道你一向很有办法，狗都嗅不出来的东西你一闻就知，诸葛亮的孙子想不出来的妙计你眉一扬就通，你厉害……但如果你想到什么方法找到小雪，请让我去，请一定要让给我去……”

方振眉叹了一口气，拍拍他肩膀说：“我知道。你先歇歇，自己运功，将残余的蛊毒逼出来，免得遗留在体内，留有后患沈太公一甩手，气道：“唉呀，你这叫我……叫我，怎生歇得住！”说着，匆匆抛下一句，“我去解手。”

目睹沈太公跑到树丛去解手，方振眉向我是谁低声叹道：“沈老……一定想起他孙女儿小红了……”

我是谁是铁铮铮的好汉，也禁不住凄酸：“他孙女小红，便是给‘十不全’害了的……可是，他一直耿耿于怀，觉得小红是因为做公公的他连累致死的……”

方振眉摇头唱息：“可怜，小红是他惟一的亲人了……而今小雪又出了事……”

我是谁忽道：“你是不是有找到小雪的线索？”

方振眉不答，只说：“不要给沈老知道，他体内残毒未消，让他先歇着，我再去找。”

我是谁点点头道：“那好，不过，救人如救火，宜急不宜缓，不如，我缠着老不死的，你去救，或者，你缠着他，我去救。”

方振眉打断道：“哪谈到救不救的，我又不是神仙，也找不到他们的巢穴，更怕打草惊蛇，反害了小雪。”

我是谁问：“那你的方法是……”

方振眉道：“我也没有什么法子，不过，我在飞身过船之前，曾托江中杀手张恨守照顾小雪……”

我是谁打断道：“张恨守跟司空退可是同一伙人啊！”

方振眉道：“虽然如此，但我总觉得张恨守不是一个失信的江湖人，他可以暗杀我，却不会负人所托，或卑鄙到向一个不谙武功的小女孩下手……”

我是谁沉吟了一阵，道：“我佩服你。”

方振眉倒没料着这一句：“什么？”

我是谁道：“难得你在江湖上打滚那么久，受过那么多欺骗与磨难，却还是相信人性，包括朋友和敌人。”

方振眉一笑道：“其实朋友敌人都是人，有时候，敌人反而更真诚可敬。”

我是谁道：“不过我还是庆幸跟你是朋友。”

方振眉笑道：“谁不是这样庆幸着？如果有下辈子，我还不想少了你和沈老这一双骂我的口哩！”

我是谁豪笑三声，又接回原来话题，问：“那你的线索就是张恨守？”

方振眉蹙着眉道：“我总觉得，张恨守本来就是要劫持小雪，或击伤我，但在失败以后再这样做，显然就非张恨守本意……也许，他总会有个交代。”

我是谁道：“别忘了今夜江水急，而且，别忘了江中有‘死水’……”

方振眉笑着接道：“也别忘了，张恨守的外号既是‘舟中刺客’又是‘江上杀手’。”

我是谁想了想，道：“那么，待会儿我缠着老不死，你去看看能不能跟那杀手会上。”

方振眉道：“噢，沈老怎么去了那么久……”

只听沈太公模模糊糊，混混浊浊地应了一声，巍巍颤颤、蹒跚地走回来了，一回来就问：“你们想到找小雪的办法没有啊？”

方振眉道：“天下那么大，不是要找就找到的，反正明天必然是艰辛的一天，你还是先歇一下吧。”

我是谁也劝道：“你心急也没用，我想，他们不敢对那小女孩怎样的……”说到一半，他看着自己在土岗替阴火公主埋的坟墓，不禁一阵伤情。

沈太公微“嗯”了一声，眼睛半开半合，倒像是累极了要困似的，方振眉看在眼里才比较放了心。

连方振眉也没察觉出来，沈太公已经听到了他们俩的对话。因为沈太公根本没有去小解，他心急要找小雪，怕方振眉、我是谁为了他好，瞒着小雪的下落不让他知道。

以方振眉平常的观察力，如果仔细辨察，就会察觉沈太公偷听的事，只是，就算是再聪明的人，也会被看似懵懂的人所骗，而且，观察力再强的人，反而常被自己身边的人所蒙蔽。

所以信任常常是致使成功和造成失败的主因。

就在这沈太公眼睛刚要半闭半启、我是谁正在一阵子恍惚出神、方振眉微微放了心之际，三个人俱一起望见，江潮漂来了一件东西。

一个人。

我是谁失声叫：“张恨守？”

方振眉和沈太公一先一后，已扑至江边。

——真的是张恨守！

而且是濒死的张恨守。

第六十一章 杀手杀杀手

方振眉扶起湿淋淋的张恨守，一看情势，即把真气源源导入张恨守体内。张恨守缓缓睁开了眼睛，他的眼神涣散、不再凌厉。

“杀手不能败，败只有死。”

“我知道。”

“你击败了我，但并没有杀我。”

“我与你无冤无仇，何故要杀你？”

“你还托我看顾我本来要掳劫的小女孩。”

“换作是你，在那艰危时刻可能也会有所托于我的。”

“可是，”张恨守艰难地道：“那小女孩……”

沈太公急问：“她怎么了？”

张恨守苦笑摇头：“我……有负你所托。”

方振眉道：“别这样说……那小女孩究竟怎样了？”

他已看出张恨守的伤势，咽喉一道淡淡的痕，那一道淡痕击爆了张恨守脖子上七道动静脉，换作常人，早就咽气了，而且张恨守身上还沾了江中稀薄的“死水”，如果张恨守不是“江上杀手”以成名，泅泳术也是一等一的话，就算不重伤而死也会在江里窒息。

可是张恨守挣扎到岸上来。

他一定有话要说。

“谁杀你的？”

“霍冤崖。”

“‘人头幡’里的第一杀手霍冤崖？”

“也就是‘茅山峒’司无求的嫡传弟子霍冤崖。”

方振眉感到震惊：“你们同在‘人头幡’，他因何杀你？”

“他何止杀我，也害死了满氏双蛇。”张恨守苦笑道，“你说的对：要真的是值得为他效死的好主人，就不该让座下好手的性命随便牺牲掉……刚才，霍冤崖忽然潜上木筏来，要掳劫那小姑娘，我说‘我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要劫走她，待方振眉回来’。他说‘你吃哪一边的饭’？我就答：‘这跟站在哪一边无关，只是江湖信义，我负责向方振眉拼生死，也要把小姑娘劫到手，可是不能在他不在的时候下手。’他冷笑一声说：‘好，我就听你的。’我以为真的，谁知他就猝然出了手……”

方振眉忽问：“霍冤崖用的是什么武器？”

张恨守立时知道方振眉的用意，“剑。”他答。

方振眉双眉一皱：“剑？”

张恨守道：“那时候我剑未出鞘，剑鞘护在喉头，他的剑锋击中我的剑锷。”

方振眉可以想象那情景。江中、筏上，霍冤崖倏然出剑偷袭张恨守。张恨守的剑未及拔出，仍倒悬于喉至腹间，那是他独特的挂剑方式。霍冤崖的剑尖本刺张恨守咽喉，却刺在剑锷上。剑尖之力打在剑锷上再转击在张恨守脖子上，把他颈项周围七道筋脉击裂。

——霍冤崖这一剑，能快到拔剑如电的张恨守不及拔剑，而所蕴藏的力道又如此之巨，霍冤崖不愧为张恨守之上的杀手！

方振眉点点头，他已经感觉到一个强大敌手的影子。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张恨守眼中有一层薄雾。

他明白方振眉的意思。

他挣扎到这里来，让方振眉看清楚了他的伤处，方振眉要他“放心”，他也真的放心了。

——因为方振眉一定会让他死得瞑目的。

他挣扎道：“我是个杀手。霍冤崖把小姑娘掳去了。我知道她会把她劫持到‘人头幡’的总坛或‘茅山峒’去，但我毕竟曾是他们的属下，我不能告诉你那地方在哪里，我不能出卖主人。所以……你也可以不必为我做什么。”

方振眉同意：“人本就不应该出卖他人的。我也不会为你做什么，只是霍冤崖暗算你，在情在义，每个武林中人都应该去管一管的。”

张恨守喘息道：“我虽不能告诉你，可是……”他眼中似有很多话要说，但却牛喘起来，一只手屈起来，想要握住方振眉的手，沈太公连忙搭住了他的脉门，变了变脸色，望向方振眉。

方振眉会意：“你还有什么事要交代？”

张恨守忽然望望沈太公，又望望方振眉，眼中出现安慰、欣然之色，终于咽了气。

我是谁缓缓走近，一字一句地道：“真是一条好汉。”

方振眉喟息道：“可惜……我们仍是不知小雪的下落。”说着用眼睛斜睨沈太公。

沈太公叹了一口气，也不接话。

埋了张恨守的死尸后，方振眉和沈太公、我是谁三人，分别择了两棵大树，在树干上睡觉。

江湖人餐风饮雨，本是常事。

方振眉本来在寻思救小雪之计，以及设法将这些事件拼凑在一起、以及拆开来逐件细想，以及思索一条龙与阴火公主之关系情形，但到后来，还是困了，睡了一会。

天很快就亮了，方振眉也很快就醒了。

我是谁还在呼噜呼噜的大睡，这儿附近里内的小鸟，能搬的早就搬家了，否则也宁可飞到别处枝头暂栖，以免被我是谁的鼻鼾声震落。

方振眉也很快地就发现：沈太公不见了。

泥地上写有几个字：

“我去找小雪，兔念，将速回。沈。”

方振眉在苦笑。

我是谁搔着后脑勺子，他显然是不解：“那老不死到哪里去找游小雪？”

方振眉道：“他知道地方。”

我是谁吃了一惊，他在等方振眉说下去。方振眉横了他一眼，苦笑道：“我们受骗了。因为，其实张恨守已经说出来他们把游小雪藏到哪里去了。”

我是谁不相信：“我当时也在场，为何没有听到？”

方振眉摇头唱息：“张恨守是个杀手，杀手有杀手的行规，纵然司空退出卖了他，他仍不欲道出司空退的巢穴，他是个克尽职守的好杀手。……我本来不明白，他临死前的眼神……”

我是谁不明所以：“眼神？”

方振眉道：“对。张恨守临终前的眼神，好像什么都说出来了，他也安心可以去了。……可是，他那时候并没有说出来啊。”方振眉摇摇头苦笑道：“那是因为他把司空退等之行藏或者找到‘人头幡’的方法，已经递给沈太公了……他以为沈太公和我们的交情，一定会告诉我们的，所以他也去得放心我是谁气呼呼地道：“那么老王八为何不告诉我们知道，一个人偷偷摸摸去了？”

“那都怪我们大意不小心，”方振眉道，“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昨天晚上我们的谈话，已经全叫沈老听去了……他怕我们不让他去，所以自己悄悄先去了。”

我是谁气得什么也似的：“那他至少也该留下去处，让我们去找呀！霍冤崖能杀掉张恨守，张恨守的武功又在老王八之上，他哪里应付得了！何况还有司空兄弟……”

方振眉叹道：“司空兄弟尚不足畏，三司之中，以‘茅山峒’司无求蛊力最深、武功最高、身份又最神秘，霍冤崖也只是他的徒弟，就可想而知了。”

我是谁急道：“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呀！”

方振眉沉默了半晌，道：“你去赴一条龙寿宴。”

我是谁问：“你呢？”

方振眉答：“我设法去找沈老。”

“我们必须分头行事。在未救回小雪以及未知晓沈老安危之前，我不能出现在龙氏寿宴上，因为司空退指明不准我列席，他可没指明你……就算给他知道你出席，我不在场，谅他也不敢对小雪下毒手。一条龙身系云贵武林大任，而近日奇案迭出，一定蕴有重大阴谋，你非去看看不可，必要时助他一臂……至于我，趁今日看来主力全集中在寿宴上，我要先设法救出小雪，联络上沈老，再来会合你。”

我是谁只觉又有大事要做，大声答：“好！”两人四手握在一起，互击一下，各自行去。

任重道远，江湖人自有险难要闯。

离开了两个好朋友，沈太公心里也有一丝依依不舍的难过。

可是他又至怕方振眉、我是谁醒来后不给他去。

——他还没有老！

——他一定要救回小雪！

张恨守临死前递给他一张羊皮绣图，他一震，当瞥见绣图上所示的地域时，他就偷藏下来，不告诉方振眉。

虽然他其实并不了解，张恨守为何不干干脆脆他说出来，而要把地图交给他。但就算是陷阱，他也要去，去救小雪。

他按图索骥地走了一段路，走到一所大宅的后面，只听到宅子的前面锣鼓喧天，非常热闹；他对照地图，小雪被掳匿的地方，就在这儿附近。这儿有数十户人家，一家朱门碧户的人家，就在那大宅后门对面，看去非常幽森，铜门紧闭，也不知有无人在。

那大宅更加不知有多深长多遥远，沈太公探头看看，想找人问问，倏觉背后有衣袖急掠之声。

他霍然回首，仗竿而立。

这幽静得似连猫都没有一只的大宅后门，不知何时，在他背后，已多了两个人，两个人手里，还有两条锁链，链子扣着两条狗，那两条狗半声没响，

却咧着嘴、露着尖牙，那利齿可以教人一眼看去，便知道它们只要一口就可以把人的小腿骨洞穿。

沈太公说：“我只钓鱼，不钓狗，这条狗能不能拖开一点？”

左边的大汉冷冷地道：“你钓鱼不到河边，来这里干什么？”

沈太公笑咪咪地道：“怎么？偌大的巨宅没有花园么？院子里不是也有池塘么？我就听说这院子里有条鳊鱼，正要进去钓一钓。”

左边的大汉转看右边汉子，道：“原来是个疯汉。”

右边汉子却沉着声道：“不，今天情形特别，帮主吩咐下来，一切戒备务要小心，此人只怕来意不善……”

沈太公听得怔了一怔：“这里是谁的宅院……”话未问完，一个喝道：“唐囚唐困，跟这老头啰嗦什么，还不撵他出去，以防白撞！”

两名汉子应了一声，一个道：“老头儿，今个儿这里办喜事，你快走吧！”

一个道：“你也听见了，要不是来混搞，快快走吧！”说着伸手要来推走沈太公。

沈太公笑嘻嘻地道：“我都说我是来钓鱼的了，不是来混吉的，哎哟，我老人家……”假装摔了一把，两人怕他真摔着了，连忙去扶，沈主公闪电般点了二人穴道，转到了二人背后，笑道，“不过鱼钓不成，来混水摸鱼也好。”

唐囚唐困两条大汉虽被点到，冷不防胡吼两声，两条灵獒一齐向他扑来，沈太公眼明手快，竹竿一横，挡住攻势，钓丝一卷，缠住二犬，又一搭，扣住穴道被点的二人，“呼呼”地两声，如抛两只大袖子一般抛到不知哪里去。

沈太公一矮身，已上了围墙。

同时间，墙内已有了警觉。

沈太公足尖刚沾围墙，尚未站稳，一排暗器数十种，已向他前、左、右、上、中、下打到！

沈太公一个跟头，落回墙外。

“依呀”一声，后门打开，拥出十二三个大汉，立时将唐囚唐困搬走，另外十人，拔出兵刃，围住沈太公。

“你是谁？来做什么？”

沈太公依旧是嬉皮笑脸地道：“来钓鱼的。”心中暗暗惊诧这巨宅防守之严密。

为首的大汉怒问：“这里哪是你钓鱼的地方，滚回去！”

沈太公半合着眼道：“这里确是我钓鱼的地方。”

那大汉呆了一呆，问：“你钓的是什么鱼？”

沈太公嘻嘻一笑道：“一条非你们池中物的天山鳊鱼。”

那大汉愣了一下：“哪有鳊鱼？”

沈太公见这巨宅如此大阵仗，出动如斯多人来拦截自己，早就认定了小雪是禁锢在内了，当下怒道：“你不让我钓，买也可以，开个价钱，这鱼我是要定了！”

那大汉怒道：“你竟敢在取暖帮撒野！”一掌就劈了过去！

两人对了一掌，各震了一震。

沈太公又举起手掌，劈出一掌，那大汉仍跟他对了一掌，但已换了另一只手。

第二掌一对，两人又是一晃，沈太公紧接着劈出第三掌，仍是原来那一

只右手。

那人只好用两只手去接。

接了一掌，又是一掌，沈太公愈攻愈快，其余的九条大汉，立刻围攻，但沈太公以左手的鱼竿，点、戳、捺、扫，把九人的攻势全都挡了回去。

接了七八掌，那大汉眼看不支，忽听一人自围墙上说：“老崇，让我来。”

这人说话的时候仍在墙上，但说完后已拦在那大汉“老崇”身前，接了沈太公一掌。

“啪”地一声，两人俱是一怔。这一下，沈太公要长吸一口气，才能再次出掌。

那人又接一掌，沈太公半步未退，那人腾腾腾退了三大步，可是沈太公左手本来对付那九人轻而易举，而今已十分吃力。

那人绷着脸色，忽喝了一声：“退下！”

沈太公心中也暗自诧异那人掌力，但他口中依然倔强：“何必住手，叫宅里的人通通出来，岂不爽快！”

那人铁着脸色，忽问了一句：“阁下是太湖神钓沈太公沈老前辈？”

那人施礼在先，倒令沈太公一呆，这一声“前辈”，令他消了半肚子的气，他竹竿一撑，大刺刺地问：“你又是何方小辈？”

那中年人稽首道：“晚辈是取暖帮中‘铁面神鹰’叶编舟，素仰沈老前辈义行已久，今日之事，必定有误会，请前辈多多原谅。”

“误会？”沈太公道，“快还我！我立刻就走。”

叶编舟怔了一怔：“还什么？”

沈太公不耐烦：“鱼！”

叶编舟奇道：“鱼！什么鱼？”

沈太公气道：“人鱼！”

叶编舟还是不解：“人鱼？什么人鱼？”

沈太公怒道：“你少卖口乖，在我老人家面前装神骗鬼子！快交出来，要不然……”

这时那栋大宅后门对开的朱门忽然“呀”地一声，打开了，伸出个丫鬟的头，娇滴滴地道：

“老爷子要找人？”

沈太公可没好气：“关你屁事！”

那丫鬟笑着道：“当然有关系，你要找的人，我这里有。”

沈太公登时不管叶编舟那一伙人了，三步就到朱门前，“你……你知道我要找的是什么人？”

那丫头眼珠滴溜溜一转，“你老爷子要找的人，不就是一条鱼么？”

沈太公一愣：“……鱼？”

那丫鬟笑道：“一条小小的鳊鱼。”她竖起一只手指，“快，快，要找就快进来，否则鳊鱼被蒸熟了，就没有雪了。”她拖着沈太公跨入门槛去。

然后朱红的铜门又告合上，偌大的院宅又幽幽寂寂地，不发一丝声息。

只剩下大宅门后的汉子们，傻傻地看了好一会儿，老崇问：“那人是沈太公？”

叶编舟双眼仍望着朱门：“是。”

老崇又问：“沈太公究竟来找人，还是来找鱼？找的又是什么人，什么鱼？”

叶编舟答：“我不知道。”

他叹了一口气又说：“总之他进入了茅山峒，就不是件好事。”

老崇搔搔后脑，再问：“这事要不要向龙帮主禀报？”

叶编舟又叹了一口气，挥挥手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怎能烦扰他？我们自己全力戒备就是了。唐坛主、湛坛主都遇害了，休坛主也受了重伤，我们得多花点心神儿……”众皆称是。

第六十二章 茅山峒里的客人

沈太公当然不知道他已入了茅山峒。

他倒是看到一个洞。他没料到这么深邃堂皇的巨宅正中会是一个山洞。不过那小丫头既然已经钻了进去，他也只有跟进去。

但他此时心里已有了警惕。

那丫鬟说：“快到了……”那洞里很幽黯，丫鬟伸手来拖他的手。

沈太公只让她握住了鱼竿。

丫鬟怔了一怔，笑道：“我怕您老走不惯，伸手扶持罢了。”

沈太公冷笑：“我用得着你来扶？”心想：这里阴阴森森、古古怪怪的，张恨守的图又是画在这儿一带，莫不是这里才是……？

就在这时候，他忽然听到了哭声。

小雪稚嫩的哭声。

沈太公心头一震，叫道：“小雪——”手心一寒，连忙撒手后跃，“砰”地背部撞在山壁上，他翻掌一看，手掌中有一股淡绿色的气印，他心里又怒又急：说要小心提防，还是中计，而且还中了蛊！

只听小雪静了一静，悄声道：“是不是公公？是不是公公啊？”声音在石壁回荡。

沈太公涩声应道：“小雪……”

小雪急道：“公公，公公，你不要来，快走，快走，这里都是坏人……”

沈太公苦笑道：“的确都是坏人，不过小雪不要怕，公公来救你。”

那丫鬟笑嘻嘻地说：“你还要救她？啫啫啫，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喽！”

沈太公厉声道：“你……你是什么人！？”

丫鬟笑道：“司无求有个亲传弟子，替她主掌茅山法事，叫做霍冤崖。你遇着我，只是在死城里多了一条冤魂而已。”

沈太公又惊又怒：“你……你就是杀手霍冤崖！？”他一直以为杀手霍冤崖是男的，而张恨守也从未提起霍冤崖是男是女，沈太公自然一厢情愿以为云贵第一杀手霍冤崖自是男子了。

霍冤崖笑道：“你看我不像？要不要我脱了衣服给你看？”

沈太公怒吼，出手。

但他已中蛊，出手已无力。

霍冤崖冷笑：“你死吧。”猝然出剑。

沈太公横竿一架，想卸开剑势，但剑势直落，“咯”地一声，竿折为二，沈太公疾退，剑势追袭！

沈太公一矮身，闪电般脱了身上衣袍，卷住剑势！

“波”地一声，衣袍卷住了剑锋，但仍被绞成了碎片，如蝶飞片片；衣服原是柔之物，一样被剑气所粉碎。

就这拦得一拦，沈太公已抱起了一颗大石，足有一张桌面大小，相当沉重，压向剑势！

“蓬”地一声，巨石被剑气震得粉碎。

霍冤崖这一剑，先断竿杖，再破衣袍，又碎巨石，剑势才敛，霍冤崖收回一剑，冷笑道：“好快的应变！看你能再接我一剑？”又一剑刺出！

此际沈太公手心所中之蛊，已麻至半身，再也无力逃避，颓然靠在山壁上，耳际传来小雪惊慌的叫声：“公公，公公剑已至眼前！”

忽听一人叫道：“慢！”

剑离沈太公眉心三寸生生顿住！

由于剑力太猛，生生停住，握剑的手虎口缓缓溢出了鲜血！

沈太公只觉背后三下重击，穴道被封，立时倒地。

他背部所靠的山壁，已换作一人站在那里，他倒在地上才看见那人就是司空退。

霍冤崖怒道：“我已击败了他，为何阻止我杀他！？”

司空退道：“他已中了蛊，当然逃不过你剑下。”

霍冤崖的双目发出剑锋一般的光芒：“你是说，他要是不曾中蛊，我就击败不了他？”

司空退赔笑道：“你连张恨守也能杀了，这老头根本就不是张恨守的对手，又哪里是你的敌手！”

沈太公倒在地上，却还不服气：“张恨守没有输给你，你是攻其未备！”

霍冤崖冷冷地道：“你活得不耐烦是不是！？”

司空退忙道：“别杀他！”

霍冤崖霍然抬头：“司空幡主。”

司空退即道：“霍姑娘别误会。我是要留着他的狗命，好使方振眉那煞星有所顾忌，待一条龙事情了了，云贵武林重归三司，你要杀谁就杀谁，没人管得了你，也不会有人管你！”

霍冤崖沉默了一阵，道：“我虽是你旗下杀手，但我师父是你所听命的人，我在你旗下任职，也是遵奉师令，以完成任务为原则，并不等于我就服了你、怕了你。”

司空退强笑道：“这个当然。我们都是为令师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霍冤崖冷笑道：“话也不是这么说。你策动这趟阴谋，主要为的是使‘茅山峒’和‘人头幡’重振声威，再掌大权，所以才甘心一齐共事。”

司空退仍是忍让：“谁都是一样。”

霍冤崖冷冷地盯着他道：“好，我就暂且不杀这老家伙！可是我告诉你——”

司空退侧着耳朵一副恭听她“高见”的样子：“有一日，我不止要亲手杀死这老不死，还要杀我是谁、杀方振眉，甚至杀——”

她硬生生把声音煞住，抛下一句话：“你就会知道我还要杀谁！”就走了。

沈太公这才松了一口气，这疯狂的杀手终于走了，但他这条老命是不是可以捡得回？

司空退目送霍冤崖离去，眼里出现一种很奇特的神情。只听他喃喃地道：“谁杀谁，到时才知。”然后挥了挥手，立即有两个灰衣女尼大步走了出来。

司空退吩咐道：“把这家伙跟那女娃儿囚在一起。”

沈太公听了，心里真乐开了。能跟小雪在一起，本就是闯虎穴的目的。从刚才的形势看来：“人头幡”和“茅山峒”早已联手在一起，而“茅山峒”峒主司无求的身份武功显然要比“人头幡”幡主司空退来得高。司无求将其徒弟安置在“人头幡”里，一方面是为了对付一条龙，一方面是要牵制司空退，而从此看来，不但霍冤崖不服司空退，司空退与司无求彼此之间也是“狗咬狗骨”。而从适才的语态听来，他们合作要对付龙会稽的原因，是为了主掌云贵武林，再图复起，争位夺权，这可是一件大事！

可惜，沈太公自己却作了囚中客。

第六十三章 小雪与公公

龙会稽的样子使人看来，会以为他曾睡足了三天三夜从头发梢到脚指甲无一处不心满意足之际。其实恰好相反，他已有三个晚上没有真正合过眼睛，而且心烦气躁。

不过他一定表现得龙精虎猛、喜气洋洋的样子，来迎接他的寿典。因为江湖中高攀低踩，落井下石的多，他在此刻更加气沮气丧不得。

何况他也意料得到，这寿辰恐怕难以平安度过，越是如此，他就越要表现得容光焕发。

虽然在这段日子里，一条龙的声名大降，怪事频生，使他的威望遽减，但他近年来在云贵一带的建树，仍难以令人遗忘的。故此，有很多客人都前来祝贺，不怕招惹麻烦上身。

这些敢于赴会的客人，不是有操守有眼光的，就是有过人身手的，可以说得上是“宾客虽少，却都不凡”。

龙会稽正要聚精会神，去应付这一场挑战的时候，他的夫人腹痛又告发作，这一阵子痛，痛得林清莺死去活来，直似肚子有十只钩子一齐收缩一般，也痛乱了龙会稽的心神。

“你觉得怎样了？夫人。”

林清莺哀呼道：“我……里面……在撕裂我……”

龙会稽叹道：“你……你要怎样，才……”

林清莺扑到龙会稽怀里，跪下，抱着他的腰哭着要求：“夫君……为保我俩的孩子……请你，请你用‘蝶变’大法吧。”

龙会稽怔住了。他望向院里的长空，手心掏出了五道指痕。

好一会，他才像决定了生死一般重大的语音道：

“好。我就在寿宴前替你施‘蝶变大法’！”

两个女尼，一个揪着沈太公的头发一个拽着沈太公的胡子，把他硬拖进一栋牢房里去。

沈太公当然认识她们。

她们就是在“灵隐寺”前杀害老奶奶要掳劫小雪的四名女尼之二。

她们正在公报私仇。沈太公现在才弄清楚，这四名女尼并非“幽灵三十”司寇小豆的人，而是司无求的手下。

“蓬”的一声，沈太公被丢进了牢里。他正破口大骂，直把女尼的祖宗十八代骂到儿孙之十四代，“老贼，待会儿看咱们不好好整治你！”“碰”地关上了门。

沈太公觉得须根发脚都在痛，他还想再骂，忽有一纤小身影向他投来：

“公公、公公……”

沈太公见是小雪，气登时消了大半，小雪见到他，如见亲人，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

沈太公拍着她安慰道：“没事，没事的，他们没难为你吧？”

小雪哭着说：“小雪不要紧。他们有没有难为公公？”

沈太公心里一阵温暖。他在初迈壮老之年时，脾气暴躁，间接逼死了自己的孩子沈海若和媳妇儿，只剩下了小孙女小红，无尽后悔。后来小红也不幸逝世，白头人送黑头人，只剩下沈太公孤零零一人。

他无限感触：“你真像小红。”

小雪睁着无邪的泪眼，问：“谁是小红？”

沈太公喟息道：“一个好孩子。”

小雪破涕为笑：“公公说我像她，那小雪也是好孩子了？”

沈太公抚着她的头发，疼爱地道：“你当然是好孩子，你们都是好孩子。”

小雪问：“现在她在哪里？”

沈太公奇道：“谁？”

小雪说：“小红呀！”

沈太公怔了一怔，干咳一声：“她，她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小雪眼眸一片真纯：“她为何不跟公公一起去？”

沈太公眼睛闪过一片黯然：“她先去，再等公公去。”

小雪笑问：“她去做什么啊？”

沈太公迟疑了一下：“去……玩。”

小雪拍子笑：“那地方一定很好玩了？”

沈太公苦笑：“很好玩……要不然，为什么人人都非去不可？”

小雪笑着说：“我们来勾手指。”说着伸出尾指在沈太公尾指上勾了勾。

沈太公不明所意。

小雪笑道：“这勾手指是公公答应了，以后要带小雪到小红那里去玩。”

沈太公听得心里一寒，忙道：“不行。”

小雪的眼眸也黯了一黯，低着头说：“我就知道公公不喜欢小雪……”

沈太公长叹道：“公公又怎会不喜欢小雪呢……只是公公中了蛊，又被点了穴道，不能运功，这里都逃不出去，又怎能带你去呢？”

忽听一个尖锐的声音道：“你还想带她去？你还是乖乖地在这里等死，由我们带她去吧！”

说话的正是那刀脸女尼，其他三名女尼，跟在她后侧边。

沈太公忙拦在小雪身前：“你们要杀，就杀我，放这女孩子走！”

刀脸女尼冷笑：“现在我们要带走这女娃子，你的死期未到，耐心等待吧……”

沈太公须发皆扬，挡在小雪身前，厉声道：“不，不，我不准你们碰她……”

刀脸女尼厉目一瞪：“找死！”飞起一足，踢在沈太公胸膛上。

沈太公“哇”地一声，吐了一口血，他穴道被封，功力难聚，加上中了蛊毒，全身麻木。转动不灵，对刀脸女尼的攻势，完全不能招架，但他仍拦在小雪身前，说什么也不让开。

刀脸女尼“劈劈啪啪”，一连几个巴掌，打得沈太公门牙松脱：“滚！”

沈太公就是不肯离小雪身前一步。

刀脸女尼喝道：“扳开老的，揪出小的！”

三名女尼闪身前去，要拉开沈太公，但沈太公依然拼死拦着，矢志要维护小雪。

小雪一直在沈太公身后哭泣着，哀呼：“公公，公公，你们不要打公公，我求求你们不要……”

三名女尼听了，更是拳打脚踢，但沈太公说什么也不闪开，其中一名女尼光火了，“刷”地拔出了明晃晃的剑，小雪一声尖呼，女尼正待出剑，肩膀忽被抓住，回首一看，原来是刀脸女尼，刀脸女尼劈手就是给她一记耳光，骂道：“没有司峒主的命令，你敢杀这老王八！？你敢情活不耐烦了！”

那女尼悻悻然退开去。

这时小雪见女尼拔出兵器，怕她伤害沈太公，情急之下，便从沈太公腋下钻了出来，抱着刀脸女尼跪求道：“求求你，求求你不要……”

刀脸女尼一扬手，点了她的穴道，下面的话便不能讲下去了。刀脸女尼冷笑一声，抓起小雪，回头就走。

沈太公狂吼，仆倒，抓住刀脸女尼的足踝，竭力叫道：“放下她……”

刀脸女尼脸色陡青，后跟一撑，踢在沈太公脸门，沈太公此时早已伤痕累累，声嘶力竭，至此再也支撑不住，晕厥了过去，但一只手仍抓住刀脸女尼的脚不放。

刀脸女尼倒有些担心起来，“他……是不是死了？”

其余两个女尼，探一探沈太公的鼻息与脉门，答道：“还好。死不了。”

刀脸女尼又呼喝道：“那还不快快把这老王八的手扳开！峒主等着要人，慢了唯你们是问！”

三个女尼连忙用力把沈太公的手指扳开，好让刀脸女尼出去。刀脸女尼又道：“我出去交了人立即就回来，你们要好好看守这里，要出了事，你们要求死也比登天难！”

“茅山峒”的“家法”女尼们当然深知，就这样听着了也不由打了个寒噤。

龙会稽决定要为她妻子保存胎儿施“蝶变大法”，是以下令要叶编舟去安排施法的场地及设坛，叶氏马上作出激烈的反对。

“帮主，施‘蝶变’大法，是最耗费真力的事，何况施法之际，还要将体内五行真气、阴阳元气先行散去，帮主护身的九层的‘阳火神功’也暂时等于无，依属下之见，万不可如此

“不行，我如不施术，清莺肚子的孩子，可能就保不住“可是，帮主就算施术，也万不能择今天，至忌施发者的寿辰，是蛊术要门，既易放蛊而又易为蛊所侵，属下求帮主为本帮大局着想，施法延后进行可好……”

“你好意我心领。惟在寿辰之日，施‘蝶变’最见神效。清莺已快支持不住，迟得一时半刻，便得后悔终身。我不想再作一次孽！”

“但是今天宾客云集，其中也有来意不善者，谏、唐二位坛主又先后牺牲，休坛主也受伤而至脸部溃烂，若敌人动起手来，我们……”

“你不要担心。一切冥冥中自有定数，我自问平生只有负于公主，余无所悔，个人生死，并无足惜。何况……有你们在，纵有敌来犯，你们也应付得来。”

“只是在施术的一刻，帮主你散尽护体‘阳火神功’，又无五行真元相护，实是危险啊……”

“就算我失了‘阳火’护体，五行干竭，真元逆行，普通人致我于死命，也是不易。我的蛊术反挫之力，当世间也未必有多少人承受得起。”

“三司就可以。”

“司寇小豆的‘扣心术’虽厉害，却扣不住我的心。司空退的‘碧火血剑’，也徒具声势而已……”

“司无求的‘止水’之蛊就可以破你的功力。”

“但司无求自从‘幽冥王’过世后，已近十年未现江湖。”

“如果……如果……”

“你又担心些什么？”

“如果施行‘蝶变大法’时，”叶编舟吞了口唾液道：“那祭女是敌人

呢……”

“这倒可虑；你思路缜密，进步了。”龙会稽笑着拍拍叶编舟的肩膊说：“不过，祭女很适合，纯真可爱，瑕疵未沾，是冰雪聪明的女孩，有她之助，‘蝶变大法’必成，你就等着教小侄儿武功吧！”说着哈哈大笑。

“不过……”

“还有不过什么？”龙会稽有些不悦了。

“不过，假使那女孩子……”叶编舟显得有些吞吐，不知该不该说。

“你太过虑了。”龙会稽打断道，“夫人选出来的女孩，不会有错的。你还是赶快和小楼去布置开坛的一切吧。”

叶编舟正想笑话，倏听龙会稽喝道：“是谁！？”手一伸，“啪”地一声，丈外一棵松树一阵雨落也似地轻晃。

松上并无人影。

龙会稽踏上松干，轻如狸猫，只见自己发出“隔空掌蛊”之处，有一片小小的衣衫飘下，色白，他并没有听错，适才真的有人匿伏在这里。

——这人的功力，绝不在他之下。

龙会稽脸上阴晴不定，他从树上下来的时候，仍是轻如狸猫，但手心微微出汗。

——究竟是何方神圣？

第六十四章 我是谁怒战霍冤崖

我是谁所头痛的问题是：他没办法证实自己就是我是谁。

取暖帮帮主“一条龙”堂的寿辰，不是人人都可以进去的——虽然也有一些根本不是武林人物不会武功的人同样能进出无碍，这儿决不会有狗眼看人低的情形——但至少也要是认识的人才能进入。

以我是谁的侠名，一条龙府的人自是恭迎，但我是谁却一个都不相识，又如何证实他是我是谁？

也因为对方挡驾的态度并不是以身份估量的，所以使他连发作都没有正当的理由。

“一条龙”府这当儿守备森严，他若是硬闯，一定会被当成来作乱的。

我是谁明知这一点，但他想来想去，寿宴他是要参加的，他想不出第二个办法，只有硬闯一途。

这叫明知故犯。

我是谁平生想到就去做，对得起自己天地良心就好，没有什么犯不犯的，所以也不知惹了多少麻烦。

不过他这次却没有惹上麻烦。

因为一个捂脸的伤者，步履踉跄地走出来，跟守卫说了一句：“他是我是谁，让他进来。”

他却不知道此人是谁，只听到“一条龙”府的武士都称呼他为“休坛主”。

他步进寿堂之时，已经比别人迟来了，只见大堂设了香炉、法器、符咒、幡旗等等，看来不像在做寿，倒是像在做法事。

我是谁觉得这边睡地域的人总是古里古怪的，他一点都不了解。

他一进厅堂，就听到周围的人喁喁细语、窃窃交谈。

大堂上来的怕也有五六百人，都在讨论着同样的一个话题。

——龙会稽为保夫人性命安胎而作“蝶变”大法。

“蝶变大法”是什么？我是谁不懂，也不信，更没有兴趣。

他只听到人们交谈中都很兴奋，述及“蝶变”大法当年只有“幽冥王”有此魄力及功能力能作得起，其他的人，不是没有资格，就是抵受不住或法力不够，也有的是怕危险，已经十数年没有当众作过这法术，今日可大开眼界。大家似乎都因为能大饱眼福而雀跃，而不是担忧这“蝶变”大法目的为了救人是否能成；我是谁听到这里，便不想听下去了。

他却看到了一群人。

一群尼姑。

“幽灵三十”。

他立刻狠狠地瞪过去，司寇小豆也发现了，柔媚地用眼睛瞟了过来。

我是谁再也不敢跟她对视，忙转首去看别处，因而发现了司空跳，夹在人群中间。

——司空跳在，司空退呢？

果然他接着也发现了司空退。

令我是谁比较有兴趣的是两个人。

两条大汉。

这两条大汉脸青鼻肿，像在早上刚摔了三十八个交，跌得身上青红蓝绿的，也似是喝醉酒后给十三四个流氓在穷巷里揍成这个样子。

我是谁对有关打架的事情比较有兴致。

恰巧这两人也在说着话，我是谁就凑过头去听。以我是谁的武功，虽然轻功不会太好，但也足够令这两个腰酸骨疼的人不致发觉他偷听。

“他奶奶的熊，那老王八，好厉害，摔得我，嘿，哟——”

——老王八？

“他老娘的！没想到他一根鱼丝，那么不好惹，身子像泥鳅，敢情他七老八十是装来骗人的！”

——沈大公！？

“也好，他在后门打闹一场之后，还是给屋后那伙人家收拾了，看他还作恶不？”

——屋后那伙人家？

“茅山峒哪有这么好惹的！不像我们叶坛主处处怕得罪人喊住手，哼，嘿，他进入茅山峒里，果然就没出来过！”

——茅山峒！？

其实这两条大汉就是被沈太公先点了穴道后摔进围墙里的唐囚和唐困。蜀中唐门没落后，唐门弟子多投入别的帮会谋求发展，“取暖帮”门里的人就有很多唐姓高手，如前述的唐十五、唐二十都是。

我是谁迟疑了一下，便出了大门。壮丁见他既不等寿宴开始就出门，很是奇怪，但对方不是硬闯而是身退，故也不便阻拦。

我是谁打从围墙里兜回去，到了“一条龙”府的后门。这一段路上，我是谁可以感觉到看似平静的墙里墙外，正有不少高手在暗中伺伏防守，取暖帮的“一条龙”府看来真是铜墙铁壁，擅闯不得的。

但他并不是要闯“取暖帮”。

他到了“一条龙”府后门对开的朱红铜门，也不敲门，一耸身，就越是进去。

他刚刚越过围墙，还未落地，就听到一个声音在说：

“你死吧。”

我是谁当然不是客。他是从围墙上翻进来的，如果算是“客”，也只能说是“不速之客”。

可是就算是从围墙上跳进来的，甫入墙内，即听到这三个字，少不免要大吃一惊。

就算是来人胆大包天，只吃了小小的一惊，但微微一惊，也会致使精神绷紧了一下或呼吸稍微乱了一点，也许只是一刹那间的功夫，但已足够让杀手霍冤崖杀死比自己功力还高的敌手五次！

只是我是谁完全没有惊慌。

他从小就练武，叫他的朋友在他熟睡时用冰块猝击他的脑袋，他十岁时已对任何偷袭没有了惊慌的感觉，少年的时候，他上一刻右手用筷子去夹了一块鸭肉，同一刻用左手杀了要暗算他的三个敌人，血溅五步，同时他把那块鸭肉用筷子送到嘴里去。

他虽然不是杀手，但他的自我训练比任何杀手都严格。

当然如果他是杀手，他也不会是好杀手，因为他有强烈的感情。定力不够，而且有所为有所不为，义气为先，这些个性对一个真正的杀手而言无疑都是致命伤。

但是他仍是有杀手的一些禀赋和训练：当霍冤崖叫出那一声，他仿佛看

见天空有云、海是蓝色的、母鸡会生蛋一般，连一丁点的诧异和惊愕都没有。

所以对那凌厉无比的一剑，他能及时接住。

我是谁从来没有带兵器。

那一剑半空射来，气势逼人，似乎要把他击碎于围墙上。

他就用空手接住那一剑！

绝少人能接得住霍冤崖的剑，更何况是空手！

我是谁人在半空，猝然遇袭，防守在后，又无处着力，显然是占尽了下风。

那一剑，剑力仍伸，“砰”地击中了他的胸膛，他左胸至少断了一条肋骨——虽然剑身仍被他扣住，紧紧扣住！

他一落地，那柄剑立时离他胸膛一尺之遥，这时他力已能贯注，吃惊的倒是霍冤崖。

一个杀手生死往往决定于一刹那，所以杀手的决断能力特强。

她一见我是谁越围墙而来，她立即判断那是最好的杀人时机。

她却并没有料到这汉子铁锅一般的手，居然接下了她一剑，而且紧紧地扣住了她的剑，令她没法子再发第二剑。

假如她一早不是先出剑偷袭在先，她可以利用她弱女子的容色，说不定可以有更好的机会杀死我是谁——可是，她已经出手了，真面目也已经呈露了。

——她现在只有杀死他，没别的路可走。

我是谁此刻才觉得震讶：如此凌厉可怕的剑力，居然是一个丫鬟模样的小女孩发出来的！

他又觉得庆幸，要不是对方暗算他在先，他可真不会防着这小女孩的出手！

这样的剑力、这样的剑势……他不禁问：“霍冤崖？”

霍冤崖笑了：其实她正用尽全力，想收回那一剑，但那剑仿佛变成了一座山，她的确没有能力用手把一座山抱回来。“我是谁？”

我是谁道：“好剑力！”忽略了一口鲜血。

霍冤崖也道：“好功力！”

我是谁瞪着她道：“我不喜与女子动手！”

霍冤崖笑道：“那你就放了子。”

我是谁冷冷地道：“放了第一流杀手手上的剑，等于抓一条没拔掉毒牙的蛇放在裤子里。”

霍冤崖嗔声嗔气地道：“哎哟，好难听！你用手挟着我的剑，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我是谁不明白：“什么本末倒置？”

霍冤崖娇笑道：“傻瓜，这叫雌雄倒错呀……本来是应该我的腿，夹着你的……”

我是谁怒叱：“无耻！住口！”

霍冤崖故作惊诧：“哟，还是君子哩，就不知是不是处子我是谁喝断道：“霍冤崖，你虽是女子，但你不该杀掉张恨守！”

霍冤崖头一仰，故意露出雪白的脖子：“我杀了他又怎样？你要为他报仇么？”

我是谁气得血往上冲，大声道：“你——！”

霍冤崖感觉到她的剑已在对方无知无觉中，已逼近了我是谁胸膛半尺，心中暗喜计得，“你若要报仇，顺便为我新近所杀的一个你的朋友，一块儿把仇报了。”

我是谁心中掠起了一丝不祥的感觉：“谁！？”

霍冤崖看了他一眼，作态地道：“你不知道么？哎呀，我来告诉你吧——”她的剑又无声无息地向前推进了三寸：

“是沈太公那老头儿呀——”

这刹那间，霍冤崖的剑，挟着全力，刺入了我是谁的胸膛！

霍冤崖对我是谁有一个极大的、错误的估计。

我是谁的确是一个鲁直的人：霍冤崖怎么说，他就怎么信。

可惜霍冤崖不知道我是谁一旦相信了沈太公是死在她手里就是她在劫难逃的时候。

她原本以为激怒我是谁，她才有可趁之机；但是却不知道我是谁是武林中极少有的人物。他越是愤怒，天生的本能越能激发，武功越能淋漓畅尽发挥。

甚至比平时更高一倍！

而沈太公如果死了，对我是谁而言，是再激动也没有的事了。

我是谁的武功，本就比沈太公高。

张恨守的武功，略胜沈太公，但若在水里较量，江中杀手的水里功夫，仍跟沈太公差了老大一截的。

霍冤崖的武功、出手、速度跟张恨守相等，惟劲道远胜张恨守，但若以功力比功力，我是谁仍可说稍胜霍冤崖一筹。

他是因为猝然遇袭，才为剑气所伤，并非为剑锋刺中。

当他乍闻沈太公为霍冤崖所杀的时候，他狂怒了。如果霍冤崖是山，他可以叫山崩；如果霍冤崖是海，他可以教海啸；如果霍冤崖是一把剑，他可以立刻要这把剑碎成片片！

所以霍冤崖的剑立刻碎了。

她的剑是刺在我是谁胸膛上，但剑已碎如纸片，当然刺不入那铜铁一般的胸膛。

而她全力贯注在前刺之势，所以手中一空，身子仍向前扑来。

我是谁右手捏碎了她的剑，左拳挥出！

霍冤崖的武功，就在那一柄剑上，其他的武功只有蛊术。

她只有用空着的手来硬接我是谁一拳。

她力似万钧的剑，我是谁能空手接住；但她空手却接不住我是谁的铁拳！

我是谁这一拳，击在她的手心上；她的手臂回撞，臂骨倒穿入心口，立刻结束了她的性命。

我是谁一拳打死了霍冤崖。

但他也立即感觉到，手心寒了一寒。

他显然也中了蛊。

——虽是轻微的，但发作起来可能也是足以致命。

第六十五章 蝶变

我是谁紧紧握着拳头，一声声厉啸：“你为什么要杀死老不死！你为什么要杀死老不死！？你为什么要杀死老不死……”声泪俱下。

这时“茅山峒”里闪出了四个人。

四个女尼。

这四个女尼就是杀害小雪的奶奶的那四人，她们和霍冤崖在此是驻守“茅山峒”，却乍听一个男子的哭吼声，出来探看时只见霍冤崖已经倒毙在地，四人尽皆变了脸色。

我是谁猛回头。

他认得出这四人。

他挥拳、怒吼：“一定是你们！是你们杀死老不死的……”他扑上，四个女尼一齐亮出兵器来，尚未出手，一尼已腹部中了一拳，五脏六腑全打得离了位，“噗”地一声，倒飞不知道哪儿去了。

刀脸女尼见情形不妙，尖叫：“慢……”

我是谁怒吼：“你为啥要杀老不死……”

“喀”地一声，刀脸女尼忽然发觉自己能看见自己的后脊。

有些人是一辈子都没机会看见自己后背腰脊，然而刀脸女尼这回是好好地清清楚楚地看见了。

她发出恐怖地尖叫：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脖子已被拧断了。

她忘了她在杀害老奶奶时，加上那最后一脚的时候，心里充满着残酷的快意，与她此刻濒死的恐惧，其实只是一种呼应！

我是谁也中了一剑。

斫了他一剑的人已吓得回头就跑。

我是谁攥住了她，用力摇，厉声问：“你们为什么要杀老不死……”问了七八句，摇了六七十下，才发现手上的人已没有一根骨骼能支撑着她垂颓的身体的。

他又转茵过去，还有一名女尼。

那女尼早已唬得傻在那边，手上有剑，却忘了自己有手，虽有一双腿，却忘了自己能跑。

她早已被这凶神恶煞吓去了魂魄。

我是谁一步一步向她走去，她仿佛觉得自己正在一步一步地走过奈何桥。

我是谁握着拳头问她：“你们为何要杀死老不死！你们为何要……”

她打了一个寒噤，发出好像一头小鹿在狮子爪下一般的悲鸣：“谁……谁谁谁……是老……老老老……老不死死死……？”

我是谁已抓住了她的肩膀：“老不死就是老不死，他不会死的……”

那女尼灵机一触，抖着声音问：“老不死是不是是那姓……姓沈沈的的老老爷子？”

我是谁呆了一呆：“他叫沈太公。”

女尼好似拾到元宝一样欢喜：“他……好汉饶命……沈太公并没有没有死……”

我是谁又怔了一怔，女尼舌头在打着颤：“他他……没有死。他他老人家被霍……霍总管制住了，就押押押在后峒牢里我是谁喜道：“真的？”不

由放开了手。

女尼颓然倒下，这时，她的口水鼻涕眼泪尿屎，才一齐流了出来。

可是这女尼带引我是谁去牢房看沈大公的时候，女尼又吓得整个人都软了。

因为牢里已没有了人。

——沈大公去了哪里？

我是谁却肯定女尼没有骗他。

因为在这个时候，没有人敢骗他的。

他只向女尼把整个情形，详详细细地问了一遍，女尼有一线生机，哪敢再有丝毫隐瞒，一一都说了。

我是谁又问：“我中了蛊，用内力压住，不让它发作，你有没有解药？”

女尼颤声问：“敢问大大大侠，你中的是谁谁的蛊蛊蛊？”她惊魂未定，舌头还是在打着颤。

我是谁也不想再造杀戮，他也深悔自己在一怒之下，杀了四个人，虽然那些都是些该杀的人。

“是霍冤崖的蛊。”

女尼又问：“是哪哪种种种情……情形下中中上的？”女尼怕有任何一句话得罪了这煞星，忒就没命好活了。

我是谁并不想吓唬她：“是霍冤崖掌上的蛊。”

女尼颤声哀道：“那就……就是‘万死蛊’了……很很……厉害的，小女子道行……太浅，没没法子救大侠您……”

我是谁问：“那要谁才能解此蛊？”

女尼想了想，抖着道：“除非是峒主……或者司空幡主，才有解药……”

我是谁追问：“你们峒主是谁？”

女尼答：“司无求。”

我是谁逼问道：“司无求是谁？”

女尼终于说出司无求是谁。

我是谁跳了起来。

大典已开始。

小雪被一个叫做小楼的婢仆，押入夫人房间——在“化蝶”过程中，这就叫做“蛹血”，先把夫人子宫的一滴血，注入一个纯洁灵气小女孩的血脉里——等“化蝶”作法时，才能把女子的灵气，透过作法者的阳罡，注入病者的血液气穴中，尽驱一切邪气病魔。

这是“化蝶”大法的程序。

其中重要的地方是：作法者功力、法力都一定要够高深，而施法媒介的女子一定要够清纯无瑕。

否则，若有一丝邪气，攻入病者，则病者无药可治。同样，如果媒介女子有不轨之心，将法力倒引，足可令作法者疯狂及虚脱致死。

以小雪的灵秀，当足可应付此重任；以龙会稽的武功，也可以应付得来。

只是这其中不能起任何变化，也经受不起任何变化。

——“蝶变”过程是由蛹化蝶，若变不成，蛹还是蛹，甚至还变成虫！

龙会稽看见小雪时，他当然不知道小雪哑穴已封；他除了认为这小女孩是合适人选之外，心中也有怜爱之意。

——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他更不知道，小雪从夫人房中出来后，目光已迟呆，如果仔细望去，她本来灵巧的眼珠子里，仿佛还黏上了一层膜，发出微微淡绿的光芒。

这个小雪，已经是没有魂魄了的小雪。

法祭已作了一半。

围观的人全被挡在一丈之外。龙会稽公然在外人众目睽睽之下施行百年难得一见的“蝶变大法”，无疑是极大胆的行为，而且也是暴露自己弱点的最大挑战。

龙会稽自己却明确地知道，他除了要靠这一场法典来挽救妻子的性命、胎儿的孕育之外，还要仗赖这一场施法，来驱邪逐魔，并挽回他自己日渐断丧的声誉。

龙会稽用他四只手指的左手，搭在他夫人林清莺的额上，右手五只手指，尾、无名二指按在小雪左眉上，拇、食二指按在小雪右眉上，中指捺在她印堂穴上。

时机已成熟。

神桌上的烛火被一道室内自出的罡风，致使烛影急晃，而小雪的脸色极白，林清莺脸色极绿，龙会稽的脸色却极红。

忽听各外窗棂，格格作响，外面飞沙走石，几千万只蝶影、在纸窗上涌现，要扑入室里来。

惟龙会稽早已吩咐手下将各处通风口关好，别说是蝴蝶，连一只蚊子也飞不进来。

然而对众人而言，几乎都是生平首遇的怪事，难道冥冥间真有此神秘力量，能使天地色变？人居然可以拥有这等奇异魔力，可以呼风唤雨？

龙会稽知道时候已经到了。

将要破蛹而出了，——他要用自身“阳火之气”，催动小女孩天赋灵气，去尽除林清莺身上的异气邪气，并保住她妻子的胎气人气。

龙会稽忽然觉得不对劲。

因为他觉得原本虚弱的林清莺，体内本如一个极大而空的风箱，偏生激起极巨而厉的压力，将他的真气，如吸人无底深潭一般源源不绝吸过去！

他发觉时已太迟！

除非对方及时收住吸势，否则，不单只他的功力会被吸个干净，连小雪也会变成一个白痴！

他此惊非同小可，“蝶变大法”施展的时候，他既无神功护体，而这时辰又是他体内自制力最弱之际，根本就无法中止施法，功力只有源源而出！

他惊恐地睁开双眼，只见林清莺也张开了眼，眼膜泛起一种淡淡的灰白色，嘴角挂了一个冷毒的微笑，也在看着他。

刹那间，龙会稽已经明白了很多事，但也有很多事是他所不解的。

只是他明白得太迟，不明白的，看来也没有问的机会了。

龙会稽愈发感觉到自己即将脱力，而小雪的眼神更形散涣，林清莺的笑容更加恶毒。

龙会稽的汗如雨珠般落下，他的脸肌也在抽搐着，众下议论纷纷，但“蝶变大法”一旦施为，各人就算有意襄助也无从，“铁面神鹰”叶编舟看看势头不对，上前向龙会稽道：“帮主，依属下拙见，今日是帮主大寿，不如先略作休息再行施法。”

龙会稽也想回答他，但一股真气源源涌出，冲鼻、耳、喉、眼、毛孔而

出，这一开口，全身功力就要散尽，又如何作得了声。

叶编舟见龙会稽没有作声，也没有用手示意，看帮主脸上如千条小虫在蹦动着，情知不妙，但一时又不知采取什么行动较好，正在这时，林清莺身边亲婢小楼上前一拦着：“叶坛主，请不要妨碍帮主施法。快退回去！”

叶编舟跟了龙会稽十几年，为“取暖帮”四大坛主之一，自从湛天从、唐十五二坛主死后，叶编舟在帮中地位更显重要，加上近日休子符坛主也受重伤，他在帮中地位，已仅次于帮主之下。

他跟龙帮主出生入死十几年，今日居然连个伺候夫人的小丫头也在大庭广众下向他呼喝，这还得了？

叶编舟道：“你难道没看见帮主的情形么？快让开！”

小楼寸步不移：“这是施行‘蝶变大法’的常态，叶坛主不懂得么？”

叶编舟见龙会稽的身子已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大觉不妙，随口反驳了一句：“你这丫头难道就懂！”

小楼冷笑道：“也不敢当，不过我这是夫人亲口吩咐过，谁也不得中途骚扰帮主施法，否则，法力逆冲，不管是伤了帮主、害了夫人，还是折了胎儿，叶坛主，你可负责得起？”

叶编舟被小楼这一番话，说得大汗涔涔而下。

众人也见龙会稽神色确不大对劲，但现在出面阻止的是“取暖帮”里的自己人，外人反而不便说话。帮中的人也想出头、但身份都不比叶编舟高，谁也不能拿得着主意。

忽听“砰”地一声，墙裂开，一个脸色发紫的彪形大汉，踉踉跄跄地撞了进来，吼道：“拿下她……”

“龙夫人就是司无求！”

众人哗然声中，小楼怒叱：“哪里来的野人，竟敢诋毁夫人清誉！”

司空退插嘴道：“胡说八道，真是荒谬！”

司空跳“刷”地掠到场内，架式一摆，道：“为保护龙兄龙嫂，谁敢过来，先问过我司空跳！”

叶编舟心中大乱，见司空跳踏入场中，强振精神道：“这里是‘取暖帮’的重地，谁也不能在此地代我们发号施令。”

司空跳怪笑道：“那好，那好，叶坛主，你来主掌大局吧！”

叶编舟紧咬牙龈，腮骨尖起，汗流不止，一时六神无主，小楼问：“叶坛主，你不是真信了那无赖汉的话吧？”

叶编舟扬声道：“来者何人？”

那大汉喘气咻咻地道：“我是我是谁！你几时听说过我是谁说假话的！”

司空跳冷笑道：“我闻说大侠我是谁是雄赳赳、气昂昂的一条硬汉，今个儿哪里跑出一只病猫醉鬼来冒充！”

我是谁怒喝：“我宰了……”但此时他蛊毒已发作，全身如虫行蚁走，万分痛苦，又哪里出得了手？

司空退在一旁冷冷地道：“叶坛主，你身为取暖帮帮主以下的负责人物，有人擅闯贵帮，还出言不逊，侮辱帮主夫人，你还不遣人拿下，取暖帮威望何在？”

叶编舟顿时六神无主，只得叫道：“拿……”

忽听捂着脸的休子符叫道：“拿下小楼！”

叶编舟乍然一懔：“休坛主，你——”

捂脸的人扬身而起，疾道：“我不是休坛主！”直扑向场中！

司空退怒嘶：“何人在装神弄鬼！？”十指箕张，平空抓去！

但那人掠出的方向忽然变了，完全的改变了。他先掠到窗棂，当大厅上的人都以为他要逃逸时，他又掠到了大梁，当司空退在防备对方居高临下突击时，那人身形又变了，直掠入场，越过了叶编舟的头顶，闪过了小楼的攻击，在司空跳未来得及动手之前，已到了龙会稽、林清莺、小雪三人身边。

场里很多人的一颗心，几乎都跳出口腔来了！

只有我是谁大呼了一声：“财神爷！”

财神爷是人人心目中的好神仙，有他在，再窘的困境也可以变得光光鲜鲜。

然而在我是谁心目中的“财神爷”，当然就是方振眉。

方振眉飘至林清莺的身边，只说了一句话：“司峒主，行善如登，行恶如崩，放了吧！”

方振眉一旦闪至林清莺、龙会稽身边，大厅上众人一时都静了下来，每个人的双眼，都注视着场中，无论方振眉向哪人出手，谁都来不及阻止。

大家震在当堂，不知该如何去应付这个局面。

林清莺闭上双目，过了半晌，龙会稽的喘息稍平，脸色转红，左手四指，终于可以离开了林清莺的眉额。

龙会稽缓缓睁开双目，他的眼神看来是那么疲惫：“我跟你结婚三年……从来没有想过你就是——”

林清莺冷冷地接道：“我就是那个足足十年来未曾露过脸亮过相的当今‘茅山峒’峒主司无求。”

龙会稽深长地吸了一口气，道：“但是你……‘幽冥王’座下三司，二十年前就名扬天下……”

原本是司无求的林清莺道：“二十年前扬名立万创‘茅山峒’的，是先父覆冲，十年前，先父亡逝，就由我来继任，我不公开露面，就是因为想嫁给你，做你的夫人……”

龙会稽痛苦地道：“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司无求道：“我们三司，跟随‘幽冥王’东征西讨多年，他作恶多端，死后基业原本必定交予我们三司之手，没料那老贼临死时转性，深悔作孽太多，把权力和财库甚至独生女儿都嫁给了你，希望你利用‘取暖帮’的力量，来替他赎罪，在阴曹地府好过一些……可笑啊可笑，他身为法力无边的‘幽冥王’，濒死时糊涂一至于斯！我们三司，为他效死，立过多少汗马功劳！尤其我们‘茅山峒’，为他洒过多少滴血，折损过多少人手！‘取暖帮’继任帮主原就该属先父的，我知道不能强取，你武功高，得人望，大家服你，我只有嫁给你，才能拿到你的大权，逼走你的妻子，夺得你的武功，然后杀掉你！”

龙会稽惨笑了一下：“你这些……到现在才跟我说……”

方振眉在一旁接道：“所以，近日来这附近一带凶案频起，都是你做的了？”

司无求笑道：“若非如此，龙会稽这三个字又如何从最得民心到大失人心。……不过，若没有‘人头幡’的司空兄弟及旗下杀手相助，我也办不了那么多的事。”

方振眉道：“你们故意造成凡膜拜‘灵隐寺’的信男信女得以平安，使

‘取暖帮’的人和司寇小豆的‘幽灵三十”起怀疑、成死敌……

司无求道：“你猜得一点也不错。三司中，以司寇小豆最卑鄙无耻、死心塌地拥护阿谀你，我想让你们先行火并一场。”

龙会稽忽低声道：“莺儿，你这些，都不必认的，为何要认……”他似乎仍为妻子着想，这众目睽睽下承认自己罪行，就非要以血清洗不可。

司无求却道：“既然已扯开了脸，计划已教人窥破，我有什么不敢承认的？……其实，阴火公主根本没有死，她是在昨天才死在我的布置下的……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吧？”

龙会稽一听，全身震抖了起来，就指嘶声道：“你，你说什么？”

第六十六章 细说当年

方振眉在一旁道：“不错，我们昨天还在烟波江上见到阴火公主……”

龙会稽全身剧烈地响起一种“啪啪”之声：“真的？你真的见着她了……？”

方振眉叹了一口气，道：“是。”

龙会稽颤声道：“今早在后院松枝上来去无踪的是方少侠你？”

方振眉道：“我当时不便表露身份。我得贵帮休坛主为帮中大义，采信我的话，冒充他在此寿宴出现，这件事还未向龙帮主请罪。”

龙会稽道：“方少侠别这样说，今日若没有少侠，龙某早就生死由人了……只是，只是方少侠当时为何不先留字于我提及此事？”

方振眉道：“我不便露面，是因为我的一位朋友，那时还落在尊夫人手里。”

司无求冷冷地道：“现在你敢露面，那老家伙一定是被你救出来了？”

方振眉点头。

我是谁喘息，他已被真正的休子符搀扶着：“原来……原来老不死已给你救了……”

司无求冷哼一声，向龙会稽道：“他那时不敢跟你表明此事，因为方振眉虽聪明过人，仍不肯定我就是司无求。而且，今天是你寿辰，若告诉你阴火公主是昨天才死的，你就会龙会稽跳起来道：“你……真的狠心……！？”

司无求淡淡地道：“我要嫁给你，又岂是容易的事？十年前你跟阴火公主打得火热，如鱼得水，谁能拆得开你们？嘿，就只有我能，因为我是公主的义妹林清莺，她也跟你一样不知道我就是司无求。你们的武功都是当世二绝，但你热衷于‘取暖帮’的建立，她沉迷于舞蹈艺术。你当时的武功还略在我们三司之下，公主却得自‘幽冥王’真传，她为了使你武功高踞众人之上，坐称帮主之位不惜把‘幽冥王’嫡传之“阴水真功’全注在你身上……”

龙会稽痛苦地道：“可是，她要把‘阴水真功’灌注入我丹田之时，我是不知道的……”

司无求冷峻地一笑：“当时，以你们当时的恩爱，自然不会接受爱侣的牺牲来使自己功力加倍，阴火公主那时候的武功是源自‘幽冥王’嫡传，当然远胜于你，她原有一百种方法使你没法子拒抗她的传授——你所修习的‘阳火真功’，一旦有了她的‘阴水真功’辟好了底子，自然事半功倍，武功直追‘幽冥王’当年，但阴火公主的武功，却要大打折扣了……”

龙会稽悲声道：“所以……所以我认为她真元丧尽，第二天就过世了。”

司无求冷笑道：“这其实是我的计划。她把功力传给你，你武功已臻巅峰，我以前不敢动手，怕打不过你们二人，那时更不敢动手，是因为知道斗不过你。……公主武功虽然大耗，但她自创以舞蹈为成功的招式，我也不是她的对手，我只有先拆散你们两人。……我知道她将‘阴水真功’传于你后，她真元大弱，是不能和你阴阳气俱是全盛时期的人在一起，否则，不是她抵受不住身死，就是大损你的功力；于是我就跟她说：‘公主不如先行暂避一下，待帮主阴阳气调和后，你也以‘舞武’的功力修习得元气，再和帮主在一起。’”

龙会稽第一次听到这段过程，不禁问：“她……她怎么说？”

司无求道：“她？她说：‘不行，我的功力要恢复，少说也要五年。’”

我就说：‘公主若不能忍耐小别，本来要扶助帮主的心意，却成了害他了。’公主想想，眼睛湿了，说：‘是呀，如果我跟他在一起，他一定会跟我好。五年内，他跟我好，就会难以控制，把阴阳功力流回我体内，或者……总之都是不好的。’我趁机道：‘那么，公主还是三思的好，欲语说：小别胜新婚呀，你又专心在舞艺造诣上，多浸淫几年，也是好的，帮主也可以专心在取暖帮的建树上……’我那时就是这样他说。”

龙会稽怒道：“你……你这妖妇！她真的听了你的话了！？”

司无求狞笑道：“她听了我的话，反复想了好久好久，就喃喃自语：‘好，这样我也可以不必去骚扰他，让他可以专心成大功、立大业……’我见计要得逞，便补充说：‘何况，这小别五年，也可以试出龙帮主是不是对你真心的呀？’她，嘿，她立刻就说：‘他一定不会变心的。’我那时就想，哼，我就要他变心给你看，你以为你一生下来就是公主，什么事情都比别人幸福么……”

龙会稽怒道：“你……你你真是蛇蝎心肠……”他由于过于愤怒，连说话也口吃起来。

司无求笑道：“蛇蝎？往后还有得瞧哩！我灵机一动，就提议道：‘公主，你若就这样离他而去，反使他心怀惦念，无心业务，天涯海角去找你的……’她一想也是，就说：“不行呀，这样他一定会荒功废业的……’又说：‘我不能给他找到，这样会毁了他的。’又拉着我的手问：“好妹妹，你有什么妙法呀，可以叫……’于是我就把妙方献给她了。”

龙会稽恨声道：“你就叫她死！？”

司无求笑了：“叫她装死，教你死了这条心！她想了好久，说：‘没法子了，惟有这样……’我在这时候就故意问她说：‘你要躲起来，就得好好躲，别让他知道，否则前功尽废！’她说：‘这个当然。但不知躲在哪里是好。’我就答：‘我的“茅山峒”和司空兄弟的“人头幡”都听命于公主。’公主就颌首道：‘我也想借这段时日来好好练习我的舞艺。’我提议道：‘司空跳精于琴技，可以奏乐配合你的舞蹈。’我本意是一方面借司空跳来获取公主芳心，但此计一直未能打动她，不过，司空跳倒是尽到了监视的责任。”

龙会稽向场中的司空跳怒瞪了一眼，发出剑击也似的神光：“你们这干小人！”

司无求冷哼一声：“小人？还有更小人的哩！那时，我还故意装得有些迟疑，公主就问我什么事。我故作为难道：‘公主，做妹妹的有个担心，不知该不该说。’她就说：‘你尽说无妨。’我说：‘男人善变，见异恩迁，公主此别五年，不知帮主他，他会不会像其他男人一样，另娶……’她听到这里，就笑着打断道：“不会的，他不会变的，五年才不长……就算他另娶，我也不会怪他的。’……”

龙会稽听到这里，惊问道：“这……她临跳崖自尽前……不是留书要我……要我娶你吗？”

司无求笑道：“怎样？我的字模仿得像她的手迹吧？”

龙会稽全身又颤抖了起来。司无求接道：“她得知你娶了我，使她难堪极了，也不要再见到我，但我还是一样可以从司空兄弟处得悉她的消息，司空兄弟一样把她哄骗得服服帖帖的，她还以为案子都是司寇小豆作的，司空跳还带她去‘灵隐寺’探察一番，听说还无意间教你们其中一人撞见。不过，她也从此不要再见到你……我行的第二项计划，也失败了。只不过，我杀掉

然后使之身体溃烂的女尸，倒是骗倒了你。”

方振眉道：“你说的第二项计划，本来是想激怒阴火公主，要她以‘舞武’来拼斗龙帮主的‘阴水’、‘阳火’真功的？……只是阴火公主薛小姐根本不想找龙帮主报仇，只沉迷在舞艺中，以舞度寂寞岁月。”

龙会稽突然哭了起来。他握着拳头问：“她……她在哪里？她在哪里！？她在哪里！”

司无求冷冷地道：“你没听说吗？我刚才已说过，她在昨天，已经死了。”

龙会稽拼尽气力大声吼问：“她是怎么死的！？”

司无求问：“你记得当年你娶得她时，矢志永不负她，自断一指，藏于锦盒的诗句手指吗？”

龙会稽悲声问：“她……她还带着！？她……”说着泣不成声。

司无求冷酷地道：“就是因为她还天天携着，否则，以她从舞蹈中所演化出来的武功，我们还真对付不了她。她每次端出锦盒来看时，总是激动得不能自己，所以……”

龙会稽厉声问：“你在盒中放了什么！？”

司无求一字一句地道：“我叫司空跳在盒中放了‘飞虫蛊’！”

龙会稽吼道：“你……你为何这般狠毒，非……非杀害她不可？”

司无求冷冷地道：“我本来也不一定要杀害她。我原本在她佯称跳崖自尽后，散播流言，说是你逼死阴火公主的，并且出了许多令人震惊的灾祸，谶天从、唐十五都给我‘止水神功’所杀，更令你声誉大落，这也足够了。你迟迟不肯娶我，直至三年前，才好像遵从阴火公主遗言一般娶了我……你的心，却无时无刻不想着她！所以我恨她，我要她死！加上她逐渐听说外面谣言对你不利，所以也在今日寿辰之时，出面替你澄清，而方振眉这几个多管闲事的家伙又恰时来越这一趟浑水，为怕事情被识穿，……我只好杀了她！”

场外的我是谁大声道：“你这妖妇！我亲耳听见司空跳在公主面前挑拨过去的事，以俾激起公主对龙会稽起杀意……你！”

司无求脸上露出一阵萧索之意，苦笑道：“可惜，就是激不起……”

龙会稽听到这里，突然道：“司无求。”

司无求听得这一声，犹如一个强忍着极大悲痛的人压着情绪的呼唤，心头也不免为之一震。

龙会稽缓缓地道：“那么，你和小楼所见之幻影，全是假的？”

司无求道：“这还用说？小楼是我‘茅山峒’的高手，自然跟我一起说假话了。若不如此，怎能使你施‘蝶变大法’？这样才好吸取你的功力，置你于死地。”

龙会稽问：“你其实早已知道，我的功力凝聚阴阳二元真功，无碍于男女之情？”

司无求媚笑道：“我对男人的看法，出自于实际经验，绝不似公主在武学上的拘泥古板，而且也准确得多。”

龙会稽沉声道：“司无求，你作这些恶时，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将来的孩子呢？”

司无求哈哈尖笑：“我们的孩子？”她一面笑着，身体一面颤动着，他奇怪的是她十月怀胎的大肚子，竟然迅速地枯瘪下去了，她一面笑，一面道：“你委实太过愚蠢！幻象既是假的，怀胎又为何不能是假装的？”

她笑着道：“‘茅山峒’的‘茅山术’，有何事不可为？”

龙会稽咬牙切齿，一个字，一个字地道：“好，好，好！”方振眉极之佩服龙会稽，因为他发现龙会稽本来极之激动而致心神涣散的情绪，已逐渐而且迅速地平定下来。

甚至在他说这三声“好”字里，第一字说得心痛如绞，第二字已变成心为之痛而已，到了第三个字，已是心平气和，心如槁灰了。

和敌手相拼时，情绪不稳定，或过于愤怒或过于悲痛，都易造成疏忽。

在交手的过程中，小小的疏忽都足以致命。

龙会稽是一流高手，他自然明白这些，方振眉佩服的是，他也没料到龙会稽能在这种悲痛的巨大打击下，能够冷静得下来。

换作是他自己，恐怕也未必能够。

当然他不知道龙会稽此刻之所以冷静得下来，是因为龙会稽已下了一个决定：

——他对不起薛初晴。

——他决定以一死相殉。

——不过在未死以前，他要杀了害他俩劳燕分飞、阴阳相隔的人！

第六十七章 一龙三虫决死战

龙会稽静静地道：“这也好，这样我就没有什么顾忌了。”司无求腹中既无他的孩子，他下手也不必再容情。

方振眉忽道：“司峒主。”

司无求道：“你还有什么要问？”

方振眉道：“其实以刻下这种局面，司峒主又有司空兄弟的支持，大可一战，却不知司峒主因何要在当众自揭疮疤，把陈年往事一一道出，来激起龙帮主死了心、生了杀机呢？”

司无求看了方振眉一眼，道：“好眼力，方振眉果然有点门道。”

方振眉微笑。

司无求接道：“因为今日只有我胜，没有你们赢的机会，所以，我要在你们临死之前，清楚这一段往事，然后带遗憾而死。”

叶编舟怒道：“你以为凭你和司空兄弟，就可以杀尽这里群豪？”

司无求冷笑道：“单凭我们，当然不易。”她笑着向小楼注目。

小楼笑晏晏他说：“我已奉夫人之命，遣‘茅山十三巫’在‘取暖帮’里里外外，布下了足以瞬息间炸毁这大宅的炸药。”

司空跳接道：“我并且在炸药上下了重蛊，只要一旦起火，蛊毒四起，这块地方十年内寸草难生，更何况是现在站在这里的人了。”

众人大惊，相顾失色。

司无求道：“现下向我降眼者，可免不死。”

休子符怒道：“若此宅起火生蛊，你们也不是跟我们一般中蛊烧死罢了！”

司无求淡淡地道：“那无妨同归于尽。何况，蛊是我放的，我们早已服下独门解药。”

众人都惊怕起来，人人只有命一条，自是爱惜，谁有这样的胆色宁死一拼？

忽听一个女音柔声叹了一口气：“司无求，你实在不该忘了我的。”

司无求循声望过去，脸色微变：“司寇小豆？”

司寇小豆又叹了一口气：“你实在不该忘了我和我的‘幽灵三十’的。”

司无求厉声道：“你——”忽然撮唇发出一阵尖啸。

尖啸再三，小楼的脸色也变了。

司寇小豆叹了口气，幽幽地道：“你是在奇怪为何你的‘茅山十三巫’没有回应是不是？”她耸耸肩，摊摊手道，“‘幽灵三十’已经把她们都解决掉了。”

这回是司无求气得全身发抖，厉声戟指：“司寇小豆，你……你为何要跟我作对！”

司寇小豆淡然道：“公道自在人心。幽冥王作恶一生，将所创基业交予一条龙来多积阴德，我一向都很支持。你们却为了权欲，对幽冥王的后人下手，而且想嫁祸给我，又命手下扮成女尼害人，要龙帮主对我生疑，使我们鹬蚌相争，你好渔人得利！也未免太辣了。我就是要跟你斗一斗。”

司空迟、司空跳二人都看出情形不妙，忽然急迟，夺路而出！

司寇小豆本是说着话，却似背后长了眼睛似的，一个背空翻身，长身拦住司空迟！

她身侧的“幽灵三十”，闪电般结成阵势，包围了司空跳。

小楼身形也动了，她也看出形势不妙，就算司无求不走，她也要先溜为妙。

可是叶编舟早已封住她的出路。

司无求纵观战局，向龙会稽冷冷地道：“你还不动手？”

龙会稽已恢复了他一帮之主的冷静，道：“也该轮到我们的了。”

这时外面人声大噪，龙会稽一挥手，休子符即领着“取暖帮”的高手出去迎战，外面要攻打进来的正是“人头幡”与“茅山峒”的部众。

其他的来客，本来就是较有义气的，加上闻司无求等卑鄙行为，而司无求为打击龙会稽名誉所下毒手残害的人，与这干来客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无不想报此大仇，何况是司无求自己道出本想用炸药蛊毒杀害这里的人，于是人人同仇敌忾，跟“取暖帮”并肩作战，力敌“人头幡”和“茅山峒”。

司无求冷眼旁观，向龙会稽道：“这战局胜负已分。”

龙会稽道：“你知道就好。”

司无求道：“战局虽是你胜，但死却仍是你死。”

龙会稽冷笑：“难道你武功比我高？”

司无求道：“若论武功，我仍不及你。只是今天是你寿辰，你的‘阳火真功’最弱之时，而你刚才又使用过‘蝶变大法’，功力未复，加上我对你武功，经三年来的细心观察，已然了然于胸，但你对我的武功一无所知，而且，我早已把你生辰八字黏在布小人身上，用针刺九大死穴，你活不过寿辰……”

龙会稽目光收缩：“还有呢？”

司无求狠狠地一个字一个字地道：“你的敌人不只我——”

就在她说到“我”字时，她的双瞳，猝然发出了绿芒，她的喉管，也如一只叫春的猫，发出了古怪而浓浊的声音！

龙会稽忽觉寒风侵背，不禁为之大吃一惊！

其实吃惊的不只是龙会稽，更吃惊的是方振眉。

因为向龙会稽背后疯狂出手的不是别人，竟是小雪！

而他又偏偏千真万确地知道，小雪是不会武功的！

方振眉虽然惊讶，但他立时出手。

他以一道凌厉的和风，拨开了小雪的攻势！

小雪一击不中，手持一柄厉绿色的匕首，改而向他疯狂攻袭！

龙会稽没有回身，但他已感觉到背后的压力杀气，已被引走。

只有像和风一般的方振眉，才有此能耐。

龙会稽仍不能回身，因为他既不想让司无求有杀他的机会，更不想让她有逃走的机会。

“那小姑娘在‘蝶变大法’时，被司峒主将回退的功力渗和茅山法力侵入脑中，以致武功遽增，神经失常，不要伤她。”

方振眉当然不会伤害小雪。但也就是因为不能伤害小雪，所以更难应付。

小雪因受司无求所控制，承受了龙会稽所输出的“阴水”、“阳火”真功的功力，加上给司无求“茅山术”所引，完全失了魂魄似的，披头散发，匕首招招向方振眉痛下毒手！

最令方振眉束手无策的是，小雪因没有练过武功，所以完全没有招数，以方振眉之博学旁通，亦无法以一套招式制住小雪的攻势；而小雪受法力所控制，根本没有穴道可以让方振眉制得住她。

方振眉本已看出小雪眼光涣散，脸上有一种淡淡的绿气，神智一定为人所操纵才致如此，现听龙会稽如此一说，心里更是了然。

方振眉一面闪躲小雪的攻势，一面道：“龙帮主，你先擒下司峒主，小雪就可以恢复了。”他苦于不能伤害小雪，只有左挪右避的份儿。

司无求冷笑道：“茅山术不比扣心术，她不是我的精神摄住她的心魄，而是被我借龙会稽的功力与法力，将茅山术注入她的体内血中。我千挑万选的拣中了她，就是因为她特别纯真，一旦被蛊侵入脑里，越难救药，就算我被你们杀掉，她也一样疯狂攻击，至死为止，你们别白费心机了。”

龙会稽再也忍耐不住，怒吼一声，立时出手！

龙会稽一出手，司无求立即飞起，她原来站的地方，在龙会稽掌力下变作了一团火。

她的身形刚刚飞起，龙会稽已截了过来，二人在半空中对了一掌。

龙会稽立时觉得掌心一阵麻痒，知道中了茅山术，他大喝一声，将手置入火团之中！

火光炽，司无求本来得意的脸上变了颜色。

她在龙会稽掌上所种茅山术的蛊性，已被龙会稽以烈火焚烧伤处所破解。

她怒啸，如云卷风，攉近扑前，双手再度出击！

龙会稽回身，也是双掌击出，二人对了一掌。

两人对了两掌，怔了一怔，龙会稽双手指缝，皆渗出鲜血来。

司无求嘴里一直尖啸着，她身上的衣服，忽“嘭”地一声，着起火来。

司无求的尖啸，更如夜狼凄厉，她张大了口，忽然她的肚子又膨胀起来，口里吐出了褐色的浓汁！

浓汁一沾上衣服，火焰尽灭。

余下的浓汁直喷龙会稽！

龙会稽没有闪避。

浓汁一近他身上半尺之遥，全蒸发成蓝色的轻烟！

龙会稽三度出手，仍是双掌劈出！

司无求一咬牙，亦以双掌硬接！

二人是第三度对掌。

“格”地一声轻响，司无求退了三步。

她退第一步时，身上竟铺了一层薄冰，她退第二步时，身上的薄冰开始碎裂，退到第三步时，身上的冰屑已纷纷坠落地上。

龙会稽第一次与她对掌时，是用普通的功力，着了司无求的茅山术，吃了点亏，幸他以“纯阳之火”灭去掌中的蛊毒；第二次和她对掌的时候，双手发出“阳火真功”，令她全身着火，而司无求以“茅山血雨”破掉火功；第三次对掌，龙会稽以“阴水真功”，冰封司无求，但司无求早有所备，以“茅山术”护住心脉，并以奇异步法破掉寒冰。

龙会稽接下司无求两掌，却脸色大变：“你……‘止水’司无求怪笑道：“是。我就是以‘止水’杀掉你无数手下，包括谶天从和唐十五的，你也……”

龙会稽大喝道：“好！”骤然之间，他双手已封了一层厚厚的冰霜。

他是运起“阴水真功”来阻止掌中所中“止水”之毒蔓延上升。

司无求怎容他有喘息治疗之机，胡啸一声，第四度双掌推出！

就在这时，她听到一声哀呼。

哀号是小楼发出来的。

“茅山峒”里，老峒主司覆冲歿后，以司无求权力最大，为法钵承继人，而贴身心腹，就是小楼；霍冤崖是她衣钵弟子，亦是“茅山峒”主管；其他三大护法，就是那三个女尼，刀脸女尼则是总护法。

小楼的武功，也相当之高，法力也着实不弱，只是她跟“铁面神鹰”交手，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这差别就是：叶编舟一上来，就是拼命，小楼一上来，就是逃命。

这个差别极大。

小楼拼着挨了“铁面神鹰”一掌，藉力飞了出去，觑个机会，立时想逃走。

可是一个高大的身躯拦住了她。

那人是我谁。

我是谁中蛊已深，已是强弩之末，小楼自信可以在七招之内杀掉他。

她的确可以。

她用的是一对金钩，钩起钩落，却钩在自己的脖子上。

——她的手臂已不听她的使唤？

她虽吃了叶编舟一掌，但那是故意去挨的又借力飞出，卸去大力，伤得应该不算太重才是。

除非……除非叶编舟早已瞧破她的虚晃，掌中不带力，却将蛊种入了她身上！

她想到这里，只有一声哀呼。

因为叶编舟已掠到了她的背后，握住她双手，用力一扯小楼除了哀号还能做什么？

司无求心头一震，仍然作第四度出掌。

——要挽救大局，必须立毙龙会稽！

龙会稽叹了一口气，似万分无奈地举起了冰封的双手，格她这两掌。

司无求杀心大起，她这两掌是运足了全力。

就在这当口儿，她又听见了一声嘶吼。

嘶吼是司空跳发出来的。

“幽灵三十”联袂力斗司空跳，其实是斗个半斤八两，彼此谁也占不着便宜。

司空跳用的武器是“笙”。

他手上的笙，原是一种乐器，有很多长短不一的竹管子，可以吹出不同的音调来；但司空跳手上的笙，每一根竹管子都可以吹出不同的暗器来。

这是“飞虫蛊”，也就是俗称的“飞降”。

“幽灵三十”，三十人齐凭意志，钳制司空跳的神志，使他大受牵制，而三十人中总有数人无声无息地向他递招，使司空跳左绌右支，很是狼狈；他披发而战，黑发横扫而出，抵挡住灵蛇一般的攻袭，而他手上“飞虫蛊”每一吹响，便使“幽灵三十”仓皇招架，踉跄退避。

故此，司空跳以一力敌三十，依然险险战个平手。

但司空跳跟小楼一样，只有一个念头：逃命。

人为求生，也是理所当然的，何况司空跳且战且观察形势，可谓大事不妙，“人头幡”在座下四大杀手霍冤崖、张恨守、伊卖、梅买全部折损的情形下，而“茅山峒”里三大护法及总护法。主管全遭了殃，“取暖帮”近日

连连受挫，复仇之志大盛，士气如虹，加上群豪相助，而且“人头幡”、“茅山峒”两部的人都知道，纵然己方等打胜了这一仗，也断难在云贵武林中立足，故更乏战志，败象彰显！

在两军交锋时，一方已全无战意，则是必败无疑。

司空跳窥出了这点。

他只有逃。

他在分心于潜逃间，看来神志有点恍惚。

“幽灵三十”看准了这点，她们一起吐气、扬声、发剑。

本来“幽灵三十”一直是大部分人默立，以强烈专一并且共同的意志力来牵制住司空跳的精神，再以数名姊妹偷袭对方，但都被司空跳的“飞虫蛊”逼退。

而今三十人窥准时机，一齐出手，也等于把已经抓住了的司空跳之心魄，一起放掉——可是，剑势集三十人之力，更是无可匹比、莫可能御了！

司空跳左闪右闪，其中一剑，似闪不过，穿腿而过，司空跳脚下一个踉跄，“刷刷刷”，另外三剑，又穿胸、腹、腰间而过。

“幽灵三十”大喜，以为得手。

就在这刹那间，司空跳已闪身而出。

“幽灵三十”阻拦不及，司空跳反手扔出“笙”，五名女尼，跳避不及，给碎裂的“笙”中跃出之“飞虫蛊”触中，全身痉挛，终于毙命。

剩下的“幽灵三十”这才醒悟适才刺中司空跳只是“人头幡”里拿手的障眼法而已，当她们大悟之际，司空跳已把握住时机，往外闯去。

——只要给他出得了“一条龙”府，就不怕了……

他人在半空，“嗖”地一声，一条鱼丝却钩住了他的衣襟。

他又惊又怒，只见一个白发白须白胡子的人，嘴角还淌着血，但仍笑嘻嘻地道：

“司空跳啊司空跳，我沈大公守在这里，就为等你这一跳。”

司空跳被沈太公鱼钩所扣，只不过是瞬息间的功夫，但未来得及用“人头幡”的绝学逃逸，“幽灵三十”中已有七个悲愤的女尼赶上了他，在他未及施任何“障眼法”之前，七剑中已有五剑着着实实地刺中了他。

司空跳除了半声嘶吼外，还能做些什么？

第六十八章 一死谢红颜

司无求听到了司空跳濒死的嘶吼，她心头确是一慌，但她的双掌，却更快速地向龙会稽拍了出去。

——必杀龙会稽！

四掌相触。龙会稽就在这刹那间，左掌冰裂，透红如血，右掌仍是冰封寸厚。

司无求怪吼一声，倒飞而出！

她飞出的身影，左半已结成了冰雹，右边却炸起个火焰在燃烧。

她倒飞三丈，摔在地上，不住辛苦打滚狂嚎，夹着凄厉的语音嘶吼：“……你……蝶变大……法……！”

司无求本以为龙会稽在寿辰之日，真元本虚，加上施“蝶变大法”时，部分功力，已为自己所吸，部分功力，又遗留在小雪身上，加上心情激动，元气必然不足，自己藉此以“茅山术”之“止水神功”将之击毙，扳回大局。

她却料不到值此之际，龙会稽居然还能使“蝶变大法”！

“蝶变大法”是极耗功力的武功，而且是救人的武功，不是杀人的武功！

龙会稽却在刹那间，将“蝶变大法”凝在双掌上，解救了被司无求“止水神功”所冻结的双掌，变成了左掌“阳火”、右掌“阴水”，两道真功倒错，硬拼了司无求双掌。

水火交煎，司无求“止水神功”虽然阴毒歹辣，也抵受不住，功力一破，司无求半身冻僵，半身着火，她辗转挣扎一会，结果滚进了身后那一堆火焰里，只听她嘶吼不绝，转眼间烧成了炭灰。

虽则右半身已烧成了焦炭，然而左半身仍被冰封。

方振眉目睹这一带武林人士的奇功异术，不禁叹为观止，另一方面，却也大为惊心。

因为小雪仍对他狠命攻击，只要她歇得一歇，他或许还能一试，看是否能令她清醒，但小雪从头至尾，未曾稍止，连司无求丧生亦恍如未觉，这样下去，方振眉纵仍能不为之所伤，小雪本身也得累死。

——既是如此，只好冒险一试了。

方振眉心中已有了一个决定。

这时忽听一个兴奋而带苍老的语音叫：“小雪，小雪……”

原来你在这儿！”

叫的人当然就是沈太公。

他飞身拦住小雪，喜道：“好啦，好啦，你没事，公公也没事就好啦……咦？你干嘛对财神爷动刀子？”话未说完，小雪的青刃已向他刺来。

沈太公仓皇避过，他一方面因殴伤未愈，另一方面因心情震荡，几乎就避不开那一刀：“小雪，你干什么……”

小雪却似疯狂了一般，挥刀向他们二人狠命刺戳！

沈太公一面闪躲，一面要夺小雪手上匕首，但都被小雪的一种奇异巨力震开，龙会稽在一旁叹道：“她现刻身怀‘阳火’、‘阴水’及‘止水’功力，神智已失，力大无穷，万勿接近她的身边。”他说到这里，咯了一口血，他一日连接施“蝶变大法”二次，在寿辰真元虚空之日催运“阴水”、“阳火”真功格毙司无求，心情震荡，加上被司元求“止水神功”的蛊毒所伤，功力七八已付诸东流，而本身也受了奇重的内伤，对小雪的情形，却是爱莫

能助了。

沈太公执住方振眉的肩膀，大声道：“你可不能出手，你不能伤了她……”小雪一刀刺来，沈太公用内膀格开，但为巨劲所冲，“砰”地掼倒于地。

小雪咬着乌发，寒白着脸，一刀就向倒在地上的沈太公刺去。

沈太公大叫了一声：“小雪……”小雪似乎微微一醒，沈太公又拼尽全力叫道：“我是公公啊——”

就在此际，叹息声中，方振眉已出了手。

他一指捺在小雪眉心上。

沈太公震住。

小雪也静止了，完全静止。

连方振眉也不知道他这一指，有多少的成算。

“轰”地一声，冲天火光起，原来“取暖帮”的高手已拼出了真火，在战斗场地中烧起了一团烈火，烈火中，“取暖帮”的人个个神勇，凡有受伤的，精力不继的，一接近火团，立即借火之威，重振龙精虎猛，又向“人头幡”、“茅山峒”的残部扑击。

“取暖帮”的主要法力，是在火。火在焚烧，“取暖帮”士气大振，更何况连接得利；“取暖帮”帮主龙会稽已杀“茅山峒”峒主司无求，而小褛为叶编舟所诛，司空跳也死在“幽灵三十”剑下，更令大家无心恋战。

司空退瞧在眼里，更是不敢恋战。

他的武功与司寇小豆，原是不相伯仲。在司寇小豆的追击下，他想落荒而逃，也不容易。

司空退单名“退”字，他的前进功夫如何，虽不得知，但“撤退”的本领确是一流的。

他突然作一个大旋身，竟然用手中碧剑，断了自己的项上人头。

司寇小豆和他相斗，由始至终，未曾与他对望一眼，同样司空退也不敢向她那儿多望：这皆因司空退擅长“碧火神眼”的摄心术，而司寇小豆也一般精通“眼蛊”。

两人的眼神，谁都制不了彼此。

司空退忽有异动，司寇小豆再看时，司空退已成了无头的人，人头向她飞撞而来。

这刹那间，司寇小豆也不知接好，还是不接好。

她只有用拂尘将之一格。

这一格之下，忽觉五指一震，好像同时有五只冰冷的蚯蚓，一齐自五指指尖潜入她血管去似的。

司寇小豆急扔拂尘，暗运真元，迫住毒气，左手抽剑，一剑斩下了自己的右腕。

司空退哈哈大笑，司寇小豆厉声问：“人头蛊！？”

司空退的人头还好端端地在他脖子上，刚才是他的障眼手法，急遽地斩了后面一名“人头幡”徒众的首级，闪电般下了蛊，以生人断首的冤气和血气，致使功力深厚的司寇小豆也中了蛊。

司寇小豆咬牙切齿地道：“果然不愧为‘碧火血剑人头蛊’！”

司空退脸有得色：“你现在才知道，也太迟一些了。”

司寇小豆恨声道：“我一直奇怪你为何把帮会称为‘人头幡’，原来……”

司空退狂妄地接道：“原来我对人头下蛊，果真有一手说到这里，司空

退倏然住口。

司寇小豆已受断腕重创，不可能还跟他说这些废话的。除非是另有目的——他发现得已不可谓不快，但他的谈话已跟司寇小豆的话题接在一起，立刻，他感觉得仿佛胸里有两个巨人，不断的用脚去踢着他的心。

他的心越跳越快，像大鼓一样地擂着，又似被撕裂一般地痛苦。

司空退狂吼，喷血！

“扣心术！”

司寇小豆曾用“扣心术”几乎把沈太公与我是谁及小雪杀掉，幸亏方振眉及时阻止，而今司空退一个不慎，回答了两句话，也陷入在“扣心术”的魔力中。

司空退一面咯血，一面挣扎，狂吼一声，将手中“血剑”，如一头赤龙一般，直扔司寇小豆！

司寇小豆闪身避过，“扣心术”要集中精神才能施行，就在这一顿之下，司空退勉力要逃。

就在这刹那间，司寇小豆的脸上，忽然出现了一种极怪异的神色来。

这神色是左半边脸洋溢着喜气，右半边脸却十分悲伤，从正面看去，不喜亦不悲，呈啼笑皆非状。

司空退一见，整个人仿佛瘫痪了。

只听他哀叫道：“‘悲喜绝人寰’！……司寇饶命！”

原来司寇小豆所施的正是“悲喜绝人寰”大法，司空退在重伤之余，情知道自己再也无法接得下这神魔似的一击。

这时，我是谁眼见“取暖帮”及群豪，大获全胜，将“人头幡”及“茅山峒”的残部打得七零八落，四散溃逃，剩下的也束手就擒，跪呼饶命，尤其是在最后关头、节节败退之余，司空退竟为己身安危而斩下一名部属的人头，更令人心大失，一败涂地。我是谁转过头去，恰巧看见司寇小豆的样子。

我是谁素来是看到什么就说什么，这回他见沈太公无恙，心情更好，一见司寇小豆的样态，便呼道：

“谁怪我觉得好像见过你……原来你就是‘济生娘娘’的样子，你拜的菩萨就是拜自己！”

他曾在夜探“灵隐寺”的时候，潜入寺中，见过“济生娘娘”的半喜半悲之神像，后来见司寇小豆，大觉面善，却又不知在哪里见过，苦思不通，如今才算是恍然大悟。

可是他却不知道，“幽灵三十”这一脉，也是以邪术蛊力建帮立派，这一派也是以自己奉为神明来膜拜的惯规，但此时乃是司寇小豆施法力的紧张关头，被我是谁这一声叫破，司寇小豆登时如大病一般软倒了下来，“悲喜绝人寰”的杀着也无从施展了。

司空退觑得如此良机，哪肯放过，一个箭步，一手抓住司寇小豆乌发，向后一扯，一手就按在她的天灵盖上！

我是谁叫出那一声后，见司寇小豆神色大变，知道闯祸，但他蛊毒在身，行动远不如先前敏捷，想救司寇小豆，已然迟了一步。

这个时候，方振眉正缓缓收回右手中指。

而小雪紧合着的眼，也慢慢打开，苍白的脸孔，也渐渐恢复了血色。

“点石成金”的“绕指柔”真力，终于使小雪神智回复正常了过来。

沈太公看见小雪清秀可爱的脸孔，逐渐有生气起来，心中好生高兴，低

声叫：“小雪，小雪……”

小雪轻轻睁开了灵秀的双眸，怔了一下，扑到沈太公怀里，哭叫道：“公公，公公……”

方振眉终于舒了一口气。他以“点石成金”的指力，将最纯的内家真气传入小雪眉心穴内，终于将小雪体内的“止水”、“阳火”、“阴水”三道异劲镇住，全纳为她自己所有。

是以，小雪一下子有了四种不同的一流内力，虽然都只是一小部分，但已足以使她成为武林中少有的内家高手。

虽然她迄今仍不会武功。

小雪跟沈太公搂在一起，欣悦莫名。

只是那边厢的司空退已制住了司寇小豆，向逼近来的敌人厉声道：“你们要再行前一步，我立即宰了她！”

龙会稽长身道：“大家让开。”

众人让出一条路来。

司空退喘息道：“好，姓龙的，我们三司，今个儿姓司空的已一败涂地，姓司的早在你手下一命归西，剩下这姓司寇的，有命没有，全看你一句话了！”

龙会稽道：“你要哪一句话？”

司空退狠狠地道：“你在云贵一带，说句话是一锭黄金，只要你开口放我滚蛋，他们就不敢拦我！”

龙会稽道：“我放你，你先放了司寇！”

司空退道：“龙帮主先把话说了，司空才放。”

龙会稽游目道：“司寇为地方上尽过不少力，今日她有这等危难，亦是為了武林正义，对敝帮之恩更厚重如山，龙某自信若司空放了司寇，帮里兄弟定必放司空一条生路；但今日这里的事，各位武林同道亦出过大力，并非龙某一人可以承担得起来的。不知其他武林前辈，意下如何？”

众人你望我，我望你了一阵子，有七八个辈份较高的武林人物，一齐道：“我们都以龙帮主马首是瞻。”

更有二三人道：“龙帮主说放，我们绝不敢拦。”

龙会稽转向司空迟道：“云贵武林朋友的话，你都听见了吧？”

司空退冷冷地一抬眼，道：“但这里也有不是云贵武林的朋友。”

龙会稽道：“你何不自己去问他们？”

司空退转向方振眉，道：“你的朋友，中了很深的蛊毒，司无求已死，现在只有我能解救他，你若说一句放我，你的朋友也不致会拦我。我先后给过两次解药给你两位朋友，你……你也该放我一马！”

方振眉一言不发，伸出了手。

我是谁大叫道：“别受他威胁，我宁愿——”

司空退生怕方振眉反悔，一只手仍扣住司寇小豆，一只手把解药放到方振眉手心。

就在这刹那间，司空退的手指碰到了方振眉的中指。他如同被电所殛，飞弹三丈，“叭”地倒在地上，一下子就被数十名愤怒的高手所包围。

司空退只觉周身百骸，好似被拆散了一般，连抵抗也无能为力，骇然道：“你……你……”

方振眉让解药给我是谁服下，果然见效，便走近去，道：“放还是会放你的，因为龙帮主已经答应了，我这只不过是告诉你，我们都是不惯于在别

人威胁下答允条件。”

然后他淡淡地道：“你走吧！”

司空退狼狈又吃力地挣扎而起，我是谁走到他的面前，跟他说了一句话：

“你现下已受重伤，有龙帮主和方大哥的话在先，现在我不杀你，不过，我答应过阴火公主，害死她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司无求死了，你弟弟司空跳也死了，只剩下你。你逃吧，你逃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把你追杀到，以祭公主在天之灵。”

司空退吃惊地道：“你跟公主……究竟有什么关系……？”

我是谁沉声道：“全无关系。不过，这世间有的是我这种人。我从头到尾，只见过公主两次，一次是她跳舞的时候，一次是她动武的时候……”我是谁仰首道，“对于我而言，有这两次，就足够了。”

司空迟垂下了头。

忽听一声闷哼。众人循声望去，只见龙会稽巍巍颤颤胸膛上插着司无求传给小雪的那柄匕首。

方振眉上前搀扶：“你又何苦……”

叶编舟等扑上前，悲声叫：“帮主——”

龙会稽惨笑道：“那位壮士说杀公主凶手时，说漏了一个我。我才是真正害死公主的人……我也惟有一死，以酬红颜知己。”

方振眉一看，便知道司无求匕首剧毒，龙会稽是无法救活的了，只听他又艰辛地道：“……我死后，‘取暖帮’及云贵武林大局，请由司寇来主持，她德高望重，向不争权夺利，是最适当的人选，我……”

他发出一声微微的唱息：“初晴，我对不起你……”声音一直微弱下去，直到完全没有了声息。

“取暖帮”帮众大为哀恸。

云贵武林中人，想起“一条龙”龙会稽的种种功德，加上近年来一般人对他的低毁误会，更是悼念、愧疚。

司空退却趁乱溜之大吉了。

小雪在被司无求所制时，迷迷糊糊的，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今恢复神智，见到死了一地的人，惊得呆住了，方振眉瞧在眼里，对沈太公低声说了一句话：“血腥江湖，残酷武林，还是不要让孩子玷污了心灵——”

